

## Ch01-01-序品第一

###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在這《妙法蓮華經》有二十八品，這一品是第一品，【**第一品序品**】：序，就是敘述這個經的這個因緣。本來這所有的經啊，前邊這個經文不叫序品，那麼現在這一部經這個特別的單單有這個序品。

如是我聞：

這個「如是」：是信成就。「我聞」：就是聞成就。在禮拜天呢，講這個金剛經，已經啊，講了這四個字的因緣。那麼如是的法，才可以信；若不如是的法，就不可以信。所以呀，這個如是，就是信成就；我聞，是聞成就。

這個我呀，是什麼我呢？啊，這個「我」有凡夫的這個假我，外道的神我。

那麼這個我呢？也就是個假我，不是個真我。為什麼說我聞，本來聞是耳朵聞呢，為什麼不說耳朵聞，而是而說這個是我聞呢？因為耳是單單的一部份，這個我呢，是身體一個總的名稱，所以呀，阿難他就說我聞。

**【如是我聞】**這四個字，有很多種的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斷眾疑」怎麼斷眾疑呢？阿難呢，結集經藏的時候，初登法座，感佛相好。在這阿難呢，結集經藏，登到這個法座的時候，感現的這個身體呀，和佛的身體一樣了。所以呢，大眾就頓起三疑，起了三種疑惑。

什麼是三種疑惑呢？第一的，這些個菩薩、羅漢、比丘，以為啊，釋迦牟尼佛沒有入涅槃，又來講經說法了，啊，以為啊，這個佛啊，重起，就起來。

那麼又有的人懷疑，說是喔！這位佛呀，這是一定是他方佛來，是啊，旁的地方的佛，到這來了，啊，以為是他方佛來了，這是一個懷疑，第二種懷疑。

第三種懷疑呀，大家啊，說，喔！現在阿難成佛了，阿難轉身已經成佛了；若不然的時候，他怎麼會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樣的相好光明呢？啊，

有如紫金光聚呢？生了三種的疑惑。

那麼阿難呢，登到法座上，一講，說，「如是我聞」一說出這四個字來，這三疑頓息，這三種的懷疑呀，通通都沒有了。這個一切的羅漢、菩薩、聲聞、比丘，喔！才知道啊，阿難說，如是之法，如是啊，是指法之辭；就是啊，指說啊，如是這個法，是我阿難親自聽見佛所說的這四個字，如是之法是我阿難親自聽見佛所說的，不是我阿難自己呀，來說的，這是啊，第一，斷眾疑。

第二，是「**遵佛囑**」遵呢，就是遵從。佛入涅槃的時候啊，吩咐阿難，說是啊，一切的經典前邊，都應該呀，用如是我聞呢，這四個字。所以呀，阿難就啊，依照佛的命令啊，在結集經藏啊，首先用這如是我聞這四個字，這個遵佛囑。

第三的意思是什麼呢？「**息爭論**」(息呀，就是休息的那個息；爭啊，就是鬥爭的爭；論呢，就是辯論的論)怎麼息爭論呢？因為阿難呢，在佛的弟子裏邊，他是一個最年輕的；如果他啊，不用佛的名義呀，不說我這個經典是聽佛說的話，那麼他說他自己講的，那麼大家就該爭了！啊，你可以講，我也可以講，互相就爭論不已了。

那麼阿難一說這個經典是佛所說的，那麼一切的大眾啊，無論年紀老的，是年紀中等的，是年紀最年輕的，大家啊，也都沒有話講了。因為什麼呢？這個經典是佛所說的，所以呀，也就沒有爭論了，這叫息爭論。用這四個字啊，來表示息大家的爭論。這個不是阿難他自己呀，作出來的；這一部經，不是阿難說的；而是阿難呢，聽佛所說的這個經典，所以這息爭論，第三。

第四個意思，是「異外道」異外教。外道的經典，在前邊呢，都用「阿歐」兩個字。阿，無；歐，就是有。為什麼他用這兩個字？他說一切的萬法不是無，就是有；不是有，就是無。所以呀，他的這種啊，經典，就用這個阿歐兩個字。

佛啊，所說這個經典，用「如是我聞」這和他外道那種的有頭無尾，有尾無頭，不是無，就是有；不是有，就是無；不同。所以呀，這異外教，第四個意思是。

那麼阿難呢，以四事問佛的時候，第一就是結集經藏，經的前邊用「如是我聞」佛答覆阿難的問題。第二呢，要【依四念處而住】四念處，四念處

就是身、受、心、法，要依四念處而住。

怎麼叫身、受、心、法呢？第一，要觀身不淨，觀呢，觀察這個身體是個不淨的。第二，觀受是苦，所領受的一切都是苦。第三，要觀心無常。第四，要觀法無我。

怎麼叫「觀身不淨」呢？我們這個身體，啊，你就洗的它再乾淨，它也有汗流出，有汗泥，啊，如果你若不洗它呢？它就出了一股臭味。九孔常流不淨，啊，你看，兩個眼睛就有眼淚，就有眼屎，這是不乾淨的。兩個耳朵，就有耳屎，時間一久了，你若不掏耳朵，耳朵裏邊那個耳屎就滿了。兩個鼻孔，就有鼻涕。啊，口裏頭就有黏痰、唾沫，這都是不清淨的。啊！你怎麼樣收拾它，它總有一些個骯髒的東西在裏邊；這七孔。再加上大小便利，這九孔。這叫九孔常流不淨，所以呀，要觀身不淨。

這個多貪的眾生，要不淨觀，修不淨觀，就修這種啊，看這個身體呀，不乾淨、不清淨。多貪，貪什麼呢？就貪姪欲。貪姪欲的人就要啊，用一種方法來制止這個姪。怎麼制止呢？就是啊，觀身不淨。

再好的美貌的男女，也都是不淨的；既然不淨，你又有什麼可貪戀的呢？

所以才說「多貪眾生不淨觀」修不淨觀。知道它不淨了，就不會貪著了；不會貪著，就沒有那麼大的婬欲心，所以第一呀，觀身不淨。

第二，要「觀受是苦」：受啊，就是領受。你所領受的一切的境界，是善的境界，惡的境界，你有所領受，就搖動你的這個心；心搖動，這就是苦。這苦，說起來很多，有苦苦、壞苦、行苦，這「三苦」。又有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再加上生、老、病、死苦，這有「八苦」。

啊，這個苦苦、壞苦、行苦，這就包括欲界、色界、無色界，在這三界中裏頭就有這三種的苦。所以呀，觀受，你無論你所有的接受、領受啊，一切的這種境界，都是苦的。你若能知道它是苦，你就不會有一種享受的這種感；不會有享受這種的感，沒有貪求快樂這種感，這就是啊，沒有苦了，所以第二，觀受是苦。四念處，第一念，是觀身不淨。第二念，觀受是苦。

第三，是「觀心無常」：我們人這個心呢，後念生，前念滅；啊，前念生，後念又生；就像大海裏頭的水波浪一樣，像那海裏的波浪一樣，這一念一念的生生不已；可是啊，每一念都是無常的，每一念都是虛妄的，所以呀，要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法是什麼法呢？有色法，有心法。在這個《百法明門論》上說，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個心所法，二十四個不相應，六個無為成百法。色法，十一；心法，八，這啊，是十九種。五十一個心所法，這合起來是七十個。再加二十四個不相應法，這是九十四。再加六個無為，那麼湊起來呀，六個無為法，合起來這是百法。

雖然有這麼多的法呀，可是無「我」；於「我」呀，和「我所」啊，都沒有。所以呀，不要執著這個法。

這法呀，在《金剛經》上說，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就是真正的法，你修到極點了，人空，法也空，都不要執著有法。你如果執著有法，這就變成啊，法執了，我、法二執。

有人呢，沒明白佛法的時候，就有我執，一切都是屬於我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那麼這有所執著。有所執著，就有所罣礙；有罣礙，就有顛倒；有顛倒，就有夢想。在沒有明白佛法的時候，就有一個我執。

明白佛法之後，又變成了一個法執，執著有「法」。所以佛呀，說這個四

念處，要觀法無我，觀一切法呀，都無我。「我」既然沒有了，又什麼地方會有「法」呢？所以呀，這要觀法無我。

這四念處：

觀身不淨，受、心、法，亦皆不淨，也都是不淨的，所受的也是不淨，這個心也是不淨，啊，這個法也不淨。

觀受是苦，你看這個受，若知道這個受是苦了，那麼身、心、法，也都變成苦了。

你觀心無常，這個身、和這個受、和這個法，也都是無常了。

觀法無我，這個身、和這個受、和這個心，也都是無我的。

所以呀，雖然說是四念處，這身、受、心、法；可是啊，它啊，都有連帶關係。在佛入涅槃之後，每一個比丘都應該呀，依四念處而住，這個四念處，時刻不應該離的，這佛所吩咐的。那麼釋迦牟尼佛臨入涅槃，這樣的囑咐一切的弟子，所以呀，有很多的比丘，都啊，修這四念處法。



第三，就是啊，要【以戒為師】這個出家人呢，一切的比丘、比丘尼，必須要啊，依照這個戒律去修行；若不依照戒律去修行，佛法就會滅亡的；依照戒律去修行，佛法就住世，就住世。

有一個人依照戒律來修行佛法，佛教就有一分的光明。十個人依照戒律去修行，在佛教裏頭就會放十分的光明。你若百人、千人、萬人，人人呢，都依照這個戒律去修行，不犯佛所說的戒律，這個時候就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光明啊，會把這世界的黑暗都給照化了，消滅了。所以那麼這個持戒，依戒修行啊，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這個惡性比丘，【默而摯之】這個比丘，惡性比丘，你沒有法子和牠講道理，只可以呀，就和他不講；不和他講道理，那麼自己呀，生懺悔心，就會也要守規矩了。所以呀，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不和他辯論。那麼阿難呢，以這以四事問佛，佛啊，答覆阿難這四個問題。

所以一切的經典前邊，都有如是我聞這四字。如是，是指法之詞，就是說的這個法，所以呀，叫信成就，這是一種信的成就。你信它，就如是；不信它，就不如是。

又者，這個如，就是不變名如，不變。隨緣，就是個是，隨這個緣，隨一切的緣這就叫是。那麼雖隨緣而不變，雖然不變而隨緣，而又隨緣，所以呢，這叫如是。因為它雖然不變，不變隨緣，這也就是如如不動，了了常明，所以叫如是。

又者，這個如是，是印可之意，印可，就是啊，你做對了，你做的和佛的心是一樣了，所以叫如是；你若和佛的心不同了，這就叫不如是。

聞，說我聞，我聞呢，這是阿難，說是啊，如是之法，是我阿難呢，親自聽見佛所說的，聽佛所說；不是我自己的杜撰，不是我自己編造出來的，是我從佛那聽來的。

那麼說阿難呢，比佛小了很多歲，啊，佛成道啊，**十九出家，三十歲成佛！**

那麼佛成佛這一天呢，就是阿難呢，的生日，阿難呢，出世的時候。那麼結集經藏的時候，阿難在他二十歲才出家給佛當侍者，在二十歲以前所說這個經典，他也沒有聽過啊！那麼他怎麼又會結集經藏的時候，結集這個經典呢？

啊，這一問呢，很有道理的！阿難，是佛的一個堂弟，那麼二十歲的時候才出家，在以前，佛所說的經典他沒有聽過。可是阿難發願呢，請佛呀，再重說，重給他說以前的經典。所以佛呀，在秘密之中啊，把以前所說的經典呢，又都給阿難呢，重說了一遍。

所以呢，阿難呢，對佛所說的經典呢，是從始至終，啊，他都啊，『一聞永記』一歷耳根，就永遠存在他的心裏了。所謂說啊，「佛法大海水」佛的法呀，就好像大海的水似的。「流入阿難心」流到阿難的心裏邊去。

又者，在這個阿難呢，也是大權示現；大權示現呢，(權，就是這個權巧方便這個權)。因為阿難呢，在過去一切的佛呀，說的經藏，都是他給結集經藏。所以呢，他就沒有聽過釋迦牟尼佛所說法，但是他開悟了之後，對於過去所有的佛呀，所說這個法藏啊，他都啊，可以呀，回憶的起來，啊，都可以呀，想的起來。所以每一個佛呀，所說的法，都是一樣的。

那麼現在在釋迦牟尼佛的會下，他啊，把以前所說的這個經教啊，他也都可以回憶的起來，這是啊，這個阿難沒有聽過以前所說的佛經啊，那麼他啊，也完全都記得，有這個關係。

## Ch01-02-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一時」：這是個時成就。「佛」：是個主成就。怎麼叫一時呢？這個時啊，因為沒有一定的，如果若說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印度的時，和中國的這個時候，就不相同，因為這個曆數的關係。在以前，大約每一個國家，都單有它的這個年月日時，不相同的。

所以若說是啊，在什麼年月日時啊，未免就要考古家呀，費了很大的腦筋去研究去，那什麼時候？所以呀，在佛經上，翻譯這個時候，就是啊，就是有這麼一個時候。哪一個時候呢？就是釋迦牟尼佛說《法華經》這個時候，就是那個時候，這叫一個時成就。

「佛」：就是個主成就。佛，常常聽經的人都知道，這個佛是怎麼樣解釋法。佛是個半梵語，梵語的一半，若是具足了說呢，就叫「佛陀耶」，又叫「布達耶」，這個具足。那麼單單在中國的人呢，習慣願意呀，說省文，所以就單單說一個「佛」字。這個佛呀，中國人，人人都認識這個字，認識這個「佛」字。你叫他講這個「佛」字啊，人人都不會講的。

佛者，覺也，這個佛是梵語，在中國呀，本來沒有這個字的，那麼後人造這麼一個「佛」字。佛者，覺也，(就是覺悟的那個覺)。這覺啊，有三種。三種是什麼呢？是「本覺」：本來就覺悟的，也不需要修行，他說，這是本來那個佛性是覺悟的，這叫本覺。

有「始覺」：始覺啊，就是啊，方才開始覺悟。好像我們本來有佛性，人人呢，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沒有覺悟，這只有本覺，而沒有始覺。我們發心想要學佛法，研究佛教的道理；這一開始的時候，這叫始覺，開始覺悟了。

那麼開始覺悟，一天就比一天覺悟的多一點；好像聽經，我們聽一次經，就多明白一點佛法，一天就明白一點，十天就明白很多了。啊，等到完全把佛法都明白了，都了解了，這叫「究竟覺」。你完全明白了那個時候，也就成佛了；你成佛了，這叫究竟覺，這三種的覺了。

又有三個講法，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就是自己覺悟。自覺，這和凡夫就不同了；凡夫是不覺，他不覺悟，沒有覺悟，自覺。自覺，是什麼人叫自覺呢？是二乘人，就是聲聞、緣覺，這叫自覺。只能自

覺，而不能覺他，所以這二乘，小乘人。

那麼「覺他」：這就是菩薩。菩薩呢，就和二乘又不同了。二乘，和凡夫不同；那麼菩薩，和二乘又不同。那麼雖然能覺他，怎麼叫覺他呢？就是啊，我自己覺悟這個道理了，啊，我啊，把這道理呀，發揚光大，把你所覺悟的道理，去向每一個人講說，這叫覺他。令其他的人通通都覺悟了，這覺他。這是菩薩自利利他，自己得到利益了，又要以這個利益，去利益一切眾生。

二乘的人呢，他就不是這樣子，他只知自利，而不知道利他；只知道我自己明白了，就不管其他的眾生。所以呀，在佛啊，認為這二乘的人叫自了漢，佛罵這個二乘人呢，罵他叫焦芽敗種，因為他不會令佛法發揚光大，就等於啊，已經要生出芽的，那個芽又乾了，又不生了；種到地裏雖然是種子，但是這個種子壞了，這二乘人。

菩薩雖然能覺他，而沒能「覺行圓滿」：沒能覺滿，所以呀，覺滿，這就和菩薩又不同了。就是什麼呢？就是佛了。這佛呀，就是「三覺圓」啊，這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萬德備」啊，所有的一切德行，他也都完備了，所以呀，成為佛。

那麼這一位佛呀，就是在印度出生的，淨飯王的太子，他的名字呢，叫『悉達』。又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說法說了四十九年，這個法會就有三百多會。阿難，比佛小了三十年；又晚出家，二十歲才出家；所以佛說法，他呀，聽了二十九年的法。

以前那二十年呢，那麼佛用這種神通力呀，秘密的向他宣說。那麼阿難呢，一歷耳根，永遠都不忘。所以結集經藏的時候，那麼把佛所說的經典，都清清楚楚的記下來。

「佛住王舍城」：這個住啊，有的經上就講「在」，佛在王舍城。這個住啊，也就是在；在，也就是住。啊，那麼佛呀，在這個王舍城這個裏邊。這王舍城啊，就是那個舍衛國。啊，惡個舍衛國呀，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就叫「豐德」。豐，說是啊，就是所有的人呢，有這個五欲，五欲財寶之豐；人，有多聞解脫之德。

這國家呀，他的國家有五欲，這五欲呢，也就是五塵，啊，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啊，也就是財、色、名、食、睡。這五欲的境界呀，非常的豐富，非常的豐富，這國家。人呢，就歡喜讀書，多聞解脫；多聞呢，

歡喜讀誦這個書；解脫，就啊，很自由的，無拘無束。所以呀，就叫啊，豐德。這個是這個王舍城。

「耆闍崛山」：耆闍崛山，也就是那個「靈鷲山」。這個靈鷲山呢，怎麼叫靈鷲山呢？因為這個山的形啊，好像一隻鷲鳥似的。這個鷲鳥啊，是一種靈鳥，那個山的形啊，猶如這個鳥的樣子，所以呢，叫耆闍崛山。

那麼在這個佛呢，一時，就是時成就；佛呀，就是說法主成就；王舍城耆闍崛山，這就是啊，這個處成就。

下邊，「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其它的經典呢，多數是說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這是萬二千人俱，在法華會上那個人特別多，所以萬二千人俱。那麼在這個舍衛國耆闍崛山，和這個一些個大比丘。大比丘，這個大比丘呢，就是將要啊，證果成阿羅漢，所以呀，謂之大比丘了。

什麼叫比丘呢？比丘具足三義。這三個意思呢，是啊，多含不翻，所以呀，就仍然保留這個名詞，這個比丘。三個意思都是什麼呢？第一個意思，就是乞士，就是一個要飯的人。第二呢，叫怖魔，魔王啊，恐懼。第三呢，就是破惡。乞士，怖魔，破惡這三個意思。



因為比丘啊，不立煙炊，自己呀，不做飯吃。在佛制比丘啊，有的日中一食的，有的過午不食的。那麼日中一食的，叫啊，這行頭陀行比丘。過午不食的，這也是行頭陀行。

那麼「乞士」啊，是每一天吃飯的時候啊，到吃飯的時候，要托鉢，到城裡去乞食去；乞食啊，就是化齋飯，托這個鉢啊，到每一個門口去化這個齋飯。那麼一般的在家人呢，就布施這個齋飯給比丘，這叫乞士。

「怖魔」，怎麼叫怖魔呢？怖魔就是啊，在出家人受比丘戒的時候，三師七證啊，問，說，汝是丈夫否？啊，你答，說，是丈夫。汝已發菩提心否？啊，這已發菩提心。在這樣子做羯磨問答的時候啊，你這說已發菩提心，有這個地行夜叉，就啊，報告給空行夜叉；空行夜叉，就報到這個六欲天那個天魔那個地方；說是啊，人間又有某一個人出家了，佛的眷屬增加了，我們魔王的眷屬就少了。這樣一報告的時候，這魔王啊，就生一種妒忌心，生一種妒忌心呢，於是乎就恐怖，所以呀，這叫怖魔。

第三叫「破惡」，破惡，破什麼惡呢？就是破這個煩惱惡，破這個無明惡，破這個貪瞋癡這個三毒的惡。所以呀，比丘有這三個意思。

眾，眾就是大眾，很多在一起。多少呢？有萬二千人俱，有一萬二千人這麼多的比丘在一起。那麼這個比丘，和啊，萬二千人俱，這是啊，眾成就。這個比丘，是表位，表明了這是聲聞的位子，眾。

那麼下邊呢，明天講這個「歎德」，歎，讚歎呢，都是什麼程度。

所以呀，在每一部經的前邊都有這個六種成就，信成就、聞成就、時成就、主成就、處成就、眾成就。有這六種成就，佛才說法；如果六種有一種不成就，就不能說法。

為什麼呢？譬如，我們現在講經，講經，你先要有人聽，先要有眾成就；那有人聽了，有人聽，若如果沒有個地方，又怎麼聽呢？啊，地方也有了，有地方了；可是地方有了，又要有個法師來講，啊，又要有真正明白佛法的這個說法主，說法的主，來講經說法；如果你單單有人聽，和有地方，沒有人說法，你這個法會也不能成就的。

啊，說法的人也有了，啊，也有人聽了，也有地方了；那麼你又要有個時候，你如果沒有一個相當時候，七點到九點這個時候，啊，那麼也是不成

就的。那麼時候也有了，時候有了，你又要有聞成就，啊，你要來聽了，人有了，是地方也有了，說法的人有了，時候也有了；那我不聽去，你不聽去，這聞成就沒有了。

那麼你，啊，說我想去聽去，這聞成就也有了。可是雖然聽，我不相信，他都不知道這個法師講來講去講的什麼？啊！都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的、是假的？這不信，不信，這也不成就了，信不成就。說，哦！這個法師講經啊，講的井井有條，我聽的是津津有味，啊，愈聽愈想聽，聽的我這個耳朵都流出油來了，啊！總想要聽，這個所以呀，這就是信成就了，相信了。那麼現在我們這個講經呢，也有六種成就。

第一，你要信；你若信，才能聽；啊，你若聽，又要有個時候；啊，有個時候，又要有講經說法的法師；啊，又要有個地方，我們大眾聚在一起，這六種成就，缺一不可的。

### Ch01-03-序品第一

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

這個與大比丘眾，和這一些大比丘眾，有萬二千人這麼多，這是說啊，這個數。「皆是阿羅漢」：這是啊，歎德(歎呢，就是讚歎的歎；德啊，就是道德的德)，就是讚歎呢，這個阿羅漢的道德。皆是阿羅漢，皆啊，當個「全」字講，就全是阿羅漢。

【阿羅漢】是梵語，也是和那個比丘啊，一個樣子，有三種的意思。比丘，就是阿羅漢的因；阿羅漢，就是比丘的果。在因中做比丘，修證果了，得阿羅漢。在因中，是乞士，就去啊，要飯去。在果上呢，就是「應供」，這應供，這個應供啊，是應人間的人，和天上的人，來供養，所以呀，叫應供。也就是啊，人間的人，和天上的人，應當啊，供養的，所以叫應供。

那麼也叫「供應」，什麼叫供應呢？應當去供養其他的比丘，這應當。怎麼樣呢？在佛住世的時候啊，一切的比丘啊，一切的人呢，啊，都要供佛。佛呀，有一次，就變成一個道人，修道的人，又去轉供啊，這個比丘，轉供養一切比丘，所以呀，又叫供應。這個第一個意思，叫應供。

第二個意思叫什麼呢？叫「殺賊」。啊，殺什麼賊呢？殺啊，這個無明賊；殺啊，這個煩惱賊；殺啊，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賊。這眼、耳、鼻、舌、身、意這六種賊，你若證果到阿羅漢的程度上，啊，阿羅漢

就把它們都殺了，殺賊。

那麼是賊要殺，不是賊呢，殺不殺呢？也殺。不單殺賊，而且殺不賊，不賊也殺，所以這叫殺賊。怎麼不賊也要殺呢？在這個小乘，啊，聲聞、緣覺，這認為是不賊呀；到菩薩的境界上，這還是賊，所以呀，這個在羅漢說來不是賊呀，但是在佛，在菩薩的境界上啊，這還是賊，所以也殺不賊，這殺賊。

還有一個意思，那個意思是什麼呢？就叫「無生」，啊，沒有生，也沒有滅了。證到四果阿羅漢，這悟無生法忍，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不見有一點點法能生，也不見有一點點法滅；啊，這種境界呢，說，說不出來；講，也講不出來，只可忍受於心，所以呀，叫無生法忍，悟無生法忍。這第三個意思，是無生。

那麼【羅漢】有四個階級，有初果阿羅漢、二果阿羅漢、三果阿羅漢、四果阿羅漢。

「初果」，它又有一個名稱，叫什麼呢？叫「須陀洹」，初果須陀洹。這須陀洹果，是羅漢的一個初步。證得這個初果的羅漢，生死還沒有了，這

叫啊，「見道位」(看見的這個見，見道位)這初果，第一個果位。這個須陀洹呢，是梵語，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入流」。怎麼入流呢？就入聖人的法性流，逆這個凡夫的這個六塵流了。

這六塵是什麼呢？就是色塵、香塵、聲塵、味塵，色、聲、香、味、觸塵，啊，和這個法塵，色聲香味觸法這叫六塵。這個證了初果的人，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他就有一種定力。定力怎麼樣呢？這個色，你不能搖動他的心，你無論是美色，是不美色，是啊，再好的這個美色當前，他也不動心的；啊，這對於色塵他不搖動，不入這個色塵。

聲塵呢，在一般人，啊，歡喜聽唱歌呀，聽音樂啊，聽好的音聲啊；啊，證初果阿羅漢的人，善聲、惡聲、好聲、壞聲、是聲、非聲，啊，無論你什麼聲音，他也不搖動了；不為這個聲塵所轉，而能轉這個聲塵，他能把這個聲塵轉變過來。

香，啊，香塵，有的人歡喜聞一股香味；見到香味，他就歡喜；遇到臭味，就不歡喜了；這都叫被這個香塵所轉了。你有一個歡喜，有一個不歡喜，這就啊，有了愛憎心；有了愛憎心，這就被這個香塵所搖動。

舌嚐味，啊，這個味道，啊，吃了好的滋味，就歡喜吃多一點；不好的滋味，就不歡喜吃；這又被味塵所轉。證到初果的阿羅漢，不為這個香塵，和味塵所轉，不能轉動他的心。

觸，我們一般人，啊，都貪圖這個觸塵，乃至於男女這種情愛，都是啊，對這個觸塵沒有看破；所以呀，以自己的身體，就要接觸另外的這種觸，所以呀，這是沒能轉這個觸塵。阿羅漢呢，證到初果的阿羅漢，就對這個觸塵，他不為它所搖動；也不貪這個美好，也不貪華麗，啊，這就觸塵不為所搖動。

第六，就是法塵，這個法呀，種種的法，你若有所執著，這也是塵；所以阿羅漢對這個法塵也不著住，這是初果的阿羅漢有這種的境界。

說是啊，啊，某某人證了果了，得了道了，開了悟了，你試一試他，給他做一樣最好吃的一種東西，再做一種啊，最不好吃的那個東西，啊，你看他選擇哪一種吃？不過你不要被他知道；你若被他知道，他知道你是試驗他，當然他，啊，矯揉造作，就歡喜吃那個不好吃的東西。那麼這個他歡喜吃不好吃的東西，這也是啊，被這個香塵所轉，味塵所轉。為什麼呢？他歡喜，啊，吃好東西，他知道你是試驗他，他就故意吃這個不好吃的東

西，這是叫矯揉造作；這啊，就是矯揉造作呢，就是一種啊，假面具，不是真的。

那麼他若不為這個香塵，和味塵所轉呢，他沒有什麼選擇；吃好的，壞的一起吃，啊，吃一點好的，也吃一點壞的，那麼沒有分別。這證明啊，這個修行人呢，是有一點工夫。但是一定說是啊，證了初果，這還談不到。證初果的聖人呢，那是有證據的，不是隨便呢，誰都可以說我證了果了，我開了悟了，唉，不是，不可以的，初果。

「二果」的阿羅漢呢，初果須陀洹，二果呢，「斯陀含」斯陀含呢，這個證了二果阿羅汗呢，如果不向前再去修去，還要一來天上，一生人間。這二果叫「一來果」。初果呢，還要受七番的生死。二果呢，是一來；一來果，證二果，二果叫斯陀含。斯陀含呢，是梵語，翻到中文呢，就叫一來。這一生天上，一來人間，這叫一來果。

「三果」，三果叫「阿那含」。阿那含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就叫「不來」，不再受生死了，這三果阿羅漢。

初果，叫見道位。二果、三果，叫「修道位」，這還要修呢！四果阿羅漢，



就叫「無學位」無學啊，就是不需要再學習了，無學了。無學，證到無學位，就是啊，生死了了。什麼生死了了呢？這個分段的生死了了。可是啊，這個變易生死他還沒有了。這有兩種的死，一種就是「分段生死」，一種就是「變易生死」。

分段，什麼叫分段生死呢？就是我們這個身體呀，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啊，每一份都有它的段落，這是這個身體呀，這叫分段生死，這叫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呢，就是在你的心念裏邊呢，啊，前念滅、後念生；後念滅、後念又生；這生滅、生滅，變易生死。這阿羅漢呢，住故變易的生死還沒有了。啊，要到到菩薩的境界上，菩薩的地位上，才呀，這個變易生死才會了了。那麼這是啊，這個阿羅漢大概的意思是這樣子。

證到四果阿羅漢，他的神通變化，有一種不可思議，微妙難言的境界。他所有的神通，和外道的神通，是完全不同的。他啊，有五眼，有六通，他可以躡身虛空，啊，這麼一跳，就跳到虛空裏頭。在虛空裏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可以站到虛空裏，又可以在虛空裏走路。

啊，在虛空裏走路，在虛空裏他可以呀，打觔斗；頭向下，腳向上。啊，

他的身上邊可以出火，下邊可以出水；身上邊出水，身下邊又出火；飛騰變化。那麼總的名稱啊，有十八種，有十八變，虛空裏頭他可以有十八變。因為他有神通的關係，所以在佛教裡，他就列入這個四聖之內。「四聖」，就是佛、菩薩、聲聞、緣覺，這個四法界叫四聖。

以前有一個羅漢，他收了一個徒弟，他帶著他徒弟啊，去走路；他這個徒弟呀，啊，在路上啊，揹著這個衣單、行李，就想了，啊！行菩薩道是最妙，是最好的，我一定要發心行菩薩道，來呀，幫助一切眾生。

徒弟這樣想，這個羅漢呢，就知道，說，哦！他現在發菩薩心了，我現在是個羅漢，我應該呀，負擔呢，這個行李，揹著行李走了，叫他，啊，減輕他的負擔。那麼就向這個徒弟把這個衣單呢，所拿的東西，說，你交給我，我來揹著這個衣單了，揹著這個東西。

這個徒弟就交給師父了，交給師父，走了走，就想，啊！舍利弗行菩薩道，就遇到有人向他來化眼睛，化了左眼，又說不對，原來是右眼，啊！這個菩薩道啊，是不容易行的，我都不要行菩薩道，也去修這個羅漢這種法啊，自己是幫助自己好了，不管人。

他這個師父，這個羅漢一看，哦！他又，本來他迴小向大，現在呢，他又迴大向小了，啊，又開倒車了，向後轉了，啊！於是乎說，啊！這個東西還要你揹著了，我不能拿著這個東西了。

他徒弟呀，就接過來；接過來揹著走一走啊，啊！他這個菩薩心又發起，又迴小向大了；這個羅漢，啊，又和他要衣單；這個徒弟就說，啊！你等等又要揹，等一等你又交給我，現在你又要拿回去，為什麼你這樣子？你不怕麻煩嗎？我揹著好好的，你又要？

啊，這個羅漢就說，唉，你呀，走路，你先呢，發了菩薩心，迴小向大；所以這個衣單呢，東西呀，我是個行羅漢法的，我應該呀，自己拿著。那麼等一等你又迴大向小了，又不行菩薩道了，又要修羅漢法，所以呀，我啊，把這個衣單又應該呀，交給你；現在你又發了大心，我又應該呀，我來負擔這個衣單。這個徒弟一聽，哦！這個師父真是有點來歷，於是乎啊，哎，就發菩薩心，行菩薩道了。

這個羅漢呢，他是有神通，有神通啊，他這種神通啊，是「無入而不自得耶。」在阿難呢，結集經藏的時候，他沒有得到啊，這個漏盡通，沒有證到四果。沒有證四果，在結集經藏的人呢，大家開會先要講明了，都要證

得四果阿羅漢，才可以參加這個結集經藏的法會；啊，所以阿難證到三果上，沒有證到四果，人家就把他放到門外邊，不准他進來。

他就著急了，啊！這怎麼辦呢？這個所有佛所說的這個經典，我都記得；現在我沒有證得四果阿羅漢，也不能參加這個結集經藏的法會，啊！這怎麼辦呢？就著急了！在這一著急的時間呢，但是，不是發脾氣，著急呀，啊！他急，急的不得了！這一著急的時候，喔！證了四果阿羅漢！阿難呢，證了四果阿羅漢就對大家說講，說我現在證了四果了，你可以開開門叫我進來了！

這些個大阿羅漢在裏邊說，啊！你證了四果阿羅漢，何必又開門才能進得來呢？你在那個鎖匙的那個窟窿裏就鑽進來了嘛！那麼果然這樣一說他，喔！我是可以進去的，不要開門，就可以進去，於是乎就進到門裏來了！

啊，你看，這個證阿羅漢的人呢，他若進來不要開門的；若要開門才可以進得來呀，他說他證阿羅漢，那你就證明他是講大話，是說假話、打妄語。所以呀，這個阿難結集經藏啊，的時候，被人家關到門外邊一次，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這阿羅漢呢，啊，證得四果阿羅漢，才能啊，諸漏已盡呢！諸漏，啊，諸漏，這個諸漏啊，不是一種漏，有多少種呢？啊，多少種？往多了說，有八萬四千種。有八萬四千煩惱，就有八萬四千的漏；那個煩惱，就是漏。你願意生煩惱嗎？那就是向下漏了。

漏到什麼地方去？漏到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裏邊來。所有一切的毛病，都叫漏。所有你的這種欲心，這都叫漏。你歡喜吃好東西，這是漏。你歡喜聽好聲音，這是漏。你歡喜住好房子，這是漏。你歡喜睡一個好床鋪，這是漏。啊，你所願意的，你所貪的，這都叫漏。你所放不下的，這都叫漏。你看這有多少？你放不下的東西有多少？

這些個漏，啊，就好像啊，在一個瓶子裏頭，底下有個窟窿，你裝水，裝多少漏多少，啊，裝多少漏多少，把你這個功德不能存住，你做了什麼功德，做了一點功德，它就漏了一點，就漏出去；你做多少、漏多少，啊，總保持不住。

啊，我們這個人這個身體，這叫有漏的身體！啊，眼睛也是漏，耳朵也是漏，鼻子也是漏，口也是漏；啊，大、小便利，這都叫做漏。你心裏頭打

妄想，這都叫漏，這個諸漏啊，諸漏是太多了，數不盡那麼多，總起來說八萬四千，唉！那不止八萬四千那麼多，這諸漏。

諸漏，就是所有你大的習氣、小的習氣、大的毛病、小的毛病，一切的怪習氣、壞習氣，習氣，啊，這都叫漏。

啊，再說淺近一點，你歡喜抽菸，這是漏；歡喜喝酒，這是漏；啊，歡喜賭錢，這是漏。歡喜去找女人，這是漏；啊，女人歡喜找男人，這一樣也是漏。不是說，男人有漏，啊，女人就不算，女人漏的更多。

啊，再說明顯一點，你保持不住你的精、氣、神，這都叫漏，漏了。啊，女人到每一個月，就有她的月信來，這也叫漏。啊，男女這個根，不能停止這個淫欲心，這叫最大的漏，所以呀，這個漏是太多了。

可是這個阿羅漢呢，諸漏已盡；盡，就是了了，沒有了。這個已盡呢，並不是說漏盡了，而是沒有漏了。所以呀，你若看經文呢，要特別清楚這個地方，不是說，啊，漏沒有了，這個叫盡了；東西漏，漏盡了，沒了，這叫漏盡，不是的。根本就沒有漏了，根本就不漏了，這叫漏盡，不漏了，沒有漏了，啊，這才叫漏盡。

所謂那個「漏盡通」啊，這個證到四果阿羅漢呢，才能這個得到漏盡通。你沒有證到四果阿羅漢呢，是得不到漏盡通。這個漏盡通，漏盡通啊，就是諸漏已盡了。現在這些個一萬二千這大阿羅漢，大比丘眾啊，都是諸漏已盡了，沒有一點毛病了，這一些個都是聖人了。

### Ch01-04-序品第一

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這一些個大阿羅漢，大比丘，已經都得到漏盡通，因為得到漏盡通，所以就沒有煩惱了。如果不得到漏盡通，這個煩惱還會有的，所以說「無復」：無復啊，就是不會再有煩惱了。他呀，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了，他生死都了了，所以呀，沒有煩惱。

這個煩惱啊，究竟有多少呢？總起來說，有八萬四千種這麼多的煩惱。那麼八萬四千種煩惱啊，這是太多了，我們再把它收回來，總起來呀，就是一個無明。這一些個煩惱，都是從這個無明生出來的。

那麼無明啊，生出來的煩惱啊，再有三種；三種的煩惱是什麼呢？這三種的煩惱又叫三毒，三種的毒藥。這三種的毒藥，把我們所有的人的佛性，都給蓋住了。我們由無始到現在，所以沒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這三種的煩惱，有這三毒。這三毒啊，把我們毒的醉生夢死，總也不能返本還原，恢復我們本來的面目。

這三毒是什麼呢？第一，就是貪。第二，就是瞋。第三，就是癡。講起這個貪心，貪而無厭，無論什麼，都希望多一點，希望把人家的物質貪為己有。這個貪呢，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貪。在國家，就有國家的貪；在個人，就有個人的貪。在國家，啊，這一些個當政者，總想啊，吞併其它的國家，作為自己的土地，這是啊，國家的貪。個人的貪，啊，貪一切的財產，一間房子不夠，就想買兩間；兩間不夠，又想買三間；三間又不夠，又想造一個，啊，摩天大廈，驚奇好異，總想勝過其他的人。

你看，啊！我呀，所有的財產比任何人都多。可是啊，比任何人都多，但是這個生命也沒有保持得住；你錢再多，也不能啊，把這個生死停止了；買，向閻王爺，啊，去行一點賄賂，使令你呀，永遠都不死，不可能的。那麼這個貪心呢，把人呢，毒的，本來很聰明的人，就變成糊塗了；本來是一個好人，把這個貪毒啊，給毒的，也就走到壞的路上去，這是貪。



瞋，啊，這個瞋心，也不容易把它改了它。「星星之火，燒去功德之林」

啊，「千日打柴一火焚」你這個人做功德，做的很大的功德，可是你有的時候啊，一發起脾氣來，把你這功德，就給燒去了！

這個怎麼叫供養三寶呢？你面上沒有一種瞋恨的心，這就是供養三寶了。

所謂「面上無瞋供養具」就你對於佛呀，歡歡喜喜的，這也就等於你供養佛了。你若供養佛，供養三寶，啊！把面孔板起來，發很大的脾氣，就你供佛呀，這個再好的供養，佛呀，也不會高興！為什麼呢？啊，你這個發脾氣來供養佛，所以佛是不會接受的。

「口裏無瞋吐妙香」這口裏頭啊，你若沒有瞋恨的這個言語，就是不罵人，這就等於啊，有一股香氣。「心裏無瞋是真寶」這個心裏再沒有瞋恨心，這才是真正的寶貝。這個瞋心講起來，是很不容易呀，把它降伏的。

這個《金剛經》上說，「降伏其心」也就是降伏啊，這個煩惱，也就是降伏這個妄想。

瞋，那麼瞋，和貪，很容易呀，人犯的；但是啊，也很容易發覺的；唯獨

這個癡心，這是在裏邊的，啊，不容易露出。癡，就是愚癡，愚癡，就是認理不清，認一切的事理不清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講黑作白，是講白作黑。

這種癡心的人，我常常講，講了好幾次，他有一種妄想心。妄想什麼呢？他想啊，「好花常令朝朝艷」這花開花謝，是萬物的一種自然的生滅一種道理。他啊，歡喜這個花，他就想，哦！這個花呀，要天天都開的這麼鮮艷，開的這麼美滿，說多好啊，我天天都可以看花。

「明月何妨夜夜圓」啊，他想啊，這個明月，歡喜賞月，這個月光，八月十五這個月光圓了，有這麼亮！你說若是每天晚間都有這麼圓的月光，都有這麼光明的這個月亮，這個多好！我每天晚間，我可以賞月；啊，怎麼到時候這個月它又不圓了，也沒有光明了，啊！真是討厭！

可是你說怎麼樣啊？歡喜賞月的人，願意這月光是圓的，是亮的；那個偷東西的人呢，他的心理就不同了，他就想，啊，我今天呢，想去偷東西去，可惜這個月光這麼亮，令我呀，也沒有地方躲藏，他也認為是討厭；他想啊，這個黑，沒有月光。那麼歡喜賞月的人呢，就歡喜月光，啊，這是這一個月。

好喝酒的人呢，就想了，啊！現在我啊，喝酒就要用錢來買，買酒來飲，有錢才可以買醉！如果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江、河、湖、海，所有的水，都變成酒啊，那就方便了；我也不用錢，想喝的時候，到那取來就飲，就可以喝；這也是一個愚癡的妄想。

貪財的人呢，若做工去賺錢，他覺得會很辛苦才能賺到錢；他說啊，這天地所生的這個樹啊，這個樹，每一個樹的樹葉子，都可以作為天然的錢；我如果用錢的時候，就到那去到樹上去摘去，這有多方便！這也是一種愚癡的想法，根本就沒有啊，可能這些個問題，不可能，但是他要這樣想。

我以前也講過，啊，好像沒有讀過書的人呢，就想得到博士的學位；沒有種田的人呢，到時候就想要收穀；啊，這也是一種愚癡的心理。你也沒有修行啊，就想要成佛，這是愚癡到極點了！啊，你也沒有，連修行、皈依三寶，都沒有經過這種手續，就想成佛，那豈有此理！

這就是啊，我們每一個人這三毒啊，啊，竟它們呢，三個，把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支配的顛顛倒倒，糊裡糊塗的，腦筋也不清楚，啊，智慧也都不現前。那麼怎麼樣子才可以呢？就要不生貪心、不生瞋心、不生癡心，要

熄滅這個貪瞋癡，勤修戒定慧。

談到這個戒、定、慧，什麼又叫戒？什麼叫做慧？什麼又叫定？

這個「戒」：就是止惡防非，就是治你的貪心。貪心，就會生出一種惡念，去貪不應得的這種財物。為什麼生出這種的貪心？就因為不懂這個戒。這個戒，就是止惡防非，啊，叫你呀，知足，知止，不要妄貪，這是戒。你知道守持這個戒律，就把貪心給打敗了，戰勝了這個貪心。

「定」：就是要有定力。你若沒有定力，就會有瞋心，看人也不對，看事也不對，有什麼事，也認為不對；所有的一切人，都看的不對；也沒有人，也沒有事，自己看自己，也不對，自己對自己呀，也發起脾氣來。啊，甚至於像某某人呢，自己對自己呀，發脾氣還不算，自己呀，就打自己；左一個嘴巴，打這一個，啊，他自己想了，哦！這邊這個嘴巴也要打一下，不就它就會吃醋。

吃醋，什麼叫吃醋呢？這是啊，中國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公案。怎麼有趣的公案呢？就是啊，在清朝有一個皇帝，這個皇帝呢，有一個大臣，這個大臣怎麼樣呢？就怕老婆，怕老婆，啊，怕他太太，怕的很厲害的。啊，怎

麼樣厲害法呢？晚間呢，回去一晚了，她就叫他在床前跪著。他本來去，作大臣呢，見到皇帝呀，就要叩頭跪著見皇帝；啊！回去晚了，要跪他太太！啊，他太太什麼時候啊，說你起來了，哦，這他才敢起來；若不下這個聖旨啊，不講這一句話，始終不准他起來的。

所以呀，他和這個皇帝非常之好的，非常之好，這個大臣；於是乎啊，就告訴這個皇帝；皇帝呀，說：我有法子，我可以治你的太太，以後不管你的。大臣說有什麼辦法子？你有什麼法子呢？啊，你不要問，我一定有法子，啊，我幫你管一管你的太太。

於是乎啊，這皇帝就下了一道聖旨，要宣這個大臣的太太到宮裡去。這個母老虎啊，好像老虎一樣的他這個太太到宮裡去，皇帝就對她講，說妳呀，為什麼妳的丈夫回去晚一點，妳就叫他跪這個在床前跪著？這樣是不對的；嗯，況且他沒有和其他的女人有這個不清楚的事情，就有你也不應該管他，妳以後如果能改過的話，那麼不管妳的丈夫，那算沒有事，我現在赦妳無罪；妳以後還要管妳的丈夫啊，不給他自由啊，那我這有一碗毒藥，這一碗毒藥妳要把它喝了，我就賜叫妳死。你如果歡喜不管你的丈夫，你就不要喝這碗毒藥，你若還要管你的丈夫的話，那就要把它喝了，喝了，完了你就一定死的。

這個女人你說，真是勇氣呀，十足，勇氣非常的勇敢，說，那好了，我願意就現在死在你的面前，於是乎拿起這一碗毒藥，喝了！原來這一碗呢，並不是毒藥，是什麼呢？就是一碗醋。那麼這個皇帝呀，故意就說這個一碗醋就是毒藥，那麼看看她敢不敢喝這個毒藥？那麼這個女人呢，特別勇敢，拿起就喝了，不加思索就喝了，她就願意死，寧可死，也不願意不管丈夫。

所以由此之後呢，中國就留下這一個公案，說是喝醋。這喝醋的意思呢，就是這個太太要管丈夫，管的特別厲害，她就是寧可死，她也不放棄她的丈夫，一定要管的。結果呢，這個幸虧是一碗醋，啊，喝到肚裏頭，不過酸溜溜的那酸一陣而已，並沒有生命的危險。

那麼有脾氣的人，他自己呀，沒有旁人呢，他自己對自己過不去，自己打自己。啊，因為什麼呢？就因為他這脾氣太大了，沒有旁人好打，就打自己。那麼為什麼打自己呢？就因為他沒有定力呀，他有定力，就不會自己打自己了，所以呀，就要修定。

啊，修定的人呢，有定力了，就不會有這個瞋心了；為什麼你有瞋心、有

脾氣、那麼大的火？就因為你沒有定力，這是定。

那麼「慧」：為什麼你愚癡啊？就因為你沒有智慧嘛！沒有智慧，所以就是愚痴了。啊，一天到晚就打妄想，一天到晚就把這個心呢，啊，支配的不得休息，就因為沒有智慧，什麼事情認不清楚。有智慧的人，「事來則應，事去則靜」什麼事情來了，我就應付它，把這個事情做過去；事情去了，沒有事情，啊，就叫這個心呢，休息，啊，不要總支配它。「心為形役」不要這個心呢，總做這個身體的奴隸，啊，這個心，總做這個身體的工人。

為什麼心為形役？這個心，就做身的一個奴隸，就因為你沒有智慧，不能支配這個身體，啊，而被身體來支配。你若有真正的智慧，一切的事情來了，迎刃而解；就好像啊，拿一把快刀似的，你無論什麼事情來了，這個快刀，這個刃太鋒利了，它就擋不住，這就迎刃而解，就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我們學佛法的人，對於一切的事情，要認清楚了。今天我聽果章，教一切的教他們學中文，啊，說，我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是最愚癡的；你若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有智慧了，所以呀，這個真是格言，真是講的，啊，最

很有道理的話。那麼我們有智慧的人，就不會愚癡；愚癡的人，就沒有智慧。

我再告訴你，**一句真話！**那個愚癡啊，你知道是什麼？就是智慧！那這一講可把我講糊塗了，愚癡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愚癡，那為什麼還要學智慧，又啊，不要這個愚癡呢？我這個說呀，說法，你不要把它又籠統起來。啊，我說的這個**愚癡的本體，就可以變成智慧**；不是說離開這個愚癡，而另外去找智慧。這個智慧，本來就在你這個愚癡裏邊，你沒有能會用它，你若會用它就是智慧；不會用就是愚癡，啊，在這個地方。

這個定，也就是瞋；瞋，也就是定。你真若是想要有定了，就是在這個瞋，就可以變成定力。啊，你真若想持戒，就是在這個貪上，也就會變成這個戒，不是向外去找去。這些個都是在你自己自性裏邊，你會用利用它，就是戒、定、慧；你不會用它，就是貪、瞋、癡，妙；啊，妙也就在這個地方！啊，你不明白，也就在這個地方！

## Ch01-05-序品第一

「逮得己利」：這個逮呀，及字講，當個到字講。哪一個到呢？就是我們



到什麼地方，已經到了這個到。那麼現在呀，這個經文上說逮得己利，就是啊，到得到他自己這個利益的程度上了。怎麼得到他自己的利益呢？前邊已經告訴你，說啊，「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我們人為什麼不得到自己利益？就因為隨得隨失，都漏出去了；那麼現在沒有一切的漏，又沒有煩惱了，這時候啊，才得到自己真正的利益。

真正的利益是什麼呢？就是真正的明白了，就是得到真正的智慧了；沒有智慧的人，那他沒有得到真正的利益。得到智慧，證阿羅漢果，這才叫啊，得到自己的利益。

這個自利，也就是自己覺悟了，也就所謂那個自覺。自己覺悟了，就是自己利，你再能以自己所覺悟這個道理，去教化一切眾生，這就叫利他，也叫覺他；所以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那麼現在這一些大阿羅漢都自覺了，而沒有能覺他的，所以自得利益，自利，而沒有利他，這叫逮得己利。

「盡諸有結」：盡，沒有了；什麼沒有了？諸有，的結。什麼叫諸有結？諸有結，就是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這三界，又叫三有。這三界，三有，分開來說，有「二十五有」，三界二十五有。這二十五有，以前已經講過了，我不知道啊，各位還記得不記得？若有記得的人呢？可以現在

講給大家聽一聽，我呀，可以休息，哎，一秒鐘，那麼沒有人記得，我再來講，大概講。

【三界二十五有】就是四洲，四惡趣。「四洲」，就是東勝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這叫四洲。「四惡趣」，這個地方是最壞，所以叫惡趣，很惡的地方。什麼呢？就是阿修羅這一趣，地獄是一趣，餓鬼是一趣，畜生是一趣，地獄，餓鬼，畜生，加上阿修羅，這叫四惡趣。這八個，八個有了。怎麼叫「有」呢？就是啊，它有業可造，就是有這種業，有這種罪業。

「六欲梵天」，這個六欲天，欲界有六天呢，這六欲天，並梵天。啊，七，八，一十五了，這十五個了。

「四禪四空處，無想五不還」，這個「四禪天」，就是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有的不明白佛法的人，喔！說他到了四禪囉！啊，那麼四禪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以為這就是不得了了；其實啊，這在三界二十五有裏邊呢，根本就談不到有什麼好處，對於修道上啊，那遠之又遠。

可是這一些個糊塗師父就告訴人呢，說，這個這是最高的一種境界了。好像那個無聞比丘，以四禪為四果，他啊，到了四禪天呢，他以為他證了四果了；然後他又墮落了，他就譏謗佛，佛說證四果沒有生死了，我現在怎麼還要墮落呢？他這一譏謗佛，更墮到這個四惡趣裏去，永遠都出不來，這就有一個無聞比丘。那麼這個無聞比丘啊，不是他一個人墮地獄去，他還有幾萬萬那麼多的徒弟，都跟著他跑到地獄去了。

所以我以前講，好像講過兩三次了似的，叫**懵懂傳懵懂，一傳兩不懂；師父下地獄，徒弟向裏拱**，啊，徒弟也跟著師父到地獄去了，師父問徒弟，你來到這幹什麼？這徒弟說，你來到這來了，我當然跟著你來嘛！師父一聽，哦，我怎麼把徒弟都領到地獄裏來了，他自己也不曉得怎麼來的？你說，啊，這真是，這一些個徒弟真是最愛惜他的師父，啊，師父到地獄裏他就跟著去，啊，很可憐的，那麼這四禪。

「**四空處**」，四空處呢，就是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又有五不還天，這合起來呢，這是三界二十五天。

五不還天，他那一個天叫五不還天，不是五個天。

六欲並梵天，這是七個，六欲天和大梵天，四禪，四空處，這是八個；再加上這個無想天，和五不還天，這十個，十五再加十個，二十五。

那麼這個盡諸有結呀，就是超出三界了，不在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這裏邊，所以呀，「**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這個真正了脫生死了，這叫盡諸有結。

「心得自在」：這時候啊，這大阿羅漢心裏快樂無邊；這自在，就是快樂；啊，再沒有那麼自在了！再沒有那麼快樂了！所以呀，這觀自在菩薩，觀自在呀，菩薩，怎麼叫觀自在？就是坐那，一天到晚都是快樂的，啊，非常自在，一點煩惱也沒有了，無覆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心真正得到自由了，得到啊，啊，真正的智慧了，所以非常的快樂。這種快樂呀，是內裏邊真正的快樂！啊，不是啊，故意矯揉造作，啊，好像呵呵呵，哈哈那麼快樂，真，這個樂在其中矣，不是在外邊。

你不要以為，啊，我一天呵呵呵，哈哈，那就是快樂了，那簡直的是煩惱呢！唉，那就是顛倒呢！啊，為什麼說顛倒呢？**你見到你所歡喜的事情，你就被這個歡喜的境界所轉動了**，你跟本就沒有定力，被這個歡喜的境界一轉動，就哈哈，這有什麼真正的快樂？沒有的，所以這是顛倒。

## Ch01-06-序品第一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旃延、阿 [上少下兔] 樓駄、劫賓那、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訶拘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

「其名曰」：是誰的名字呢？就是阿若憍陳如等這個名字。那麼這些個人的名字都在這個萬二千人裏邊。

這個【阿若憍陳如】：是佛呀，最先度阿若憍陳如。這個阿若憍陳如是五比丘之一，其中的一個。記得嗎？佛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悟道之後，他就觀察了，觀察什麼呢？說我應該先度誰去呢？世界這麼多的人，啊，哪一個是我最先應該度的呢？因為佛成道了，就三嘆奇哉！啊！說，奇哉！奇哉！奇哉！

奇哉什麼呢？「大地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釋迦牟尼佛呀，只是說，大地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都可以作佛，並沒有說呀，一切眾生就是

佛！那麼可是啊，後世的佛教徒，或者不是佛教徒，冒充佛教徒，冒充的，就是假佛教徒；他就說了，他說呀，人人都是佛。他認為這個人呢，和佛呀，根本就沒有區別了，沒有分別了。這是啊，就是昨天晚間我所說的，「以盲引盲，瞎人天的眼目」把人間的人，眼睛也都給瞎了，天上的人，眼睛也都給瞎了。

那麼釋迦牟尼佛三嘆奇哉之後，就以這個妙觀察智，妙觀察智這種的智慧來看，誰是應該先度的？喔！這個憍陳如，在鹿野苑這五個人呢，應該先度。因為這五個人呢，在過去生中，啊，專門來破壞釋迦牟尼佛，譏謗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無量劫以前呢，他們一起發心修道的時候，啊！這五個人專欺負釋迦牟尼佛；欺負他，有的時候打他一頓、有的時候罵他一頓，有的時候吃他肉，又有的時候喝他血，你看，這厲害不厲害？

可是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這五個人打他，他也就發願，發什麼願呢？他說，啊！你真是幫助我修道，我如果若是能將來能成佛呀，我一定要先度你，我發願先度你，你現在對我不是不好嗎？哎，我對你呀，更應該好一點！他在罵釋迦牟尼佛的時候，釋迦牟尼佛也就發這個願，說你現在罵我不是嗎？哎！我不瞋恨你；不但不瞋恨你，我成佛之後，我首先要度你，就發這個願。

你看，這若是我們這個人，啊，有人打我，嘿！你打我一拳，我回敬你一  
拳；你踢我一腳，我也回敬你一腳。釋迦牟尼佛不單不反攻，而且還呀，  
一定要對他，用好心來對待他。有的時候，這五個人合到一起，起個小黨  
派，啊！說你，我們現在沒有肉吃，你這麼修行，可以把你身上的肉，割  
出來一點給我們幾個人吃一吃嘍？那麼釋迦牟尼佛就把自己身上啊，這個  
最乾淨這個肉，最厚的那個肉，割下來給這五個人吃。

這五個人呢，一邊吃、一邊罵，啊，吃這個肉你說，啊，他說啊，這個肉  
啊，這個肉這麼不好吃呢，這個狗肉都比這個肉好吃的！啊！最好吃啊，  
還這個豬肉、牛肉、羊肉，你這個肉啊，一點也都不香。哼！你雖然給我  
們吃，我們都不願意吃的。說著不願意吃，但是都吃到肚裏去；就這麼吃  
他的肉還罵他。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候，本來想供養他這個肉，感化他們  
五個人回心向善，改過自新的；誰不道他們一邊吃肉，一邊罵。你說啊，  
這搞普通的人，那氣得發火了，我現在給你肉吃，不是在外面買來的肉，  
在我身上割下來的肉，你吃，你還罵我！

釋迦牟尼佛不是這樣，好，你們吃我的肉不是嗎！將來呀，我修行成佛啊，  
我先度你們成佛，啊，因為你吃我的肉啊，我這個肉，就是佛的種子，給

你們種下了。你看，釋迦牟尼佛發這個願。喝釋迦牟尼佛的血，也是這樣子；啊，那麼一邊喝血，一邊說是這個血壞了，是敗血，那麼釋迦牟尼佛就忍受。

最大一個公案呢，就是歌利王，將來呀，講到金剛經那個內文裏頭啊，就講過。這歌利王是誰呀？歌利王就是這個憍陳如。在過去你看看，啊，講講歌利王這個公案。

這歌利王啊，帶著一班宮娥嫒女，到山上去打獵去，打圍，就是打，啊，獐、麋、野鹿啊，這些個熊，啊，這些個動物，去打去。去打呢，到那個山裏邊這些宮娥嫒女從來就在深宮裏頭啊，像坐監獄似的，監獄裏鎖著，啊，總也不能出來；這一次一出來，這可見到天了；啊，喔！看見山裏頭這麼開朗，啊，有山、有水，草木欣欣向榮，啊，這個泉涓涓始流，這種境界非常歡喜。

風景優美，是這種的好法，說不完了；於是乎啊，就探幽取勝，啊，各處去看！看，看，在一個山洞裏頭，看見一個，啊，老人；這個老人呢，身上的泥土啊，不知有多少厚？頭啊，這個頭髮也都長到一起了，結成一個疙瘩。這一些宮娥嫒女，在這個先先看見這個人的時候，不敢向前去，以



為這山裏頭是有一個妖怪；以後細一看，細一觀察，哦！是一個老人，很奇怪的人！

那麼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作忍辱仙人的時候，也是很少見到人的；現在看見有這麼多的宮娥姝女來了，他也就想度這一些宮娥姝女。說，啊！妳們不要害怕！我不會把妳們吃了的，我不會吃人的，我也是和你們是一樣的。

這一些宮娥姝女一聽，啊！這個老人說話了！那麼於是乎問，說，你在這幹什麼？你在這個地方有飯吃沒有啊？你這個衣服都爛了，啊，你是不是會走路啊？為什麼你總在這個地方坐著？

在因地這個釋迦牟尼佛，說啊，我在這修道的，我這專門修忍辱！這一些個宮娥姝女說，忍辱，什麼叫忍辱？啊，聽這個忍辱，她也聽不懂？啊，聽不懂釋迦牟尼佛說忍辱啊，就是人對你再不客氣，你都不要發脾氣，都不要啊，生氣，就像沒有那麼回事似的。然後就給這些宮娥姝女說起這個忍辱的法門來。

啊，說這個忍辱法門，說來說去，說的大家他也願意說，這一些宮娥姝女，從來也沒聽過這個妙法也願意聽；這個聽的也定了，說的也入定了；啊，

就都旁邊有什麼動作都不知道了？啊，好像我們現在你若真心聽經的人，在這個地方聽經，外邊有什麼動靜你聽不見的！你若不是真心聽經的，哦！那個街上又有什麼？又有遊客了，現在在金山市報那個地方講金山市報怎麼樣子的來源？就聽見了。你若是真正注目凝神的這樣聽，外邊有什麼聲響，就聽不見。那麼這個忍辱仙人給這個宮娥姝女講忍辱的法門呢，也就講的入了定了。

這個時候啊，歌利王從遠遠的就來了，來了大約他一看，這宮娥姝女這個地方，平時他都和這個宮娥姝女儘開玩笑慣了，這一次他又偷偷的，慢慢的走，不叫這個宮娥姝女看見；宮娥姝女也聽經聽的出神了，哎，忍辱仙人也講的出神了；啊，出神，就是注目凝神的這麼聽的，旁邊什麼動靜都不知道了？

歌利王偷偷的走到近前一看，哦！這一個老人來這一些，他的宮娥姝女都圍著這個老人這聽他講話；於是乎，啊，他就生了妒忌心！說，這些宮娥姝女都是我的女人，你這個老人現在給我引誘都歡喜你了，啊，於是乎就開聲了，啊，就講，說，你現在講什麼呢？釋迦牟尼佛聽有人這樣一問，這麼一看，哦！是來一個王爺，來一個皇帝，說，我給她們講忍辱這個法門！

這個皇帝說，忍辱，什麼叫忍辱啊？你能忍辱嗎？就憑你這個老樣子，你能忍辱？釋迦牟尼佛說，我可以忍辱，啊，我可以忍辱的！啊，歌利王說，你可以忍辱，我現在壓，要試試你！我現在要考驗考驗你，倒看看你能不能忍辱？你忍辱，是什麼痛苦你都可以忍著，是不是啊？釋迦牟尼佛說，是。說，那麼我先把你這個手給你用我的寶劍給你剁下來，看看你怎麼樣？

釋迦牟尼佛說，可以的，你試試吧！

於是乎，歌利王把身邊的寶劍拔出來；他這個寶劍呢，切金斷玉非常鋒利的，啊，向釋迦牟尼佛這個手上這一碰，就把手給切下來。說，你痛不痛啊？歌利王問他，說，你痛不痛啊？釋迦牟尼佛說，不痛。說你忍辱，你心裏生不生瞋恨？啊，你瞋恨我不瞋恨？釋迦牟尼佛說，不瞋恨！

啊！那你不瞋恨？好了，那一隻手我也給你割下來，啊，一隻你當然不瞋恨，兩隻來試一試！於是乎把那一隻手也給它割下來。割下來了，又問，你痛不痛啊？釋迦牟尼佛說，不痛。啊，你心裏瞋恨我不瞋恨我？釋迦牟尼佛說，我不瞋恨。

那有什麼證據呢？你說你不瞋恨，你一定打妄語，講大話！啊，豈有此理

呢！我把你手給你剁下來，你不瞋恨我？世間沒有這個人，我不信的？

啊，我再把你腳給你剁下來一隻，看看你瞋恨不瞋恨？我始終要你說實話的，要你說真話，你對我說假話我是不能饒你的！

於是乎舉起寶劍又把腳也給剁下來一個，你說，這一個人，把兩個手，一個腳被人剁下來，就剩一隻腳了，啊！若是普通的人，眼淚一定啊，啊，好像流水那麼往外流，痛的；可是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還沒有事似的。歌利王又問他，說，現在你痛不痛啊？

釋迦牟尼佛說，不痛，不算一回什麼似的。哦！不算？你心裏瞋恨我不瞋恨我？釋迦牟尼佛說，我不瞋恨你。哦！那好了，你這兩個手已經沒有了，就剩一條腿，一個腳也沒有用，不會走路了；我啊，成全你這個不痛苦的這個忍辱了，啊，把你那個腳也給你剁下！於是把那隻腳也剁下來。

剁下又問他，說，你痛不痛啊？現在你兩個手也沒有了，兩隻腳也沒有了，我看你還怎麼辦？你現在痛不痛？你說的，講實話，說真話，你若說真話，啊，就沒有事；你不說真話，我還要考驗你！

釋迦牟尼佛說，哦！我現在還是不痛。說，你心裏瞋恨我不瞋恨我？歌利

王又問他，啊，釋迦牟尼佛說，我不瞋恨你。

歌利王說，你光口裏說不瞋恨呢，因為我是個皇帝，你不敢瞋恨我呀，你是敢怒而不敢言呢；所以呀，你就忍著痛也要打妄語的，也不講真話，是不是這樣子啊？釋迦牟尼佛說，不是的。我呀，如果沒有瞋恨心，啊，我這個手啊，和腳，都會呀，再長出來！我如果有瞋恨心呢？我這個手足就不會呀，再生出來。啊，那麼說完了這話之後，這個手足果然就生出來了，沒有斷。

那麼這個時候，喔！一切的護法善神就都惱怒，惱怒，就下大雹子，天上下大雹子，就打這個歌利王，打這歌利王。那麼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候啊，又向這個護法善神呢，給求情，說，你們不要怪他，他這是來試驗我，成就我的道業，將來我有在盡未來的時候啊，我若成佛，我要先度他去成佛的；我先要度他，他先開悟。

所以這個阿若憍陳如，啊！對佛這樣不客氣，佛呢，成佛，要先度他開悟；所以他這個名字啊，「阿若」，就是啊，「解本際」也叫啊，「最初解」這個阿若憍陳如這個名字就叫解本際，又叫最初解，就是最初啊，開悟的。在講楞嚴經的時候，也都講過這種的因緣，不過有的地方沒有這麼詳細。

## Ch01-07-序品第一

【摩訶迦葉】：這個摩訶是個大的意思；迦葉，就是大迦葉。這個迦葉呢，翻譯成中文就叫「飲光」啊，又叫光波；又有一個名字啊，叫「大龜氏」大龜氏，是他的姓，因為他祖上的人呢，修道的時候，有個大龜呀，附著一個圖，揹著一個圖啊，給他看，所以呢，他就以這個作姓名，大龜氏。若按著中國人呢，這簡直是罵人的；中國人罵人說，你是個烏龜，這是罵人。

其實大迦葉，他姓這個姓就有大龜。那麼迦葉的名字叫什麼呢？叫「**庇多羅**」**庇多羅**啊，是個樹的名，因為啊，他的父母啊，祈禱這個樹而生的他，所以就以這個庇多羅作他的名字。

怎麼叫飲光呢？因為他身上有這光啊，把一切的光都可以給遮蓋住，遮蓋住一切的光啊，就好像啊，把一切的光啊，都給飲了似的，飲光。他怎麼有的這個光呢？這說起來也有一個公案。

什麼公案呢？他和他太太，他太太就是**紫金光比丘尼**。這紫金光比丘尼

呀，在**毘婆尸佛**那個時候，毘婆尸佛滅度之後，有人給造個廟，啊，造這個佛像。這時候啊，這個廟就壞了，塔也倒了。這個佛像啊，戴著一頂草帽子，遮著雨，啊，也不知道誰給戴上這麼一頂草帽子。什麼叫草帽子？這個草帽，就是用草編的這個斗笠，戴到頭上可以遮風雨的，遮雨。

在我北方啊，在春天都那個家庭的女人呢，都用這個秫(尸×)稽(尸一世)編的那種帽子，拿到城市去賣去；戴上那個帽子，就下雨不怕雨的，就好像這個傘一樣。

那麼這個佛像戴這麼一個草帽子，這個女人呢，她一看，發了慈悲心，說，我一定啊，要給佛造個廟，佛在這都被這雨淋風吹，這樣子怎麼可以呢？啊，我一定要給這個佛裝金。於是乎，她就各處去要飯，化緣呢，各處去化緣要飯，她是很窮的人。那麼每一天呢，要的錢，她就買金子，每一天要的錢，她就買金子，大約要了十幾年飯呢，就攢了很多的金子；攢了很多金子，她這回大約修這廟也夠了，給佛鋪金也夠了。

她就請一個這個冶金師，就是這個做這個金子的這個匠人，叫他把這個金子給化了，給佛好貼金。這個做這個金子的這個金匠，一看她有這麼多金子，說，妳怎麼有的這麼多金子？她說，我以前呢，看這個佛像，這個金

都脫落了，我呀，就發心去要飯，要了十多年，積存這麼多金子。

啊！這樣一講，這個金匠也發了心，說，那這功德不要妳自己做，我也算一份，我們兩個人，其實怎麼樣啊？這個金匠啊，就是一定一看這個女人呢，發心造廟、裝佛金，這心地非常好，於是乎他就對她生了愛心了。生了愛心了，一定要先討好這個女人；所以他就說啊，他要兩份做，這功德，不要她一份做。這個迦葉祖師一定有這麼意思來著。

於是乎把這個佛像裝好了，把這個廟也蓋好了，這個金匠啊，就向這個女人求婚了，說是，妳這個心地太好了，我這一生啊，沒有遇到比妳再好的女人了，啊，我本來想要啊，這個獨身主義這一生，現在我遇到妳這麼一個知音的，知己的人呢，那麼妳可不可以同我結婚呢？

這個女人一想，哦！他這個心地也不錯，我請他來給佛裝金，他只要一半的工錢，這個男子的心地也不錯，於是乎就答應，答應了，兩個人呢，就結婚了；結婚了還不要緊，就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做夫婦。哈！你說，這一種的愛力多厲害，啊，生生世世兩個都要作夫婦。

那麼由給佛裝金的關係啊，所以兩個人呢，這個身體都有金光的，這個身



上都放金光的。那麼所以身上放金光，他的名字就叫飲光，他這個意思啊，翻譯中文叫飲光，能吞一切光，把一切光都給吞了。在今生的時候，這個迦葉一出生，身上啊，也就有金光。熟成長大了，他父親母親呢，就要找一個好的小姐給他結婚。

他說，不可以的，我呀，我身上是有金光啊，我一定要找一個女人也有金光的，才可以的，才可以和我結婚。要不就，我就又做這個獨身主義了。所以呢，以後果然，不是在他那個國家，在另外的一個國家，碰到一個女人，和他這個身上一樣的顏色，都是有金光的，兩個人呢，就又結婚了。

又結婚，果然沒有錯，啊，兩個人都證羅漢果的時候，知道啊，啊，生生世世都作夫婦的。所以你說，啊，但是人家這個作夫婦啊，你不要誤會，說啊，哦！那將來我遇到一個男子，我也和他這麼發願，生生世世作夫婦。

哎，人家發願呢，生生世世作夫婦是修道的；啊，生生世世都要修道，都要皈依三寶，出家了道。你不要生生世世發願作夫婦，啊，愈做愈遠，做來做去做到地獄裏去，要修道才可以。所以迦葉，啊，和他太太一起都皈依佛，那麼都證果。

**迦葉，就做第一代的祖師**，第一代的祖師，初祖，就是摩訶迦葉。那個你

們想不想見摩訶迦葉啊？這個摩訶迦葉現在還在這個世界上啊，就在中國雲南那個雞足山呢，在那還打坐呢！在打坐，在那入定。等到將來呀，當來下生彌勒佛，出世成佛的時候，他要把這個衣鉢呀，交給這個彌勒尊佛。他現在還沒有往生，也沒有圓寂，還在這個世界上；你誰若有誠心的話，啊，到雞足山去拜這個摩訶迦葉的時候，都可以見得著。

摩訶迦葉，在昨天晚間所講啊，是這個飲光氏，這個飲光啊，並不是真正的說把這個光向口裏來喝，不是這個意思。是言其呀，他身上的光，這個摩訶迦葉的身上的光，可以呀，吞沒一切的光。他這個身光啊，超過這一切的光。就意思就是這個迦葉到了什麼地方，好像這個電燈，有五百度的光，啊，他到這個地方啊，這五百度的光都不亮了，他這個身上的光啊，超過這個五百度以上，到一千度，二千度，把這個五百度的光啊，就給喝了，不是用口來喝這個光，用口來飲這個光，這因為他身上所放的光啊，把這個光啊，給蓋住了，給遮蓋住了，猶如啊，把其它的光給飲了一樣。

所以呢，這一點我們每一個人呢，應該要知道的，不要以為呀，說是這個迦葉呀，啊，他盡不喝水，喝光，啊，這是一種錯誤的。啊，他這個光，超過一切的光。

這個迦葉呀，在佛的弟子裏邊呢，他是一個年紀最長的，沒有再比他年紀大的。可是啊，雖然他年紀這麼長啊，年紀越大不是嗎！啊！他愈精神，愈有力量，什麼事情都苦幹。他本來家裏頭，他的父親母親是非常有錢的，啊，住在**摩竭提國**，摩竭提國這個國王啊，啊，拜他作師父。

那麼他這個家裏邊呢，富可敵國，非常非常有錢；可是他跟佛出家修道之後，他一想，修道要貧道，貧道，不能要錢的。所以呀，他把他所有的財產都布施出去，他又自己想啊，這修行啊，要忍苦耐勞，刻苦自待，要自己呀，吃得苦，啊，耐得勞，不要怕苦的，於是乎啊，他就專行苦行頭陀，啊，專行苦行頭陀。

那麼他年紀這樣老了，苦行頭陀，怎麼叫苦行頭陀呢？就是最苦了！吃也不吃好的、穿也不穿好的、住也不住好的地方，所謂苦行呢，就是啊，愈苦，他愈要受，要受苦的。人生所有的享受啊，不外衣、食、住這三種。那麼他對這個衣、食、住啊，這三種，衣，就是穿的衣服；食，就吃的東西；住，就住的地方；他都歡喜受苦的。

有一天，佛呀，在這說法，他來，佛呀，就讓了半邊座給他。為什麼讓了半邊座呢？佛坐的那個座位很大的，就讓一半呢，說，請你坐到我旁邊來，

就和啊，摩訶迦葉坐到一起，迦葉，和佛坐到一起，分半座給這個迦葉。

然後啊，為什麼他分半座給這個摩訶迦葉呢？因為迦葉年紀太老了，這個時候，大約也一百四十歲。

佛就勸他，說，你年紀太大了，你精神呢，也不會很充足的，你不要行這頭陀行了；你都是啊，吃點好東西呀，穿一點好衣服啊，住一點好房子好了，不要行這個頭陀行了，太苦了！你年紀太大恐怕受不了！啊，這個迦葉啊，雖然聽佛這樣勸呢，啊，他也沒有聽佛的這話，這一樣他不聽話的，啊，不聽教，還是照樣行這個頭陀行，照樣行頭陀行。

所以佛呀，看他還是照樣行頭陀行，這麼樣受苦吃苦，啊，忍苦耐勞的，於是乎啊，佛就深深的讚歎他，說是，我佛法呀，久住於世啊，是迦葉頭陀行啊，行頭陀行這是有大關係的。啊，迦葉能這樣行頭陀行，我呀，這個佛法一定能在世界上久住的。所以這個迦葉祖師呢，就頭陀第一，他是行頭陀第一。

在這個佛說法呀，的時候，有一次，梵天，梵天就是大梵天，來呀，以這個金波羅花來供佛；他呀，躺到這個地下，叫佛呀，請佛坐到他身上，來給眾生說法。那麼佛啊，就坐到這個梵天的身上，手裡拿起來花呀，就對

著百萬人天呢，當時有百萬人天這麼多呀，人，拿著這個花，就面上微微的這麼一笑。他這一笑呢，老迦葉也笑了，這個老迦葉也笑起來！

所以這叫『拈花微笑傳』拈花微笑傳，傳什麼呢？傳佛心印，傳這個心印法門。就說啊，佛就說了，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教外別傳，以心印心，已咐囑摩訶迦葉！」我已呀，傳給呀，這個摩訶迦葉。所以這個迦葉呀，就做西天的第一代祖師。

這個祖師呢，怎麼做，叫佛怎麼叫祖呢？佛把他所有的法，都傳給這個弟子，這個弟子就是祖師。在印度的這個祖啊，是一代只傳一個人，單傳的。所以佛啊，單單的傳給迦葉。迦葉呢，又單單的傳給二祖阿難。二祖阿難呢，又傳給三祖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又傳給四祖優婆鞠多。那麼一代一代傳下來，都是以心印心這個法門。

由初祖，傳到二十八祖，菩提達摩。菩提達摩呀，就把佛這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教外別傳心印法門，啊，就給整個帶到中國，傳給呀，二祖神光。二祖神光，又傳給六祖，傳到啊，三祖、四祖、五祖，乃至六祖。以後，這「花開五葉」才分出來呀，「臨濟宗、法眼、曹洞、滄仰、雲門」這分出來五大宗。乃至到現在，這個佛法，又流到西方。那麼

這是啊，『**佛祖流傳**』的大概意思。

那麼方才聽講這個頭陀，頭陀，在中國一般人呢，都說頭陀僧！究竟頭陀僧兩個字怎麼樣解釋呢？不要說普通的人，就是那些個有學問的人，若沒有研究過佛學的，他也不懂的，我就知道叫個頭陀僧。那麼這個頭陀呀，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呢，就叫「**抖擻**」抖擻精神。

就是啊，我們打禪七，我不常常講，「打起精神來」就是這個打起精神。這個打起精神來，就是啊，要你不怕苦，不怕難，啊，愈苦愈來幹，愈苦愈去做去，像啊，這個迦葉祖師。你看，迦葉祖師那麼老了，還是行頭陀行。

### Ch01-08-序品第一

那麼抖擻精神，這樣分出十二類，十二種類，十二個種類的頭陀行。

這第一，是什麼呢？第一就是講的穿衣服。穿什麼衣服呢？穿人所不穿的那個衣服。人所不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是衲衣，「**百衲衣**」這個衣服啊，左補一塊補丁，右補一塊補丁，補的這個補丁不知有多少？啊，這叫「**糞**

「掃衣」又叫糞掃衣，又叫百衲衣。

怎麼叫糞掃衣呢？這個衣服是怎麼樣做成的呢？這個衣服啊，這個布，是在那個糞土裏邊呢，撿出來的，是人，一般人呢，不願意穿那個衣服，就當這個垃圾，把它掉到垃圾裏頭。掉到垃圾裏頭了，那麼這出家人到垃圾裏邊呢，把這個爛布，在那個垃圾裏邊呢，那個糞土裏邊呢，撿起來；撿起來，把它洗淨了，又縫到一起，做成了衣服，來穿，這叫糞掃衣。

那麼穿這個衣服，有什麼好處呢？嘿！若講好處啊，是太多；若講它不好呢？也不少。怎麼說太多了呢？你穿上這個衣服，自己也沒有貪心了，自己不起貪心，滅自己的貪心；啊，也沒有說，哦！你看我穿這個衣服多漂亮，最值錢，啊，沒有這種的驕傲心，沒有這種貪心，就把自己的心呢，貪心制住了。

也啊，息滅人家的貪心，那麼旁人一看你，啊！這個老修行，修，穿這樣破爛的衣服，不穿好衣服，啊！這才真正是修道的人，我應該照這樣學，息滅人家的貪心。因為你這種影響力呀，就令其他的比丘啊，也都發起道心來了。所以呢，既止自己的貪心，又息人家的貪心，啊，這豈不是好處呢！這好處，你說能有限量嗎？所以說啊，好處太多了。

那麼說到壞處，不少，怎麼樣呢？什麼壞處？啊，你穿這個爛衣服啊，哈，那個打劫的土匪他不會搶你的。他一看，好像我在南華寺，我不講過，那個土匪來搶，搶南華寺；把門砸開了，進來就和我要支票；我說，你看看我穿的那個衣服，我像有支票的人嗎？他一看我穿這個衣服，那時候不是像現在穿這個衣服這麼樣子，這麼樣的沒有破。

那時候那個衣服，就是我在我母親守孝，墳上守孝啊，穿的那一件衣服。以後呢，就守完了孝啊，就永遠都穿那件衣服，紀念我母親。所以我東北，我的皈依弟子，每一個皈依弟子啊，給我補這一吋丁方這麼一塊補丁；**是凡我的皈依弟子呢，就要給我補這麼一塊補丁**，因為那個衣服啊，壞的很厲害；所以走到，誰皈依我嘛，就給我補一塊，誰皈依就補一塊，所以補的也多了。

啊，在南華寺呢，那個土匪他一看見我穿那麼個衣服，他即刻，我叫他到房裏去，我說我房裏有寶貝，你到房裏去拿去，啊，他也不去拿去，也不去我房裏去搶去了。我沒講，我那時候房裏真有兩個寶貝，活寶貝，一個就是那邊那個(法門)法師，一個就是檀香山(祖印)法師，他們兩個，那時候小孩子。啊，這個土匪不會搶你的。



再有，啊，那有錢的人呢，他離你也遠的；他說，這個人這麼窮，有錢的人離你遠一點這少很多麻煩；還有一點最要緊的，啊！這個女人離你也很遠的，你修道；修道因為那個總穿那一件衣服啊，啊！有一股啊，很香的那個香味！可是這個香味呀，那麼一般的女人她認為就是臭味了，所以就會離遠一點。所以呀，穿糞衣，這有很多的好處，我也講不完那麼多，這是第一，要穿糞掃衣。

第二種的頭陀是什麼呢？叫「**但三衣**」但呢，就是僅僅的就有三衣，沒有其它的東西。所謂「**身邊無礙物，自無煩惱生**」這個比丘，行頭陀行的比丘，只許可呀，預備三衣。

【**三衣**】第一，就是這個「**祖衣**」：這個又叫「大衣」。在梵語叫「**僧伽梨**」翻譯過來就叫「**二十五條衣**」。這二十五條，每一條，有三長一短，有四長一短的，那麼合計起來，是二十五條。這表示啊，是一種田的「田」相，所以又叫「**福田衣**」這是第一。這個衣呀，若入王宮，陞座說法的時候，托鉢乞食的時候，都可以呀，穿這個祖衣。

第二，叫「**七衣**」：七衣，又叫啊，鬱多羅僧。這鬱多羅僧，就是叫「**入**

眾衣」怎麼叫入眾衣呢？比丘，聽經的時候，要穿這個衣，來聽經聞法。

第三，叫「五衣」：五衣呢，印度梵語叫「安陀會」。中文呢，就叫「作務衣」作務啊，就是做工的，服勞執役呀，一切時、一切處，都可以穿這個五衣。

那麼要行頭陀行的比丘，就應該呀，僅僅就有這三衣，「三衣鉢具」這個具就是拜佛，在拜墊上這個就叫具，三衣鉢具；鉢，就是比丘吃飯呢，那個鉢。那麼這是啊，但三衣，也是一個行們，是十二頭陀行啊，之一，這是穿衣服的這兩種。

那麼除了穿衣服，再重要的，就沒有重要過吃飯，人最重要是穿衣服，那麼吃飯又比呀，穿衣服又重要。

所以呀，在這個吃飯，有五種頭陀行。

第一種，叫「乞食」：乞食，就是去啊，托鉢乞食去。又叫啊，「常乞食」常乞食啊，就是一天到晚，不是說一天到晚都去乞食去，那麼乞太多了，你怎麼吃得了？常乞食，就是啊，每一天呢，到吃飯的時候去乞食去。自己呀，不做飯吃，自己不做飯吃，要吃現成的，人家做好了，你去到那個

地方去乞。

在暹羅(泰國)、緬甸那個乞食，那個齋主啊，做出菜飯呢，預備出一碗，放到一邊；你哪一個和尚先來，到他這先乞食，他就啊，**跪到地下那，把這一個這碗齋飯頂到頭上，倒到你的鉢裏，然後要叩三個頭，這樣子，這供養三寶。**每一個家庭都是那樣子，暹羅、緬甸、錫蘭來供養三寶，這常乞食，這是一種。

第二種，叫「**次第乞**」：次第乞呀，就是不揀擇呀，就是那個阿難呢，所謂，啊，**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不問淨穢**，也不管它是乾淨啊，是不乾淨的，**剎利尊姓**，是有錢的，啊，是旃陀羅啊，是最貧賤的那個人；啊，**方行等慈，不問貴賤**，不問他是有錢的，啊，是沒有錢的，**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這是啊，叫次第乞食。

這個次第乞食啊，就把你這種分別的心沒有了，啊，行這個平等啊，給眾生種福，沒有一種揀擇心，這是大公無私，這是第二種啊，吃東西啊，的頭陀行。

又有第三種，第三種是什麼呢？叫「**日中一食**」：日中一食，就是早起也

不吃東西，晚間也不吃東西，只有中午吃一次，只有中午吃一次。那麼這個日中一食啊，是很好的；可惜呀，不容易做得到。為什麼呢？民以食為本，這一切人呢，都想吃東西，都有這個吃東西的這個食慾。

餓呢，餓一點，就想吃東西了；早起也餓，晚間也餓。所以好，是最好，有什麼最好？節省很多麻煩；你少吃兩餐，就少大便，小便幾次。日中一食，這種的功德呀，說出來，也說不完的；總而言之，你少吃一點東西，就少一點麻煩；吃的太多了，麻煩就會多了。

尤其在比丘啊，吃飯的時候，要有三種的觀想，三種的念，五種的觀想。

這三種的念，是什麼呢？

第一，「願斷一切惡」：把一切的惡都要斷。

第二，是「願修一切善」：願做一切的善事，這是啊，第二念。

第三呢，是「願度一切眾生」：願把一切眾生啊，都度離苦得樂。

這三種的念。

又要有五種的觀想，這五種觀想是什麼呢？

在吃東西的時候要，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這個第一，要啊，算計算計這個吃的東西呀，需要多少的人工，才能把它做成了？啊，好像做這個米，把它種到地裏頭，又要栽培，灌溉，然後收割回來用這個，現在是用機器；以前呢，是用這個碾磨，把它的皮退去，然後做成飯，才能吃。你算計這經過多少的功夫，才能成這一粒米呢？所以量彼來處。

古人，在中國呀，古人有這麼幾句話，說啊，「**鋤禾日當午**」在中國以前都是那個老法子啊，用鋤頭鏟地。鋤頭鏟地呀，在那個天氣熱的時候啊，鋤禾日當午，這個太陽正在中午的時候；「**汗滴禾下土**」這個農人呢，種田這個人的汗呢，啊，像水似的，滴答滴答，滴到這個田裏邊這個土上。

「**誰知盤中飧呢，粒粒皆辛苦**」每一粒呀，都是從辛苦中得來的。

所以呀，我們任何的國家，任何的民族，對於這個物質啊，都應該節省，應該呀，愛惜物質，不要隨隨便便呢，把這個有用的物質啊，就隨便的丟了，隨便就糟蹋，啊！應該呀，想它的來處不容易。

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有的國家就沒有飯吃？就因為糟蹋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呀，就沒有飯吃了。我們信佛的人，尤其呀，對於因果上啊，特別要小心，要注意，不要啊，糟蹋一切的東西。這個東西，飲食的財物，你能用就用，不能用的時候，可以給旁人用，不應該呀，隨便的糟蹋了。

所謂「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我們家裡有剩的飯，外邊就有餓的人；應該呀，給那個沒有飯吃的人，給他吃，不要糟蹋了。那麼在這個吃東西的時候，要想這個它的來處。

二，第二種的觀想，是「忖己德行，全缺應供」：忖(ㄉㄨㄣˋ)，就是度量度量，就是想一想；想一想自己有什麼德行，受十方的人來供養啊？全缺，自己是德行夠不夠啊？啊，是全啊，是缺呀，應人家的供養？如果若是德行不夠，就要趕快用功修道。

第三種，要「防心離過，貪等為宗」：防心，防備自己這個心呢，啊，要離開這過錯。離開什麼過錯呢？離開這個貪，離開這個貪瞋癡啊，這三種。不要貪，不要，哦！這個東西好吃，我就多吃一點；那個不好吃，我不吃它；要平等的飲食，不要分別啊，好不好的味道。

第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第四，在比丘吃飯的時候，啊，要做什麼觀想呢？要作藥食想。要啊，啊，我吃這個東西，為什麼我要吃這個東西呢？哦！這就是真正的藥品呢，我如果不吃這個藥品呢，我這身體呀，就乾了，就會啊，啊，不能生存了。

第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我為什麼要吃這個飯呢？哦！我想要用功修道，如果我不吃飯，站也站不住了，坐也坐不穩了，啊，睡覺可以的，但也不是一個修道的辦法。所以呀，我想修道，那麼我就不得不吃這個東西；啊，為成道業，應受此食，所以呀，我因為想要修道，所以才吃這個飯，這是第五的觀想。

這個比丘啊，在吃東西的時候，都應該有這三念、五觀，三種的念，五想這個願，五種觀法。這是日中一食啊，啊，這個好處啊，太多了。

那麼第四，第四種的這個頭陀行叫什麼呢？叫「**節量食**」：節量食啊，節，就是有節制；量，就是有數量；食，吃東西呀，不要說，哦！這個東西好吃，吃完了又想吃，吃完了又想吃，這就沒有節量了。無論怎麼好吃的東西，我每一天吃兩碗飯嗎，我一定就吃兩碗；不能說，哦！這個東西不好

吃，我吃一碗；好吃，我吃三碗；啊，就把自己沒有節量了。每一個行頭陀行的出家人，應該，啊，本來吃兩碗可以飽，我吃一碗半，啊，節量，少吃一點，這叫節量食。這個第四，第四種的在飲食裏邊的第四種頭陀行。

第五種呢，就是「過午不飲漿」：過了午時之後啊，不飲這個連牛奶呀，連這個橘子汁，都不喝的。但是這是啊，太難了！這種的行力不容易的，所以過午不飲漿啊，這個頭陀行是很難的，因為飲漿，連這個茶都算是漿，啊，連茶都不可以飲的，所以這是很難的。這是啊，飲食的這五種。

#### Ch01-09-序品第一

摩訶迦葉，迦葉，在佛住世的時候，他是頭陀第一。這個頭陀有十二種，已經講了七種，還有五種，這五種這是屬於住的問題。

住，第一，要住「阿練若」又叫阿蘭若，這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寂靜處」寂靜，就是不喧鬧的地方，沒有任何的聲音。這個地方，是在山林裏邊，離城市很遠的，這叫阿蘭若，又叫阿練若，就是修道人一個最好的修道的地方。那麼在這個阿練若住，它是啊，有一個一定的地點。



行頭陀行的比丘，要在「樹下坐」在樹的下邊坐，樹下坐，樹下宿。為什麼要在樹下住？因為修道的人，以天地為廬，四海為家，到處都可以住。那麼這個樹啊，下邊，它既可以避雨，又很涼爽的，所以呀，在樹下住。可是啊，每一棵樹底下住，不能超過三天，啊，只可以住兩宿。

為什麼不能超過三天呢？因為修道的人呢，真正修道的，清高的人，這種比丘，他呀，避免呢，有緣；避免呢，有人認識他，來供養他。所以在每一個地方啊，住兩宿就走了；你就有人認識他，你想供養他，他已經走了。所以呀，就是不求任何人的好供養，所以在樹下住。

第三呢，是「露宿住」在樹下還有遮風擋雨的這個樹葉子；在露天呢，來住，啊，這時候啊，真是啊，天地做一個房子，做他一個大房子，這種生活非常自然。在露宿住啊，既有月明，又有星朗。

所謂：「月到天心處」這個月亮啊，到這個天的中間這個時候。「風來水面時」這個風啊，在水的面上來這個時候。「一般清異味，略得少人知」這種啊，天然的生活呀，是很少人呢，領略到這種的妙處的。這是啊，露宿住，啊，第三。

第四你說呀，怎麼樣啊？叫「塚間住」塚間呢，塚間住，這個塚啊，就是個墳墓，就是啊，和這個死人在一起來睡覺。坐到那個墳墓的那個林裏邊去，啊，和這一些個鬼呢，做朋友。這是為什麼？因為啊，這個，到這個墳墓的旁邊呢，自己正可以呀，修這個無常觀，啊，知道人生啊，是無常的，無論早晚遲速，都是會死的；死了之後，都會啊，變成一個墳；裏邊呢，變成一堆白骨頭。在這個墳墓這個地方坐著修道，能覺悟這一切都是無常的，就不會生出種種的貪心、種種的瞋心、種種的癡心，啊，知道一切無常的，就不會有所執著了，啊，這是四種。

第五種是什麼呢？就是「脅不著蓆」脅呀，這個脅不著蓆，怎麼叫脅不著蓆呢？脅，就是這個脅肋。言其呀，常坐不臥，常常是坐著。在印度有個脅尊者！脅尊者啊，他就是啊，一生都不躺著，就是坐著，叫脅尊者。那麼這常坐不臥，也是頭陀行之一。

因為人睡呀，躺著睡，就容易呀，愈睡愈想要睡，啊，不願意起身用功修行。常坐著，常坐不臥，那麼他坐，睡一陣呢，就醒了，醒了，就很容易又用功修行、參禪打坐。所以呢，這個常坐不臥啊，對於修行上啊，是很有幫助的。

那麼摩訶迦葉他這十二種頭陀行啊，他都能行持。有的人行頭陀行，單行一種的，或者單單呢，穿這個糞掃衣；或者單單這個但三衣；或者單單呢，行這個常乞食；或者呀，單行這個次第乞食；啊，或者呢，就修這個日中一食；或者單單呢，就修這個節量食；或者單單修啊，在這個墳墓這個地方啊，住著；或者單修啊，常坐不臥。

那麼這個摩訶迦葉，雖然他年紀非常老，可是這十二種頭陀行啊，他都能如法修行，所以呀，他是頭陀第一，這是摩訶迦葉。

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

前邊這是大迦葉。這又有一個叫「優樓頻螺迦葉」：這個優樓頻螺，是梵語，譯成中文就叫「木瓜林」這個木瓜林，言其呀，他喜歡在這木瓜林這修道。

「伽耶迦葉」：這個伽耶迦葉啊，翻譯伽耶翻成「城」（就是一個城的城）。

「那提迦葉」：又翻譯呀，或者叫翻譯成「河」，或者翻譯成「江」。

他們兄弟三位呀，以前都是外道的。什麼外道呢？事火外道。他們以這個火，認為最神聖，認為這個火呀，是萬物的之母，所以呀，他們就專門恭敬火，向火啊，叩頭、頂禮呀，啊，來拜這火，這叫事火外道。啊，你說愚癡不愚癡，這火，你拜它又有什麼用呢？但是沒有用，他可就要拜它。

佛呀，最初化這個，教化眾生，先呢，度這五比丘。度完了五比丘，一看，我現在應該度誰去呢？一看這個摩竭提國，摩竭提國這個三迦葉，機緣成熟了，應該呀，去度他們三個人去。於是乎啊，他就走到這個優羅頻螺迦葉這個地方去。

去做什麼呢？你度人，不能說到這個地方就說，啊！我來度你來了，你信不信啊？不能這樣講，就佛呀，也有方便權巧的方法。佛到這了，說，哦！現在天黑了，我不能走了，我想在你這借一宿住，可不可以呀？

這個老迦葉那時候已經都一百六十歲了；啊！這個人怎麼與眾不同？哦！是有點來歷的這個人！啊，想要看看這個人究竟是怎麼個來歷，怎麼個因緣，就找不出來，看不出來？啊，看這個人是普通人一樣；但是又知道這個人是個特別人，不是普通人！

啊！奇怪！我什麼的人的因緣我都可以觀察，一看就知道，怎麼就不知道這個人了呢？啊，於是乎啊，他說，你要在這住，好，留他在這住。住吧，住到什麼地方去呢？住到這個火龍洞裏頭去。那有一個火龍啊，在那給這個優羅頻螺迦葉當護法！當護法呀，但是可非常的惡，這個火龍啊，啊！誰要到牠那地方去，那就是死的，牠就用牠火給燒死。

晚間到半夜了，這火龍出來了，看見佛在這，就用這個邪火來燒佛！啊，佛呢，就入這個**火光三昧**，在這火裏呀，也燒不著佛，佛是無論牠怎麼樣用火來給燒佛，也一點都燒不著佛。然後佛呀，就用把這個火龍啊，給收到這個鉢裏了。但是這個佛當初，我相信不會像六祖那麼樣說，你呀，只會放火，你不會到我這鉢裏來呀？不用這麼講。

那麼自自然然用法呀，就把這火龍給收到這個鉢裏來。收到鉢裏，就給這個火龍說法，這火龍啊，竟皈依佛了。然後佛呀，又用種種的神通變化，這個老迦葉一看，自己是不可能，沒有這麼大道德了，是要皈依佛了，於是乎啊，就皈依佛。他皈依佛之後了，他這五百個弟子，通通啊，他都把他，叫他們都皈依佛出家了；出家沒有好久，就證聖果了。

那麼他兩個兄弟呢，一看這個老大哥已經出家做和尚了，原來他們都是事

火外道，都是同事的，啊，現在這哥哥出家了，弟弟也要跟著出家了。啊，於是乎這個伽耶迦葉、那提迦葉，帶著五百個弟子，也都來出家了；出家之後沒有好久，就證聖果。

## Ch01-10-序品第一

**【舍利弗】**：這舍利弗啊，相信和每一個人都很熟的，每一個人呢，心裏都很記得這個舍利弗，因為他有一段呢，令人忘不了的這種的因緣。怎麼忘不了呢？舍利弗的舅舅叫摩訶拘(𑖀𑖞𑖳)締(𑖦𑖜)羅。那麼和他的，是他姊姊，和他的姊姊兩個人常常辯論；可是啊，每逢辯論呢，他這個姊姊一定要輸的，一定啊，辯論不能勝利，每一次辯論呢，都是這個摩訶拘締羅啊，勝利。

可是他這個姊姊，這個鷲子啊，他姊姊叫鷲子；懷孕了之後，啊！可就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呢？他再和他姊姊去辯論呢，每一辯論呢，這會他輸了，他姊姊勝利了。所以呀，這個拘締羅就知道了，說，喔！他姊姊這個肚子裏邊呢，一定是有一個有智慧的小孩子，在肚子裏邊呢，幫著他媽媽來辯論。啊，他的媽媽以前不是這麼聰明來著，現在這麼聰明啊，一定是有一個智子啊，在他姊姊的肚裏。

那麼這樣，他一想啊，哦！我現在要學啊，本領去了，如果不學本領，將來這個外甥出世的時候，生出來之後，我做舅舅的，這是個老前輩呀，如果被外甥給辯論輸了，這多倒架子啊！太丟人了！於是乎啊，就到南印度啊，去學法！學法，你說學的怎麼樣子？啊，白天晚間呢，都讀書學法；學的，啊！頭髮也不剃，鬍子也不剃，手指甲也不剪，手指甲長出幾吋長也不剪。

為什麼他不剪？不是故意不剪，不是說現在，像現在有某某一般青年人，也長頭髮，長鬍子，啊，也不修篇幅，但是他不讀書。他這個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因為沒有時間來修飾，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剪手指甲的這個時間都沒有！幹什麼呢？就是讀書，白天晚間都是讀書。

啊！你說，這才叫一個真正正正的讀書的人。因為讀書啊，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沒有時間去啊，剪指甲，沒有時間去剃鬍子，沒有時間去剪頭髮，沒有，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所以一般的人呢，就都稱他叫「長爪梵志」長指甲的梵志，給他起個名。那麼他學啊，把這個南印度這所有的一切醫、卜、星相，一切的辯論這一些個學問，都學熟悉了。

學熟悉了，回來，就去見他姊姊去。見他姊姊就問了，說，我這外甥哪去了？啊，他姊姊說啊，你的外甥啊，你的外甥去跟佛出家去囉！呵！他一聽說跟佛出家，就生大驕慢，哼！我的外甥八歲登座說法，就聲震五天，啊，這五印度啊，通通都轟動了，所有啊，幾百個論師啊，都被他給戰敗了，啊，八歲升座說法。這個他這麼樣聰明的小孩子，怎麼能去跟著這麼一個沙門出家呢？這可太，啊！太可惜了！

就生出一種大我慢，驕傲，生出一種驕傲心。生出一種驕傲心呢，就去見佛去，去見佛！我看看這個沙門他有什麼本事？啊，他把我這個這麼聰明一個外甥給我騙去了，啊！給他做徒弟了！

到那看見佛，啊！想盡方法，想這個來攻擊佛，沒有什麼方法？想不出來一個什麼方法？啊，讀了這麼多年書，啊，讀了十多年書，啊，指甲都不顧的剪，回來想就是預備和他這個外甥來辯論的，熟不知回來他用不著了！啊，外甥又跟佛出家了。現在見到佛也不知用什麼所學的哪一種書來和佛來辯論好？想來想去，啊，講楞嚴經的時候講過囉，他想出來一個宗了，就和佛立出一個宗。

啊，立什麼宗呢？佛就問他，你以什麼為宗啊？他說啊，我以不受為宗。



不受，你無論講什麼，我也不接受你；你說什麼，我也不理；啊！我就是不受你所說的道理，我看看你有什麼辦法？你講什麼我都不接受，以這個為宗，你講吧！

佛說，啊，好，你以不受為宗，那你還受不受這個你不受為宗這個見呢？佛這一問，把他問的，如果說受這個見嘛，這又是受了；如果說不受啊，不受這個見，根本就沒有宗了，你說，以不受為宗這個就是個見呢，啊！就是你這種知見呢！如果說「受」，自己也立不住了；說「不受」，自己更，自與相違，自己根本就沒有道理了；立出來一個，好像一棵樹啊，沒有根了；啊，如果說自己「受」他這個見，那根本就自己的，立這個宗立不住！

在沒有辯論以前呢，他和佛啊，打賭擊掌！說，我若辯論輸了，我就把頭割下來給你；你要是輸了呢，你就要把你這個徒弟，把我的外甥還給我。那麼這一回，一敗塗地，就跑了！啊！一想，自己這個頭割下來就完了嘛，這怎麼可以？於是就跑了！

跑了，跑出大約有五、六英里呀，五、六英里，自己想，欸(ㄟ)！我是個男人呢，我怎麼講了話可以不算呢？我說若如果辯論輸了，就要斬我自己

的頭，我現在跑了，怎麼可以呢？自己這麼一想，唉！回去自己把自己頭砍下來算！就又跑回。跑回幹什麼呢？就和佛要刀，說，你把你的戒刀給我，你給我一把刀；佛說，你要刀幹什麼？說，我已經和你立這個辯論呢，我已經輸了，輸了我要砍下我的頭給你！

佛說，在我佛法裏頭沒有這一種方法，你輸了就算了，啊，何必又斬頭呢？佛於是乎就給他說法，一說法，他當場就得到法眼淨，啊，就開了法眼了，法眼就開了。所以法眼一開，知道佛法是奧妙無窮的，原來我學了這麼多年外道法呀，啊！連佛這個法啊，萬分之一都不如呢！所以呀，也就跟佛出家了。不單沒有搶回去自己的外甥，哈！自己也跟著佛出家了。這是這個舍利弗的舅舅啊，有這麼一個因緣。所以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認識這個舍利弗。

舍利弗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鶩子」，又叫「珠子」，又叫「身子」，他的智慧第一，他的神通啊，也非常之大；並不是說智慧第一，神通就第二了，不是的，他神通啊，也很大的。

啊，怎麼叫鶩子？因為呀，他的母親叫鶩。他的母親怎麼叫鶩呢？他母親因為啊，那個眼睛就和那個鶩鶩(ㄉㄨㄥˋ)鳥那個眼睛啊，一樣的，生的那個

眼睛啊，非常的美麗，啊，非常好看，所以呀，就叫鷲。

又叫**珠子**，怎麼叫珠子呢？這個珠，就是啊，因為這個眼睛，像個珠似的；  
啊，所以他母親又叫珠。

那麼又叫**身子**，就是啊，由他母親身上啊，分出來的，這個生的一個兒子，  
這個子。舍利弗，這個弗啊，就是個子，啊，就是「鷲鷲之子」啊，他啊，  
智慧第一。

可是啊，有一次啊，摩訶目犍連呢，和他較量神通；怎麼較量神通呢？釋  
迦牟尼，到這個另外一個地方去說法，佛所說法呢，這一切的弟子啊，一  
定都去跟著聽法的。為什麼呢？如果不聽法，那麼**佛說過去這個法，以後  
再就不能聽了**！那時候，不像現在有個錄音機，啊，可以把它錄下來，這  
一次沒有聽，可以留著第二次慢慢聽，啊，那時候還沒有這種方法，所以  
這佛的弟子，都要去跟著聽法的。

唯獨這時候啊，舍利弗就入了定了！摩訶目犍連，一看舍利弗入定，就叫  
他，叫他，他也不出定；啊，目犍連說，你不出定嗎？好！我用神通來呀，  
使令你出定。啊，這個目犍連就用盡他所有的神通，來呀，想把這個舍利

弗啊，托起來；可是不單托不起來舍利弗啊，連舍利弗這個衣服的角啊，也不能動分毫，也動不了分毫，啊，這衣服的角都不能動。

你說這個舍利弗這個神通多大！本來目連是神通第一呀，但是他和舍利弗兩個鬥法，還鬥不過舍利弗，所以這個足見舍利弗這神通啊，更大！那麼這是舍利弗。

大目犍連、摩訶迦旃延、阿[上少下兔]樓駄、

【大目犍連】：大目犍連翻譯成中文叫這個「萊菔根」，又叫為「採菽(尸×)氏」。他的名字呢，叫「拘律陀」拘律陀，也是一個樹的名字。也和啊，這個大迦葉這種的因緣呢，相同。大迦葉，也是他父親、母親呢，求向樹去祈禱、去求，生的。目犍連呢，也是這個樣子，他父母向這個拘律樹啊，去求子生了他，所以就叫拘律，以這個樹作名字。

在這個目連呢，他的母親呢，雖然去求神，但是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不恭敬三寶，並且還譏謗三寶，說三寶如何不好，如何不可以信，破壞。所以在這個目連的母親呢，死了，就墮地獄去。

等到這個目連，證得六通的時候，得到證羅漢果；證羅漢果，他就徧觀這個世界啊，找他母親；一看，他母親呢，墮了地獄了。他因為啊，開了佛眼、法眼、慧眼呢，就得到五眼六通；看他母親在地獄裏受苦，也沒有飯吃；於是乎啊，他就托了一鉢飯，拿著一鉢飯呢，去給他母親送飯去。

到了地獄裏了，把這一鉢飯給他母親；他母親呢，在生的時候，貪心很厲害，做餓鬼呀，仍然還是這個貪心。怎麼樣呢？她用一個手啊，拿著這個鉢呀，那個手啊，用這個袖子就把這個鉢呀，來蓋上，來擋住；擋住，趕快跑，跑到那個沒有鬼呀，沒有什麼人的，沒有那一切的餓鬼地方，她拿出這個鉢裏頭的飯自己偷著吃。啊，為什麼她遮著呢？她怕這其他的餓鬼來搶。她這個吃，這個飯到到她口裏頭啊，就變成火！啊，什麼道理呢？因為啊，她的業障太重了！罪業太深了！所以呀，就是再好吃的東西，她也不能吃。

啊！目連呢，雖然神通第一，現在也沒有咒念了，也沒有啊，神通了，沒有法子？沒有法子，去找師父去囉！啊，這個徒弟所學這一些個本領，到那也都用不上了！於是乎就回去，到祇桓精舍，找釋迦牟尼佛！說，我母親墮地獄了，我給她送飯去，啊，她一吃這個飯就變成火，這怎麼辦呢？啊，求這個世尊慈悲啊！救一救我母親！

那麼釋迦牟尼佛啊，就給他出一個方法。什麼方法呢？就說啊，你母親呢，因為譏謗三寶，罪業太重了！現在呀，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呀，救得了你母親。想救你母親呢，應該在七月十五這一天，佛歡喜日，僧自恣(卍)時，在這一天呢，你呀，設盂蘭盆供，啊，盂蘭盆供啊，這是解倒懸的供。

解倒懸的供啊，你先供十方僧，在這個十方僧啊，沒有吃這個東西的時候，你自己不可自以吃的；你先要供佛、法、僧，然後啊，再可以用這個東西。這一天呢，你來供養三寶，你的母親呢，就會離苦得樂。所以呢，目連呢，就依照這個方法來呀，設這盂蘭法會，盂蘭盆供。

所以呀，在這一天呢，每一年到七月十五這一天呢，那麼每一個寺廟裏頭啊，都有這盂蘭盆法會，超度啊，過去七世的父母，和現生的父母。

有的人說啊，我父親母親還沒有死呢，那我怎麼辦呢？父親、母親沒有死，你超度啊，過去七世的父母；超度過去的父母，現在的父母也會增福延壽。所以呀，這個目連呢，他的神通第一。

那目連的這種的神通啊，也大的不得了！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呀，就到忉利天去說法，經過這須彌山，在路上啊，就遇到一條毒龍，這一條毒龍啊，就妒忌佛，啊！你這個沙門，到天上去說法，我單不叫你去！就在口裏呀，吐這個毒沙，想來呀，把佛給毒死！可是目連呢，用他的神通啊，把這個毒沙就都給變成啊，細軟的棉花了，根本就不能發生作用。

這個毒龍一看，你這個沙門有神通，把我的毒沙都給變化了，啊！於是乎牠就現大身，現了一個大身。有多大呢？牠把這個須彌山呢，蟠了三匝，牠現了一個，這個龍現了一個大身，把這個須彌山呢，繞了三轉，你看厲害不厲害！須彌山究竟有多大？哈！那須彌山，那說不出來那麼大！我們這四大部洲都在須彌山的四邊。

啊！這個時候，目連呢，也現大身，比牠的身更大！牠繞三匝，目連呢，現了一個大身，繞了九匝，繞了九轉。哈！這個毒龍一看，喔！你都比我厲害！啊，但是牠還不肯認輸。

這時候，目連呢，又變成一個小蟲，啊，變成小蟲啊，就鑽到這個毒龍的肚裏邊去，在這個牠肚裏咬牠，把這個毒龍的腸啊，給咬的非常之痛！這個毒龍一看，自己是不，沒有這麼大神通了，於是乎啊，也就皈依佛了！

所以目連的神通啊，非常之大的。

目連是哪一位呢？就是我們現在所講那個『**大願地藏王菩薩**』就是地藏王菩薩。因為啊，他看見他母親受苦了，他呀，不不忍他母親受苦，不單不忍他自己母親受苦，不忍一切眾生的母親受苦，所以呀，他發願去做地藏王，到地獄裏去啊，管地獄這個事情去。這是目連他的因緣。

### Ch01-11-序品第一

【**摩訶迦旃(出弓)延、阿[上少下兔]樓駄**】：「摩訶迦旃延」，摩訶，是大；迦旃延，這是他名字，這個名字翻譯大約是「**文飾**」。怎麼叫文飾呢？言其呀，他的文章啊，非常美麗；飾，就是一種啊，裝飾，裝飾啊，就非常美麗的一個樣子，也就是莊嚴。

這位尊者，他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名字呢？叫「**扇繩**」(扇呢，就是這一把扇子的扇；繩啊，就是這一條繩的繩)。為什麼叫這麼一個名字呢？因為啊，他父親生了他之後，就死了；死了，他母親就要改嫁；可是就因為呀，有這個文飾，有這個迦旃延，她就啊，不能隨她的願去改嫁去；好像就用一條繩啊，把她栓住了似的，這個文飾啊，就好像一條繩，把這個他的母



親就給拴住了，所以叫扇繩。

又有一個意思，有一個名字，叫「好肩」言其呀，他這個兩個肩膀啊，非常好看的，這位尊者，就叫好肩。

又有一個名字呢，就叫「思勝」(思啊，就思想的思；勝啊，就勝利的勝)。言其他的思想啊，非常勝利，勝過一切；一切人的思想啊，也都沒有他這個思想來的這麼殊勝。這是這些個名字意思。

那麼這一位尊者呀，他呢，善能說法，所以呀，他是論議第一。你無論講什麼道理，你對他一講啊，啊！他就有很多道理講出來。有一次，這一位尊者，就遇到一個斷見的外道。這個斷見的外道啊，他專門什麼事情啊，講「斷」，斷了，沒有了。

他說啊，你佛教裡頭說，「人死還有來世！」我這個道，就不講這個，講人死啊，沒有來世。我有一個證明講給你聽，什麼證明呢？他說啊，人死了，你說他有來世，又去受苦去。但是啊，我所知道的，這個死的人，沒有一個人再回來了，再回來說一說他受的什麼苦？沒有看見過？那麼這怎麼能就會有來世呢？是沒有啊！沒有來世啊！人死如燈滅，就像那個燈滅

了是沒有來世的。

這位尊者怎麼樣答覆他？說，哦！你說他不回來。好像那個犯罪的人，被人把他抓去了，抓去判了罪，圈到這個監獄裏去，把他關到這個監獄裡頭，他還可以回家去嗎？

啊，這個外道一聽，哦！那你說這個人死了，就好像犯罪圈到監獄裡他不得自由，不能回來了；可是人生到天上去，我也沒有看見呢，哪一個生到天上的人再回來呀，告訴你說是我生了天了！這又怎麼樣講呢？到地獄裡他不自由，不能回來；到天上去是自由的，他應該回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啊！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啊！怎麼生到天上去，也沒有看見哪一個人回來過啊？問這個迦旃延尊者。

迦旃延尊者怎麼樣講啊？啊，說，哦！你講的很有道理，可是啊，你要知道，這個生到天上去的人呢，就好像啊，這個人從這個廁所裏頭啊，爬出來，用清水把他洗乾淨了，他還會不會再跑到廁所裏邊去，滾上一身住故糞呢？啊，這個外道沒有什麼話講了。

迦旃延又說，說，還有一個比方，還有一個道理，天上啊，一晝夜，就是

我們人間的一百年，這是**忉利天**；他到天上啊，兩三天的功夫，就是我們人間兩三百年，你想一想他生到天上去的人，是不是要安排安排他的事情呢？啊，要佈置一切呢？等到他休息一個時期，休息想要回來了；可是那個時候你已經死囉！啊，他一日夜，就是人間一百年，他過三五天的時間，就是人間幾百年了；那時候你死，骨頭都爛了，你還能知道他回來嗎？外道一聽，也沒有話講了。

所以呀，這個迦旃延，他論議第一，在十大弟子啊，各有所長的，他所長的就是論議，就專門能辯論道理。你有什麼道理你想問他，那他就說，啊，所說的這種議論呢，是滔滔不斷，津津有味的，這是迦旃延。

「阿[上少下兔]樓駄」，這阿[上少下兔]樓駄不知道你們各位認識他，不認識他？或者這個音呢，稍微差一點，人呢，就覺得陌生了。我若是把他以前你們所知道的名字講出來，我相信你們就都認識他，喔！原來是他呀。那麼究竟是誰呢？就是那一位，哪一位呢？那個**無貧尊者**。那個無貧尊者，又叫**阿那律**，阿那律。那麼現在叫阿[上少下兔]樓駄，也就是那個阿那律的一個音呢，大同小異。

這一位尊者，講了很多次了。啊，他怎麼叫無貧呢？因為他在無量劫以前

呢，曾經啊，供養過一個辟支佛！那麼他供養辟支佛的時候啊，他並不知道這個是辟支佛？不過他就看他啊，去化緣，托鉢乞食啊，沒有乞到他所願意得的這個飲食。這個時候啊，這個辟支佛他的願力，是七天下一次山，下一次山，就啊，化七個門口緣；如果在這七個門口，沒有人布施給他飯，他就啊，不再化緣。

本來呀，在七天以前，他已經就沒有得到這個飲食；那麼這一次又下山，化了七家，七個門口，也沒有人布施給他，於是乎啊，這個辟支佛就托著空鉢回來。托著空鉢回來已經一個禮拜沒有吃東西了，這回呀，又沒有化著飲食，又要餓一個禮拜，又要餓七天。那麼這個阿[上少下兔]樓馱在這個時候啊，他知道這個情形啊，他就很悲痛，很同情啊，這個出家人，這個老比丘。

他說，啊！你這化緣，為什麼化不到緣呢，那個時候？因為那時候，那個時候不好，啊，鬧災荒，飢荒，就是啊，沒有飯吃。每一個家庭啊，自己生活尚且都發生問題，怎麼有餘糧來布施給這個出家人呢？沒有。所以因為這個，這個辟支佛就托空鉢。

這個阿那律尊者當時啊，他是一個種田的田夫，耕田的。耕田的，也是一

個非常窮的人，既然要用勞力來換取呀，這個生活的安定；但是所吃的呢，也都是最便宜的那個米。是什麼米呢？叫稗(ㄅㄞˋ)籽米。這個稗籽米呀，就是在穀子裏邊呢，在那穀裏邊呢，生出來那個，那種草結的這個籽。這種米呢，是最便宜的，最不值錢的。那麼他天天呢，做工，就吃這個東西。

一早起帶著這個午中的飯呢，吃完了，晚間就回家。可是這一天午中，他看見這個老比丘沒有化到緣，他就生了一種同情的心，說，唉！你這個出家修道的人，遇到這個飢荒的年景都沒有飯吃了，啊！太可憐了！你嫌不嫌我所吃的這個稗籽米的飯呢？如果你若不嫌棄的話，我可以呀，送給你吃。

這個辟支佛啊，啊！說，那你肯布施給我這真好了！好了，我就接受你這供養囉！那麼你自己吃什麼呢？這個阿[上少下兔]樓馱說，哦！我自己呀，我自己可以呀，不吃，這一天，那麼不要緊的。於是乎這個辟支佛就把他這個稗籽米飯吃完了。

吃完了，你說啊，怎麼樣呢？這個辟支佛就顯了神通，顯了神通，就現出十八變。這十八變呢，啊，羅漢有十八變，辟支佛也有十八變；前幾天我不講那個，有一個身上出水，身下就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又出火，躡身

虛空，他有十八種的變化。總而言之這個變化，都是你普通人呢，認為是特別奇怪的。那麼現了十八變，就說啊，我受你的供養，你以後啊，生生世世啊，都不會再窮了！說完，這個老比丘走了。

走了，他又在這耕田呢，耕田，在這個田裡邊，就跑出一個兔子來，跑出一個兔子。這個兔子啊，很奇怪的，怎麼樣呢？就圍著他呀，就像那個狗啊，和貓啊，啊，和人呢，開玩笑一樣；就蹦蹦跳跳，跳跳鑽鑽的，在他前後左右同他開玩笑！啊，他說，我這沒有時間，我這做工呢，你不要來搗亂我；這個兔子，啊，一跳，就跳到他肩膀上去。

啊，跳到他肩膀上去，想去擺脫這個兔子，但是怎麼樣也擺脫不下去了，好像啊，就在他肩膀生了根似的。他就一邊做工啊，一邊就生一種恐懼心，哦！這兔子在我脊背上，在後背上，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呀？但是等到晚間，他就回家了。

回家把這個，叫他一個大約雖然他窮啊，都有個太太；就叫他太太把這個兔子給他在後背上啊，拿下來。他太太一拿下來怎麼樣啊？啊！本來是個活兔子來著，現在變成一個死的；不但是死的，又是一個金的兔子！那麼金的兔子，他就把這個兔子前腿給剝下來去賣了，賣了很多錢；但是這個

腿又長出來；後腿給剁下來，拿到市上去賣去，後腿又長出來。

於是乎啊，從此之後他就發達了，就不知道有多少錢？因為他這有一個金兔子啊，隨時斬去牠的腿，隨時就生出來，啊，就這麼奇怪！不單這一生啊，他啊，成了一個財主，乃至於啊，到九十一劫，他都啊，富貴而不貧窮。所以呀，那麼他啊，供養這個辟支佛，並不知道這是個辟支佛？不過供完了之後，這個辟支佛給他迴向，他啊，自己就得到這種不貧的果報，這是啊，這阿[上少下兔]樓駄。

阿[上少下兔]樓駄啊，他是佛的一個弟弟，那麼最歡喜什麼樣呢？他最歡喜睡覺的。每逢佛一說法，講經說法的時候啊，他趴在桌上就睡著了；一睡著了，就鼻息如雷，啊，打呼，打的很大聲。

所以佛呀，就責怪他，就說，說，咄咄胡為寐，咄咄啊，就是責怪之辭。說，喂！喂！你為什麼這樣呢？睡覺啊，胡為寐。螺螄蛤蚌類，說你呀，好像那個螺螄蛤蚌類，就像那蛤蚌似的，在那個水裡頭啊，啊，一睡一千年，你一睡呀，就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你呀，聽不見呢，佛的這個名字。

他被佛這樣呵斥之後啊，他就發奮。發奮怎麼樣？發奮，永遠都不睡覺！  
啊，從此之後他就不睡覺。可是他這個不睡覺啊，是真正發心想要學習佛法，七天七夜沒有睡覺。你說怎麼樣啊？啊！把眼睛就瞎了，因為沒有睡覺把眼睛就瞎了。

瞎了，釋迦牟尼佛一看，這個小弟弟，太可憐了！啊，因為精進研究佛法，把眼睛都瞎了。於是乎啊，就教他啊，這個「**金剛照明三昧！**」教修這個金剛照明三昧。那麼他就依法修行啊，依法一修行，就得了天眼通。不單得了天眼通，得了**半頭天眼**呢！啊，他這個頭上啊，半頭都是天眼，半頭天眼。

所以他觀呢，三千大千世界呀，就像觀手上這個一個菴摩羅果一樣，就像一個在掌上放一個蘋果，這麼樣看的這麼清楚，看三千大千世界。這是啊，所以阿那律尊者呢，他的天眼第一，他的第一，就是天眼第一。

## Ch01-12-序品第一

劫寶那、



這個【劫竇那】啊：他父親、母親，活到四、五十歲呀，沒有兒子；沒有兒子啊，就走到一個廟裏邊呢，向這個二十八宿，這個星辰，去祈禱。向哪一顆星星呢？就向房日兔，這個角、亢、氐、房、心、尾、箕，這房日兔，啊！來求兒子。那麼一求，果然就靈了，就有感應了，就生了一個兒子。生了一個兒子，所以就叫「房宿」劫竇那，就叫房宿(房，就是一間房子這房；宿呀，就住宿的宿)。

這是啊，二十八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昴、畢、觜、參；

井、鬼、柳、星、張、翼、軫。

在暑假的時候我已經講過，這個果寧啊，並且已經把它寫的很清楚，寫給每一個人。

那麼這個劫竇那呢，就是這個第四的星宿，叫房日兔，向這個四星宿來祈禱它生的，所以叫啊，劫竇那。

啊，劫寶那，以後呢，就是這個誰，【**憍梵波提**】：這憍梵波提，在楞嚴經上也講過，啊，楞嚴經上講過。是哪一位啊？就是那個總歡喜學牛吃草的那個樣子，那個**牛伺尊者**，又叫牛王，啊，又叫牛王。他呢，啊！很奇怪，怎麼奇怪呢？他吃完了飯呢，他那個嘴裏總像牛啊，嚼草那麼樣子；啊，牛啊，吃完了東西，牠就趴那睡覺；但是牠睡覺的時候啊，牠那嘴裏總嚼那個草，總嚼草，總那麼嚼，有一種動靜，有一種響。

這個尊者呢，就有這麼一種習慣，這麼一種習慣，啊，吃完了東西呀，他那個嘴裏就像那個牛啊，嚼那個草似的，總有這麼一個動作。因為他有這種的習氣呀，所以釋迦牟尼佛啊，就怕人看見他，來譏謗他；譏謗他，就會墮落，所以呀，就叫他住到天上去，受天人的供養。

他為什麼有這種習氣呢？這就因為啊，是他惡口的果報。怎麼樣惡口呢？在過去無量劫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是遇到一個辟支佛。這個辟支佛老的牙都掉了，啊！很老很老，一吃東西呀，就要慢慢，慢慢嚼，慢慢，慢慢嚼。他就說，嘿！你這個老和尚啊，你吃飯好像那個牛吃草一樣！啊，就說這麼一句話。這個辟支佛就，說，你呀，你這麼譏謗我，將來你是不得了的！你趕快要懺悔呀，我懺悔，我懺悔什麼？啊，我怎麼樣都不會像

你這麼樣子，他做小沙彌的時候，就這樣來輕慢這個老和尚。

因為這樣來譏謗老和尚，說老和尚好像吃飯像牛吃草似的；於是乎他就啊，轉生做了五百世牛。做了五百世牛，以後又做人了，所以這個牛的習氣呀，總也不脫離他的這個形像；所以他一吃完東西，總像好像做牛吃草那個樣子。因為他就過去呀，譏謗辟支佛，所以他現在受這種果報。由這個看來呀，我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啊，不是隨便可以呀，譏謗人呢，破壞人的，必須要自己檢點自己的。

離婆多、畢陵伽婆蹉(ぢメヒ)、

這個【離婆多】：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就叫「星宿」(星，就是天上的星星的星；宿，也就是住宿的那個宿)。他啊，也是他父母向那個星宿啊，來求兒子，就得兒子，所以呀，就叫這麼一個名字。

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叫「假和合」(假，就真假的假，和合，假和合，不是真的)。怎麼叫假和合呢？因為這一位尊者，他有一次啊，就在一個空的亭子裡住宿，他也是很窮的，沒有房子住；就住到一個亭子裡邊呢，睡覺。這睡覺啊，你說怎麼樣啊，啊，晚間就來了鬼囉！真來了鬼了！一個

大鬼，一個小鬼。這大鬼呀，就有兩丈多高；這個小鬼呢，就有兩尺多高；  
一大一小！

這兩個鬼見到他，就問他，說你，我們兩個一定都要吃你，你是給我們哪  
一個吃？是給大鬼吃？是給小鬼吃？這兩個鬼呀，抬著一個死屍，就問這  
個離婆多，說，你說我們兩個人吃這個死屍好啊，是不吃死屍好？意思問，  
他若說吃死屍好，這兩個鬼就要這樣說，啊！你說我們吃死屍好，這你是  
啊，叫我們吃死屍，我們單不吃死屍，我們要吃你！意思問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不要吃死屍，那麼說吃死屍，不吃死屍好，他們兩個鬼，一個大、  
一個小沒有東西吃，啊，還是要吃他。所以無論他怎麼樣說，自己呀，要  
被這兩個鬼吃了。啊，他在這個時候啊，也不說吃好，也不說不吃好，不  
答覆他們這個問題。

不答覆這個問題，這個大鬼呀，就把這死屍的兩條腿都給吃了。這小鬼呀，  
就把這個離婆多的兩條腿呀，給用力一攙，攙下來，又把這個死屍啊，這  
兩條腿給補上。那麼又吃兩個胳膊，胳膊給吃了，小鬼也把他這個兩個胳  
膊給拉下來，把這個死屍這個補到這個死屍身上。

啊，這個大鬼把死屍給吃完了，小鬼把他這身體也都給撕開了，又把這個死屍給補起來。補起來了，他自己現在究竟，啊！我現在沒有身體了，我身體被小鬼給我都扯了補到這個死屍的屍體上了，我現在沒有身體了？

自己第二天就各處啊，走；走，見到一個人就問，問人，喂！喂！你看看我有沒有身體呀？這個人看，有沒有身體？也不知道他是說什麼？哎，明明你有身體，怎麼要看看你有沒有身體了？啊，碰到一個人他就這麼問，碰到一個人就這麼問，說你，喂！你看看我到底有沒有身體了？我這個身體自己不知道有沒有，就問人，見著一個人，問一個人，見著一個人，問一個人，把同街的人都問，人人也都不敢接近他！

不知道他這個這種的遭遇，這種的情形啊，誰也不明白？都以為他是個瘋子，啊，以為他是一個發狂的人，所以也沒有人理他。啊，這一天他又碰到一幫和尚，就問，喂！你們看我有沒有身體呀？這幫和尚一看，和尚裡邊就有證果羅漢，喔！這個人可以度他出家呀！

於是乎就說，人這個身體本來是假的，不是你自己的；你若修行證果，那得到自性的光明啊，那才是真的呢！你這個身體有沒有，有什麼關係呢？這麼一說，那我就跟你出家囉！於是乎就跟出家，就開悟了。開悟，因為

他被這個鬼吃過，看見，但是是假的，所以叫假和合，這是啊，這個離婆多的名字。

**【畢陵伽婆蹉】**：這個尊者的名字呢，翻譯就叫「餘習」餘習呢，就是他在多生多劫這個習氣呀，總沒有去盡，所以呀，就叫餘習。

這個有一次，他因為啊，過河，他證得羅漢果，證得羅漢果呀，他有神通啊，過這河呀，他就叫這河神，給他停止這個流水。這個河神，是個女的河神；他就啊，說啊，小婢住流！小婢，就是一個工人，這個奴婢的意思。他呢，這樣講，這河神呢，因為他是一個證果阿羅漢呢，也就不敢不聽他的招呼；但是心裏呀，可是敢怒不敢言，心裏很不滿意的。不是一次了，是過很多次。

是過很多次啊，這個河神呢，就去到佛那去抗議，就到佛那去告訴佛。說，你這個弟子，有一個叫畢陵伽婆蹉的，他，啊！一點也不尊重我，他一到我那個，河那個地方，他就說，叫小婢住流！這個講話太沒有禮貌了，對人太不客氣了！

啊，佛說，好，等他回來，我叫他向妳道歉，向你來認錯。這個畢陵伽婆

蹉回來了，釋迦牟尼佛說，你去過這恆河的時候，你為什麼叫這個河神叫小婢住流呢？你不應該這麼樣講啊！你趕快向她去道歉，是說一說好話，認認錯！

畢陵伽婆蹉到那地方給合起掌來，對著河這個神呢，就笑嘻嘻的就說，啊！小婢莫怪！小婢莫瞋！啊，本來他因為他叫她小婢，她不願意了，佛叫他去給道歉去，他還叫她小婢，說小婢莫瞋！這個河神呢，啊，說，就同佛講，說，你看，你現在當著佛面前，他都這麼樣來叫我！

佛說，唉！妳不知道啊？妳和這個畢陵伽婆蹉，在五百年以前呢，妳就是給他當做工人的，他叫妳呀，叫小婢叫慣了，所以現在你雖然做河神呢，他這個習氣還沒有改；因為你們這種關係呀，有主僕的關係，所以現在他還叫妳叫小婢！啊，這河神，一聽佛這樣一講，也就沒有法子。啊，這是啊，他的習氣呀，使然，因為在多生多劫，習氣呀，習慣了，所以叫餘習。

薄拘羅、摩訶拘絺羅、

這個【薄拘羅】：那個有五種不死那個人。那麼這個五種不死啊，就是說的薄拘羅。這個尊者呀，在過去無量劫以前呢，他專門呢，修什麼呢？專

門修這個不殺戒，戒這個殺，戒殺生。他這種啊，戒殺生啊，不是像我們普通人說是啊，不殺生的。他連這個殺生的念也不起，這個心也都不動，不起這個殺念，不起殺心。不單外邊戒這個殺，啊，裏邊呢，戒的清清淨淨的，就戒這個殺，無論是什麼眾生他都不殺的。

啊，他因為持這個不殺戒呀，就感應啊，有五不死報，五種不死。什麼叫「五不死報」呢？因為啊，他一生出的時候啊，他就會說話，就嘻皮笑臉的，嘻笑顏開的，啊！就會講話，就會叫媽媽，又會叫爸爸，啊，就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他媽媽一看，豈有此理呢！一生小孩子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一生出來就這麼樣子會講話，又這麼好玩的，這一定是妖怪！這一定是個怪物！

於是乎啊，你說怎麼樣啊？這個他的媽媽大約心也很狠的，啊，不太慈悲！於是乎就把他放到那個炒菜的那個鍋上啊，用底下燒上火煎上他，哈！放到鍋裡來煎他，但是煎他也煎不死，好像沒有這麼回事似的，他坐到那火，那個燒紅的那個炒菜的鍋裏頭，也沒有那麼回事，還是啊，很好玩的。

他媽媽說，好，你不怕火嘛，那你一定怕水的；於是乎又用了一大鍋水呀，把他放那水裏頭就煮，像煮肉那麼煮，啊！水都煲滾了，滾了有幾百滾呢，也燙不死他。這燙不死，用熱水燒燒不死他，就把他整個的放到水裡，用



水來淹死他，但是水淹也淹不死，你說奇怪不奇怪？水也淹不死！

水淹不死，他應該放到海裡頭這個水淹不死他，就被魚給吃了，啊，這個小孩子被魚給吞到肚裏去。這個魚雖然吞到肚裏也沒有咬死他，也沒有咬死他。那麼偏偏有也就很巧的，很奇怪的，這個魚被打魚的漁翁給打到岸上來了，用這個刀把牠肚子給割開了，也沒有割死這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又從魚肚子裏又生出來了，所以五種不死。

啊，用火煎他也不死，啊，用熱水煮他也不死，放到水裡也淹不死，被這個大魚給吃到肚子裏去也咬不死，這個魚肚又被人給剖開，用刀剖開，也沒有把他殺死，所以這五不死報，得到五不死報，薄拘羅。

為什麼得到五不死報？就因為他不殺生，持不殺生戒，所以就有這種感應。這是這個薄拘羅。

今天呢，講【**摩訶拘絺羅**】：這個摩訶拘絺羅，它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叫「**大膝**」(膝，就是啊，這個膝蓋的膝)言其呀，他這個膝蓋很大。這個人呢，就是舍利弗的舅父，他和佛啊，打賭擊掌啊，來輸他這個頭的那個人。他呢，就是辯才無礙，也很會說。

這個薄拘羅啊，他的翻譯的梵語也是薄拘羅，翻譯成中文呢，就叫「善容」(善，就是善惡的這個善；容，就是容貌的容)。言其呀，他的相貌非常好，儀容第一，他啊，相貌看的很端嚴的。

那麼這個摩訶拘絺羅，和這個薄拘羅，啊，都是佛的常隨眾。在這啊，又這個做影響眾，又做常隨眾。

## Ch01-13-序品第一

難陀、

這個【難陀】呀：這個難陀，有阿難陀，有孫陀羅難陀，這三個。這個難陀呢，據說這是放牛，放牛難陀。小的時候啊，歡喜放牛。難陀，翻譯成中文呢，叫「善歡喜」啊，他很高興，歡喜，這是一個難陀。

跟這個【孫陀羅難陀】：孫陀羅，是啊，這個難陀他太太的名字。她這個名字呢，翻譯成中文叫什麼呢？叫「好愛」(好啊，就是很好的那個好；愛呀，啊，就是我愛你你愛我那個愛)。這麼樣子啊，她所愛的愛的哪一個呢？愛著這個難陀。

又翻譯叫啊，「端正」言其呀，她相貌非常美麗，這孫陀羅啊，相貌非常美麗，長的可以說是印度國裏邊的一個最美麗的一個女人。所以呀，這個孫陀羅，難陀就被她迷住了。孫陀羅，難陀啊，最愛的他這個太太。啊，為什麼愛呢？因為她生的最美麗，最美貌。所以呀，行住坐臥，寸步不離，如膠似漆，啊，粘到一起了，粘到一塊。好像那個膠，膠到一起似的。啊，行住坐臥都在一起的。現在的這個話，講說出雙入對。

那麼釋迦牟尼佛呀，要度他這個弟弟出家；這個難陀，是佛親兄弟，親兄弟，是個親弟，同父同弟弟。啊，他看他的因緣呢，成熟了，就叫他出家。他就捨不得他這個老婆，捨不得太太，他就不出家。不出家，佛啊，就設一個方便法門。啊，選擇一天呢，這個孫陀羅、難陀夫婦倆個正吃飯的時候，佛來了，佛到王宮裡呀，要化齋來，乞食；其實這個難陀，看見他哥哥來了，化緣，一定要給添鉢，就用這個飯，菜呀，布施給佛。

佛說，你給我送到，去送到祇桓精舍去，他說，那怎麼可以呀，孫陀羅在家裡呢，我怎麼可以去呀？但是不可以，這佛說了，他又不肯違背哥哥的命令！於是乎啊，就問孫陀羅，說，佛叫我給送到祇桓精舍去把這個飯，可以不可以呀？孫陀羅說，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吐到地下一口啊，這個吐

沫，吐沫吐到地下，你要在這個吐沫沒有乾以前就回來；如果等我這口吐沫乾了，那你回來就不要進門來，我就不准你進門來。那麼孫陀羅難陀說，就答應她了，說：好！我送到祇桓精舍去啊，大約回來，來回也不需要多少時間，大約你這口吐沫，還不會乾的。於是乎就放心去到祇桓精舍了。

你說到了祇桓精舍怎麼樣啊？佛就不准他回來了，就叫他出家，硬給剃頭，哈！就把頭給剃了。剃了，這孫陀羅難陀，一天到晚找機會想要偷著跑回來，啊，一天到晚想偷著跑回來。啊，為什麼要跑回？就捨不得這個孫陀羅。

啊，有一天呢，這個所有的比丘都到街上去化緣去了，釋迦牟尼佛就吩咐這個孫陀羅難陀，說，你今天呢，要看門口的，你哪會也不可以去！你在這個精舍裡邊呢，要打掃地方，把地方啊，都收拾乾淨了它，我們去化齋呀，回來給你吃。孫陀羅難陀高興的不得了，哈！這回你們可都走了，我有機會逃跑了，啊，等一等啊，哎，我就一定跑了！於是乎啊，這人都走了，他就在家裡收拾地方；等著預備把這個講堂打掃乾淨了，窗門抹好了，然後就預備逃跑的。

你說也奇怪？他把這個地方掃乾淨了，那個地方又有塵土了；把那個地方

掃乾淨了，這個地方又有風刮的又來，又不乾淨了，他掃了這個是一上午啊，掃來掃去累出一身汗呢，也這個地也掃不乾淨；啊，甚至於關上這個窗門，啊，那個窗又開了；啊，那個窗關上，那個窗又開了，總有很多麻煩。所以呀，這一上午啊，也沒有跑，沒有做完這工作。

他一看時間不早了，現在應該要跑了；如果現在不跑的話，哦！那沒有機會跑了！於是乎啊，就從祇桓精舍跑出來往皇宮裡跑。跑，他就想，哦！不要碰到佛啊，碰到佛又跑不了了！啊，他一想，佛都是走大路的，他不走小路；今天我走小路，從小路上逃回去王舍城，跑回皇宮去。孰不知，他走這個小路，正這個佛也從小路回來了，就看見他；看見他，有一棵大樹他就隱到一棵大樹後邊，躲著不叫佛看見；啊！他往這邊躲，佛就往這邊走；往那邊躲，佛就往那邊走；完了，佛看見，就問他，說，你幹什麼？他說，哦，我等佛，你總也不回來，總也不回來，我現在來迎接你，啊！我來迎接佛回祇桓精舍，佛說，好，那好了，跟著我一起回去了。

本來要跑，這回又沒有法子跑了，又跟著佛回來。跟著佛回來了，吃過飯了，佛說，你願不願意出去各處去看一看啊？我帶你出去玩一玩啊！孫陀羅難陀心裏想，我哪有心情出去玩呢？我一天到晚要跑，要回家，我怎麼有這麼個閒心各處去玩去呢？不過佛叫到了，他是弟弟，佛是哥哥，也不

敢抗違，不敢違他的命令，於是乎就勉強跟著佛啊，走。

走，走到了一個山上，見著很多這個馬猴子，很多猴子，佛就問，說是，你來比較一下，是孫陀羅美麗呀，是這些個猴子美麗呢？難陀，當然是孫陀羅美麗了，這猴子怎麼能可以比孫陀羅呢？啊！那簡直你不等於侮辱孫陀羅一樣嗎？這個猴子長的這麼醜怪，怎麼可以比得了孫陀羅呢！佛說，哦，你真很聰明，你知道哪個是好，哪個是不好。好，回去了，就帶他回來。

他更想孫陀羅想的厲害！又過了幾天，想要跑，也沒有機會。佛說，咦！你，我看你這麼悶悶不樂的，天天也不知道你想什麼？啊，我帶你到天上去看看去，孫陀羅，天上？天上又什麼樣子？好了，跟著佛去到天上。到天上一看，天宮啊，啊！可太美麗了，太好了！又看見呢，有一個天宮裡邊呢，有很多的天女，這些個天女，哦！那可美麗的不得了！

佛又問他，說是，你說是這個天女美麗呀？還是孫陀羅美麗呢？孫陀羅難陀說，當然這天女美麗了嘛！這個天女，孫陀羅比較天女，那就等於這個馬猴子比孫陀羅一樣的，啊，孫陀羅又變成馬猴子了，變成猴子，啊，這個孫陀羅怎麼可以和天女來比呢？

佛說，喔！那麼他看這個天女這麼美麗，於是乎佛在前面走，他後邊偷偷的問這個天女，說，你們這，誰是天主，天主啊，誰是你們的主人啊？這個天女說，喔，我們的主人呢，是佛的弟弟，叫孫陀羅難陀，他現在跟著佛出家了，出家修啊，他將來等到這一生啊，完了之後，就生到我們這個天堂來，我們這一些個天女呀，都是陪伴孫陀羅難陀的。

孫陀羅難陀這回高興，啊！有這麼多的美女，天上的美女來陪伴自己，啊，這一定要發心修行，這回把孫陀羅也忘了，也不想孫陀羅了，只想這一些個天女了。於是回去就用功修行，求著生天。

啊！用功修行，修的很多時候，佛一看他，哦！現在不想孫陀羅了，就罣著想天女了。好，叫你看一看這個奇怪的事情。有一天，又說，孫陀羅難陀，你天上去過了，地獄你沒有去過，我帶你到地獄去看一看好不好？孫陀羅難陀一聽說地獄，到地獄去看去，他知道地獄是，平時佛常常講地獄是不好的地方啊，他知道是很不好的，地獄有什麼好看的？佛說，你去看一看，參觀參觀，你沒有見過，那麼他就跟著佛到地獄去了。

到地獄各處看這個刀山、劍樹、油鍋、火湯，各處什麼地獄都看見。看，

那麼但是看見有一個地獄呀，有一鍋油，這一鍋油啊，很滿的，有兩個鬼，在這地方看著這個油鍋；這油鍋底下的火呀，又好像著著，又要滅，又要熄滅的樣子。兩個鬼呀，一個人就在那個地方坐著沖盹，打瞌睡，就坐著那個地方要睡著了的樣子；那一個鬼呀，啊，簡直就躺那地方睡覺，這兩個鬼真是懶鬼！啊，這個燒油鍋，都不把它燒滾了，就光想睡覺！

啊，於是他就問，問這個鬼，問這個要睡著這鬼，說，哦！鬼大哥，你這做這個工作，有人管著你，沒有人管著你呀？怎麼你這麼自由啊，在這就睡覺都可以呢？這個鬼，打了一個哈欠，啊，啊！打了一個哈欠，揉揉眼睛，說，你說什麼？啊，他說，我問你在這個地方做工，怎麼不好好做盡睡覺呢？你燒這個油鍋，你把它燒滾了才對的！

唉，這個鬼說，你知道什麼？我們這個受罪這個人呢，將來來的時候還很遠呢！啊，他說，怎麼很遠呢？他說，因為呀，佛有一個弟弟，叫孫陀羅難陀，他現在已經出家了，跟著佛出家，他修天福，將來生天；等天福享盡的時候啊，他有五衰現相，等這五衰現相之後，他就要墮落，墮落就下地獄，下地獄就到這個油鍋啊，因為他不正經修道啊，所以就要到這個油鍋裡呀，來，用油鍋炸他。距現在呀，還有幾百年的時間呢，所以我們現在何必這麼忙把這個油鍋燒滾了它，啊，所以我們這個工作很清閒的，天



天都可以睡覺的。

孫陀羅難陀一聽，這時候，哦！周身都飆冷汗，周身都出汗，嚇的，哦！  
這個油鍋原來就是給我預備的，這怎麼辦？於是佛就把他帶回來，帶回來  
佛就給他說啊，這個生天，是苦、空、無常、無我這種法門。那麼他才修  
這個佛法，證阿羅漢果。

這是啊，孫陀羅難陀，因為他最愛惜他這個太太；可是見著比他太太更美  
麗的女人呢，他就又不愛他太太。那麼知道地獄的苦，他就發心修道了；  
如果不知道地獄的苦，他就不會發心了。所以這個難陀呢，也叫這歡喜，  
和前面那個難陀一樣的解法。不過這個難陀，是孫陀羅的，孫陀羅的難陀，  
以他太太來作名字。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阿難、羅睺羅，

【富樓那】：翻譯叫「滿」是他父親的名字。【彌多羅尼子】：彌多羅尼，  
是他母親的名字，叫「慈」，叫慈女。這個是滿慈的一個兒子。滿慈啊，  
的兒子，他呢，在佛的弟子裏邊，他是說法第一的，富樓那，說法第一，  
他善能說法。這個他在降生的時候啊，天上啊，好像下雨似的，這個珠寶

啊，下到他家裡，所以呀，這是很吉祥的，這是這滿慈子。

**【須菩提】**：這個須菩提，講金剛經已經講了很詳細了。他為什麼叫須菩提呢？就因為他啊，一出生的時候啊，家裡空了，所以叫「空生。」什麼空了？所有的珠寶都空了，叫空生。他的父親呢，去找一個算卦的先生來占算，算了「既善且吉」說是啊，非常的吉祥，所以又名「善吉。」過了七天之後，他家裡的珠寶又都現出來，所以又叫「善現」這個須菩提。

**【阿難】**：這阿難呢，就是佛這個侍者呀，結集經藏這個阿難，他叫「慶喜」啊，因為佛成佛的日子，他出生，所以他父親呢，很高興的，所以叫慶喜，全國啊，都慶賀佛成佛，叫慶喜。

**【羅睺羅】**：這羅睺羅啊，是佛的兒子。佛啊，你們各位有沒有知道佛有幾個太太？有幾個？三個，他說，他這個說的對了，佛有三個太太。大的太太，叫「俱依」第二個，叫耶輸，就是「耶輸陀羅」第三個，叫「鹿野」(就是這個鹿野園那個鹿野)。

這個羅睺羅呢，是第二個太太生的。生，佛這第二個太太生這個兒子啊，哦！惹起很大的是非，很大的麻煩。怎麼樣呢？因為佛已經出家了，他

這個太太呢，肚子大了，所以一般的釋種啊，一般的這個釋迦牟尼佛的眷屬啊，他的家裡的人呢，就非常的惱怒，說，這個女人呢，一定是不守規矩！要不然的時候佛已經出家了，她怎麼會有，這六年生小孩子呢？

因為這個羅睺羅呀，在他母親肚裏頭啊，住了六年；住了六年，那麼佛不在家，這沒有這個理由說是隔了六年有小孩子？所以這釋種啊，就非常的惱怒了，又要治她罪，又要殺這個耶輸陀羅，又要殺。

所以這時候啊，這個惡聲啊，載路，就是通街，通巷什麼人都知道了，知道這件事了；說是佛的太太，佛不在家六年，這個佛的太太有小孩子，生了小孩子。那麼這宮人呢，向佛的父王來保證，說她沒有做過什麼錯事啊！這個小孩子的確是釋迦牟尼佛的，那麼也沒有人相信？世界沒有這種道理。

那麼不得已，這個耶輸陀羅啊，就發了願，發願呢，說，我呀，如果是不守規矩的話，我今天呢，我要跳到火坑裡呀，我啊，和我這個兒子一起都被火燒死；如果我若沒有做錯事的話，這個天神呢，應該擁護我，啊，我跳到火裡也燒不死的。

於是乎就造一個很大的火坑，裏邊放了很多柴，那麼點起來；點起來，這個耶輸陀羅抱著這個羅睺羅啊，就跳到這火坑裡！跳到這火坑裡了，奇怪的事情也就發現了，這火坑雖然是火，即刻就變成水了，啊，火坑變成池了，變成水池子。在這個水池裏頭啊，就生出蓮花托著這個母子兩個人，托著母子兩個人。所以由此之後，這一切的，國王也知道這是冤枉這個兒媳婦囉，那麼一切的國人呢，也知道這個事情是一個不平凡事情，才沒有人譏謗她。

那麼這個羅睺羅他的名字，叫什麼呢？他的名字是羅睺羅，翻到中文呢，就叫「覆障」(覆啊，就是遮覆著那個覆；障啊，就是障礙的障，煩惱障，所知障那個障)。怎麼叫覆障呢？因為他過去生中啊，在做小孩子的時候，把這個老鼠的這個洞，老鼠的籠，他用一個木頭啊，給塞住，給堵住了。堵住六天呢，他又把它打開。所以他啊，今生受的果報，在母親肚裏頭要住六年，也就受那六天的果報。

我們每一個人呢，應該想一想，這因果循環太厲害！羅睺羅是佛的兒子，在過去生中啊，把老鼠籠給堵上，就要在母親腹裏呀，住了六年，受這種六年的果報，這叫覆障。

那麼這個覆障呢，又是啊，對著耶輸陀羅說的，因為有這個羅睺羅，所以呀，令這個耶輸陀羅呀，有很多的麻煩，很大的障礙，所以叫覆障，這個障，就因為兒子有的。

這個兒子，那麼究竟佛啊，的兒子，怎麼樣來的呢？是不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呢？是。那麼釋迦牟尼佛是不是也有像一般普通的人的夫婦這種的行為呢？不是。怎麼樣呢？因為耶輸陀羅啊，啊，歡喜要個兒子，釋迦牟尼佛呀，就用手這麼一指，那麼於是乎耶輸陀羅就懷孕了。

這個講法呢，本來是個神話！但是在佛教裡頭的神話很多，不單單這一點，這一件事情，所以呢，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你想要一定來考證，怎麼樣才能這樣子呢？那是沒法子考得出來的！啊，只有你呀，用功修道，修到那個境界上，你才知道這佛的境界，是微妙難思的，不可思議的！

方才來這兩個不知道是什麼？啊，到這聽一聽，啊，覺得，啊，聽的不太入耳就走了，走了不知道幹什麼去？你說啊，我們天天來聽經，這不是很容易的，坐到這聽經啊，這真要有大善根，才能坐得住。不久坐這個地方，啊！可就覺得周身都不舒服，所以就要走的。

## Ch01-14-序品第一

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復有學、無學二千人。

「如是」：如是啊，就是指著前邊這二十個大阿羅漢。是「眾所知識」：這個大眾，眾，是大眾；知，心裏明白叫知；眼睛看見叫識。你心裏，和眼睛，都明白，這叫知識。這個知識啊，是對著啊，這個愚癡來講，愚癡的人就不知道，不知不識。那麼這知識，就是啊，有智慧的人，叫知識。可是這個道理，要講兩邊。

不知不識的，你真若不知不識了，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不知不識，你才能無思無慮。你能無思無慮，那你自己本有的智慧，一定顯現出。那才是真正的知識，真正的智慧。所以呀，講道理，要把這個反面的道理找出來，正面的道理講出來，反面的道理也要講出來，所以這是知識。

「大阿羅漢」：這些都是大阿羅漢。大阿羅，就不是小阿羅漢。小阿羅漢，啊，香港有個小阿羅漢，他是個小和尚。那個樣子啊，一天到晚都笑嘻嘻的，他很天真的。他也不要，人家供養他什麼東西呀，他也不要；他即便接受了，隨時又轉送給人；所以一般人呢，都給他起個名字叫小阿羅漢，

小羅漢。

那麼這是大阿羅漢呢，就是啊，受天人的供養，應供、殺賊、無生，這是這個阿羅漢。以前我不講，他殺這個賊，不單殺賊，就不是賊，他也殺。你說這個真不講道理了，這個大阿羅漢是不講道理的，他有神通變化，啊！你和他講道理，那沒法子講的；所以呀，不賊，他也要殺。這個在羅漢的境界上，認為是不賊，在菩薩的境界上，認為它又是賊了；所以呀，他要，還不賊，也要殺；若是迴小向大，不賊也要殺。

「復有學、無學二千人」：不單這個大阿羅漢，又有這個有學，和無學，二乘人。有學，就是有所學，在沒有證四果阿羅漢以前，都叫有學位；有學位，有所學。在證了四果阿羅漢，這叫無學位，到無學了。啊，這有學，和無學啊，合起來，有二千人。

那麼這二千人呢，又是表示啊，這個「十如是」十如是啊，每一個十，這個十如是啊，在後邊經裏頭有講的。那麼這是啊，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本末究竟等，這有十種，在後邊經文呢，再講，現在不過提一提。那麼這每一個如是，又變成十，那麼十就變成百，百就變成千，啊，那麼這是表示這個學、無學的二千人。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六千人俱。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摩訶，就是大了；波闍波提，翻成中文叫「愛道」這個波闍是愛；波提，道；這是大愛道。她啊，是佛的姨母，是佛的，她是佛出世啊，這個七天呢，佛的母，就生天了；這是佛的姨母，姨母啊，來把他，把佛養大了。那麼不單做釋迦牟尼佛的姨母，就千佛出世啊，這個大愛道，都是她做佛的姨母，來把佛養大，大的。

「與眷屬六千人」：和她的眷屬；眷屬，就是她的親戚啊，朋友啊，有六千人那麼多。「羅睺羅母」：羅睺羅的母親。「耶輸陀羅比丘尼」：這個耶輸陀羅，以後也跟著佛出家了，做佛的徒弟，做比丘尼。比丘尼呢，比丘是乞士、怖魔、破惡，這比丘尼也是有這麼三個意思，乞士、怖魔、破惡，不過她是個女的。「亦與眷屬俱」：也和她的眷屬啊，很多，啊，到這個地方來。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眾德本，常為諸佛



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又有這個菩薩摩訶薩八萬人。菩薩，是覺有情；摩訶薩，是個大菩薩。啊，這個大菩薩有七種的意思。

「菩薩」，這是鳩摩什法師啊，他用的省文，具足應該說是Bodhisattva(菩提薩埵)。這個Bodhi，是個覺；sattva，是有情；就是覺悟有情的一個菩薩，也就是有情裡邊的一個覺悟者，也就是以這個覺悟的方法，這個道理，來再去覺悟這個有情，這就叫菩薩。

又有一個名字啊，叫「**大道心的眾生**」他也是眾生之一，不過他道心大。

又有一個名字叫「**開士**」(開，就是開開的那個開；士，就是這個士人的士，這個士字上邊那橫長，底下那橫短，這讀士)。

摩訶薩，這是在菩薩裡邊的這個大菩薩，這個菩薩摩訶薩，這大菩薩，有七種的大，這個大，有七個大。這七大，不是楞嚴經那七大。這是啊，這**摩訶薩七個大的意思**。

第一，怎麼叫摩訶薩呢？他要「具大根」。他的根基呀，非常深，深也就是大，大也就是深。怎麼樣大法呢？他呀，植眾德本。他在呀，多生多劫，種下的善根，非常之深。這種善根呢，就叫德本，就是道德的根本。他把這個德行這個根紮下去，紮有多少呢？無量無邊那麼多，所以叫植眾德本，眾，就眾多，很多很多的。

啊，他這種多法呀，所謂：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金剛經》上說的，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他呀，這個植眾德本，不是在一個佛來種的這個善根，是啊，在無量無邊百千萬億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呀，的面前，種諸善根。所以呀，這叫具大根，這第一個意思。

第二呢，「有大智」。有大的智慧，這個智慧怎麼樣大法呢？啊，就是能發大菩提心；能發大菩提心，所以自己要有大智慧。發大菩提心，他要廣度一切眾生，普度一切眾生；可是普度一切眾生，而不著住這個度生之相。這是《金剛經》所說的，「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個雖然滅度一切眾生，而無一眾生得滅度者，沒有一個眾生啊，是佛度的，都是眾生自度，這就叫啊，「雖然度生，而不著住度生之相」。

不像我們這個人做了一個什麼好事，啊，我度了多少個人出家了，我度了多少個人發心信佛了，某一個人是我度的，某一個人是我勸他信佛的，某一個人是我介紹來的，啊！這種，著這種相。那麼這個為什麼著相呢？就因為愚癡。若是有智慧的，有大智慧，就不著一切相。菩薩應離一切相，應該呀，離一切相，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若不離相呢，那就不是菩薩。這菩薩第二的就要有大智慧，這個具大智慧，這第二個大。

第三種是什麼？第三種的就是「信大法」。信大的法。什麼是大的法呢？大法，就是大乘之法；就是啊，你要信大乘的法門，你要深信般若，你要深信因果，你要深信這個大乘實相的法門，要啊，有這種大的信心。佛法好像大海那麼大，就是一個「信」字，才能可以到這佛法裏邊去；如果你若沒有信心，那是佛法雖然大，也不能度你。為什麼呢，你沒有信心？

所以說，「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你這個善根從什麼地方來的？要從信心來；從信心才能生出來。所以這個信呢，就是你所修的功德的母親。所以在第三種，就要信大的法。

菩薩摩訶薩，啊，他信一切的大法，啊，無上的妙法，尤其對這個《妙法

蓮華經》他是特別的深信，所以這要信大法。我們對於這個佛法，若有真正大的信心，我們也就是摩訶薩，也就是Bodhisattva。

在《金剛經》上說，「乃至一念」就僅僅的有一念。「生淨信者」生出一種啊，最純潔的這種信心。「其福德勝過以七寶布施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功德呀，就等於你呀，用這個七寶來布施給世界那麼多的福德。如來呀，是決定知道你這個心念，而不會空過的。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每一個人都要拿出真正的信心來，啊，才能得到這種相應呢！

啊，好像我們這個講經法會，啊，有幾個染這個傷風的病，盡咳嗽，本來我的意思呢，希望每一個人呢，休息休息；但是啊，啊，果章，和果寧，果現還這麼發奮圖強，在這個講經法會的期間呢，啊，也不退席，還是到這來聽經。這個足見呢，就有一種真正的信心；信佛，信法，也就應該呀，有這種真正的信心。

我以前在聽經學法的時候，也有的時候生病；生病啊，我也不退席。那時候自己抱什麼觀念呢？啊，說，我學習佛法呀，除非把這口氣斷了；不斷了這口氣，我一定要學習，就是啊，啊，再或者不能動，不能行動了，啊，我才休息。那麼想不到啊，現在也遇著這麼多的知音，啊，也能以呀，這

個帶病聽法；不過不要勉強，若實在支持不住呢，都可以休息休息的。

第四個大是什麼呢？第四，叫「**解大理**」。(解呀，就是解釋那個解，解脫的解；大理，理就是道理的理)。什麼叫大的理呢？前面第三不是要有大信嗎，這個叫解大理。可是啊，解大理呀，必須要依照啊，這個信心，在《華嚴經》上啊，講，**信、解、行、證**，首先要信，然後就要明白，明白就是解；解了，你又要去做去，要去實行去，實行然後才能啊，證得，這叫信解行證。

你這個解大理，什麼叫大理呢？啊，我現在告訴你們，你要啊，明白一切眾生本來是佛，這是一個大的理，也就是那個「**六即佛**」裏邊的理即佛，那個理即佛。按著理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佛；可是你要啊，去修行才能成佛；你如果不修行，就說，我是佛、佛、佛、佛！那是沒有用。

就好像什麼呢？你自己封自己做皇帝，說，哦！我是皇帝呀！我是皇帝！

可是有沒有一些個文武大臣來保護著你呢？有沒有老百姓來支持你呢？

沒有的。沒有！那你是一個光棍皇帝有什麼用啊？你說你是佛，不錯！

啊，這個按著理呀，你是佛；可是事上啊，你要修行；你若不修行啊，就不能返本還原，認識你本來的面目。

為什麼要明白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呢？因為呀，這個實相的智慧呀，不離眾生的心，實相的智慧就在每一個人的自性所具足的。所以呀，第四要解大

理。

### Ch01-15-序品第一

第五呢，要「修大行」。要修行。修行啊，什麼法門呢？要修這個六度萬行，勤修這個六度萬行。什麼叫【六度】呢？就是「布施」：頭一樣要布施。布施啊，是要布施給人，不是要人家布施給自己。有的人呢？也專講布施，是叫人家布施給他，他不布施給人，這就是啊，不單不夠菩薩，就連羅漢也不夠，所以第一要布施。

這個布施啊，以前講過很多次，有三種。這三種的布施，第一，就是財施；第二，就是法施；第三，就是無畏施。

這個「財施」，又有內財，有外財。外財，一切的珠寶，國土，這國家的領土，啊，和妻子，都可以布施給人，這叫外財。這個行菩薩道，根本就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我」。所以呀，他啊，我的也是你的；你

的，啊，我也不一定要；他是啊，無人相、無我相。所以呀，他能把國家也捨棄囉，能把這個家庭也捨去了，甚至於妻子也都捨棄。

好像釋迦牟尼佛，啊，本來他應該做皇帝的，他不做，去做和尚；本來他有很美麗的三個太太，他也不要了，都很願意怎麼樣怎麼樣，就都捨棄，捨棄國榮，啊，去到雪山呢，修道。

**內財**，什麼叫內財呢？內財呀，就是你自己本有的。頭，有人要這個頭嗎？啊，只要你需要，他都捨給他。目，這個眼睛，有人需要眼睛嗎？啊，他布施給人。腦，這個頭裏邊這個腦。髓，髓就骨髓裏邊那個骨髓。頭、目、腦、髓，都可以呀，布施給人。啊，皮、血、肉、筋、骨，什麼都可以布施給人。

這「**法施**」，什麼叫法施呢？這法施啊，就是說法利生；利生，啊，教化一切眾，給眾生啊，講說佛法。在這個「**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在一切的供養裏邊，法的供養，是最高尚的。法供養，就是啊，給一切眾生宣揚這個佛法。

所以要學佛法的人，都應該呀，學習呀，講經說法；不要啊，「**懷寶迷邦**」

怎麼叫懷寶迷邦呢？啊，自己呀，帶著很多珠寶，在這國家裡呀，也不救濟貧民，把這個貧民呢，給都餓死，這叫懷寶迷邦。

我們會佛法的人，一定要把這個佛法介紹給人聽。我知道一點，就向人來講說一點；知道十分，就講十分；本照我所知道這個佛法，去給人家來講說佛法，這就叫啊，法施，用這個法來布施給人。

第三是「無畏施」，這個無畏施啊，在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會遇著啊，飛災橫禍，令你呀，非常恐懼！正在這啊，恐懼的時候，你去安慰安慰他，說，啊，你不要怕，不要緊的，這有感應的，將來啊，你心這麼好，一定不會有什麼惡的結果，去安慰安他，令他沒有一種的恐懼心，這叫無畏施。這布施，有這三種。

第二呢，的度，叫「持戒」：持戒，我們每一個人知道了。有五戒、八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輕戒，比丘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條戒，這個戒律啊，有這麼多種，那麼你也要持戒。

第三，要「忍辱」：這個忍辱啊，是最好的一個方法，你若能啊，忍辱，你就有寶貝了。所以呀，我以前不說過「忍是無價寶啊」這個忍字啊，就



是無價的寶珠。可是「人人使不好」這個無價寶啊，人人不會使。怎麼不會使呢？就是忍，忍一次，忍了；忍兩次，就勉強；忍三次，就發了火了；哈！發了火了。你為什麼這樣欺負我，你以為我真怕你嗎？啊，我是啊，忍著你，你這樣子對我，左一次、右一次，一而再、再而三，你不趕盡殺絕，你這個，你太過了！發起火了，就和來鬥爭起來。這就是因為啊，沒能用這個「忍」，哈！沒能用這個「忍」。

好像以前我不講過，有一個修忍辱行的一個老修行，在那他門上掛了一塊匾，自己呀，用紙寫了，寫幾個字。寫個什麼呢？寫個「性如灰」言其他性裏頭啊，像灰似的，一點火都沒有，在門口掛著。一天到晚他也不發脾氣，在這修行，用功啊，性情啊，修的很柔和，啊！真是像水那麼樣子，啊，活活潑潑的。

這時候就來了一個菩薩來試驗他，到這，說，你這幾個字是寫的什麼呢？他說，性如灰。過了幾分鐘，他又問，你這幾個字是什麼？哦！他說，性如灰。那麼又過了沒有好久，他又，你這幾個字是什麼我記不清楚？啊！他說，性如灰。一問，問了幾十，百次，這回把火給問出來；說，性如灰！性如灰！你這麼囉嗦囉嗦，我這個地方修道，你來這搗亂！

啊，這個人，喔！原來這灰裡還有火呢！哈！說完了這話，就躡身虛空！原來是誰呢？是觀世音菩薩，來試驗，考驗他。啊！結果這一回，唉！修了幾十年性如灰，觀音菩薩來一試驗，考不上了。啊，觀世音菩薩說，你還要修行啊！再等你二十年，我再來看看你。你看，這不容易的，忍呢，就是，啊，要沒有脾氣。

所以呀，啊，我以前呢，做人家徒弟的時候，始終不敢發脾氣；就是在我師父面前，不在我師父面前，都不敢發脾氣的。為什麼呢？我那個師父啊，他並不像我這麼惡，我那個師父很慈悲的。因為呀，我如果一發脾氣呀，他自己就不吃飯了；他說，我教化這個徒弟呀，沒有教化好，啊！就不吃飯；所以因為他不吃飯，我也就不敢發脾氣了。

那麼我有沒有脾氣呢？我的脾氣比誰都大，最大不過了！但是啊，因為出家修行啊，把這個脾氣呀，就改了。所以現在到這美國，新收三個美國人，美國徒弟。這美國的人呢，本來這個在沒出家以前都沒有脾氣的，這回一出家，沒有學會旁的，學會了發脾氣了，學會了，啊，會發火了。尤其呀，啊，昨天，就有兩個徒弟到我那去告狀去。他說，啊，他發了脾氣了；他說，他發脾氣。究竟誰發脾氣？我也不管他，我這回呀，我立一個規矩。

前天已經發表過，昨天晚間我又重複一次，今天再講一講。什麼規矩呢？我也不管誰發脾氣，是誰是，誰非，總而言之要發脾氣這個人呢？就要在佛前跪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這二十四個鐘頭，不准起身、不准去大小便、不准去吃東西、不准去喝水、不准去睡覺，啊，這是我立的規矩。

如果你若是不這樣做呢？啊，不在佛前來這樣跪呀，我來替你代辦，我就照這樣來做，啊，你試一試。可是啊，不是一個人跪著，要怎麼樣子呢？無論哪一個發脾氣，現在我就這三個美國徒弟，要三個一起跪。那兩個沒有發脾氣的，一樣要陪著跪的。

啊，說是這不公道啊！一個人發脾氣，兩個人陪著跪，這是太不公道了！  
哎！就是這麼樣不公道那才是？若講公道啊，**世間沒有公道的事情。**

你若是怕嗎？就大家都不發脾氣。背著不讓我知道發脾氣，那也一樣的，也一樣要罰的。你不讓我知道？或者我有千里眼、順風耳，有人會告訴我的。所以那時候，你一樣要這樣做，聽清楚了嗎？這是這個忍呢！

為什麼叫你跪呢？不吃、不喝、不睡，這也叫要修「忍」。你不是有脾氣嗎？有脾氣要修這個「忍」，這也是個「忍」忍著膝蓋痛啊，在那裏跪著。

現在聽清楚了吧？清楚了，以後這個憲法就立下。

說，哦！這個師父真厲害！我再也不敢跟他出家了，有好幾個想要出家，也不敢出家了。啊，你要怕，就不發脾氣，就沒有事。這個不是我立的規矩，這是咎由自取。能跪，不跪在自己那個地方，不是在我這。

因為什麼要立這個規矩？如果我不立這個規矩，啊，一天以後，徒弟若多了，你和我打，我和你打，啊！這個也來這告狀，那個也來到師父這，哦！誰誰對我不對了，那簡直一天也審判不完這個糊塗的官司。

那麼這個忍辱，修道的人呢，怎麼可以發脾氣呢？不可以的。你若有徒弟，教化徒弟，對著徒弟發脾氣呀，啊，那還有情可原。對師兄弟若發脾氣，那可是啊，不可以的。所以說啊，「忍是無價寶，人人使不好，若能會使它」，你若能啊，會用這個「忍」字了，「萬事都能好」什麼事情都會好的；你不會用這個「忍」字啊，那就什麼事情都出毛病，說這個忍辱。

第四呢，要「精進」：那麼這個精進呢，有身精進，有心精進。身精進，是拜佛、念經、持咒，去用功修行，啊，一時一刻也不懈怠，啊，不睡那麼多覺，做和尚不是很容易的，不能天天睡覺，這精進，晝夜來精進，真

正用功的精進。啊，不是說盡給人家做功夫，叫人家看，我用功修行。要自己呀，啊，有人看見，沒有人看見，都要精進修行。這修行用功，是給自己用功，不是給人家看的，要精進。

第五，就是「**禪定**」：禪定，修這個禪定的功夫，參禪打坐。

這個**心精進**，心精進呢，念茲在茲，方才講這個精進呢，說身精進，心精進；心精進呢，就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把這個心裏這個貪心、瞋心、癡心攆走它；啊，然後你要精進，然後才能啊，修行，參禪打坐。

參禪打坐，必須要用精進來幫助它。你若不精進，「**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你今天，啊！蓮花，明天又牡丹，盡變。牡丹呢，就是牡丹花；蓮花，是蓮花。你本來呀，一日歡喜蓮花，你就歡喜蓮花。啊，明天又歡喜這個牡丹去了。所謂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你好像這個東西，你曬了一天，凍它十天，那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修行一天，休息十天；修行一天，休息十天；啊，都是個「一又」。一個修行的「修」，一個休息的「休」；這就不能得到禪定的功夫。

第六度就是「般若」：啊，這個般若度，也是最要緊的。我們修行一定要有智慧，若沒有智慧呀，啊，那你就沒法子修行。愚癡的人呢，修行，啊，往前去用功，怎麼樣用功，也用不上去？那個有智慧的人，他隨時隨地都是用功的，真有真正的般若。所以才說，「翠竹黃花，無非般若」他看見什麼都是智慧。

好像這個果現，說是果寧一講話就，果寧告訴我，說他一講話，他就說他罵他。罵「誰」呢？啊！這豈不是愚癡呢？若是有智慧，啊，怎麼會又有人罵呢？啊，就算他罵了你，你若有智慧的人，你不接受這罵，這個罵，回去了，回到他自己那去。

有人呢，在《四十二章經》上那不說，有人罵佛，佛不答他。啊，這個人說，怎麼樣呢？佛說啊，你罵我，我不答你；這個你罵我這個，還回去了。就好像你仰天而唾，對著天吐一口吐沫，啊，這口吐沫還落到你自己臉上，一個樣子。

啊，所以不要說他不會罵你，就罵你，你若不接受這個罵，就沒有了。罵你，你聽著，哦！他唱歌給我聽呢！他唱歌呢！

啊！又或者，哦！我不懂他罵人的這個話，他是講日本話呢！或者他是講中文呢！再不講法文呢！你就認為他講的話你不懂？什麼事都沒有了，這就是有真正智慧了。

你若以為懂了，哦！他罵我！究竟「你」又是誰？啊！

菩薩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那麼怎麼還又有個「我」呢？

出家人呢，尤其，把這個「我」啊，要掉到他那個太平洋去，不要，不要這個「我」；沒有「我」，這才可以。

這第五啊，要修大行，這是講這個六度。六度，又有萬行。

### Ch01-16-序品第一

菩薩摩訶薩，這摩訶薩，就是大菩薩。這大菩薩，就有七種的大，在昨天已經講具大根，有大智，信大法，解大理，現在是「修大行」。修大行裏邊講六度萬行，六度已經講了。

「萬行」，言其這行門之多，若是詳細講起來不止萬行，有八萬四千種的行門，啊，那麼不過限於時間的關係，不能一一分析它。

那麼現在再講這個【三心】：這個菩薩呀，他要掃三心，非四相。掃，就把它掃去了，掃淨了它。好像地下有塵土，用一個掃，笤掃把它掃乾淨。

我們人這個三心呢，也應該把它掃去的。什麼叫「三心」呢？就是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三心。

什麼是過去的心呢？過去心已經過去；已經過去，就是沒有「過去」了。

現在心，你說這個是現在？哦！這個又過去了，現在它不停。你說這個是「現在」？哦！這個又過去了。現在的不停；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又不留，停留不住；你說這個是「現在」？這個就過去了，就變成「過去」了。所以這現在心也了不可得。

你說未來心，未來心還沒有來呢？沒有來的，那你又到什麼地方去找這未來心呢？所以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亦不可得。」

你若是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心都了不可得了，又有什麼可執著的呢？就



沒有可執著的。沒有可執著的，就是得到解脫了；你得到解脫了，那就是真正的自由。這叫三心。

**【四攝法】**：菩薩要行這個四攝法。什麼是四攝法呢？第一，就是布施。

第二，愛語。第三，利行。第四，是同事。

菩薩要存一種布施心，這個「**布施**」，是普遍的來施給一切眾生；前邊已經講過了，財施、法施、無畏施，這布施。

「**愛語**」，菩薩要行愛語；但是，可要是菩薩才可以的；不是菩薩，就不可以這樣子。這菩薩，啊，要說愛語，對一切眾生啊，都要有一種慈愛的心，慈愛一切眾生。為什麼他慈愛呢？這菩薩呀，他沒有我相，他看呢，一切眾生啊，就和他自己是一樣的。那麼不單呢，和他自己是一樣的，他自己也和一切眾生是一樣的，是一個；不單一樣，還變成一個，那麼沒有彼此之分。所以他願意救度眾生，也就是救度他自己。這個愛語，對一切眾生都有一種慈愛的這種說話。

「**利行**」，利行啊，就是一切眾生啊，都歡喜利益，你若啊，對一切眾生要有一點利益，要有利益。有利益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凡是利益眾生的

事情，菩薩都應該做的。

「同事」，同事啊，這個菩薩要化身呢，千萬億。見到什麼眾生，就應該以什麼身得度，他就去變化一個這一類的身體，去教化這一類的眾生。所以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的時候，就去度這個鹿呢，他就變成一個鹿，去教化這個鹿的眾生。這都是啊，同事之一。

在行菩薩道：

要**難行能行**，本來不容易做的這件事情，你要去做去，這就是菩薩道。

**難捨能捨**，你不容易捨的東西，你要把它捨出來；你愈捨不得那個東西，或者你的財寶，你若能把它捨了，那才是啊，真捨得，難捨能捨。

**難忍能忍**，不容易忍的事情啊，要忍，這是啊，啊，也是菩薩應該行的這種菩薩道。

**難讓能讓**，不能讓的事情，你能以呀，讓。

我也常常說，「**要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吃人所不能吃的，並不是說，啊，人所不能吃的是他沒有吃著的東西，我要先吃，不是這樣子。啊，說，這個世界最名貴這個菜呀，人人都沒有吃著，我要先吃，不是這個意思。是人家不歡喜吃那個東西，這個菩薩，他可以吃。

我告訴你們，我不是個菩薩，可是我也能吃人家所不願意吃的東西。怎麼樣呢？我記得啊，在我十七歲呀，那個時候，在我北方啊，有一個叫**道德會**；這個道德會呀，就專門講道德，說仁義的；啊，一天到晚呢，都是講道德，說仁義。

那麼我在那個時候啊，現在記，大約是記不清楚了，是十七歲那年冬天的時候；啊，我十六歲參加道德會，十七歲呢，就做這個講習班的主任；講習班的主任呢，就是來做教授，教授啊，這一切的學員，學生。這學生大約有六、七十人，我來呀，傳習給他們，作傳習主任，傳習班主任。

傳習班主任呢，我年紀很輕的，那個學生啊，有五、六十歲的，四、五十歲的，都有，啊，男男女女有五、六十人。

在道德會呀，講要節約的，節約啊，就是省儉，什麼東西都要省檢。節約

到什麼程度上呢？吃這個馬鈴薯，那個不是這個甜的，這是普通那種的馬鈴薯。這馬鈴薯吃的時候啊，本來一般人吃這馬鈴薯把這皮都剝下去，不吃那個皮。在道德會，這些個人呢，都講道德啊，要人家不能吃的都要吃。

那麼我就對這一班學員講，我說，這個我們每一個人吃這馬鈴薯的皮呀，不要吐了；就是勉強一點呢，都要把它吃下去。表示我們不能吃的，要吃，表示我們這個實行的功夫。

可是我這樣講了，我自己是把這個皮吃了；但是一般學員呢，有的就像耳邊風啊，聽了，也不聽，就這麼還是把它吐到，有的吐到桌子上，有的把它吐到地下，這從口裡呀，嚼完了吐到桌子上，吐到地下。

那麼在吃飯的時候，大家都不講話，我也不管他，隨他們便；我已經發表說，不要吐這個馬鈴薯的皮，那麼他一般的學生啊，還是照常吐。

那麼吃完飯，我用一個碗，把所有的學員呢，吐這個到桌面上，或者地下這個馬鈴薯皮呀，我都撿到一個碗裡。撿到一個碗裡，我對著這一般學員呢，把它給吃！

這樣一來呀，這些個學生啊，都覺得不好意思了，啊！都覺得不好意思。啊，由此之後啊，再我看這個學生，一個也不敢吐這個馬鈴薯的皮了，沒有再敢吐的。如果我若不是這樣實行啊，以身作則呀，啊，那麼這些個學生，就不會受教化的。

那麼我，他們從口裡吐出來，我再把它用口來吃了它，他們，啊！覺得非常的慚愧！這就是啊，這就叫啊，人所不能吃的，能吃；人所不能受的，能受，人所受不了的，受。

人所受不了的，什麼人所受不了呢？這個「氣」！**人是都受不了氣**。你若是啊，給他受一點氣呀，他就要發火了！你若能受氣，有人對你發脾氣啊，就像昨天我講的，你就認為他是唱歌給你聽呢！啊，他講外國話的，這樣就沒事了。

那麼能受、能忍、能讓、能捨，這都是啊，這個修大行的菩薩，所應該具備的條件，這是啊，第五，修大行。

第六呢，是「**經大劫**」。經多大的大劫？我告訴你，**一個劫**呀，就是十三萬九千六百年，是一個劫。

這一千個劫，集到一起，叫一個**小劫**。

再這個二十個小劫，集到一起，這算一個**中劫**。

四個中劫，合起來，這叫一個**大劫**。

那麼這個經大劫，經過多少個大劫呢？經過三個，沒有數量的這麼多的大劫。你想一想，這是多少數目？經過三個，沒有數量，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印度話，此云叫「**無量數**」。在這個三個無量數的大劫，這麼長的時間，你說這要經過多久？所以做菩薩，不是這麼容易的，啊！這要經過很久很久以前呢，這麼多的大劫，這才能做菩薩摩訶薩，這第六。

第七個大，是什麼大呢？「**求大果**」。他所求的是個大果。什麼大果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果，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成佛。所以呀，這摩訶薩，具足這七種大的意義，所以呀，就叫摩訶薩。

這個菩薩摩訶薩有多少呢？有八萬人這麼多。這八萬人呢，全部都是得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這個道路。得到這個道路，只向前去走，所以說啊，「皆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都不退轉了。

這不退轉呢，有三種不退轉。三種是什麼呢？是這個「位不退」：位不退啊，他這是大乘菩薩，不退啊，回去到這個二乘，這個位子了，叫位不退。

有「念不退」：這菩薩摩訶薩，念茲在茲的，只行這個菩薩道，行這個六度萬行。念念之中，他只有向前進，而不向後退，這是啊，念不退。這個菩薩，就在念念之中也不會想啊，說是，哦！不行菩薩道囉，做一個自了漢，唉，回到二乘去囉，不會的，都不退轉。

那麼第三呢，就是「行不退」：他啊，只有向前進，而不向後退。這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這三種不退。

「皆得陀羅尼」：陀羅尼是梵語，此云呢，叫「總持」，又叫「遮持」。總持，就是總一切法，把這一切法呀，都總起來；持，持無量義，那麼在這個佛所說的法，有無量義。那麼這個菩薩，得這個不退轉，啊，又得這個陀羅尼，就得這個總持，總一切法，持無量義。

這個陀羅尼，又有的翻做「咒」，這陀羅尼。

那麼遮持，遮持什麼？就是這個陀羅尼呀，就是生善滅惡，遮這個惡，而持這個善，這也叫遮持，就是把這個惡，遮住了，而行這個善事，遮持。也就是啊，「諸惡不做，眾善奉行」；和那個「戒」的意思，大同小異。

不過這個戒，所持的那個戒，戒律，要你自己呀，去守持這個戒律。跟這個陀羅尼呢，是你誦一種咒啊，能幫助你，啊，斷惡修善，它這個咒力呀，可以幫助你，這陀羅尼。這個陀羅尼，有很多種陀羅尼。

這個陀羅尼，他若得到啊，這個樂說辯才，得到這個樂說辯才，也可以說是啊，得到樂說辯才這種陀羅尼。

「轉不退法輪」：菩薩，就是要轉法輪，教化眾生。怎麼叫轉法輪呢？你看，這前邊這有幾個字，說「法輪常轉」這個法輪常轉呢，也就是這個轉不退法輪。怎麼叫轉法輪呢？好像我們現在，這講經說法，這是轉法輪。我們現在這個把經典翻譯成英文，這也就叫轉法輪。我們現在把這個佛法，介紹給一切的人知道，這都叫轉法輪。



這個轉法輪不是一部份，這是種種的弘法工作；做這個弘法的工作，這都叫轉法輪，教化眾生。

啊，所以我們做佛教徒的人，每一個人，都應該呀，把這個轉法輪這種工作，看成自己的工作，這就是我所應做的這種責任。我們能做什麼工作？就在這個佛教裡邊做一種什麼工作，這都叫轉法輪。

好像現在我們利用這個科學的時代，有這個印刷的機器，天天呢，把這個翻譯的英文打出來，用打字機打出來，再又把它印出來，給每一個人一份，啊，這都叫轉法輪。在這個轉法輪，也就是啊，流通佛法。流通，流通啊，就像那個水似的，彎彎這麼川流不息，永遠都不斷。

我再給你們說一點，啊，我在年輕的時候，所做這弘法工作。做什麼工作呢？我最初啊，不會講經的時候，那麼就印經。印經，印經啊，每一部經多少錢？譬如有人印經啊，我就出錢來印經。印了幾百部，或者幾千部，這個經。然後回來，慢慢，送給我的朋友，親戚。

每一個朋友，到過年的時候，或者過節的時候，或者他有生日啊，喜慶的時候，我就給他送一點禮物。送什麼禮物呢？我這個禮物啊，沒有旁的，

就是佛經，啊，佛法。我把它用這個，中國人歡喜紅紙啊，我用紅紙包的，啊，那麼很美麗的，這麼送幾部這個佛經給他。

我說，我送給你這個禮物啊，這是啊，最重大的禮物。為什麼呢？這是救你生命的，啊，救你的法身慧命的。因為我和你是朋友，所以呀，我特別把我所最歡喜的這個佛法，送給你。所以我這麼誠誠懇懇對他這麼一講啊，啊，每一個人呢，一定要看；看一遍，若對佛教發生興趣了，於是乎他就來找我來；找我，說，你這經在什麼地方有啊？我還有朋友他還想要，你可不可以再多送我一點？這就來了生意了，那我就又給他一部，所以呀，就這樣子。

在這個每逢印佛經，無論誰印佛經，我都參加印，多印一點。所以我在東北，我的財產沒有旁的，就是佛經，就是這個佛經。在我東北我那個房裡的那個佛經啊，恐怕比這個佛教講堂的佛經都多，沒有旁的東西，我就是佛經最多。到什麼地方，我這個佛經也很多的。

在香港，啊！我印佛經啊，印的錢最多，大約在香港的錢在一百萬以上。我臨來到美國的時候，我有十幾萬的，這個大約價值十幾萬的佛經啊，我都送給人了，一個人這麼一大包，一個人有這麼一大包，通通送給人。本

來預備慢慢送給人的，但是因為要來美國，所以把這個佛經啊，就都趕快送給人，因為沒有地方放。

那麼我最歡喜的也就是啊，印佛經。所以現在呀，能用這個機器，用這種機器來把這個所講的這個講詞啊，印出來，這也是一個最好的弘法的一部份，所以我很歡喜的。

那麼這是啊，我對這個轉不退法輪呢，這種的工作，是這樣子。我希望啊，我們每一個人呢，都對這種工作呀，去努力盡一點心。

「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我們在這個不單要轉法輪，而且要供養一切的諸佛。供養無量，無量，就是沒有數量那麼多。啊，有多少呢？百千諸佛，啊，這麼多佛。「於諸佛所」：這些個大菩薩摩訶薩呀，在無量劫，無量諸佛的那個地方啊，「植眾德本」：培植啊，啊，種植啊，他的德行的根本。怎麼樣培植呢？怎麼樣去種植呢？就是供養三寶，轉不退法輪嘛！

哎，這就是啊，你能供養三寶，這就是啊，栽培你德行的根本。

「常為諸佛之所稱歎呢」：這八萬菩薩摩訶薩呀，都時時刻刻常常啊，都得到諸佛的讚許，得到諸佛的稱揚，讚歎，啊，就說，善男子，啊，你真

好！啊，善男子你行菩薩道不退轉，你是不錯了！讚歎，這個諸佛來讚歎這個菩薩。「以慈修身」：你呀，啊，從來就以這個慈悲心去教化眾生，修自己的身。啊，「善入佛慧呀」：你善能啊，得到佛的智慧。

「通達大智」：你通達呀，最大的智慧。什麼是最大的智慧呢？這個佛慧，就是最大的智慧。大智，也就是佛慧；佛慧，也就是大智。那麼你得到佛慧，得到大智，才能達到彼岸呢，才能啊，得到彼岸。得到彼岸，就是波羅蜜了，就得到波羅蜜了。這波羅蜜呀，就是到彼岸。

「名稱普聞呢」：這一些個大菩薩摩訶薩，這八萬菩薩名稱普聞呢，他的名字，普通一切眾生都啊，常常聞，常常見的。「無量世界」：在這個所有這無量的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他能啊，度化這個無數百千萬這麼多的眾生。

### Ch01-17-序品第一

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ム×ㄇ)羅菩薩、彌勒菩薩、

寶積菩薩、導師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這八萬菩薩摩訶薩，他叫什麼名字呢？那麼八萬菩薩的名字，就有八萬這麼多；如果像點名似的，把他每一位菩薩的名都點出來呀，這一部《法華經》啊，那麼太長了。所以呀，就把其中為首的這幾位菩薩提出來，來作代表。

這個代表為首的菩薩都叫什麼名字呢？有一個就叫【**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也是啊，梵語，翻到中文的意思就叫「妙德」，又叫「妙吉」。這位菩薩，智慧最大，所以叫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智慧最大。在菩薩裏邊呢，他資格也最老，所以呀，他在觀世音菩薩前邊。

這個「**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普賢菩薩、地藏王菩薩**」，這是**四大菩薩**！

這個文殊菩薩，他住在啊，中國這個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他的靈感呢，也不可勝數，說不完那麼多。這一位菩薩，在過去啊，已經成佛了，叫『**龍種上尊王佛**』成佛了之後，他又隱大示小，來行菩薩道，教化眾生，助佛揚化。這一位菩薩，他的神通妙用，都是不可思議。

在中國近代的高僧，**上虛下雲老和尚**，他曾經啊，發願朝拜五台山，就是拜這位菩薩。怎麼樣拜法呢？他是啊，在南海普陀山那開始啊，向山西這個五台山去朝拜，走三步，跪下，叩一個頭；走三步，跪下，叩一個頭；啊！拜這一位菩薩，就**求這一位菩薩來感應，開他的智慧，令他也得到大智。**

三步一拜這相隔，相隔這個路徑啊，大約不下五、六千里路。這五、六千里路三步一拜，你說要拜多久啊，才能拜完呢？這個時間是很長的。那麼想要詳細知道這個事情，可以呀，打開虛老那個**年譜**，或者那個**畫傳**，詳細看一看便知道。

那麼最值得呀，我們一提的，就是虛老啊，拜到黃河那個地方，正趕上冬天下雪，他在那個黃河邊上啊，那個做小生意的那個草棚子裏頭來避雪。避雪，這個雪下了，就不停！於是乎啊，這虛老在那，連凍帶餓，就幾幾乎要死了！

那麼這個時候，就來一個討飯的化子，給他煲的用這個鍋呀，化的雪水，啊，煮的黃米粥，就給老和尚啊，吃這個黃米粥。老和尚吃過黃米粥之後啊，覺得有精神了，這就問這個乞丐，說，你貴姓啊？他說，我姓文呢；

啊，說，你叫什麼名字啊？他說，我叫文吉。

那麼就用手啊，指著這個雪，問虛老；先先這個文吉就問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我從南海來的；說，你南海有這個嗎？就問這個有沒有雪？那麼老和尚說，沒有。沒有，那麼你吃什麼？虛老也答不出了。答不出，兩個人就這麼結伴嘛，去朝拜五台。

這個乞丐，這個要飯的，他不拜，給他拿著行李，拿著衣單，拿著他所帶的這個東西。

那麼這樣，虛老他不揹著，沒有東西負擔了，那麼叩頭走路啊，都方便很多。所以呀，以前揹著自己的行李，就是衣單，叩頭啊，很費力的；現在減輕他的負擔了，那麼拜的就比較快了。

等這個虛老朝拜五台呀，他就問這個文吉，說，你是什麼地方的？他說，我就是五台山的，所有的和尚都認識我，同我都是好朋友。

啊，就拜，拜到有的地方啊，就在廟上住；住啊，啊，這個廟上的和尚啊，專門欺負這個要飯的，欺負這個乞丐，啊，又罵虛老！說，你這麼拜，朝

山就朝山，拜佛就拜佛，你還叫一個跟班的，啊！你這麼擺什麼架子呢？到什麼地方都被人鬧，唉，虛老也被人鬧，是這個要飯的更被人鬧！啊，甚至於不准他在這廟裡頭住，啊，趕他到廟外邊去，給這個乞丐氣受，就給他氣受！但是這個乞丐呀，哈！他就能受氣的，能受氣的乞丐。

等到離五台山呢，不太遠了，這個乞丐啊，因為受氣，受這和尚的氣太多了，所以就告訴虛老，說，前邊呢，你有人會接你，有人幫你呀，幫你忙了，我還要自己走了，於是乎啊，就相別而去了。果然虛老走到前邊呢，沒有好遠，就遇著一個湖南的作官的，有車；所以他把他行李又放到車上去，他又三步一拜。

等拜到五台山，到那問這個所有的和尚，說，這個有一個討飯的化子叫文吉，你說，你們都認識他；問遍五台山的和尚，也沒有人認識？我們都不知道這麼一個討飯的化子啊？

那麼以後有人呢？就對虛老說，說他叫什麼名字啊？虛老說，他叫文吉。

哦！這是文殊菩薩嘛！文，就是文殊菩薩；吉，他翻譯成中文就叫妙吉嘛！

所以呀，虛老朝拜文殊菩薩的時候啊，感應到啊，文殊菩薩來給他揹著拿



東西，給他揸揸袂子；揸袂子，就是大約美國人那個背包，就是那個東西。

那個中國用木頭，兩個木頭把它微彎彎了，這麼兩個往前一夾，把這個行李夾起來，就好像那背包似的。

啊，你看，虛老啊，親身朝拜文殊菩薩，和文殊菩薩在一起很久的時間，一直也不認識？啊，結果以後知道是文殊菩薩了呢，但是已經看不見。啊！所以這文殊菩薩的妙處啊，是不可思議。

因為他妙處，他就變了一個乞丐，變了一個化子；如果他變一個大富長者，啊，或者僱個馬車，啊，來幫他忙，可以嗎？但是他不這樣做，他也啊，隨著虛老來受苦！這個所以呀，這是文殊菩薩。啊，他的事情很多，不要講大多。

這一位菩薩，在他呀，出生的時候，有十種的吉祥事情，來呀，表示這一位菩薩功德圓滿，智慧第一。這十種的吉祥，這個十種的吉祥，第一種，就是「光明滿室」。當文殊師利菩薩他降生的這一天，他這個家裡呀，這房子裏邊啊，就放一種光。這種光啊，不是日光的光，不是月光的光，也不是星光，和燈光的光。這是啊，表示文殊師利菩薩他這個智慧，般若之光，這般若的光明。也就是啊，表示這位菩薩有大智大慧，他這種智慧，

能破除一切的黑暗。

第二種啊，是「**甘露盈庭**」。甘露，這是一種不死的藥，在天上啊，有的。這甘露可以得到飽滿，飽滿，你得到有甘露，就可以飽了，不吃飯，也不餓了。好像我們一般人呢，就不吃飯，就會餓。為什麼會餓呢？因為沒有甘露啊，來滋潤你。所以這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那麼你因為沒有感到甘露啊，給你灌頂，所以你就覺得餓了，餓的沒有精神了。

甘露盈庭，這甘露啊，可以得到飽滿，可以得到啊，這種的清淨，清涼。所以惡鬼呀，若得到甘露啊，給他一灌頂，他即刻呀，就消除他的罪業，可以呀，往生了。

這甘露盈庭，啊，這表示啊，文殊師利這位菩薩，他以這甘露法，來呀，灌救眾生，救度一切眾生，這所謂：「**甘露門開**」這甘露門一開開呀，打開了，這惡鬼都進來呀，就都得到飽滿了，飽滿了。

第三，是「**地湧七珍**」。這個地呀，從地生出來七種珍寶，這金子、銀子、琉璃、玻瓈、磲磔、赤珠、瑪瑙，這七種的寶貝。這七種為什麼叫寶呢？因為它少有。這個世界上啊，所少有的，就是寶貝；多了，就不是寶貝。

好像這個「土」，本來是啊，也很寶貴的，我們人若沒有土，就不會生存；但是啊，人人都拿它不稀罕它；啊，你抓把土送給人，這沒人要的。

啊，你說，這是最寶貴的東西我送給你，啊，他一看，是土，啊，掉，掉到地下。為什麼呢？因為到處都有，哪個地方都有。所以人呢，本來這個土是最寶貴的東西，沒有人呢，很稀罕它；因為隨處可以有，所以就不寶貴了。

這個「水」，也是最寶貴的東西，我們人若沒有水，就不會生存的。不單人，就所有一切，若沒有水，也不會生存的。

所以老君說，說，「**上善若水呀**」，上等的善呢，就像水似的。「**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呀，它利一切的物質，什麼物質它都對一切物質都有利益；但是它也不爭功，它不是對這，好像這花吧，你這朵花呀，幸虧我這個水，你才長這麼大，開得這麼新鮮呢！若不是我這個水，你能有今天嗎？你應該對我有一種報答才對的，它沒有這個思想，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這個水呀，它在低下的地方，那個越低下，那個

地呀，最窪下的地方，它在那地方住著；啊，這處眾人之所惡，誰都不願意在那個地方，它在那個地方住著。「故幾於道」，所以合道。

那麼這個水，火，金、木、水、火、土，這對人呢，對一切眾生，都有益處。但是為什麼人不寶貴它呢？就因為它太多了，好像木頭，也到處都有，所以人也不寶貴它。啊，這個金子為什麼人寶貴它？因為它少。它少，就出貴了，不是隨地都是。好像若到了極樂世界那「黃金為地」的地方啊，嘿！那「土」就值錢了。因為什麼？沒有，沒有土。那到極樂世界，你若送給他一把土啊，啊！他好像，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現在到月球拿回那塊石頭，那麼寶貴了。

啊，一樣的石頭，在月球拿回來的，這就是，哦！價值連城了。到極樂世界，你本來呀，我們娑婆世界這一把土不值錢的，你送到極樂世界去，喔！這個真是稀有，沒有的；沒有，它少有，所以就出貴了。這七珍呢，為什麼叫七寶？就因為它少有。少有，人人不容易得到，所以說這是寶貝了。

那文殊師利菩薩，因為呀，他這有無量的寶藏，所以呀，他出世的時候，七珍也就隨著啊，他出世，這個地方，在地裏就湧出來。湧出多少呢？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拿也拿不完，啊，用也用不了。

說，在什麼地方？在文殊師利菩薩出世那個地方。啊，說，我可不可以到那個地方？方才果弟已經說了，人不要生出一種貪心，你到那地方想要拿一點七寶啊，你到那地方，恐怕用的路費比那個七寶還值錢了，所以呀，不要打這個妄想。

「**神開伏穴**」。這個神呢，是藏(ㄉㄤˊ)寶，這個叫藏(ㄉㄤˊ)，藏主。在這個轉輪聖王啊，有這種七寶啊，這種啊，叫作藏主寶。藏主寶啊，就是管這個寶藏的這個神。那麼這個地湧七珍，是從地裏湧出來的；這個寶藏啊，是以前人呢，埋到那個地方的，那麼埋到那個地方啊，這個人忘了？這時候這個守藏的這個神呢，把這個財寶都打開了，把這個地呀，好像就有人把地刨開了；刨開，那麼這種寶貝呀，也就都可以得到了，這是啊，第四。

第五呢，叫啊，「**雞生鳳凰**」。啊，這個雞呀，本來是生雞；但是這個雞，掩出來這個雞呀，就不是雞，是什麼？鳳凰。鳳凰，是一種吉祥的鳥，啊，很吉祥的，人若看見這個鳳凰啊，就一定啊，會得到一種的很幸運的事情。

在古來講，那孔子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說這個鳳凰的鳥啊，也不來了；河不出圖，這河呀，也沒有那個河圖洛書出現了。啊，

在伏羲氏畫卦，有那個河圖洛書，那種情形啊，啊，現在也沒有了；吾已矣夫，我呀，停止囉！我不需要再宣揚這個道德了，說，吾已矣夫。吾已矣夫，就我停止了，我不做什麼。

「豬產龍豚」。這個雞生鳳子啊，這還不算出奇。這個龍啊，本來是龍生龍，鳳生鳳啊，但是現在這個豬，他家裡呀，養的豬啊，生出一條龍了，啊，一個好像龍似的這麼一個豬。啊，怎麼像龍似的？這個身上有鱗，就像那個龍鱗似的，那個龍身上都有鱗，魚鱗；啊，這個豬生出這個小豬啊，啊！有鱗，這叫豬產龍豚。

「馬生麒麟」。這個馬呢，本來都生馬呀，現在生出個麒麟。這個麒麟呢，也是獸類之中的一個獸中的王。老虎是獸中王啊，這麒麟啊，和獅子，也都是獸中之王；啊，但是在這由馬生出來的。這麒麟呢，是一種祥瑞的獸，也是在中國呀，唐堯那時候啊，這鳳凰啊，麒麟呢，這很多很多的，都人人可以看得見的。以後啊，因為這個眾生的業報啊，重了，罪業深重了，所以這一些個吉祥的鳥獸也都不出現。

啊，在這個孔子那個獲麟解上說啊，說，「唐虞世兮麟鳳遊」，說唐朝啊，和這個舜帝那個時候啊，唐堯虞舜的時候啊，麒麟，和鳳凰啊，常常到啊，

這個世界上來遊，人人都看得見。「今非其時來何求」，說現在呀，不是唐虞那個時候，你來幹什麼呢？啊，你來有什麼所求呢？「麟兮麟兮吾心憂啊」，孔子說啊，說，麒麟呢！麒麟呢！我心裏呀，正為你很憂愁的。

這是因為啊，在孔子那時候(魯哀公十四年)，見到這個打獵的人呢，打著一個麒麟，他一看這個麒麟呢，他認識，認識這個麒麟。因為孔子啊，生的時候，有一個麒麟呢，來「麟吐玉書」，這個麒麟呢，來吐玉書，吐這個字；那麼孔子的母親嘛，就把一條啊，繩，栓到這個麒麟脖子上。

等孔子看見這個打獵的人打住這個麒麟，一看，他媽媽繫這條繩子還在這個麒麟脖子上繫著，所以呀，他知道這個麒麟呢，被打獵人打住了，給打來了，孔子他自己知道他也不久啊，就要圓寂，所以呀，他很傷歎的，才說這麼幾句話，說，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那麼這馬呀，生出個麒麟，這是啊，第七種。

第八種呢，叫「牛生白澤」。這個白澤呀，是白色的；白色的，這種的獸類呀，是很少有的；牠也不像牛，也不像馬，也不像驢，也不像這個騾子，啊，所謂：四不像。啊，牠是馬的樣子呢，但是長的牛蹄子；那個角啊，

長的牛角；啊，雖然是牛角，卻又是馬的樣子，所以呀，牠也不像個驢，也不像個馬，也不像個牛，也不像個騾子，所以叫白澤。這種的獸類，也是一種祥瑞的獸，這第八。

第九呢，「倉變金粟」。啊，我頭先問果地，這個金粟可有什麼用呢？可以拿來吃嗎？這穀子本來可以做飯，做米，來吃飯用的；變成金子了，這怎麼吃啊？啊，他就很聰明，他說，這個你若拿一些去啊，就可以賣了換錢的，可以買很多米；啊，我一想，也是這樣；這個果然這個金粟，你拿去一些個賣了就很值錢的了，所以這是很對的。

但是啊，可惜我對這種的情形還不了解，那麼果地這麼一說，我才豁然大悟。啊，他問誰有貪心？我說我有。我貪什麼呢？我貪呢，我這個貪心呢，想要貪大家快點成佛，這是我的貪心；啊，所以呀，不要把這個徒弟給餓壞了，還希望他快一點成佛呢！啊！這個傻徒弟，傻頭傻腦的；傻頭傻腦的，還有個不傻勁！這是啊，第九倉變金粟。

第十呢，本來這個象啊，是生兩個牙的，象有兩個牙。啊！文殊菩薩出世這個時候啊，他家裡養的象生了六個牙，「象具六牙」。



有這十種的吉祥，所以這代表啊，這大智文殊師利菩薩，這十種的「十度波羅蜜」那麼所以和其他的菩薩不同，這是文殊師利菩薩，十種的吉祥如意的事情。

我們要想啊，認識文殊師利，要想見一見文殊師利菩薩，你就要先呢，記著這十種的吉祥的事情。你知道這十種吉祥的事情，你見著文殊師利菩薩，啊，你可以講，你說，您老人家呀，是我一個老朋友了，最知己的善知識。為什麼你這樣講？我知道您這個出生的時候，這十種的吉祥事情，你一念，喔！文殊師利菩薩會很歡喜的，說，哦！是的，你是我的老朋友，我不否認，因為你知道我，這知己，這叫知己的朋友。

你若不知道他呢？文殊師利菩薩雖然他沒有分別心，但是你對他不認識，他對你也就不會接近；你認識他多一點，他和你就近一點。所以呀，我們為什麼要知道每一個菩薩的這種境界呢？也就是想要啊，每一個菩薩呀，都和我們做朋友，做兄弟，每一個菩薩都是我們的善知識。啊，你們各位呀，將來都是菩薩的善知識，所以自己不要把自己看輕了。

(雲法師問，解釋一下觀世音菩薩)

啊，這【觀世音菩薩】：他是觀世間的一切音聲而得名。啊，他這個大約是因為眼睛太多了，所以世界什麼事他都要管；啊，這個菩薩，這位菩薩，因為什麼他要管世界所有的事情呢？就因為他大慈悲！啊，他因為大慈悲的原因呢，不捨棄一眾生，所以叫觀世音菩薩！在往昔，他因為啊，修的四十二手眼，所以呀，證得千手千眼的這種的法相，啊，莊嚴法相，這是觀音菩薩簡略的說法。

(弟子問，得大勢菩薩)

【得大勢菩薩呢】：他是這個有大勢力，一舉手，一投足，都大地六遍震動，啊，都有這個「震、吼、擊、動、躡、起」這種的形相，這種的聲音，啊，這所以叫，他的勢力很大，那麼驚天動地的這個勢力，所以這叫這個大勢至菩薩。

(弟子問，常精進菩薩)

【常精進菩薩】：他是日精進，夜精進，晝夜六時沒有不精進的時候，所

以呀，比任何人都精進，所以呀，名字叫常精進菩薩。

(弟子問，不休息菩薩)

這個【**不休息菩薩**】：也是常精進差不多的意思，他什麼時候也不會說，我疲倦了，休息休息了，他不休息，啊，時時刻刻都在精進；啊，身精進，心也精進，不是啊，身精進，心懶惰了；或者心精進，身懶惰了，這都不叫啊，不休息。那麼就是身心晝夜六時常精進。

【**寶掌菩薩**】：寶，就是寶貝，也就是法寶；掌，手掌。因為菩薩有以他這個行門命名的，有以他的本願命名的，取名字的。什麼叫行門呢？行門，就是他修行那個法門，叫行。什麼叫本願呢？就是他啊，在因地的時候，發這種的願，來取他的名。有的就用他這個德行道德來取，有的就用他的這個本領取名字。

這一位寶掌菩薩，他啊，這個手掌上，有種種的法寶。

第一，在他的掌上，第一個法寶，就是如意珠法寶，有如意珠。這個如意珠，是遂心如意，無所不至，如意珠。

第二，他啊，這個手，又有這個胃(ㄣㄩㄢˊ)索手。

第三，寶鉢手。

第四，就是寶劍手。

第五，就是跋折羅手。

第六，就是寶杵手。

第七，就是施無畏手，他這個施無畏手，是啊，對一切都無所畏懼。

這個寶掌菩薩，他在因地，也就修這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四十二眼』

所以呀，得到寶掌，因為他這個掌裏頭，具足一切法寶；這一切法寶，就包括一切的寶，所以叫寶掌菩薩，這一位菩薩他的名字就叫寶掌菩薩。

**【藥王菩薩】**：藥王菩薩，那麼在聽楞嚴經的時候，還記得在那個二十五聖各訴圓通，其中就有藥王、藥上，這兩位菩薩，他的這種因緣，我相信有很多人會記得，我們現在啊，還叫這個果前講一講這個這兩位菩薩的來源。

這個藥王菩薩，他們是在這個佛教裡邊呢，都有一個因緣。什麼因緣呢？在以前有一個**轉輪聖王**，這轉輪聖王啊，生了一千個兒子。這一千個兒子啊，大家就都一齊發願出家修行，就是啊，**賢劫的千佛**。那麼**釋迦牟尼佛**呢，就是**第四位佛**，在這個賢劫，他出世，這一千個兄弟，就做千佛。

那麼另外呀，這個轉輪聖王還有妻室，就有另外一個太太，又生了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大兒子，就發願呢，護持他這一千個哥哥的法，護持啊，千佛；每一位佛出世，他都啊，做護法。

那麼這個第二個兒子啊，一看，他哥哥發願做護法，他就啊，發願呢，來供養，供養。他發願呢，他這一千個哥哥成佛的時候，無論哪一個成佛，他都啊，先來供養，供養啊，佛。不是就供養一次，那麼在這佛住世的時候，他永遠來供養，發這個願。不是供養就一個哥哥，在他這一千個哥哥都成佛，他每一個哥哥，他都去啊，供養。

那麼在這個佛呀，入涅槃之後，到這個末法的時候，他又發願呢，來救度眾生，用這個種種的藥品，來醫治眾生的病。啊，這個三災來的時候，刀兵，水、火，瘟疫流行；這種啊，刀兵災，水火災，這個瘟疫災；瘟疫呀，是傳染病。這種傳染病啊，有的一生這個病就會死的。

藥王菩薩，他就發願呢，來給救度這一切有病的這個眾生，所以這是啊，藥王菩薩他的宿世的這種因緣。這個藥王菩薩，他啊，專門來醫治眾生的病，不單醫治眾生的身病，也醫治眾生的心病；啊，眾生身心的病都醫治

好了，那麼然後才能修行。

**【勇施菩薩，寶月菩薩】**：這個勇，就是勇氣；施，就是布施。你這個布施，要有勇氣，才能行布施；如果沒有勇氣，你就不會行布施。在六度萬行，布施第一，這個萬行之中以六度為主；六度，又以布施為主。所以我們人若是做布施，這就包括六度萬行在這個布施裏頭。

這個布施，要有勇氣，你要有一種勇猛的心，去行布施，你這個功德呀，才是不可思議。因為你布施的時候，是布施，以不思議的這種精神來做布施，你得的果報，也是不可思議的。

譬如我們想做布施，做布施，想要做布施，可是啊，又想起自己來，啊！我這個錢如果布施給他人，我自己怎麼辦呢？我這個衣服如果布施給他人，我自己又穿什麼呢？我這個房子布施給他人，我自己又住什麼呢？這就是沒有勇氣了；一想起來自己，就不肯做布施了，這就是沒有勇氣。

好像一切的飲食，本來想送給人家吃，自己也想起來自己了，啊！我自己如果把這個飲食布施給人，我自己又吃什麼東西呢？就想起自己了；一想起來自己，這個勇氣就消散了，就沒有勇施的這種精神。

勇施菩薩，他啊，所作的布施，他不加思索，就做布施。啊，我看這個人困難，我幫忙他，給他一百塊錢叫他拿著，做點衣服，買點吃的東西，這不加思索就布施給他；如果一想，想到自己，那就是沒有勇氣了，這是勇施菩薩。他勇於做布施，勇於財施、法施、無畏施；他最勇猛，勇猛精進，這是勇施菩薩。

寶月菩薩：這位菩薩，他的名字就叫寶月菩薩，以寶月為名。

又有【月光菩薩】：這個菩薩呢，他以月光為他的名。月光啊，能除一切的晚間的黑暗，所以這個菩薩，以月光為名。

【滿月菩薩】：這個前面所講這個寶月，和月光，和滿月菩薩，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怎麼叫寶月菩薩？怎麼叫月光菩薩？怎麼又叫滿月菩薩呢？

這位菩薩，他是精持戒律。

精持戒律，所謂：「嚴淨毘尼」，在《楞嚴經》上講，嚴淨毘尼，毘尼，就是啊，戒律。「宏範三界」，作三界的這個大的模範，大的榜樣。「能於國土成就威儀」，他啊，在每一個國土，成就威儀。「佛子住持善超諸

有」，這樣子持戒律，持的就像一個寶月那麼光明，那麼樣圓滿；所以呀，這三位菩薩，一個叫寶月菩薩，一位菩薩就叫月光菩薩，一位菩薩就叫滿月菩薩。

其實，這個名字雖然不同，都是從這個持戒中來的，精持戒律。其實，這個寶月也就是滿月，月光也就是寶月，這三位菩薩雖然名字不同啊，他的行門是一個的，是一樣的，都是從啊，精持戒律來的。

所以說：「持戒清淨如滿月，身口清淨無暇疵」，持戒清淨啊，就好像那滿月似的；身口清淨，身業、口業、心裏這三業清淨，意業，無暇疵，一點的黑暗的地方也沒有。所以這三位菩薩，都是從持戒修持而得名。

**【大力菩薩】**：這個大力，他力量是特別大。好像昨天那個得大勢菩薩，那個力量也那麼大。這個菩薩，也和得大勢菩薩那個力量是一樣的，叫大力菩薩。

又有一個菩薩叫什麼名字呢？叫**【無量力菩薩】**：無量力，這個大力呀，它可是啊，大呀，但是還沒有到無量；這個無量力呀，的菩薩，又超過這個大力菩薩；其實，大力也就是無量力，無量力也就是大力。



這個菩薩他修什麼行門成的，啊，得這個菩薩的名字呢？和這個【越三界菩薩】：超越三界這個菩薩。超越三界，哪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這個怎麼超的呢？也就是因為有大力，也就是因為有無量力。

這個大力，和無量力，越三界這個菩薩，也都是修一種的行門，修哪一種的行門呢？修精進波羅蜜，啊，修精進波羅蜜。他呀，向前去，總邁進去。為什麼他修精進波羅蜜呢？你現在由他這個大力證明，無量力來證明，越三界來證明，這三個名字都是一樣。

大力，也就是無量力，無量力，也就是越三界。他若沒有大力，也不會越三界，不會超越這個三界了，超出這個三界。他若沒有無量力，也不會超出三界。所以這大力、無量力、越三界菩薩，他知道他修精進行門，精進波羅蜜。為什麼他修精進波羅蜜？就因為啊，他有大力、有無量力，有超越三界這個勇氣，所以呀，啊！常常精進，總向前去邁進去，這是啊，這幾個菩薩的名字意思。

**【跋陀婆羅菩薩】**：跋陀婆羅，有三個翻譯法。

第一個就是「賢守」(賢，就是聖賢的賢；守，就是啊，保守的守，保守著，

保護的那個保，保護，保守的守，就是守著，在那看著)。

第二個又翻譯叫「賢首」(這個賢，也是聖賢的賢；首，就是這個首腦的首，就是首楞嚴那個首，大佛頂首那個首)。

第三個翻譯又叫「賢護」(賢，那聖賢的賢；護，就是保護的那個護)。有這三個翻譯這個意思。

怎麼叫賢守呢？這講第一個意思，因為這一位菩薩，能守住佛的家業，能看守佛的家業，所以呀，叫賢守(就是啊，保守的這個守)。

第二個叫賢首(這個首呢，就是大佛頂首楞嚴經那個首)。這個呢，還是作眾賢之首，是在菩薩裏邊呢，他是作上座的，就是啊，菩薩裏邊的一個大菩薩，菩薩之首，賢人之首，賢人的一個首領，第二個。

第三個意思叫賢護，他呀，是在聖賢裏邊的，能護持眾生的一位菩薩。所以呀，這個跋陀婆羅菩薩，有這麼三個翻譯法。

還有這個【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又叫「阿逸多菩薩」。這個彌勒，翻

譯成中文，就叫啊，「慈氏」(慈啊，就是慈悲的慈；氏啊，姓氏的氏)。

這個阿逸多，又翻呢，叫「無能勝」，沒有啊，可以能勝得了他的(這個勝，就是勝利的勝)。那麼彌勒菩薩呀，沒有任何的天魔外道可以能勝得了他。

他呀，住在兜率天，兜率內院，這一位菩薩，他修這個慈心三昧。慈心三昧，所以呀，他，每一個眾生，見著他，生一種慈心，因為他修慈心三昧。他對一切眾生有這種慈悲心，一切眾生對他也就生出一種慈愛的心，來擁護這彌勒菩薩。

這個跋陀婆羅菩薩，他是啊，用禪定的功夫，修禪定波羅蜜。這個無能勝菩薩，就是這個慈氏菩薩，他修慈心呢，也就修忍辱三昧。

這個彌勒菩薩，等釋迦牟尼佛不做這個娑婆世界的教主了，他就啊，來接釋迦牟尼佛這個教主的職位。在什麼時候他來接呢？有一些個外道就講，說是啊，彌勒菩薩來了，彌勒菩薩出世了，這簡直是說夢話！

怎麼說他說夢話呢？在釋迦牟尼佛說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在這個世界，現在是減劫，每過一(百)年，這個身量矮了一寸，身量減去一寸，高，高度減去一寸；壽命就減去一歲。減到人壽命到十歲上那時候，然後再增；

也是一百年，這個身量增高一寸，壽命增多一歲。等到人的壽命增到八萬四千歲，然後再減；再減到人的壽命到八萬歲的時候，那個時候彌勒菩薩才出世呢！才來呀，教化眾生。那時候也就是「龍華三會」。

所以現在這些個外道，不懂佛法，啊，就亂講亂說的，這是有一定的時間。

拿著佛法來評論，我們現在這個人的壽命，平均都在六十至六十五歲之間，那麼等到減到人的壽命到十歲那時候，你想一想，還有多長的時間？然後再增到八萬四千歲，這又有多長的時間？然後在八萬四千歲，再減到八萬歲上，彌勒菩薩才出世。所以現在這些個人說夢話，啊！真正可憐！

**【寶積菩薩】**：這個寶積菩薩，他積集很多的寶貴的東西。什麼是寶貴的東西呢？他積聚了啊，這個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功德。啊，這個功德呀，就是猶如寶貝一樣，猶如法寶一樣，積聚而成。啊，他這個菩薩的名字，叫寶積菩薩。

**【導師菩薩】**：就這個菩薩叫導師菩薩，怎麼叫導師呢？導，就是引導；師，就是師父。他作眾生的引導的師父，接引，啊，來導。不現在有這個旅行，有這些旅行社呀，帶著人到各處去旅遊去，啊，這叫導遊。

那麼這個導師呢，他就引導人歸於正路，歸於啊，佛道。引導什麼樣人呢？引導墮地獄的人。這個人呢，墮地獄了，他也不曉得發菩提心了，在那啊，受罪受苦，他也不知道懺悔？所以這個導師菩薩，就用種種的方便法門，去啊，引導他，令他呀，再發菩提心，修菩提道，這是導師菩薩意思。

「如是等，啊，菩薩摩訶薩」：像啊，前邊所說呀，這麼多這個菩薩摩訶薩。啊，「八萬人俱」：有八萬人那麼多。這個菩薩摩訶薩，我以前呢，講地藏經的時候，大約講過這個摩訶薩，有七種的意思。講這個法華經，也講過這個七種大的意思。

### Ch01-19-序品第一

爾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復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

「爾時」：當爾之時。哪個時候呢？就是釋迦牟尼佛說這一部《法華經》有八萬菩薩同時來到道場，來到法會這個時候。那麼在這個八萬菩薩，這個都是一些大菩薩，都是佛的子；佛為法王，菩薩就是法王之子。所以呀，

在《彌陀經》上說，文殊師利法王子。在這一部《法華經》這些個大菩薩，都是法王子。

那麼這個法王子，佛有三個子，第一個是真子，第二個是內子，第三個是外子。什麼是佛的真子呢？就這個菩薩法王子，這是佛的真子，這佛的內眷。

跟一切的比丘，和羅漢，這都叫佛的內子，是佛的內裏邊的眷屬，是佛真正的內子。

在這一切的凡夫眾生等，這也都是佛子，是佛的外子，是在佛法的外邊，還沒有啊，來學習佛法，這個佛的外眷屬，他是外邊護持佛的，這是啊，凡夫眾生。那麼這也可以說是在佛法裏邊的外子，因為他啊，雖然學習佛法，可是啊，他沒有證果，所以呀，在這個凡夫的地位上，沒有到這個聖賢的地位，所以叫外子。

這是啊，佛有這麼三個子，這三個子，就包括菩薩、羅漢、六道的眾生。六凡的眾生，和這個三聖眾生，三聖六凡，合起來這是九法界的眾生；九法界的眾生分出來三種的子。

這個時候，當爾之時啊，「釋提桓因」：釋提桓因呢，也是梵語，翻譯呀，成中文呢，就叫「能作」。能作什麼呢？能作天主。這個釋提桓因呢，就是一般人呢，所崇拜那個上帝，那個老天爺，也就是那個天主，這一般的這個外道啊，所崇拜那個天主，就是這個釋提桓因。

這釋提桓因呢，在〈楞嚴經〉裏頭啊，他就是因陀囉耶，「南無因陀囉耶」就是那個因陀囉王，也就是這個釋提桓因。

這個釋提桓因呢，他在做三十三天的這個天主，也就是忉利天的這個天主；也就是啊，在中國人，一般人所恭敬的那個上帝，那個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他是啊，在天上做皇帝的一個人。他呢，還在六凡法界裏，談不到啊，聖人。所以這個釋提桓因在佛教裡頭來說，他是護法，是護持佛教的。在佛教，在佛的前邊，他啊，連一個座位都沒有，只可以站著，沒有他的座位。

那麼沒有他的座位，怎麼一般人這樣崇拜他，這樣相信他呢？啊，怎麼信他是天地的真正的真主宰呢？這是不是他的意思呢？是的。他在佛教裡頭雖然沒有座位，只可以站著在那做護法；可是他在他啊，所管的這個範圍

內，他就是啊，獨一無二，最高的一個領袖了。

我常常用這個來做比喻，有一種比喻。在佛法裡邊呢，這個釋提桓因僅僅是一個護法，護持佛教的，那麼一般人對他是很崇拜的。這個道理呢，有一種比喻，比喻什麼呢？比喻我們這一個國家，有那一些個窮鄉僻壤，就是啊，這些個鄉村。

這一個窮鄉僻壤啊，它有這一個村莊，有它這個範圍。這個範圍呀，和外邊的交通啊，不通達，它還沒有開化，在那山裡邊呢，住著。住著，他啊，這村裡邊就有個村長，這個村長啊，常常到外邊去和外界接觸，那麼這國家，也承認他是個村長。

可是他對他老百姓講啊，怎麼樣講法呢？他說呀，因為他這一些個老百姓都沒有到過這個大城市裡邊，都是一些個鄉下人；所以他對他這個鄉下人呢，就講了，說啊，這個世界呀，我是最大的，任何人呢，都要聽我的指揮，我也就是皇帝，我也就是總統，我也就是啊，管理這個世界的一個主人翁。

他這樣一講啊，他這些個老百姓啊，就都相信他這個說話，啊，認為他



是個首腦啊，他所講的話，當然是對的。這一般人呢，也就不知道，在這個村長的上邊，還有啊，縣長啊，省長啊，又有啊，啊，總統啊，或者有皇帝呀，都不知道的。為什麼不知道呢？就因為在這個窮鄉僻壤裡邊呢，在這個山窟窿裏頭，這個山谷，山谷裏，和外界的交通啊，不接觸。所以這些個山谷的人呢，就認為這個村長是世界上最第一了，啊，是最大的，就都崇拜他，相信他講的話。

這個天主啊，也就是這樣子。不明白佛法的人，就等於啊，這個窮鄉僻壤裏頭的一些個鄉下人，他沒有見過大的場面，沒有見過大的這個城市，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呀，就認為他那個村長啊，就是最高的領袖了。

那麼我們這個凡夫沒明白佛法之前，也只知道啊，有個上帝，有個天主，啊，不知道在天主的上邊還仍然有佛，不知道在這個上帝的上邊還仍然有這個菩薩，都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呢？就因為天主，他不希望叫他這個所統領的人呢，知道，誰再比他大。也就好像那個村長啊，他不叫他這個部落，這個村莊的人呢，和外邊接觸，一樣的道理。如果他就和外邊一接觸了，那麼誰都知道他是

個小小的村長，就不會再那麼相信他，這個釋提桓因也就是啊，這樣子。

那麼這個釋提桓因，他怎麼樣來的呢，他的因緣？釋提桓因他的來源呢，他的在前生啊，啊，很久很久以前，他是一個做女人的，不單做女人，還是一個窮女人；不單是個窮女人，而且還是一個要飯的女人，討飯吃的。討飯吃的，她因為看見呢，這個迦葉佛那時候，這個佛像啊，這個金脫落，於是乎啊，她就聯合起來呀，三十二個人，共同完成啊，這個重修廟宇，又給佛呀，重塑金身，完成這種的功德。

那麼在她啊，三十三個人，就感現呢，都做這個天主。這個發起這個窮女人也做了忉利天的天主。其餘三十二個女人，就東八天、西八天、南八天、北八天，這四、八，三十二天天主。

那麼講起來這個天呢，有多少天呢？這個天呢，沒有數量那麼多，數不過來那麼多！不過這一個天呢，是個忉利天呢，是在須彌山的山頂上。跟四王天呢，在須彌山的半山腰。

所以呢，釋提桓因，啊，這個釋提桓因，和他的眷屬，「與其眷屬」：眷屬啊，就是和他同類的，和他一家人。有多少呢？有「二萬天子俱」：有

兩萬這麼多的天子，同時啊，到這來。不僅僅呢，就是釋提桓因，和他的眷屬有二萬人。

還有啊，「復有明月天子」：又有一個天子，他的名字呢，月天子。

又有啊，「普香天子」：這個天子啊，常常放香，啊，身上放香。

有「寶光天子」：這個天子呢，他歡喜寶貝，所以呀，身上就有一股寶光。

這個普香天子呢，歡喜香氣，所以呀，啊！他就啊，總放著一股香，啊，普薰法界，普香天子。

「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是東天、南天、北天、西天。東天王，就在這個須彌山的東邊。南天王，就在須彌山的南邊。西天王，在須彌山的西邊。北天王，在須彌山的北邊。四大天王，住在須彌山的半山。

那麼東方的天王，就叫持國天王(持啊，就是指持的那個持)。

南方的天王，叫增長天王，持國增長。

西方的天王，叫多聞天王。

北方的天王，叫廣目天王。

四大天王保護這個世界，所以叫啊，**護世四王**，護啊，我們現在這個眾生，都是在這個四大天王保護之下。

「與其眷屬萬天子俱」：和他這個同類的眷屬，有一萬多個天子，都一起呀，來到這個法會。哪一個法會？就是《妙法蓮華經》法會。

方才我說這個普香天子他就歡喜聞香，這個寶光天子他就歡喜寶貝。這不單是他自己歡喜香，歡喜寶貝，因為這個天子啊，他啊，知道一切眾生啊，也都歡喜這個香，於是乎啊，他就放出一種普香，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不是這位天子放出香這種香啊，啊，我們這個人世間呢，我告訴你，那可就臭不可聞了！啊，因為他放這個香氣在這個世界，所以呀，把這個臭氣就都避開了，變成普香。

這個寶光天子，他知道啊，一切眾生啊，都有貪心，都貪這個寶貴的東西，

所以呀，他就放出一種寶光了，滿眾生啊，這種的希望；希望滿了，然後發菩提心。這是啊，我再補充這兩位天子這個意思。不是他自己呀，歡喜聞這個香，而是啊，因為一切眾生也歡喜聞這個香，所以他放出香；不是他自己歡喜寶貴的東西，因為一切眾生啊，也都歡喜這個寶貴的東西，所以呀，放出一種寶光來。

這也都是啊，令眾生啊，覺悟這個世界，啊！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而發無上的菩提心。

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萬二千天子俱。

「自在天子」：自在天，這個天子非常自在，他住在呀，化樂天上。化樂天，它這個快樂呀，是由變化而產生的化樂；也是啊，其它的天，天上的快樂，他可以把它變化到他自己這個天，這個地方來，化樂天，這自在天子。

又有一個「大自在天子」：這個大自在天子，就是他化自在天；他這種自在呀，不是在他本天所有的，是啊，由其它的天，他給呀，化現出來的大

自在天。「與其眷屬」：和他的同類的眷屬。「三萬天子俱」：喔！三萬這麼多，比以前呢，這個天子都多；以前這個釋提桓因只有兩萬天子，他這，啊，有三萬，多了一萬。

## Ch01-20-序品第一

「娑(ム×ㄟ)婆世界」：娑婆世界，什麼叫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語，有的時候又說娑(尸丫)，娑訶世界，SahaWorld，我聽翻譯的時候說 SahaWorld，這個就是這個娑婆世界。

這個娑婆世界，是個什麼世界？是個甜的世界，啊，這個世界是個最甜的。說，法師啊，你這回講經啊，我聽你講這麼久，也沒有講錯過經，這回呀，這可真講錯了！我看這個翻譯呀，說，娑婆是苦的，你怎麼現在講是甜的呢？喔！那你知道它是苦的，就不要留戀囉！為什麼你還捨不了這個世界？我為什麼說它是甜的呢？就因為我看你捨不了這個世界；你捨不得啊，當然是甜的了！啊，若是苦的，你早就捨了嘛！

啊，說是，你法師這樣講啊，我也沒有什麼話講？那你沒有話講，我又有話講了；有什麼話講呢？這個世界，也不是苦的，也不是甜的，是一個

沒有味道的世界！什麼味道都沒有。可是麻煩很多，沒有味道啊，有麻煩。

什麼麻煩呢？啊，是很痛苦的麻煩。

所以呢，這娑婆，翻譯成中文呢，叫「堪忍」，堪忍。堪，就是啊，堪能忍受。堪能忍受什麼呢？外邊，裏邊，這兩種。外邊，啊，有一切的苦的環境，堪能忍受。這苦的環境，就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

「三苦」：就是苦苦，壞苦，和這個行苦。「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這麼多苦。

這個苦啊！我們堪能忍受，唉！真難為你怎麼忍受來著？這個意思就是，本來不可以忍受的，啊！你竟然能忍受了！在這麼個苦的境界上，你能處之泰然呢，你還能忍受，還捨不得這個世界，你拿著這個世界當個什麼呢？

我怎麼說是個甜的世界？這個一般人呢，拿這個世界都當蘋果了；啊，當蘋果，以為蘋果啊，這個東西啊，很甜的，他以為這個世界就是甜的。其實啊，啊！吃過的，就覺得這個世界是苦了，那麼像黃蓮那麼苦，比黃蓮更苦！

那麼知道這個世界苦，你能忍受這個苦，這是啊，不容易的。你若能修道啊，吃得這麼多的苦啊，那一定成佛的。

我以前在東北，我一個徒弟，就是那個果舜，他說呀，啊，我去給日本人做勞工，吃也吃不飽，穿也穿不暖，晚間睡也睡不夠，睡眠也不足。他說，人若修道，能**就用這個做勞工受的苦一半，一定會成佛的**。所以他由出家之後，也日中一食，一天只吃一餐，不多吃。那麼常坐不臥，白天晚間他都是坐單的，不躺著睡覺，日中一食，啊，常坐不臥，行頭陀行。這是啊，我所收的皈依弟子，我所有的弟子，他是這個頭陀行第一，這個人叫果舜。

那麼他以後自己呀，因為不願意在這個娑婆世界上，他就自己把自己用一把火就燒了！燒完了之後，他這個身體還是在那坐著！還是在那坐著！等有人去一看，啊！用手這麼一摸，他這個身體就變成灰了！燒完了時候還是坐著。

這就見著啊，他有一種定力；如果**若沒有入定的功夫啊**，用火一燒，一定會跳起來。我們這個普通人，你用一柴，你向他身上一燒，這時候這個人一定蹦起來。那麼他坐那個地方用火燒完了，還沒有蹦起來，還在那坐著，這啊，證明他是有定力。



所以無論哪一個人，他若說他有定力，入了定了，啊，你可以試驗試驗他；你就用點著火燒一燒他看。他若不跳起來，那真有定力了；甚至於燒完了，化成灰了，還是在那坐著，那是**真正定力**。沒有這樣的定力，那不要自誇自己有定力，所以我不敢說我自己有定力，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啊，如果說自己有定力，那要試驗試驗，要考驗一下！

這個娑婆世界，這個世，是啊，有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這是時間性。界，界就是分開一種界線，那麼娑婆世界。

「主梵天王」：這個主梵天，主啊，就是做主；梵，就是大梵天王，這個是在大梵天上。「尸棄大梵」：這尸棄呀，這是梵語，翻到中文呢，叫「**多髻**」，這個頭上啊，他有很多的髻。「光明大梵」：又有一個天子，叫啊，光明大梵。「等」：啊，等，就是等於其他的天子。「與其眷屬，萬二千天子俱」：有這個一萬二千人天子這麼多。

(弟子問：三苦是什麼？)

是苦苦：苦中之苦。壞苦，苦苦啊，就是貧窮困苦，這叫苦苦；既然貧窮，

又沒有飯吃，又沒有衣服穿，又沒有房子住，你說這苦不苦？啊，這叫苦中之苦，所以叫苦苦。

**壞苦**：壞苦啊，是也有飯吃，也有房子住，也有衣服穿；不單有房子住，而且還住的高樓大廈，啊！住的最漂亮的房子，不單有衣服穿，而且也穿的最好的，最時髦的，最美麗的那個衣服；啊，不單有飯吃，而且呀，所吃的都是珍饈美味，哦！山珍海味，這個世界人家所沒有吃到的，他都吃得到。

你說怎麼樣啊？好景不常，這種好的時間呢，長不久，啊！忽然間，或者著了火了，或者被賊啊，給打劫了，或者受什麼意外的損傷；雖然有這樣富貴的快樂，可是壞了，啊，破壞了，這叫啊，壞苦。

**行苦**：行苦呢，既沒有貧窮的困苦，又沒有富貴的壞苦，那麼這可以說是沒有苦了？不是的，還是一樣有苦。什麼苦呢？啊，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病，由病而死，啊，念念遷流，念念不停，這叫念念遷流，念念不停，這叫一個行苦。就好像那水裡波浪似的，後浪跟著前浪跑，前浪沒有，後浪又生出了，這一生啊，由這個小，到老啊，一生啊，這個總也不停，念念遷流，這叫行苦。

(弟子：八苦有生，老，病，死)

**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你最愛這個人，哦！也不願離開；但是有這種環境逼迫你呀，不得不離開，你說這痛苦不痛苦？最愛的一個人要分手，啊，這是最苦的了。你最討厭的那個人，說啊，啊！我最討厭這個果前，我離開他，我不和他在一起。啊！到另外一個地方，又遇到另外一個果前，和他一樣的，也是令你那麼討厭，這叫怨憎會苦。你怨這種人呢，啊，到其他的場合，你以為離開他就沒事了，到任何一個場所裡頭，都會遇到一個和他一樣的，這怨憎會苦。

**求不得苦**：你所要求的，想要希望的東西，求不到手，你說苦不苦？

**五陰熾盛苦**：這五陰熾盛苦更厲害，跟著你寸步不離，**在你的這個身裏邊**，行住坐臥都同你在一起。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五陰熾盛，五陰呢，就好像火似的，燒得很旺的，這也是苦。

Ch01-21-序品第一

有八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羅龍王等，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這個「有八龍王」：龍啊，在以前有很多龍，人人都可以見；到現在這個時候，龍啊，不出現了。為什麼現在這個龍不出現？因為人太多了，所以呀，把這龍給嚇住了，嚇的不敢出來。這個龍的是一種屬於畜類，是畜生，animal。這種畜生啊，與一般的畜生不同，牠有神通。什麼神通呢？他可以大，又可以小，可以呀，令人看見，也可以令人看不見，有這種神通的變化。

那麼牠怎麼樣子做的龍呢？你不要把牠看的，小看牠；你不要以為牠啊，是個畜生啊，就看不起牠；這個龍的前生啊，是修道的人所變的。修道的時候，他啊，「乘急戒緩」所以呀，就墮落龍身(這個乘，就是啊，大乘小乘這個乘；戒，就是戒律的戒)。

他對於修道啊，是很急的，可是不守戒律；不守戒律，這種啊，慾念呢，沒有斷，尤其是姪欲的念，他沒能斷。因為這種慾念沒有斷，他不守戒律，雖然他修道很用功的，研究大乘的佛法也很盡心，可是就因為不守戒律，認為這個戒律呀，很緩慢，很慢，所以呀，他就墮落龍身。

因為他不守戒律，墮落龍身；因為他修大乘的，修對這個佛道啊，他很精進的，所以呀，就變成啊，有神通是有神通，可是啊，變成畜類。這在講楞嚴經的時候已經講過，我恐怕各位呀，都忘了，所以再把它重複一下。

這個乘急戒緩，墮落龍身，有這個「戒急乘緩」的，戒，守戒律守的很嚴的，可是啊，對大乘的法呢？他不精進。這種的修道的人呢，就可以做人。做什麼樣人呢？做很富貴的人，但是啊，不太聰明；雖然很富貴，可是啊，很愚癡的。因為什麼他富貴？因為他修持戒律很嚴謹的，所以呀，啊，就做一個富貴人。為什麼他沒有智慧呢？因為他不讀誦大乘經典，不研究啊，佛法，所以呀，他就有多少愚癡，不會十分愚癡，但是啊，就不太聰明。

有「乘戒俱急」，對這大乘佛法上，皆啊，急急的向前呢，去修行；守戒律也守的好，對研究佛法也非常盡心。這種的人呢，或者可以證果；不能證果，那麼也生到天上去，可以生到天上享天福。

有「乘戒俱緩」啊，他也不修大乘的佛法，也不持戒律，一天到晚呢，非常懶惰。就是沒有出家的人，啊，不研究佛學，不行持佛法，這是懶惰。

甚至於出家的人，他也呀，不去研究佛法，也非常懶惰；啊，早晨睡覺，一睡，睡到十點鐘才起身，啊，晚間也早早就休息了。

他說什麼呢？他說，「日高三竿身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呢」，太陽高了三竿，那一竿子啊，大約有十幾丈那麼高；三竿子呢，就有三十幾丈那麼高。啊，言其太陽出來三十幾丈高了，這個和尚還在床上睡覺呢！啊，未起身，說啊，日高三竿身未起，這個身，就是和尚，沒有起身。算來名利，求名求利的這個人呢，不如閒，不如我這清閒，什麼也不幹，懶懶的比較好。所以呢，這叫啊，懶惰。

乘戒俱緩，他也不守戒律，是也不研究佛法；雖然掛名出家，啊，名義上是出家了，實際上啊，他不修行，不用功。啊，或者呀，歡喜躲懶偷安，無論有什麼工作，就往後鈍了，他不去做去；或者是，啊，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呀，他先偷著吃一點，啊，好吃懶做這樣子。

這樣怎麼樣呢？就會墮地獄的，啊，會跑到地獄裡去。一天到晚都叫你吃，吃什麼呢？吃那個熱鐵丸，那個鐵燒紅了，叫你吃那個東西。你歡喜吃嗎？啊，一天到晚給你那個東西吃。你歡喜不做嗎？什麼你也不願意研究嗎？哎！到那個地方，不要你做什麼，就是叫你受罪。

或者用油把你炸一炸，或者放到那個刀山上，劍樹上，油鍋裡，啊，叫你嚐遍那個滋味。為什麼叫你嚐遍那個滋味？就因為你懶惰，看你還懶不懶！這是啊，這個乘戒俱緩，人就這個樣子。

現在這個龍，有八個龍王，其餘的小龍啊，還很多。

講到這個地方啊，啊，我又想起我在東北，就是那個果舜，昨天晚間不講這個果舜，他自己把自己燒了；啊，這個果舜呢，他是乘戒俱急的，他既然守戒律，又修大乘的佛法。他造了一個茅蓬，這個茅蓬呢，怎麼叫茅蓬呢？就是用茅草啊，搭的這麼一間房子；這房子啊，不太大，大約就有前面這個長，從這個地方這麼大，或者比這個還大一點，他自己造的這麼一間房子。

一間房子啊，他請我去給它開光，開光，啊，也就是開幕。那麼帶了幾個徒弟去，有一個叫果能的，有個叫果志的，一個叫果佐的，有個就是這個果舜；那麼去給他開光啊，那天晚間就在他這個茅蓬住下了。

住宿，住宿這時候呢，就來了十條龍，十個龍，要求啊，要皈依三寶。當

時啊，天氣正在呀，非常的旱，沒有雨下！那麼當時因為沒有雨下，我就問這個十個龍，我說，這個龍是管著下雨的，為什麼你現在不下雨呢？你又要來皈依？這個龍說，下雨呀，是要由帝釋天的吩咐，就是啊，昨天講那個釋提桓因，說要有他的命令啊，才可以下雨；如果沒有他的命令呢，牠們是不敢隨便下雨的。

當時我就對牠講，對這個龍講啊，我說，你應該呀，到釋提桓因那去，替我來請求，我呀，要求在這個我這個方圓四十里地以內，下雨。如果明天呢，你能請准玉帝下雨；後天呢，我就給你打皈依，我收你做佛門的弟子。

我這樣對牠講呢，果然第二天呢，就下雨。這個雨下的，果然也就是啊，在我所住的那個地方，方圓四十里地以內，有雨下；四十里地以外呢，沒有雨下。所以在第二天呢，我就給這個十個龍啊，都給牠說的皈依；說皈依之後呢，龍就也都去修行。講起這話，就好像啊，是一種神話似的！實際上啊，一點也不是神話，這是我親身的經驗，和這個龍。

那麼這種龍啊，牠可以變化無窮，有一種神通；那麼現在在這個法華經上，法華會上，這有八個龍王。



我忘了講，這十個龍王啊，我給牠們起的法名叫什麼呢？叫「**急修**」啊，牠自己要快快修，急修。

那麼這八個龍王啊，都叫什麼名字呢？每一個龍王，都有名字的。

「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這個難陀，跋難陀這是梵語，有沒有人記得這個梵語是什麼意思？問問他們。難陀，難陀就是「**歡喜**」。跋難陀，是「**善歡喜**」。這牠們兩個啊，這兩個龍王是兩兄弟；啊，以前呢，很不守規矩來著，因為遇到摩訶目犍連，把牠們兩個降伏了。以後呢，他們就作佛教的護法；所以現在在法華會上，才敢來聽經。

這是啊，歡喜，和善歡喜兄弟兩個，擁護這個摩羯提國，摩羯提國這個風調雨順，啊，風雨及時，令這個五穀都豐收；啊，這兩個龍王，對人呢，是很有益處的。

「娑伽羅龍王」：娑伽羅，啊，翻譯就是一個「**鹹的海**」，牠這個名字就住到鹹的海裡，這個龍王。

「和修吉龍王」：和修吉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呢，就叫「**多頭**」。這個龍

啊，牠有很多頭，一個龍身子啊，甚至於有的生九個頭的，有的生十二個頭的，又有生十五頭的，又有的生啊，三個頭、七個頭，這叫多頭，和修吉的這個翻譯就是啊，牠很多的頭，這個龍王。

「德叉迦龍王」：這個德叉迦龍王呢，翻譯過來就是啊，「**現毒**」。牠啊，能現出來很多的這個毒氣，有一股毒氣，人若是啊，受牠這個毒氣會死的，德叉迦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阿那婆達多，就是啊，翻譯成中文呢，就叫「**無熱惱**」，沒有啊，這個熱的煩惱，這個龍王。

「摩那斯龍王」：這摩那斯龍王，就啊，翻譯成中文就叫「**大身**」，因為牠這個身體很大的，所以叫大身龍王。

「優鉢羅龍王」：這個優鉢羅呀，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青蓮華**」，牠這個名字叫青蓮華龍王。

「等」：等啊，就是不僅僅這八個龍王，還有啊，其他很多很多。「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那麼每一個龍王又帶了很多這個龍子龍孫，小龍啊，

啊，這些小龍，帶的很多來，所以叫啊，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在當時這十個龍沒有皈依以前，牠們就下雨，所以呀，我給這個果舜，到這個茅棚啊，就起一個名字就叫「龍雨茅蓬」那麼牠們下過雨之後，給牠們舉行了皈依的儀式。所以這個龍啊，你是雖然看不見，但是，是有這個龍的存在。

#### Ch01-22-序品第一

有四緊那羅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緊那羅王、持法緊那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不單有這個龍，又有這個「緊那羅王」：這是啊，天龍八部，所謂這個八部鬼神等。緊那羅，他啊，叫「疑神」(疑呀，就是懷疑的那個疑；神呢，就是那個神仙的神)。怎麼叫疑神呢？因為他啊，好像人似的，但是頭上啊，生了一個角，頭上生了一個角。這個緊那羅，他是疑神，也是在玉帝那奏樂，奏音樂，在釋提桓因那，啊，奏音樂，是這麼一種神。

「法緊那羅王」：那麼有一個這個疑神呢，就叫法緊那羅王，法，他有種

種的方法來奏音樂。

「妙法緊那羅王」：他這個不單有法，而且還非常之妙，奏的音樂啊，是美而中聽的，人人都歡喜聽。

「大法緊那羅王」：啊，他這種的法呀，音樂奏出來，非常之大，他這個法也大，這個聲音也大。

「持法緊那羅王」：還有啊，一個疑神呢，他奏出音樂啊，就叫你這個人，令你這個人呢，生出一種啊，歡喜修行啊，依法修行的這種心，所以持法緊那羅王。

「各與若干」：各，就是每一個；與，就是同的；若干，若干呢，就是很多的數目，數目很多。有多少呢？「百千眷屬俱」：或者有帶著一百個的，有帶著一千的，或者帶著一萬個，眷屬俱，一起呀，來到這個地方。

有四乾闥婆王：樂乾闥婆王、樂音乾闥婆王、美乾闥婆王、美音乾闥婆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我們聽見呢，說這個緊那羅呀，和乾闥婆奏音樂，我們也就跑到這個音樂上去了，就啊，執著到這個音樂上了，啊！說在佛教裏頭也講這個緊那羅王，和乾闥婆王，這個是奏音樂的，於是乎啊，也就去學音樂去了。

你要知道啊，這個音樂是給玉帝奏的，並不是在佛法裏頭。他啊，皈依佛之後，做佛教的護法，這叫天龍八部鬼神；有的是鬼，有的是神，來做佛教的護法，不是啊，說你一定，哎，要你學這個音樂去。

「有四乾闥婆王」：乾闥婆，也是梵語，翻成中文就叫「嗅香」。這種的這個神呢，他專門歡喜聞香。啊，玉帝那想要叫他去奏樂的時候，就點上那個牛頭栴檀香啊，點上那個栴檀香，他聞到這個香味，他就來了；啊，他歡喜嗅香。嗅香啊，到這個地方來就奏樂，奏這個音樂，奏的非常之好，那麼有這四個。

四個，就是啊，第一個叫「樂乾闥婆王」：他奏樂，奏的非常好。

「樂音乾闥婆王」：他啊，奏這個音樂啊，啊，比那個樂乾闥婆王奏的更好。

有「美乾闥婆王」：有這個一個乾闥婆就叫美；美，就是美好；就是他奏的這個樂啊，啊，不單好聽，而且又美妙。有一個「美音乾闥婆王」，這四個乾闥婆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也同他這個眷屬啊，就是那個小乾闥婆，小乾闥婆，小緊那羅，啊，來到這個地方，聽佛說法。

不要學啊，有某一個唱歌的，那個像個小鳥似的，一見到人就要唱個歌給人聽，不要學那種的態度。並且那種人呢，啊，對我總還想辯證，辯證說什麼呢？他說，哦，八萬四千種這個法門呢，這也是其中之一，他說奏音樂啊，這也其中之一，他自己呀，啊，不知道慚愧呀，反而來，他自己著住到這個音樂上了，還想叫其他人著住到這個音樂上，這真是可憐！

有四阿修羅王：婆稚阿修羅王、佉羅騫馱阿修羅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阿修羅」：阿修羅是梵語，翻譯呀，過來呢，叫「無酒」（酒，就是飲酒的那個酒），他沒有酒飲。又叫一個名字「無端正」，長的相貌啊，非常醜陋。可是這個女的呢，相貌非常美麗；男的阿修羅啊，非常醜陋；女的，非常美麗。怎麼他叫無酒呢？因為他在天上啊，有一種天福，沒有天權，沒有權力，天上啊，他沒有權力。

這阿修羅呢，天上也有阿修羅，人間也有阿修羅，餓鬼，畜生裏呀，也有阿修羅。這個阿修羅，他的性質啊，是什麼呢？就好勇鬥狠呢！好勇，好勇啊，歡喜打仗，作戰，一定要把你戰敗了，啊，鬥爭堅固，非常的好鬥。

這個阿修羅，他也有一黨，他這一黨啊，非常的厲害，在天上啊，和天兵天將常常的作戰，我以前講過好多次了。這阿修羅王啊，他有個小姐，這小姐呢，就對玉帝呀，後來結婚了，玉帝呀，和這個阿修羅王女，這個女結婚。

為什麼他和她結婚呢？因為玉帝呀，他還是有，有這種欲念，他還有生起。因為有欲念，所以這個淫欲心不斷呢，他也歡喜這個美麗的女人。那麼在有一天呢，他就看見阿修羅王這個女呀，就最滿意，他就歡喜了，於是乎啊，就向這個阿修羅王求婚；阿修羅王當時一想，啊，玉帝他也是很大的，於是乎也就答應了。

答應了，那麼就結婚囉！結婚之後，玉皇歡喜聽仙人說法，每一天呢，就去到這一個神仙呢，那去聽經，聽這個神仙說法。可是這個阿修羅女呀，就心裏就生出一種懷疑心！什麼懷疑心呢？說，哦，你天天都到外邊去，

又很晚才回來，這大約是啊，你後和其他的女人去糊混去，那麼就問玉帝，問玉皇大帝，說，你天天到什麼地方去啊？是不是你另外有什麼不守規矩的行為？玉帝說，不是，我啊，到人間來去聽經，所以呀，晚一點回來，你不要多心。阿修羅女，她不相信你去聽經，你一定是不守規矩了！

那麼就有一天呢，玉皇大帝去聽經，阿修羅女呢，她也有神通，會呀，有隱身術，什麼叫隱身術呢？她雖然在這，你這個人看不見；因為你這一切的凡夫肉眼呢，就是玉帝天眼也看不見。

玉帝坐著車去聽經，她就啊，也跟在這個車裡邊去。去到那地方，聽經的時候，玉帝一下車啊，她也跟著下車，玉帝就問她，說，妳幹什麼來的？那麼你幹什麼來的？我來聽經，我也來聽經！玉帝，也因為玉帝還是凡夫，他不是證果的聖人，所以他有煩惱，他就拿著荷花呀，荷花這個錠，就打這個阿修羅女。阿修羅女一被打，啊，她就發了脾氣，發了脾氣，就回去告訴她父親。

在玉帝呀，和這阿修羅女結婚這個時候，玉帝呀，請這個阿修羅王，有一次請阿修羅王來赴宴，赴宴呢，玉帝呀，表示恭敬岳父啊，於是乎把天兵天將都排列，排到兩邊，來呀，歡迎這個阿修羅王。



但是阿修羅王啊，他啊，多疑，生出懷疑心來，多疑怎麼樣呢？說，哦，你向我來示威呀，我還沒有看見你這個天兵天將，心裏就很不滿意，對他女婿不滿意。那麼加上這一次啊，他這女回來，說啊，這個玉帝呀，他現在特別不守規矩，天天呢，出去找另外的女人，所以呀，我和他一講啊，他還打我！

阿修羅王一聽，這個自己女這樣一講，於是乎就大發脾氣，說好，你這個玉帝，我現在要和你鬥爭到底，於是乎就發動他這個阿修羅的兵眾，就去和玉帝作戰！那麼玉帝天兵天將，和這個阿修羅作戰，啊，很奇怪，打一仗就拜一仗，打一仗就拜一仗！玉帝呀，也沒有辦法了，可以戰勝阿修羅了！

玉帝沒有對付，就去求佛啊，來幫忙！那麼佛呀，教他念一句『**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說你回去呀，你每一個天兵天將都念這一句經文，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就可以勝。玉帝回去啊，啊，就是令他天兵天將，都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一念，這一句**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啊！果然這阿修羅呀，打一仗就敗一

仗，打一仗就敗一仗，敗了！啊，敗的結果逃的沒有地方去逃去了，就逃到蓮花那個蓬裏邊，空那個地方，跑到那個地方去。

為什麼阿修羅就受不了這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呢？這裏邊呢，值得研究的。沒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以前，他就屢戰屢勝；念誦佛所教的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之後，阿修羅啊，就屢戰屢敗。

因為天兵天將，和阿修羅呀，都是差不多的這種天想，所以呀，互相都沒有智慧，所以作戰呢，就是胡打亂鬧。等到一唸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這個天兵天將他具了大智慧了，那麼阿修羅他是一個沒有智慧的。

沒有智慧的，和有智慧的人來作戰，那一定就失敗，因為阿修羅啊，很多愚痴，天兵天將啊，都很有智慧的。所以呀，你有智慧的人，和愚癡的人呢，作戰，用那個個愚癡的是要失敗的，那麼這阿修羅，和天兵天將，也是這樣。

這阿修羅，啊，最歡喜鬥爭，我們現在可以呀，來比較，就我們世界上的人，哪一個人歡喜鬥爭，哪一個人就是阿修羅。不一定啊，天上那個阿修羅，人間呢，好作戰的這個人，都是阿修羅來化身。他因為在天上願意作

戰，到人間呢，還是願意作戰。

這阿修羅，有四種阿修羅王。

第一個，就是「婆稚阿修羅王」：婆稚這是印度話，翻譯成中文就叫「**被縛**」。怎麼叫被縛呢？被縛，就是被人綁上了，被誰綁上了呢？就是啊，被這個天兵天將綁上了。他這個名字呢，就叫「婆稚」。

「佉羅騫馱阿修羅王」：佉羅騫馱，翻譯成中文呢，叫「**廣肩胛**」這個阿修羅啊，他這個肩胛，就是人肩膀，非常的寬大，阿修羅王，他啊，很有力量。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方才講那個阿修羅王啊，就是這個毘摩質多羅，就是這個。他呀，相貌長的最醜，他的女呀，生的最美，最美麗。那麼他和玉帝呀，作戰之後，以後就藏起來，藏到那個蓮花蓬裏頭。

他這個名字毘摩質多羅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啊，「**海水波音**」，這個海的水呀，那種水波，那種聲音，海水波音。

「羅睺阿修羅王」：這有一個叫羅睺阿修羅王，這個羅睺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就叫「障持」(障，就是業障那個障；持啊，就是執持的那個持。他呀，拿他那個手，可以呀，把這個日月光啊，都遮蓋住，這障，障日月光明，所以呀，叫障持，這個阿修羅王，這個意思啊，本來很多，不過不要講太多了。

那麼他又可以呀，障這個煩惱，遮障這煩惱。也可以說呀，他被這煩惱所遮障，這個他可以遮障這個煩惱，沒有煩惱，這是一個講法。又有一個講法，他被煩惱障住了，所以一天到晚發脾氣，要鬥爭，那麼這是啊，這個羅睺阿修羅王。

「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每一個和這個很多很多他的眷屬一起來。

有四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大身迦樓羅王、大滿迦樓羅王、如意迦樓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有四迦樓羅王」：這個迦樓羅王，聽過經的應該認識他；沒有聽過經的，講了之後就認識。這個迦樓羅王，也是梵語，翻譯過來，中文叫什麼？大鵬金翅鳥。這種啊，大鵬金翅鳥，牠不是啊，從卵生，牠從什麼生的呢？

牠啊，就從胎生，有的是化生。

那麼牠這種的身體呀，非常的大，牠這個膀子啊，一展開，就有三百由旬那麼多，那麼大；三百由旬，每一由旬八十里，三百由旬。牠這一翅膀，這麼一搨呢，可以把這海水通通搨乾了。搨乾了它幹什麼呢？牠把海水搨乾了，露出海底來；這個龍就住在海底下，牠就像啊，吃麵似的，啊，一條一條把龍給吃了。

你看見這個雞呀，小鳥，就吃蟲子，這個蟲子呢，蟲子就屬於啊，龍的種類；凡是啊，蟲類的，牠的往都是就是龍。那麼這個小鳥，就吃小蟲；牠這個大鳥，就吃這大蟲，吃這龍，龍也是蟲，因為牠大。

那麼牠把這個龍啊，吃的就要絕種了；你看，現在這個世界，我們沒有看見龍，為什麼呢？就是大鵬金翅鳥吃的機幾乎要斷種了。那麼龍沒有了，大鵬金翅鳥也會餓死，所以大鵬金翅鳥我們現在也看不見，這是啊，沒有龍，牠沒有飯吃了，所以牠也不能生存。哈哈！所以我們這些個人在世間若沒有飯吃，也就餓死，那麼牠去吃龍。

這個龍啊，也到那求救，求佛來救牠，到佛那啊，這個我們現在龍的種類

就要滅亡了，為什麼滅絕呢？就因為有那個大鵬金翅鳥啊，我們實在抵抗不了，牠這種的神力呀，哦！可以把海呀，給搧的乾了，所以呀，找我們龍吃，現在吃的都要沒有了，我們這個龍種啊，都要斷了，那麼請佛啊，慈悲幫幫忙！

釋迦牟尼佛呢，就把他這個袈裟，舊的袈裟，不是新的，舊的袈裟給牠；說，你把這個拿回去啊，你每一條龍啊，就分一條線，你有這個我搭這個袈裟這條線呢，龍就，找不著你了，看不見你了。龍回去了，果然就如法而行，照這方法做去，大鵬金翅鳥果然是再搧著海水，搧乾了也沒有龍吃。

結果牠知道啊，這是佛呀，幫著這個龍來不令牠吃了。於是乎牠也就去找佛去，和佛啊，去鬥法去！就問佛，你幫著這些龍，不給我東西吃，那麼現在要餓死了，那怎麼辦呢，令我們不會餓死？你不要吃龍了，以後每一天呢，中午，我所有的弟子，在吃飯的時候，他送一點東西給你吃。

所以在我們中午，上供的時候，「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眾，羅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滿」，給牠念，然後這個大鵬金翅鳥就有東西吃。那麼由此之後，大鵬也不吃龍了，那麼可是龍已經被牠吃的剩的沒有幾條龍，或者就剩就五條啊，每一個海裡只有一條龍，現在我們也看不見幾條龍了。

這大鵬金翅鳥就皈依三寶了，皈依三寶啊，我看你們有一部書上，那個大鵬金翅鳥，那個相片那個樣子。那麼這個大鵬金翅鳥，牠雖然有這麼大的身體，但是牠也有一種啊，神通，牠又可以小，所以呀，能大能小，和這個龍差不多的。

你想這個龍都可以變化，做牠的飲食，龍是大鵬金翅鳥一種飲食，是一種飯；那麼牠吃的飯，都有神通，當然牠自己本身的神通也是不可思議的。你不要以為龍有神通，這個大鵬金翅鳥神通更大。

「有大威德迦樓羅王」：有這一個迦樓羅王，他的名字叫「大威德」牠呀，哦！飛到虛空裏邊遮天蓋地，哦，那種威風啊，那種威勢，大的不得了了，大威德。

「大身迦樓羅王」：這個本來迦樓羅王，迦樓羅這個身已經就夠大了，牠這個還特別大，啊，特別大，比普通那個迦樓羅王的身體更大。

又「有個大滿迦樓羅王」：這個大身迦樓羅王啊，牠還沒有大滿，這個迦樓羅王可厲害嘍！啊！一個大海，牠這個身體若往大海裏一蹲，這海就滿

了，把那水都給，海水就都給擠出去，海水跑到其它的地方去。

「如意迦樓羅王」：又有一個迦樓羅王牠叫如意。如意，就是遂心如意，啊，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呀，啊，牠啊，想吃龍，這個龍自己就跑到牠嘴裡來；牠都不要用這個翅膀去搧那海水來吃，才有龍吃。那麼牠就這麼想要吃這個龍自己就往牠口裡鑽；啊，牠大約是你來了，來了，給我吃了！啊，這個龍也很聽話，就給牠吃，這叫如意迦樓羅王。

「各與百千眷屬俱」：也都啊，每一個都同這牠的眷屬，很多很多的一起來呀，到法華會上聽法。

## Ch01-23-序品第一

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各禮佛足，退坐一面。

「韋提希」：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思唯**」(思，就是思想的思；唯，就是那個唯獨的那個唯，心裡思唯。他的兒子「阿闍世王」：這阿闍世啊，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未生怨**」。未生怨呢，就是沒有生出來呀，他就有一種不吉祥的事情，怨，就是怨恨。



又啊，有一個名字，叫「無指」，就沒有手指頭。怎麼沒有手指頭呢？他出生的時候，他母親因為很討厭他，所以呀，就把手指頭給咬去一個，就是沒有一個小指頭。

這個阿闍世王啊，他什麼事情都做過了，啊，弑父，殺他父親；弑母，殺他母親；弑阿羅漢，證果的阿羅漢，他也給殺；出佛身血，他啊，把佛的，用一塊石頭啊，往下一撇，撇到佛的腳上，把佛的腳啊，砸破了流血，這出佛身血。啊，弑父、弑母、弑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他這個五逆的罪呀，都造了。有人看過《十六觀經》啊，那上就說的這個因緣。

這個阿闍世王啊，他做太子的時候，就和這個提婆達多做朋友；這個提婆達多就是和佛啊，也是堂兄弟，但是他專門破壞佛的，專門譏謗佛的，他啊，所做的事情，古古怪怪。那麼他知道啊，這個阿闍世王將來是要做皇帝的，於是乎啊，他就和他呀，結黨，叫他，把他父親殺了，把他母親也殺了，好來做皇帝。等他做皇帝的時候嘛，就叫這皇帝把佛也殺了他，他好來就做新佛；兩個人呢，預備新佛，新王共治天下。啊，你看，佛那麼大的威德，他一個堂兄弟來反對他，專門破壞他。

於是乎這阿闍世王就聽這個提婆達多的這種的挑唆，就是啊，這種挑撥離間，那麼就把他父親呢，捉起來，捉起來，圈到監獄裡。圈到監獄裡呀，這個監獄啊，它，啊有七重啊，這個牆，得要經過七道門呢，過這七重牆，才能見著啊，才能見著他，這可以說是啊，比那個銅牆鐵壁都堅固。

把他父親囚到這個地方，也不給飯吃，也不給水喝，就啊，活活的要餓死他，任何人也不准去接見，也不准去見他父親。你看，他是一個太子，那麼把他父親給捉起來了，他就做皇帝了，他下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去見他父親。

啊這時候，這個韋提希呀，就對她丈夫啊，很敬愛，於是乎啊，就自己進去啊，探監去，看她的丈夫。她頭上戴著這個瓔珞寶珠啊，頭上啊，古來女人呢，頭上都戴一些個瓔珞。這瓔珞呢，中間是空的；中間是空的，她在空的地方，她裝上這個葡萄漿，葡萄的那個水，葡萄的汁，裝到這個瓔珞裏邊呢，在頭上戴著，偷偷的這麼送給她丈夫去喝這個葡萄漿。

啊！你說這個兒子，生這麼一個兒子，啊，要把爸爸餓死。這樣一來，她給她丈夫送去這葡萄漿啊，兩個人就在監獄裏就哭起來，哭起來啊，就想；說是啊，釋迦牟尼佛是一個大覺的人，佛為大覺，具一切智，他一定知道



所以在這個法華會上呢，他也就參加這個法會，這是啊，這個阿闍世王啊，他是一個最兇惡的一個人，但是以後他都能改過遷善。那麼現在在這個地方啊，他又和啊，他所有的眷屬，「若干百千眷屬俱」：啊，和他這個國王，大臣呢，老百姓啊，都來聽經，俱。

「各禮佛足，退坐一面」：前邊所說這個天龍八部，啊，一切啊，人等，都啊，每一個都向佛頂禮；頂禮完了之後，就退坐一面，退坐到啊，一邊，坐到他自己應該坐的地方。

爾時，世尊四眾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爾時」：就是當爾之時。「四眾」：這四眾，有兩個講法，可以說是比丘眾、比丘尼眾、優婆塞眾、優婆夷眾，這叫四眾弟子。又可以說是發起眾、當機眾、結緣眾、影響眾，這四眾。

比丘，就是男出家人；比丘尼，就是女出家人，這是出家二眾。優婆塞，就是男居士；優婆夷，就是女居士，這是在家的二眾。這叫四眾弟子。

優婆塞、優婆夷，都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近事男、近事女；他相近這個寺廟，接近三寶，可以呀，事奉三寶，這叫啊，外邊的二眾，是護法。

這個比丘，有三個意思，就是乞士、佈魔、破惡，這三個意思。比丘尼，也是有這三個意思。這叫啊，佛的內眷屬，二眾，是行法眾，他是啊，修行的，這四眾弟子。

這個發起眾，這個發起眾啊，是知道佛的意思，這個機緣呢，已經成熟了，來發起呀，請問佛啊，這個道理，他有智慧，又有權謀。什麼叫權謀呢？權呢，就是權巧方便這種的智慧。那麼智，有智慧，他就可以見機，就可以呀，明白現在到什麼時候了，應該說什麼法；於是乎啊，他就發起來請佛說法，這叫發起眾。

當機眾，怎麼叫當機眾呢？(當，就是應當的那個當；機呀，就是機會的機)所謂當機呀，就是佛呀，就對著他說這種法。好像《金剛經》的當機眾，就是須菩提。這個《彌陀經》的當機眾，就是舍利弗，這一切的大阿羅漢，和大菩薩。那麼其它的經典，也都是這樣子，就是佛對著他說法。好像我們講《楞嚴經》，那個當機眾是誰呢？就是阿難，和那個二十五聖，這都叫當機眾。

又有這個影響眾，和結緣眾。什麼叫**影響眾**呢？這影響眾啊，他本來以前都明白佛法了，他就聽不聽佛法，都可以；那麼聽不聽經啊，都可以，他已經明白佛法了，那麼並且啊，已經聽過很多佛說法了，這些個大菩薩，可是他還要來擁護法會，做影響眾。

怎麼呢？其他人一看，哦！這些個大菩薩，都來聽經來了，於是乎啊，他也就都歡喜聽經。啊，如果沒有這些個大菩薩來聽經，他啊，就會生出一種不信的心；啊，這也沒有什麼人聽，啊，大約是佛講的經也沒有什麼意思？

這一些個大菩薩都來聽經來了，所以這個阿羅漢呢，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看，喔！這個大菩薩都來聽經來了，於是乎啊，都生出一種信心，誠心，啊，注目凝神，啊，洗耳恭聽，眼睛啊，也不轉，這叫住目；凝神，神呢，聚精會神的，神呢，都聚會到一起。

啊，洗耳恭聽，好像把這個耳朵洗乾淨了，恭恭敬敬這麼聽佛所說法。這就是為什麼呢？就是受這個影響眾的影響，啊，旁人呢，把他，引致他來發心，這叫影響眾。

有**結緣眾**，這結緣眾啊，自己覺得啊，和這個一切的人沒有什麼法緣，這回呀，到這法會來結緣。怎麼叫結緣呢？啊，譬如有聽經的人，啊，這在美國這很少的講經，法會也很少；啊，到中國那講經法會多的很，這會也講經，那會也講經。那個聽經的，啊，有的時候就買一點糖來，給大家，一個人或者三塊、五塊、十塊，這麼分給大家，啊，吃個糖；這個有的時候啊，或者就買一點餅乾給大家分一分，給大家吃。

先供佛，然後供法，供僧，然後，啊，留下一部份，就給大家結緣。有的呢，或者買一點水果呀，買點什麼這可人人歡喜吃的東西啊，來結緣。為什麼他要結緣呢？就因為他自己覺得呀，他和誰都沒有，和親戚也處不到一起，和朋友也處不到一起，和呀，所有的人呢，啊，對他都不歡喜他；於是乎他就要和人結緣，這麼請人吃一點什麼東西，或者送給人一點什麼物品，這叫結緣。

有的呢，就供養錢，在中國聽經，不是都是在家人聽經，出家人呢，啊，多數出家人聽經；在出家人呢，這個在家人呢，就買，或者買一點布供養出家人，或者買，總而言之，所用的東西呀，來供養出家人，這是結眾緣。和大家，和法會的這一切的人結緣，這叫結眾緣，有這四眾。這四眾弟子，

在這個法華會上啊，都完全有的。

「圍繞」：怎麼叫圍繞呢？啊，(圍，就是周圍的圍；繞，就是來回轉這麼，好像我們有的在開光那一天，念南無阿彌陀佛，這麼這麼轉，那就叫繞，圍繞)。那麼在佛教的這個禮呀，是叫繞佛，繞佛三匝。繞佛三匝呢，就要向右繞，向右啊，從右到左這麼繞。

那麼好像啊，我們開一個什麼餐會以後，我們人都記得，要有一定的規矩，一定的規矩。什麼規矩呢？譬如昨天這個吃這個東西，這個人呢，應該從右邊這上來，撥了東西，從這個左邊呢，走出去；不要啊，來回這麼撞，你撞我、我撞你，來回走，沒有規矩，應該呀，這麼樣子，像這個繞佛這麼從右邊上來，從左邊出去，這麼樣子呢，就人不會碰頭了。

那如果你從右邊也上，左邊也上，這來回，雖然可以都可以走得通，但是啊，人都碰頭了；這因為沒有規矩，他就大家你也擠，我也擠的。若是從右邊呢，向左邊這麼繞著走呢，就不會碰頭的。

那麼在佛成佛之後啊，本來一般人也不知道怎麼樣對佛，有什麼禮節，都不知道的？那麼在這個時候啊，這個淨居天人，就化成這個人呢，到這個



佛的前邊，啊，向右邊呢，這麼繞，繞佛三匝，啊，然後叩頭頂禮，退坐一面。這是啊，所以圍繞，這圍繞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供養」：不單圍繞，叩頭，又要供養佛。那麼供養佛，這麼多人供養什麼呢？啊，供養佛什麼呢？都是供養佛啊，一種真正的這恭敬的心，啊，所以就說恭敬，尊重。

「恭敬」：啊，恭敬，這是表示啊，要五體投地，來呀，叩頭。在佛教裡邊，這叩頭啊，這是最重的一種禮貌。「尊重」：又要啊，尊重佛，讚歎佛，啊，讚歎佛。

好像我們現在念經，念那個「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這都是讚佛。啊，說「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這都是讚佛。

好像說這個一切佛所說的這個讚呢，啊，世尊呢，最尊，最貴啊，這個總而言之啊，儘量來讚歎佛，這都叫「讚歎」。

我現在再講一講這個「結緣」，這個結緣呢，是非常重要的；你若不結緣呢，你對任何人，心再好，啊！他也對你不滿意。為什麼呢？就因為沒有緣。

那麼以前呢，有這麼一個法師，非常聰明，所有的經典，他看一遍就記得，啊，不像我這麼笨，我要看**三遍**才記得，他看一遍就記得。那麼講經啊，什麼經他都會講，講的辯才無礙，哦！甚至天上人都來聽他講經。可是怎麼樣呢？天上人來聽講經啊，人間的人沒有人聽，沒有人聽。為什麼天上人來聽呢？因為他講的太妙了。為什麼人間的人，沒有人來聽呢？因為他和人呢，太沒有緣了，沒有緣。

於是乎他這既然是有智慧的人，他也就啊，明白這個因緣了，這個因果。所以呀，他自己走到山裏去，買了很多的米，到山裏幹什麼呢？餵雀去，餵這個雀，小鳥。一天到晚呢，他念〈大悲咒〉、〈楞嚴咒〉，**加持這個米**。

啊！他**觀想**啊，這個所有的這個小鳥吃了我這個米呀，就去啊，托生做人去，捨離呀，這個畜生的身，捨離這個飛禽的身；於是乎啊，他就一天到

晚餵這個滿山的小鳥。你看這個小鳥，牠也是啊，知道這個地方有吃了，也是一個介紹一個，一個介紹一個的，牠都到這地方來吃他這個米了，吃他這個東西。

在山裏頭一餵，餵了二十年，這二十年呢，他又出去講經去了。這回一講經啊，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的啊，這一切的青年人呢，通通都來聽他講經的；不單聽他講經，而且對他那種恭敬五體投地的；啊！又非常的聽話，啊，非常的聽教，這個法師說什麼，他們聽什麼，簡直的那個信到極點！

那麼這一般青年人呢，他的來歷是什麼呢？就是啊，他所餵的那些個小鳥，都托生去做人了。因為得到他這個法食，所以現在得到他對牠們有好處了；所以呢，牠們做人之後，還不忘這個法師的這種恩德，就來呀，擁護這個法師來。

所以我們這有三個和尚，連我是四個。我講經啊，有人聽，沒人聽，我不管他。你們若是啊，將來講經沒人聽呢，那就去餵雀去；餵完了，也會人多的很。這是也是因為對這一些個雀都結的緣了，所以小鳥變成人呢，就來聽佛法。你們應該呀，注意這一點，和啊，一切的人都應該結緣。

所以呀，不應該發脾氣，不應該呀，發火的；你若同人發火，就是沒有緣。沒有緣，你就是變成一個孤獨的法師，啊，沒有人相信你，你走到什麼地方也沒有人供養，將來或者餓死都不一定。

今天先講這個「供養」這供養啊，要用真心供養，要用誠懇的心供養。什麼叫真心？什麼叫誠懇的心？真心，就是你不能捨的，你若捨，那就是真心；也就是你呀，捨不得，這個東西呀，你最愛，那麼你能捨了，這就叫真心。什麼叫誠懇心？誠懇心，就是沒有雜亂心，做這個事情，要啊，實實在在的去做，誠誠懇懇，啊，也就是專一，這個心呢，要一個心，不要有兩個心去供養。

以前呢，有一個要飯的，他看見呢，人人都供養三寶，來呀，做這個功德。他自己想一想，沒有多少錢，於是乎啊，他就把他所有的這個錢，來買了一斤油，供養啊，常住，供養廟上。供養廟上，就是供養三寶，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

那麼這個時候啊，這個方丈和尚啊，是得天眼通的，等他來到門口，這個方丈和尚啊，就迎接出來，迎接出啊，就請他到方丈裏邊去，很好的招呼

他，又啊，請他吃齋。

在這個同時啊，就有另外一個人，是個有錢的人，送來呀，有一簍油；這一簍啊，大約就有兩三百斤，比他這一斤油啊，加多了兩三百倍，他也送到廟上，來供養三寶。可是這個人送來呢，方丈和尚啊，僅僅叫知客師父啊，來招呼他，也沒有親自迎接出來。

廟上一些個和尚啊，和沙彌呀，就都不明白這件事，就請問方丈和尚，為什麼一個窮人僅僅買了一斤油來，你就啊，走到門口來歡迎這個人，又請他到方丈裏邊呢，吃齋？那麼另外一個人呢，送來有三百多斤油，比他那增加了三百倍，方丈和尚為什麼不親自招呼這個人，來歡迎他呢？我們大家都很不明白的，請方丈和尚啊，給我們解釋這個問題？

方丈和尚就說啊，唉！你們不知道，這個一斤油的窮人呢，他就有這麼多的錢，就買了這麼多的東西來供養，你說他是真心不是真心？那一個買三百斤的油，那一個他是有錢的，他不止能買三百多斤呢，他可以說呀，能買三萬多斤都有餘的，在他的身份上啊，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所以呢，這一個窮人，他是用真心，啊，難捨能捨，他全部的這個家子，

啊，他整個的財產都捨出來了，你說這要不是一個大護法，他能這樣肯做嗎？所以我歡迎他，我招呼他吃齋。那一個他家裏的財產呢，多的不得了，啊，所以呀，他就布施出三百斤油，那僅僅是，九牛一毛的事情，就像九隻牛啊，在那個牛身上一條毛那麼多，所以那又何必，我何必又招呼他呢？

由這一點呢，看來，這供養三寶，要在你難捨能捨，啊，難布施，而你能有這個布施心，這個功德呀，才是大的。你看那個富有的人呢，他並不是今生啊，富有，他是，前生啊，就難捨能捨，難做的他能做，所以今生啊，才富有。那麼方丈和尚給這一些個人呢，給這些個沙彌呀，和尚解釋之後，那麼這個沙彌，和和尚啊，才明白這個供養三寶這個道理，要有真心，要有誠心。

這個恭敬，要啊，身心恭敬，不是說身恭敬，心不恭敬；也不是說心恭敬，身不恭敬；要身心都恭敬，內外合一，這叫恭敬。

尊重，這個尊重啊，就是不輕慢，啊，要尊重，讚歎。讚呢，就是用這個偈誦來讚佛，以千萬個偈誦來讚歎佛；歎呢，就是歎為稀有。說，佛呀，世界上沒有的。

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為諸菩薩來說這個大乘經，這個經名字呢，叫「無量義」：這是在沒說《法華經》之前，佛呀，說這個《無量義經》。說《無量義經》啊，這是「教菩薩法門，佛所護念」。

那麼這個時候啊，這有**六種的祥瑞**。六種的什麼祥瑞呢？第一，就是**說法瑞**。第二呢，就是**入定瑞**。第三種啊，就**雨華瑞**。第四種啊，就**地動瑞**。第五種，**眾喜瑞**，第六種，叫**放光瑞**。大約的是這六種瑞，或者有錯誤也不一定，但是我相信呢，是沒有錯誤，因為我還記憶力呀，還不至於那麼樣子的不好，所以這六種瑞。

現在這呢，就是這個說法瑞，說法一種祥瑞。有人就問呢，說，佛常常說法，常常入定，那麼這是啊，家事的便飯，怎麼變成祥瑞呢？因為這一次說法，和其他的說法不同。

這一次說法之後，這個入定，入定，然後就雨華；雨華呢，就地動；地動啊，大家就都歡喜；然後佛又啊，在這個白毫相來放光；這是一種特別的

因緣，特別情形；所以這六種啊，叫六種祥瑞。

「為諸菩薩」：為這一切的所有的菩薩。「說大乘經」：這大乘經。這所有的菩薩，在這個大法華會上，這些個菩薩，前邊那不說八萬人；那麼現在呀，這個諸菩薩，就是那個八萬人摩訶薩。那麼這些個菩薩，都是大菩薩，來聽這個大乘的經典。

大乘經典，什麼叫大乘經典？

第一的，這個「**法大**」：這個法大，法怎麼大呢？所有這個三藏十二部經典，都在這個大乘經典裏，大乘裏頭包著。小乘呢，就不能包括大乘。而這個大乘呢，就可以包括小乘。所以這第一呀，就是法大。

第二呢，叫「**發大心**」：發什麼大心呢？發大菩提心，不是發小菩提心。這個大菩提心，由凡夫啊，乃至成佛，永遠都不退轉，不退轉這種菩提心，這叫大菩提心。

第三，叫「**解大藏**」：解大藏，他能啊，明白這個大乘菩薩藏的道理，大藏，就是菩薩藏。那麼解這個菩薩藏的道理，依照這個菩薩藏的法去修行，



大藏。

第四，「淨大」：(淨就是清淨那個淨)怎麼叫淨大呢？他呀，能見道，見到這個道了，而啊，這個淨心大，清淨的心也大，學大乘法의菩薩，他有這個淨心大，這第四。

第五呢，「莊嚴大」：莊嚴，用什麼莊嚴呢？用這個福智莊嚴，福德，和智慧，莊嚴他自己，這第五。

第六呢，叫「時大」：他這個時候啊，是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這長的時間；這也可以說是「因大」。

第七，叫「具足大」：這個具足大，具足，就是六度萬行都圓滿了，這叫具足大。以這個相好自嚴，而得這個菩提果，所以又可以說，叫「果大」，第七。

有這七種的意思，所以叫大乘。

一般人說，哦！大乘，Mahayana，什麼叫Mahayana？我問他，有多大？

不是問他有多大？就是問他這個大乘的意思有多少種意思，啊，不知道了？所以現在你們聽過這個大乘，這個大乘有這七種大的意思。

這和那個「摩訶薩」，摩訶薩也有七種的大，但是和這個有多少不同的，所以這叫大乘。為諸菩薩說大乘經，說，就是言說；經，就是經典。這個經，啊，前邊開始的時候已經講，就是啊，這個經，梵語叫修多羅，翻到中文叫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啊，那麼還有很多的意思，不必重複。

「名無量義」：這個在沒說《法華經》以前呢，釋迦牟尼佛說過一部經典，這部經典叫什麼呢？就叫名《無量義經》。無量義，就是沒有數量那樣多義。可是啊，這無量從什麼地方來的？從有量那來的。有量又從什麼地方來呢？就從那個「一」那來的。啊，「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從那個無相那來的。無相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從實相那來。所以說，實相，就是無相。

這無量義呀，就是從那個有量義那來的；有量義，就從那個第一個意思那來的。第一個意思從什麼地方來？從無相那來，無相義。無相義，就從實相義那來。

這個「實相者，無相也。」沒有什麼相呢？沒有生死相。啊，無無相，也沒有涅槃相，沒有生死相，沒有涅槃相，這叫實相。但是無所不相，一切的，好像這個無量義呀，都是從這來的，從這個實相這來。所以呀，這個無量義經，也就是實相義經。

前幾天，我為什麼講這個「諸」字，我把它講成「一」字呢？也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這無量也就是一，「一為無量，無量為一」；甚至於連「一」也沒有了，這就是實相了。

為什麼有個「一」？從那「沒有一」那來的，啊，原來沒有一來的，那麼人呢，故意頭上安頭，就弄出個「一」來。啊！所以呀，沒有事情，就找事情來幹；啊，本來沒有麻煩，自己呀，找一點麻煩的事情來做一做。

現在說這個《無量義經》，這個無量義經啊，是做什麼用的呢？啊，「教菩薩法」：這是教化這個大乘菩薩的這一個方法，教菩薩行菩薩道的方法。這個菩薩學這個大乘法，這「佛所護念」：這佛呀，所護念。這種法呀，根本佛啊，不想說，不想說呀，「久默不談」（默呀，就是能仁寂默那個默）默，就是啊，默然不講話了；久默，久，很久啊，佛也不說這個大乘法。

為什麼呢？啊，這就是佛所護念。佛呀，不想說這個大乘法，因為說出來啊，令一切眾生都不相信；所以，不相信，這就不對機，不對機，所以佛啊，就很久都不講這個法的。

這是啊，現在這是第一，說法瑞。

### Ch01-25-序品第一

佛說此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

這是第二種啊，入定瑞。

「佛說此經已」：釋迦牟尼佛說完了這一部經，哪一部經啊？是不是這個《妙法蓮華經》已經說完了？不是。這是啊，《無量義經》，佛說完了《無量義經》的時候，就是啊，教菩薩法，佛所護念這一部經，佛說此經已，說完了這一部經。

那麼說完了這一部經，應該休息休息啊！啊，佛啊，不去休息去，做什麼

呢？「結跏趺坐」：這跏趺坐呢，又叫「蓮華坐」，有單跏趺，雙跏趺。為什麼要結跏趺坐？這跏趺坐呀，幫助你修道。這個跏趺坐，也又可以說是「金剛坐」。以前我講那個鬼逼禪師那個公案，你們各位大約都記得。

那麼所以呀，就不講那個意思，現在講這個跏趺坐，你結上跏趺坐，坐禪，少昏沉，這是啊，第一個好處。什麼叫昏沉？昏沉，就是坐那個地方睡覺。你結上跏趺坐啊，這坐著，他不會跌倒的，你坐著很堅固的，啊，容易生出來你的定力。

你打坐就想要得到定力，那麼這個跏趺坐呀，幫助你生出你的定力。啊，你定力生出來了，慧力也就增加了。慧力，就是從定力那來的；定力，就是從戒力那來的，從戒律那來的。你這結跏趺坐呀，啊，端然正坐，這就是本有的一種戒體。你有戒，就有定；有定，就有慧；戒、定、慧這三無漏學，都從這個跏趺坐生出來。

那麼又者，你結上跏趺坐呀，這一切天龍八部啊，都擁護你。天龍八部擁護你，那個邪魔外道啊，妖魔鬼怪，那些個魔王，就都遠避去，向遠去逃跑了。所以呀，這個金剛跏趺坐呀，這是修道最要緊的一種坐法。

在這個，我在東北的時候，曾經啊，遇見這麼一件事情。這麼一件事情呢？他是一個外道的法師，自己呀，有三千多個徒弟；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呀，沒有道業，沒有道力，於是乎啊，就各處去求道。他也不敢叫他這些個徒弟知道啊，他各處去求道。為什麼呢？啊，他若叫他徒弟知道他沒有道了，就不相信他了，他這是一個傳外道的法門。那麼各處去訪道，一訪，訪了兩三年，也沒有訪著啊，這個明眼的善知識。

以後呢，他就遇到我了。遇到我啊，怎麼樣遇到的我呢？因為以前我和他就認識，很久也沒有見了。我在我母親墳上守孝啊，他也聽說過，聽說過，可是沒有見過。有一天呢，我就到他家裡去。到他家裡去呀，他有一個姪子，姪子呢，就是他哥哥的兒子。那天晚間呢，就作了一個夢，作了什麼夢呢？他在夢中啊，就見著，本來他沒有見過我，也不認識我；那麼在夢中啊，他就見到啊，看見我，在夢中。

看見我，他就也不知為什麼，他就向我求道？求道，他聽啊，這個人叫關占海，他就聽我說，哦，你不能求道，你也不能修道啊！為什麼呢？你身上一身的孽皮，孽，所謂孽皮呀，就是罪業，罪孽的這個皮。他在這個時候還要求，要求呢，他就看見我在他這個頭頂上用手這麼往下一剝，就剝下來一張皮，這一張皮給它往地下一放啊，他一看，是什麼皮呢？是一張

豬皮。完了，他說，他就聽我在夢中對他講，說，你這回呀，你這張孽皮我給你剝下來，你可以修道了。

那麼在這一天晚間他做這個夢，第二天呢，我就到他家裡去。我和我的叔叔啊，關忠喜認識。啊，他就問他的叔叔，說，這個是誰呀？我昨天晚間作夢，夢見這個人來，給我剝去一張豬皮了！啊，他二叔就說，哦，這個是這個在拉林西黃旗那守孝，那個他們一般人都知道的，叫，那個孝子嘛！這樣他就很歡喜，就對他的叔叔啊，講他這個作夢的原因。

他這個叔叔一聽，因為他叔叔也是一個道迷了，就認為，啊！這回這送到我們家裡來了，這個道送到家裡來了，我們倆個快向他求道；於是乎倆個人都跪到我面前就不起身，要拜我做師父。那時候我二十三、四歲的樣子，二十三歲；啊，我說，我不能做人的師父啊！我沒有什麼道，我現在還找道呢！

啊！你慈悲了！我們倆個人知道你是個修道的人，一定要拜你做師父。我說，你不要著急，我帶著你呀，各處去訪道去，你看哪一個夠做你師父的資格呢，你再拜師父；你不要拜我做師父，那我拒絕他們。

在昨天講這個結跏趺坐，這個姓關的，關忠喜，和他的姪子，叫關占海，兩個人呢，就向我來求道。那麼這個關忠喜，和關占海，他啊，這關忠喜他有三千多個徒弟，但是啊，他自己生死沒有辦法了，於是乎啊，他就很著急的各處去訪道。

訪道呢，訪了幾年，大約三年呢，也沒有訪到道。這一次啊，我到他家裡去，啊，因為他姪子啊，有這麼一個特別的夢，他自己呀，也知道我，所以呀，這個叔叔，和姪子兩個人呢，就跪到我面前來求道。

當時啊，我對他講啊，我說，我是沒有道，我可以給你找一個道，你跟著我各處去找道，你到任何的寺廟上去，啊，或者這有修行的人地方去，你看哪一個，你滿意了，你就可以呀，認一個師父。

於是乎他又跟著我各處去走，就到所有的這個有名望的這些修道的人地方去，都對他講，都叫他見。見完了之後呢，他都認為不滿意，不滿意，那麼回來又向我求道，我說，我沒有道！

我只可以教你一個修行的方法，修行什麼方法呢？就要結這個跏趺坐，你先試一試看，你可不可以結跏趺坐？於是乎呢，他一坐呀，這個腿呀，高



起來這麼多，大約離著這個炕上啊，有半尺高，不能貼炕的。

這一個人，他結這個跏趺坐，在這個右邊這個腿，不能啊，接近這個所坐的這個蓆子上，或者凳子上，那麼翹起來有半尺多高。為什麼他這樣子呢？因為他生長啊，在這個山裏邊，這山裏邊的人呢，這個膝蓋，就是這個腿的這個膝蓋，就很大的，叫大骨頭節；所以呀，他結這個雙跏趺坐就很困難，但是勉強啊，也可以結，也可以坐。

那麼我教他啊，練習這個坐之後，我就走了。走了，等到七十多天，我又到他家裡去，去啊，一看，他這個本來他就大骨頭節這膝蓋很大的，現在更大了，腫起來；這個膝蓋腫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在我北方啊，所用的那是鐵車，這個鐵車的車轂大約有二寸呢，寬這樣子，這個車輪。車輪走路的時候，會把這個地下，這個土地呀，壓成一道溝，也有二寸多寬這麼一道溝。

他啊，這個時候啊，連這個車轍這一道溝啊，他都邁不過去了，這個腿腫得這樣子。那麼我一看他這樣子，這是很嚴重了，我就告訴他，我說，你不要練習這個坐了，這個坐，對你大約是不會成功的，你可以停止練習這

個坐了。

他說，啊，我呀，除非死了，我就不練習這個坐；如果我不死，我這個腿呀，再腫的再厲害，我也要練習它，因為修道啊，如果沒有一種啊，忍這個痛苦的心呢，這怎麼可以修得道呢？我連這一個結跏趺坐都練不好，那我還修什麼道呢？我一定要把它練的成功了。

我說，你這樣子，啊！我也不管你了！你練就練，不練就不練，隨你自己的意思了，啊！我就又走了。走了，等到一百天的時候，以前七十天到他家裡去，這一百天呢，我又到他家裡去；去一看，他現在可以走路了，腿也不腫了。我問他，我說，你是不是停止練習這個跏趺坐了？

他說，不是啊，他說，我現在不單腫消了，腿也不痛了，啊！這個腿坐著也可以接近這個蓆子了；也可以呀，我坐到凳子上，它也不翹起來，也不痛了。啊！我說，你這是有志者事竟成，有這種志氣呀，你成功了。於是乎啊，我就教他這個坐禪的這種方法；那麼他就修習，習這個參禪的這種的功夫，這是他這樣子。

他這個姪子關占海呀，啊，也跟他這個叔父各處去求道；求了三年，再加

兩年，通通前後五年，也沒有找著師父。他啊，對我非常好的，啊，逢年遇節，這過年，過節呀，他就買好多東西去送給我；或者好吃的東西呀，或者總而言之他送很多東西給我。

當時，我只以為他對我有一種好感，那麼有一次，我又同他到這個，就是我的那個廟上，**三緣寺**，見我們那個廟上的方丈和尚。這個見著了，我以為他會拜他做師父，他也沒有拜，沒有拜跟我回去，和他到他家裡去。

在半路上，經過一條樹林子，這條樹林子，大約有半里路長這麼大；啊！到這個樹林子裏頭，把我袖子就這麼給我抓住了，就給我跪下了！跪下，我說，你做什麼？他說，我啊，走了這麼多年呢，我所見的，啊，我最相信的，就是你，我所以現在呀，一定要拜你作師父！

啊，我看他這麼樣子拉著我袖子，我這時候就假裝發脾氣了，把袖子這麼往下一掇，轉過身我就走。哼！我走了，走大約有半里多路吧，回頭看看他，還在那跪著呢！啊，也沒起來，跪在，就擦眼淚。哦！我又回去走到他的面前，我說，你做什麼？嗚！你一定要收我作徒弟，要不，我就跪著不起來，我跪死這！哦！那你跪死這最好！哈哈！你跪死這也是你自己願意跪死的，沒有人給你償命的，你願意跪嘛！

我又走了，又走了，我看一看他倒是起身不起身？又走出有一里路，他還在那跪著也沒起來。啊！這回，把我的心跪的有點忍不住；回去，我說，好了，我答應你，這是在這個東北呀，收的**第一個徒弟**。那麼這個徒弟呢，由皈依之後啊，他就在沒皈依之前，他就吃齋；那麼皈依之後呢，他就練習坐單，脅不著蓆，不躺著，也持午。

等他這個叔叔啊，又修了幾年，修了大約有五年的時候吧！以後啊，他自己就知道他自己往生的日子了；對他家裡說啊，說，我呀，在某天我就要走了，你們也不要哭，也不要喊，我呀，最感激的，我最想要見的，就是提我，說，如果這個孝子他若來呀，最好了！

但是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法子給他通信，啊，那麼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放下了！**唯獨這一件事情啊，沒有滿我的願呢，我是覺得不圓滿！**

那麼這麼講完了之後，到這個到這一天了，他坐著那個地方，就，啊，也沒有什麼病就死了，坐那地方死的。等他死之後啊，他那個鄉村裡邊呢，很多人都作這麼一個很奇怪的夢，作什麼奇怪夢呢？人人都夢見他，有兩

個青衣的童子帶著他，在前邊領著他，就往西方去了。所以呢，這是以後啊，他的太太告訴我。

那麼這個結跏趺坐呀，對修道上啊，是最有重要的關係的。所以若能練習呀，結跏趺坐，這對修道上啊，是太好了。

那麼釋迦牟尼佛也說完了這《無量義經》，也就結起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他就入到這個無量義處這種的定。這無量義處啊，啊，因為也就是啊，入到這個實相定，入到啊，那個只有啊，這個實相，入這個定。

「身心不動」：身，啊，就是這個身體；心，就是我們一般人的這個心。有的人呢，就問了，說是啊，這個身不動，可以看的見；這個心不動，又誰能可以知道呢？啊，你這個身不動，心就會不動；你身動，心就動。

所以這個入定的人呢，身若不動了，這個心也會不動。這個心，不是這個肉團心，這是個真心。這個真心，本來就是不動的，啊，你入定、不入定，它也是不動的。

那麼現在這說身心不動，怎麼它不動呢？就因為他入了定了，這個身心得

到清淨的本源呢，這種境界，所以身心都不動了。這是啊，佛這個入定的祥瑞，入定瑞就是這樣。

### Ch01-26-序品第一

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

這一段文呢，這是雨華妙，雨華瑞，這個祥瑞。

「是時」：就在釋迦牟尼佛入定這個身心不動這個同時。這個天呢，「雨」：雨呀，就向下邊落，這叫雨。雨什麼呢？雨「曼陀羅華」：這曼陀羅花啊，叫適意華，又叫呢，是這個是一種啊，白色的適意花。

「摩訶曼陀羅華」：這個花呢，是一種大的白色的曼陀羅花。這曼陀羅是梵語，翻過來就是白色的花。「曼殊沙華」：這是啊，紅色的花，又下著紅色的花。「摩訶曼殊沙華」：這個紅色呀，是個非常的紅的這個色花。

「而散佛上」：散到啊，這個佛的上邊。「及諸大眾」：和所有啊，在這個法會的這一些大眾，都得到這種花的供養。

那麼這個花，天雨這四種花，表示什麼呢？這有一種表法，表示「住、行、迴向、地」。住，就是啊，講楞嚴經不是有十住，就是表示十住位；這個曼陀羅華，這表示十住。摩訶曼陀羅華，這表示啊，十行；十行，在楞嚴經上也有十行，講過的。曼殊沙華，這表示啊，十迴向。摩訶曼殊沙華，這是啊，表示十地。那麼這是啊，這四種花，表示這四種的位置，它的程度，表示啊，這個菩薩的四種程度。

而散佛上，這個花呀，散到佛的上邊，和這個所有一切大眾。這一切大眾，修行啊，都要經過這個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啊，所以呀，這是啊，雨華瑞。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這是啊，地動瑞。

為什麼這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就因為釋迦牟尼佛想說這一部《法華經》。在沒說《法華經》之前，有這個種種的境界，來呀，形容表現呢，這《法華經》的重要，所以才有這麼多的這個境界出現，這是地動瑞。

這個普佛世界，就所有的有佛的世界，都有這六種震動。這六種震動啊，講過很多次了，並且還有一次啊，我提出來呀，問各位，有的人呢，就記得一種，有的人記得兩種，有的人記得三種，有的人記得四種，就沒有人呢，六種完全都記得。那麼現在啊，我也不問，教大家，我再講一遍。

這六種，就是啊，「震、吼、擊、動、湧、起」。震、吼、擊，這是啊，聲，聲音。動、湧、起，這是形，啊，有這個動的形象，有這個湧的形象、有這個起來的形象，形；一個是聲，一個是形。這六種震動啊，也就是表示這個六根，啊，六根是什麼呢？眼、耳、鼻、舌、身、意。

這個震動呢，有六種，但是若是把開開來講，開大，擴大來講，就有十八種。每一種裏頭啊，又有三種，這三、六就是十八種。十八種的表法，就是表示啊，十八界；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這十八界。

怎麼每一種又變成三種呢？這個拿講這個動來講，第一個是動，第二個遍動，第三個是等遍動，這是動、遍動、等遍動，這三個。

這個震呢，也是震、遍震、等遍震，這也三個。



吼，吼，也是吼、遍吼、等遍吼，這也三個。

擊，擊也是，這個擊是一個，遍擊，這是兩個，等遍擊，這三個。

湧，也是湧、遍湧、等遍湧，這三個。

起，這是起、遍起、等遍起，這也是三個。

那麼這三個，怎麼叫動，遍動？怎麼叫等遍動？這個動，這一個地方動啊，這叫動，只是用一個動字。「遍動」，這一四天下都動了。一四天下，就南瞻部洲、北俱盧洲、西牛賀洲一、東勝神洲，這四大部洲都動了，這叫遍動。那麼這是僅僅一四天下遍動，這叫遍動。

等遍動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動了，盡虛空徧法界都有這個六種形象，這叫等遍動。

這種的動法，六種動法，這又也代表啊，這個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這是四個階級，又等覺、妙覺這是六個。因為這一動啊，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啊，破我們這個無明。因為你經過這六個階級，六個果位的時候，要破六次這個無明；你破這一次啊，就少一點；破一次，就少一點。所以呀，這叫六種震動。

這六種震動啊，也是坐禪的人呢，人人都有的。啊，就不坐禪的人也有，就是表示六根，六根，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這六種震動。

拿這個「湧」字來講，這個湧啊，動湧起這個湧啊，從東邊湧出，從西邊沒下去，東湧西沒，這從東邊開始。東邊呢，是屬木，木啊，是青色的；方才那個青衣童子，就那個青色的，木形象是青色。青色呢，在人身上啊，是屬肝，屬肝，肝屬木。這個肝，又主於眼睛，所以呀，這是屬於眼根。

南方，就是紅色。西方，就是白色。南方這個紅色，就屬心，屬火，火是紅色，這屬於人的心。心，就是舌頭來主於心，舌頭也是紅色的。這有眼睛了，啊，有舌頭。

西方這個白色呀，是屬金的；金，在人身上是屬肺，屬於肺。肺色呀，是白的，在人身上這個六根，是屬於鼻，鼻子啊，主於肺。

這是表示什麼呢？表示這個眼功德深，啊，這個鼻的煩惱啊，滅；眼睛的煩惱滅，鼻子啊，這功德生；這個六根呢，每一根都有功德的。你看，將來到《法華經》後邊，都會講眼睛有多少功德、耳朵有多少功德、鼻子有多少功德、舌頭有多少功德，都有的。在《楞嚴經》上也有講過。所以呀，這它功德生，就煩惱滅；煩惱生，功德就滅，啊，所以這互相啊，來震動。

這個北方，屬水的，水色黑，黑色的。那麼黑色呀，這個在人身上就屬身，屬腎經病，腎經。腎呢，在人的六根呢，就屬於耳根，屬於耳根。這個耳朵，和這個舌頭，啊，耳朵的功德生，這個舌頭的煩惱就滅；舌頭功德生，耳朵煩惱就滅，這也互相啊，交流，這種功德，和煩惱交流。

這是啊，跟身呢，身是屬於四方的，四方，這眼、耳、鼻、舌、身、意呀，這是都屬於身的。意呢，這個意呀，它有這種啊，攀緣的這四種的功能。

所以這就是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這也代表這六種震動。啊，我們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也是代表這六種震動。所以外邊的震動，裏邊的震動；啊，裏邊震動，就是六根；外邊震動，就是這種的有三種的是聲啊，三種的是形。那麼這個本來很多的，今天也講不完。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這是地動的瑞，第五種地動的瑞。

在這個六種震動，就表示啊，這個六根的門頭啊，震動。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互相幫助；也可以說呀，它們呢，結成一黨，狼狽為奸。怎麼叫**狼狽為奸**呢？這個狼，有狽，狼和狽呀，必須要在一起，才能走路；若不在一起呢？牠就不能走路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狼、狽，和普通那個豺狼啊，不同。這個狼啊，是只有前邊那兩條腿；這個狽呢，只有後邊那兩條腿；那麼牠們兩個人呢，聯合到一起才能走路，所以這叫狼狽為奸。

這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根呢，也是；它可以呀，作惡，也可以作善。向下邊跑，它就可以呀，令你這個法身呢，跟著它們到地獄裏去；或者呀，做餓鬼，或者轉畜生，都是因為這個眼、耳、鼻、舌、身、意，它們帶你去的。

那麼若是成佛呢，也是由這眼、耳、鼻、舌、身、意，它互相合作；它現在不是狼狽為奸了，互相合作，你幫助它，它幫助你。啊，好像我在上個禮拜講的，這個鼻子的功德生出來了，眼睛的煩惱就滅了；眼睛的功德生出了，鼻子煩惱就滅了。

那麼什麼是眼睛的煩惱？什麼是鼻子的煩惱？啊，眼睛的煩惱，你看見你所願意看的，而你得不到了，就有一種煩惱；見著，就生出貪心來，眼睛一看，心裏就生出貪心來了，這個煩惱是因為眼睛而造成的。

那麼眼睛的功德是什麼呢？眼睛的功德，啊！眼睛看見呢，這個經典，哦！這個經典這樣好，我要讀一讀這個經典，這也是眼睛幫你呀，心裏明白這個經典的道理了。啊，我眼睛看見佛像了，哦！於是乎啊，就拜佛。啊，為什麼你拜佛呢？你眼睛看見佛像啊，我要恭敬、我要供養，啊，這眼睛啊，有了功德，幫助你。

那麼眼睛可以幫助你，鼻子、耳朵，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呢，通通都是這個樣子，都有這種的力量。它可以幫助你，又可以破壞你，啊，看你怎麼樣去做去？

你若是根據善功德去做去，眼、耳、鼻、舌、身、意幫著你去做善功德。你若是以這個罪孽過做基礎，去造罪孽過去，這眼、耳、鼻、舌、身、意，它也可以幫助你去造罪孽過。

所以《楞嚴經》上說，啊！你墮地獄，也是你的六根。你成佛，也是你的六根，沒有旁的。所以我說，那個愚癡，就是智慧，也就這個道理，和這個六根呢，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你聽經聽多了，一通一切通，啊，一了一切了，一知一切知，一覺一切覺。啊，「自性如虛空啊」，我們人這個自性就和虛空是一樣的。在虛空裏邊呢，「真妄在其中」，有真有妄，在那虛空裏頭包含著。「悟徹本來理呀」，你明白本來那個自性的道理呀，「一通一切通」，你一樣明白了，樣樣都明白了。

啊，好像我們人吃飯，拿吃飯來說，吃飯為什麼了呢，要吃飯呢？哦！因為呀，要醫治這個肚子餓，那麼醫治這個肚子餓呀，所有一切的飲食，都是醫治肚子餓的，啊，無論好吃，不好吃的東西，都有這個用途。

穿衣服呢，是為的抵禦這個寒冷的，無論你穿什麼衣服，都是能啊，把這個寒冷能防備，能禦寒。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需要吃飯，穿衣服，睡覺，認為這三種，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呢？沒有它，我們這個生命就發生問題了。

我們現在要學這個佛法，也就啊，應該把它看的像吃飯那麼重要，又要像穿衣服那麼重要，像睡覺那麼重要。沒有這個佛法呀，我們這個自性啊，就發生了問題了！啊，所以我們現在利用我們固有的這個六根，來呀，求無上的覺道，這都叫啊，六根震，大地六遍震動。

啊，你等你，坐禪的人呢，你沒有坐過禪的人不知道，坐過禪的人呢，有的時候，啊！這個手就動起來，這動起來；有的時候眼睛也動起來了，這個鼻子也動起來了，耳朵它也會動彈了，這都叫六根震動一種表現。你靜寂光通達，你靜，用功用到極點了，啊，別有一重天，另外有一種境界。

在今年這個暑假的時候，那果親啊，他就有一點小動作，啊，就是這個手啊，坐著，這手動彈起來，手自己動彈，你不想它動，它也動，這就啊，**身體有一種變化**，動則變，變則化。

那麼這種的功夫啊，必須要你用過功的人，還要有真正的名師來指點，才不會啊，走錯路，如果沒有真正的名師，善知識來指示，在這個時候，就很容易誤入歧途，也很容易呀，就生一種恐懼心，不敢再用功。那麼如果哪一個人呢，有這種境界的時候，不要生恐懼心，這都是啊，六種震動之一。

這個經上所講的道理，必須要和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這個身體自性上都是相合的。為什麼要有經呢？就是給我們每一個人這個身體呀，找一條啊，應該行的道路，所以呀，佛說這麼些經。這些個道路，我們每一個人自性裏邊呢，都具足的。

所以說啊，佛說了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對治我們眾生啊，八萬四千種的習氣毛病，我們自己有的毛病，還不知道？還呀，跟著這個毛病啊，去做去，跟著這個毛病去跑去，被這個毛病所轉，以為這個是快樂了，實際上啊，自己一天比一天墮落，自己還不曉得。所以呢，佛在這個經典上，指明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道路。

這六種震動啊，就是不離你個人的六根。你六根呢，為什麼要震動呢？這個震動，就表示破無明，破你那個無明。為什麼要六種呢？要六番呢，破無明。就是初果，破初果的無明，二果的無明，三果的無明，四果的無明，然後再破這個等覺的無明；啊，破了這個等覺的無明之後，這才成佛了。這六種震動啊，也就表示啊，這六個階段，六個果位，啊，就是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菩薩、佛，這六個果位。這是六種震動啊，大略的意思。



## Ch01-27-序品第一

爾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

這是啊，眾喜瑞，大眾都歡喜了，這種祥瑞。

「爾時」：當爾之時。什麼時候？就是這個六種震動這個時候。「會中啊」：在這個法華會中啊，有這個一些個大比丘，啊，有一些個比丘尼。這比丘啊，有三個意思，就是乞士、怖魔、破惡，有這三種的意思。

比丘尼呢，就是出家的女人。有一個修行的，坐禪的修行，修行修行他就開了悟；開了悟了，你說要求這個大德高僧給印證啊！那麼這個高僧就問他，你有什麼所得啊？他說，我沒有所得。就好像今天問這個，啊，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

那麼這個比丘啊，開悟這個比丘就說，他沒有所得。那麼你開個什麼悟？

他說，我呀，我知道這個比丘尼呀，是女人做的。啊，這個大德說，喔！

我批准你是開悟了！你真正是開悟的。

可是一樣的話呀，他說出來，這個高僧啊，得佛眼、天眼、慧眼、法眼、肉眼，五眼，這個高僧啊，就知道他沒有打妄語，是開悟了，就給他印證說他開悟。

我們每一個人若是這樣說，是不是也開悟了呢？學人家的，就不是開悟的。開悟的不是學著人家所說的，要自己呀，另有一個見解，和其他的人不同。

啊，人家所說過的話，你在學著來說，那你就不是開悟的。因為他這一句話，是從來沒有人說過，啊，他說，我現在我確實知道這個比丘尼是女人做的；啊，這個才給他印證開悟。那麼你說你也這樣說，那就，你就不是開悟的，沒有人印證你。為什麼呢？你是跟著人家後邊來學來的；學來的，那不是自己悟出來的。這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優婆塞呀，就是男居士；優婆夷呀，就是女居士。

這又有兩種的說法，翻譯成中文呢，叫近事男、近事女(事啊，就是做事的

那個事；近呢，就是遠近的近)這是一種。有的住到廟裏的，就又不叫近事男、近事女了；叫**近住男、近住女**。住啊，就是住到那廟裏頭的，這叫近住男、近住女。這有這四眾弟子。

「天」：天呢，就是天上的那個天人，啊，六欲諸天呢，這個天。

「龍」：龍啊，就是這個是一個大蟲子，龍啊，就是個大蟲子。這個大蟲子啊，牠就吃什麼呢？吃小蟲子。那麼牠吃小蟲子啊，那個大鵬金翅鳥就給小蟲子報仇，就吃牠這個大蟲子。

「夜叉」：夜叉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叫「速疾」。速啊，就是非常快；疾呀，也是快的不得了。又叫什麼呢？又叫「勇健」(勇，就是勇猛的勇；健，呢，就健康的那個健)。啊，言其呀，這個大力鬼神呢，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夠健康。啊，他可以呀，這大的鬼神，夜叉，他可以移山倒海；他這一手把這個山可以推出去幾百里，啊，把這山給搬家。

我們現在有起重機，也不會把這個山給搬一個地方。這個鬼呢，夜叉鬼，他這種勇猛法，這個一手就把這個山給推的，推出幾百里；啊，再一手又可以推回來。你說是不是大力量？這叫大力鬼神。

「乾闥婆」：乾闥婆呀，是一個奏樂的樂神，奏音樂的樂神。

「阿修羅」：阿修羅你們也都知道了，啊，他叫「無酒」，又叫「無端正」啊，他有天福，沒有天權，在天上啊，他沒有權力這個阿修羅。相貌啊，男阿修羅就是啊，像個醜八怪似的，非常醜陋，啊，再沒有那麼醜陋。啊，女的阿修羅呢，阿修羅女就非常的美麗，生的，啊，人見人愛。你不要說人，就是玉帝見著啊，那個，啊，那種欲心都動了，玉皇大帝呀，啊，欲心都動。所以就向阿修羅王去求婚，得到阿修羅女做他的太太。那麼這個阿修羅。

「迦樓羅」：迦樓羅啊，就是那個大鳥，大鵬金翅鳥。大鵬金翅鳥，你們都聽見過很多次了，啊，有的人會見過的；有的人呢，只聽過的。啊，見過那個人呢，啊，是什麼樣子啊？這大鵬金翅鳥，這個小沙彌果現，他都認識這個大鵬金翅鳥，叫什麼？Pengbird他說。

「緊那羅」：這個緊那羅呀，也是玉帝那地方一個奏樂的神。他頭上有一個犄角，所以呀，一般人呢，叫它叫疑神(疑，就是懷疑的那個疑；神呢，神仙的神)。那麼懷疑他是神仙，究竟他是不是神仙呢？這個沒有什麼確定

的憑論。但是他是在玉帝呀，那個地方奏音樂的，奏這個music，彈那個吉他之類的。可是啊，他不像人的樣子，頭上有個犄角，所以叫疑神。

「摩睺羅伽」：這摩睺羅呀，就是個大蟒蛇。這種蟒蛇呀，是很大的，啊，講起來啊，究竟有多大？比那龍小一點；你若知道龍多大，就知道牠多大了。可是龍啊，有大的，有小的。這個大蟒蛇呢，也是有大的，有小的，也是這樣子。

「人」：人就是啊，人間的人。

「非人」：非人就是這個八部鬼神，這叫非人。

「及諸小王」：和這個小國王。

「轉輪聖王」：轉輪聖王，這個轉輪聖王啊，又叫「金輪王」。釋迦牟尼佛呀，如果再晚一天不出家，就去做金輪王了。這個金輪王啊，說起金輪王啊，那可真正有大福報。有什麼大福報呢？他啊，有一千個兒子，生一千個兒子。他有七種的寶貝，這七種的寶貝呀，哦！這都和那個如意寶珠是一樣的。

啊，他到什麼地方用錢，說是用多少金銀，就這個在地下說，在這拿銀了！就把這個地刨開，這個裏邊你要用多少金有多少金，用多少銀有多少銀，就這麼樣子，遂心如意。他有一個車呀，他這個車呀，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呀，周遊這一四天下。這一四天下呀，恐怕比到月球都遠；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周遊到，這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有這個金輪王，金輪王啊，是管一四天下。怎麼叫一四天下，就是管南瞻部洲、東勝神州、西牛賀洲、北俱盧洲，這四大部洲，都歸他一個人管。

那麼又有銀輪王，這個金輪王管一四天下。銀輪王呢，就管三天下，管三洲：除去北俱盧洲；管西牛賀洲，南瞻部洲，東勝神州，北俱盧洲他不管。

又有銅輪王，銅輪王啊，是管兩洲的，管南瞻部洲和東勝神州。

啊，有鐵輪王，鐵輪王啊，就管一洲，就是只管這個南瞻部洲。

有的人問呢，說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有這個轉輪聖王嗎？不錯。在我們

這沒有，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那時候沒有轉輪聖王。那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從他方世界來的嘛！你不要眼光那麼小，就知道你自己的那個房子那麼大一塊地方啊！那其他的，你還有鄰居呢，還有城市呢，還有大的這種城市呢，你不能說你沒有見過，你是一個鄉下人，到了大城市，就都像你做鄉下人一樣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娑婆世界雖然沒有轉輪聖王，由其他世界來的。那麼其他什麼世界呢？啊，現在你若是研究起這個問題呀，那要有很長的時間；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呢，來和你研究這個問題。

「是諸大眾啊」：這一些個大眾啊，啊，就是前邊所說這麼多。究竟有多少數目？佛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告訴你？啊，「得未曾有」：從來就沒有聽過的，得未曾有。啊，「歡喜合掌」：大家都歡喜起來。

啊，好像現在有的人懂的我講的，就歡喜起來；沒有懂的，不懂我講的，啊！哦，他笑什麼？怎麼回事啊？啊！這心裏也有一種啊，想要笑，又怕笑錯了，所以又不敢笑；等一等翻譯出來，我相信你也會笑的。「一心觀佛」：這歡喜瑞，眾人歡喜瑞，這大家一起呀，這麼看著佛。目不轉睛的，目不轉捨，就是望著佛，眼光光的那麼望著佛。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徧，

「爾時」：這個爾時，又是個什麼時候？這個爾時，和前邊那個六種震動那個時候，那個爾時是一樣的；可是，不是一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是大眾歡喜這個時候，一心觀佛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啊，佛看見這一切的法會大眾都這樣歡喜，佛呀，也歡喜了。佛歡喜呀，就放光，這叫放光瑞，這是第六種的放光瑞。

以上所說這六種的放光瑞，這是此土的放光瑞。那麼下邊呢，還有他土，他方國土的六種放光瑞，六種瑞。

那麼佛呀，「放眉間」：眉間，就在這個兩個眉毛中間，那佛啊，兩個眉毛中間這，有一個白毫相；你看見這個佛像，中間那不鑲一粒珠，那就表示那個白毫相光，表示的這個白毫相。因為現在我們是用，或者泥巴造的佛像，或者用木頭造的佛像，那沒有法子表出佛啊，原來那個白毫相，鑲這麼一粒呀，珠啊，作表示，作為表示。



這個白毫相啊，可以遠，也可以近；那麼他這種的是一種光啊，是一種光，就好像琉璃筒那麼樣子，相光。「照東方」：照徧呢，東方，萬八千世界。這個東方啊，是屬木，這個木啊，是主於「生」，所以呀，佛啊，照這個東方萬八千世界。這個萬八千世界，不是太多，還有個數目。

在這萬八千世界呀，都得到佛的光普照啊，「靡不周徧」：靡，就是沒有不周徧，這萬八千國土啊，世界，啊，光明普照，這是啊，佛放光的瑞。

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

這是啊，就是他方國土的瑞了，見他方國土的瑞。

在釋迦牟尼佛放的光啊，不單見這個世界這種祥瑞，「下至阿鼻地獄」：下呀，到這個阿鼻地獄。阿鼻是梵語，翻譯中文就叫「無間地獄」，沒有間隙。一個人呢，在這個地獄裏也滿。多人呢，在這個地獄裏也滿。啊，這個時候也沒有間斷，空間也沒有間斷；時間和空間通通沒有間斷，所以呀，叫無間地獄。這個地獄，墮到這個地獄，不知道要在這個地獄裏住多長的時間？所以呀，也叫無間。

「上至阿迦尼吒天」：阿迦尼吒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色究竟天」，就是啊，有色界的這個天的最上一層天，叫色究竟天。這欲界，色界，在色界裏邊呢，它是最上一層天，這叫阿迦尼吒天。

「於此世界」：就在呀，這個娑婆世界。「盡見彼土」：也就啊，看見從娑婆世界向東邊去啊，這個萬八千世界的國土。「六趣眾生」：他這個六趣，就是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是六道的眾生。六道眾生，那麼一切人都可以看見呢，啊，某一道裡，受的某一種的果報，都清清楚楚的。

### Ch01-28-序品第一

在昨天講這個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這個六趣眾生，就是六道輪迴的眾生。六道輪迴，已經聽過經的對這個六道輪迴是很清楚了，在沒有聽過經的，對這個六趣呀，是不明白，所以今天呢，把它再解釋一下。

什麼叫六趣眾生呢？六趣，就是天趣、阿修羅趣、人趣，這叫啊，三善道。地獄、餓鬼、畜生，這叫三惡道。這個阿修羅啊，有的時候列到三善道裏

邊，有的時候又列四惡趣裏邊。四惡趣，就是啊，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叫四惡趣。

那麼這個天，是天上的天人。怎麼做的天人呢？就因為你修五戒，十善，就可以生天的。**五戒**，這是佛教徒啊，最根本的，應該守的戒律，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這個不殺生戒，你若是常常不殺生，你的壽命就長，得長壽報。為什麼那個人壽命就那樣的長？那一個人壽命就那樣短？這壽命長的人，就是因為他持不殺戒，得到這個長壽的報。壽命短的人，就因為他歡喜殺生，所以就得到這個短命的果報。這是啊，持戒，持這個不殺戒，得到這種的果報。

那麼不偷戒，為什麼要持這個不偷戒呢？因為這個偷，是對人呢，損壞人的財產，損壞人的這種啊，福命。這個「偷」，就和這個「盜」在一起。這個竊盜，竊盜啊，怎麼叫偷盜呢？就是人所不知道，你偷偷的去，把人家的財產，或者是啊，物質，給偷去了，偷盜。你盡偷盜人家的東西，你自己得到什麼果報呢？將來你的財產就不長久，受這個財產不長久的果報。

譬如你很有錢的，有很多的財產，突然間，被強盜給搶去了。為什麼受這種的果報呢？因為你前生也偷過人家東西，搶過人家東西，你沒有持這個不偷盜的戒，所以今生啊，你所有的財產，被人來呀，破壞。如果沒有破壞呢，你的財產永久都啊，存在的，這是因為你持不偷戒，所以得到啊，你的這個富貴呀，長久。你若是啊，沒有守這個不偷盜的戒，你的富貴就不會長久。姪、妄、酒，也都是這個樣子，和這兩種的意思啊，是一樣的。

好像你不守姪戒，啊，你去姪人家婦女，將來你自己的也被人家去啊，玩弄，所以呀，這都是一種果報。妄語，你自己若不騙人，你也就不會被人騙。說是，我呀，這一生沒有騙過人，怎麼很多人來騙我呢？我方才沒說嗎？這種果報啊，不是一生的事情；這講過去、現在、未來，**果報啊，要通三世的**。所以你單單今生沒有騙人，你知道你前生騙過多少人嗎？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有人騙你，那就是應該的，啊，就是應該受騙。

飲酒，這飲酒啊，本來飲酒沒有什麼大的毛病，也是很不錯的一件事；不過就怕飲多了，你這個酒若啊，若飲的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飲的多了，就會亂性，亂性啊，就顛倒；顛倒，你這一個身體顛倒，做出的事情也顛倒，飲的多了，這個酒就會顛倒。所以呀，在佛教裡它戒酒。

在這個老道呢，道教裡呢，他就不戒酒。他說什麼呢？他說酒可陶情，什麼叫陶情呢？就陶冶這個性情，令這個，啊，你若不愉快的時候，喝了酒，就把這個不愉快忘了，把這個煩惱啊，也沒有了，他說這個可以陶情。但是這個酒能亂性，酒可以亂你這個性，你喝起酒啊，說話，那個舌頭也大了，這個舌頭啊，說話也不清楚。啊，所以在佛教裡啊，不主張飲酒。

可是啊，在道教裡也不主張戒酒。在孔子啊，中國的孔子說，他說過，他說，「唯酒無量，不及濫」，說喝酒很好的，啊，不必限量它，不必說，我一定要喝多少；可是啊，不要喝醉了，這就是最好的；唯酒無量，不及濫。

若喝醉了呢？就不知道那個酒的滋味；若沒有喝醉呢，這個酒可以喝多少？可以喝少一點，不要喝太多了。那麼實在好喝酒的人是這樣子；若不好喝酒的人呢，根本就不需要喝它。因為有的人好喝酒，你若是叫他一定不喝酒啊，那比什麼都厲害。所以呀，我這個對於這個酒戒這方面呢，**稍微放寬一點**，哼！

這五戒說起來是很多的道理，主要的，我們不單不手去殺生，我們心裏也不要生一種的殺念，這是真正的持這個殺戒。盜，也是這樣子，不單手不

去盜，這個心裏也不生這一個盜念。這個盜啊，不論是大小，凡是人沒有許可你，你自己呀，偷偷的把其他人東西給用了，這都叫犯盜戒。甚至於，啊，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人家買了一瓶子酒，啊！你看這個酒不錯的，啊，他的也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我的，拿來喝一杯，這是犯盜戒。

啊！這犯一個盜戒，又犯一個酒戒，兩戒都一起犯了。再不是說，那我不飲酒，這個戒我不會犯的。啊，你不飲酒啊，你飲牛奶嗎？啊，在那個雪櫃裡，有人買了一罐牛奶，啊！你看見這個牛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開開這個牛奶就喝，不知道誰買的？啊，說是這牛奶誰買的？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喝了，你說這是霸王不霸王？這叫霸王。

這個牛奶這是一種小問題，你呀，沒有得到那個買牛奶那個人的同意，你就拿起來就喝，這就叫犯盜戒。還有，啊，一切其它的所吃、用的東西。所以，啊，我前幾天聽到有人告訴我，說是啊，在那個宿舍，有人偷吃的東西，啊，令啊，這個買這個人生煩惱。

這個雖然是對方犯盜戒，那麼這又要說回來，你買牛奶這個人，或者買酒這個人，你又應該呀，自己反省一下，哦！他怎麼盜我的東西呢？怎麼偷我的東西吃呢？喔！前生我偷過人家的東西吃，所以今生啊，人家也偷我

的，哦！這算了！這個是你買應該這樣想。

但是偷吃這個，不可以這樣想，喔！我現在偷你東西吃，等來生你再偷我的了。你不知道你來生有沒有？啊，或者你來生什麼也沒有了呢？又誰能偷你的呢？所以呀，就不要存這個偷的心。不是我所買的東西，我不可以隨便去用。如果得到對方的許可，這就不犯戒了；沒有得到對方的許可，偷偷地用其他人的東西，這都叫犯盜戒。所以呀，你往細了講啊，甚至於一草一木，一針一線，沒有得到這個主人的同意，你就拿走了，這都叫偷，都叫犯盜戒。

這個婬、妄、酒，也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呀，我講這一種啊，你們應該呀，就把其他那幾條也都明白了，啊，若講太多時間呢，浪費的太多。

為什麼生到天上去？就因為守這個五戒，才能生到天上去。生到天，啊，天福是無量的，可是啊，也有盡的時候。等到五衰現相啊，又會墮落，所以這是不究竟。

阿修羅，阿修羅啊，也是做過一些個功德，可是他做功德呀，他那個煩惱，由這個煩惱做的功德。怎麼說由煩惱還能做功德呢？好像，啊，做功德，

專門和人來比賽。怎麼樣比賽呢？就是啊，喂，我出五塊錢呢，給廟上，你出多少啊？啊，就和人來這個鬥，鬥著，啊！你若出五塊，我出十塊；你出十塊嗎，我出二十塊，哦！和人來鬥，競爭，爭第一；這個將來絕定做阿修羅去。有功德是有功德，但是啊，和人來鬥爭做功德，不是由自己本心呢，想要來做功德。

也可以說爭名，爭這個名，啊！你看某某人是第一啊，他出的錢最多啊，啊，爭這個第一的名，這都是做阿修羅的功德。所以你行佛法，一定要真正明白這個因因果果，你呀，做，才不會濫。

你，啊，或者我在這個地方沒有名了，我到那個地方去做功德，爭那地方的名，叫這地方人，哦！大家你看看某某人，哦！跑到紐約去做了一個大功德，啊，令大家都知道。這麼樣子呢，這都是修羅的一種因，將來就生了做修羅去。啊，一講起話，就發脾氣。一講起來什麼事情，就要爭第一。這都是修羅的種子。啊，煩惱不斷，你做功德，這是有漏的功德，不是無漏的功德。你做功德，人是應該做的，不要人家知道我啊，是第一，或者第二。

但是有一種人，他不要名，偷偷的去做，做出來偷偷的告訴人，啊，說，



我呀，我在什麼地方我做了五千塊錢的功德，誰也不知道啊，我這是告訴你呀，其實這種，這也是阿修羅。這個阿修羅呀，比方才那個阿修羅還壞一點，為什麼呢？這是屬陰的阿修羅，不是屬陽的。他表面上是不好名啊，實際上他這個背後的宣傳更厲害！

所以呀，你發心呢，啊，「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呀」，你在這個種因的時候，你不啊，把它種的一個正因，等結果的時候，就偏偏了，就結了一個不好的果。結個不好的什麼果呢？做阿修羅去了。阿修羅，說阿修羅有什麼不好的？哈！阿修羅，那不好的地方就多了，天天去同人鬥爭打仗，啊，你說好嗎？

那麼做人，做人的這個人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也是從做善功德，持五戒，修十善這地方來的。不過他是下品的五戒，下品的十善。這阿修羅呢，是中品的五戒，中品的十善。天呢，是上品的五戒，上品的十善。這個裏邊分別的，若詳細分別起來這個法相，那是很多很多的細目，沒有時間講這麼多，這是啊，三善道的因。

那麼三惡道呢，就是啊，由這個貪、瞋、癡造的。你貪心嗎？啊！貪心太多了，就變成什麼呢？變成啊，餓鬼了。餓鬼為什麼他餓著？就因為他在

生的時候就貪，貪著吃，吃什麼都要吃多一點。你歡喜吃多一點嗎？變成餓鬼，什麼也吃不著了。什麼都沒有了。

啊，為什麼他著要貪吃多？就因為啊，他已經啊，有一點覺悟了，開悟了。開什麼悟呢？開悟知道他將來沒有東西吃，要做餓鬼，喔！將來要做餓鬼，現在可快吃多一點，啊，開這個悟，啊，他都有未卜先知的功夫啊，貪心。

瞋心呢，你好發脾氣嗎？好了，發來發去，發到地獄去。啊，墮到地獄呀，啊！你自己和自己就過不去；啊，好了，到刀山上去試一試，自己發起脾氣，跳到刀山上，腳都叫那個刀扎壞了。為什麼這個刀扎那個腳？就因為脾氣，有脾氣。我要試一試你這個刀子，看看你有什麼，怎麼樣厲害法？

跳到那個油鍋裡去，哈！你們不敢跳嗎？我來試試！跳到油鍋裡去。為什麼敢跳油鍋？就因為有脾氣；有脾氣，所以呀，油鍋、刀山，什麼地獄都敢試一試。這是啊，瞋心，好瞋恨，好發脾氣。

所以我的弟子啊，無論哪一個？有脾氣的趕快要改；沒有脾氣的，也不要讓它生出來，這是啊，最要緊的，我祝福你們。不要拿著我這話當耳邊風

的，不要，啊！不要緊吧！法師講，不過說說而已；不一定我有脾氣，就墮地獄去了。你若不一定，你試試，那時候到地獄的時候，你說：哦！我師父當初講過，有脾氣就要墮地獄，現在我才知道這個話是真的，但是也來不及了。

唉！你還敢發脾氣嗎？所以我立的這個法，就要，為什麼我立法？說若是發脾氣，就要一個人發脾氣，三個人要跪二十四個鐘頭。我立這種嚴法呀，我就怕你們下地獄去；啊，所以我不歡喜你們下地獄，現在我用一個嚴厲的方法，啊，你出家人要發脾氣嗎？你一個，現在這三個沙彌，一個沙彌發脾氣，兩個沙彌要陪著跪的，跪二十四個鐘頭，毫不客氣的，絕對這個不會放寬的，我這個憲法已經早就通過了，啊，一點人情都沒有的講的。

啊，最好的辦法怎麼樣？你就是不發脾氣，就我這個法就用不著了，就沒有用了；你若發脾氣，那我這個法就有用了。那麼這個最要緊的，跪二十四個鐘頭還不，這不算嚴厲，也不准吃飯、不准喝水，不准大便、小便，你說這個是最厲害，啊，最厲害。

所以呀，我設立這個法，這麼多天，這三個沙彌，一個也，我問你，你發過脾氣沒有？沒有啊！我說，小沙彌，你怎麼不發脾氣了呢？Idon'tknow？

哈哈！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發脾氣了？哈！你說這個法妙不妙？真妙到極點！妙到極點！啊，妙到極點！所以你要發脾氣，就會墮地獄；我怕你們下地獄，所以立上這個嚴苛的憲法。

你若愚癡呢，愚痴的人，你歡喜愚癡嗎？啊，不學佛法嗎？你若不歡喜愚癡，就要來學佛法來。學佛法，就是增加智慧，開你的般若妙智，般若妙慧。你不學佛法，就會愚癡，愚癡到什麼地方去呢？愚痴就會做畜生的。

那個畜生啊，為什麼那個馬、牛、羊、雞、犬、豕，你看牠不聰明？那個豬最不聰明，豬吃飽了就睡，睡飽了牠又吃，啊，除這兩樣，牠沒有第三種的工作。那馬、牛啊，還都有點工作，但是牠都愚癡。

為什麼牠愚癡？就因為牠們不學佛法。不單牠們不學佛法，而且有人要學佛法的，他還，嘿，不要去學佛法，學佛法，啊！最笨的，他說人家學佛法最笨！其實怎麼樣啊？他自己笨到極點了，哈，將來做豬去了，啊，做馬去了，做牛去了，做這個馬、牛、羊、雞、犬、豕去了。

為什麼他做那個？我告訴你們，就是因為他不學佛法。說，那我才不信？我不學佛法，我看看我能不能做豬、做馬、做牛？可以的，那你試一試！到時候，你可以試完了，再回來學佛法。所以呢，這個不必勉強，誰也不

必勉強誰，你只要歡喜去做呀，那麼隨時隨地都有機會的。

所以呢，這個六道輪迴呀，是很重要的，你種什麼因，就結什麼果。種善因，就結善果；種惡因，就結惡果。啊，你種瓜就得瓜，種豆就得豆。啊，看你種什麼因？你種成佛的因，就成佛；你種地獄的因，就墮地獄，你自己選擇你這個路。

那麼這六趣眾生啊，在東方萬八千世界這國土，所有這個六趣眾生啊，不是我方才說這麼少少的，那種種相貌，種種形狀，都在釋迦牟尼佛這個白毫相光裏頭啊，顯現出來。

在釋迦牟尼佛這個白毫相光，這個白毫相是表示「中道了義」不偏左，不偏右，在兩眉的中間，也就是表示這個《法華經》圓頓的法門，中道實相的道理。現在這一段文是他方國土，現六趣瑞，現這個六趣，六道眾生，這種祥瑞。

這個如來的白毫相啊，它啊，能伸能縮，能遠能近，猶如一個琉璃筒一樣，那裡呀，光明徧照。你如果還不明白，我現在可以呀，舉一個不太相似的這個例子。什麼呢？你看見我們每一個人拿那個手電筒，或者那個車前邊

那個燈，哦！突然一照，就照出很遠去，這是我們一般人呢，所會用的。

如來那個白毫相啊，也就和那個車前那個燈光往前一照，照多遠！不僅僅呢，一里、兩里，啊，能照到東方啊，萬八千世界的國土。那麼是不是單單照東方呢？你人拿著手電筒，你歡喜往哪一邊照，往哪一邊照。你歡喜照東方就照東方，歡喜照南方就照南方，歡喜照北方就照北方，照西方，照上、照下、照天、照地，隨便你怎麼樣子用。所以呀，**釋迦牟尼佛在過去所說的經典，沒有由這個白毫相裏頭放光。**

你好像這個**《楞嚴經》**，就是從這個肉髻，無見頂相。啊，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湧白寶光明，白寶光，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徧示現十恆河沙；你看，那是從無見頂相發出來的。這回是從白毫相放出來。這個光，和那個光又不同。

所以呀，這個《法華經》啊，我們人不要說聽，聽這麼多，天天來聽啊，聽一字，聽一句，聽這一晚間，你就種成佛的因了；你就再不來聽了，你這個「佛」也跑不了，一定會成佛的，將來，不是現在。多長的時間呢？那沒有一定的。

所以呀，我們現在來聽到這個《法華經》啊，這都是有善根的人。有善根的人，就要來學習佛法，不要自暴自棄，不要說，啊！佛法與我有什麼關係？你要知道啊，除了佛法而外，任何的事情，與你也沒有關係，只有佛法和你有重要的關係，啊，和你有重要的關係。什麼重要的關係？叫你去成佛去！

說是，這我不相信？我怎麼會成佛呀？啊，就是因為你不相信，才會成佛；因為你不相信你會成佛，喔！你將來成了，所以這就是妙法！你不相信成佛，啊，竟然成了，這所以叫《妙法蓮華經》就是這麼妙的。

## Ch01-29-序品第一

又見彼土現在諸佛，

昨天所講的是六趣瑞。今天這個文當諸佛瑞。

這諸佛，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個白毫相裏邊，顯現出來諸佛國土。諸佛國土，那麼就有諸佛在那國土教化眾生。所以這一段文就是諸佛瑞，現諸佛的祥瑞，在如來這個白毫相光中，現諸佛。

這個白毫相啊，昨天已經講過，它是啊，表示一種中道。為什麼佛要放光？為什麼又從這個白毫相來放光？因為**佛放光，是照這一切的機**（這個機呀，就是機緣的機）。機緣，什麼叫機緣？就是一切的眾生所應該化的這個機緣，這種機，所應該度的這一切的眾生，這謂之機（這個機呀，就是機會那個機）。

那麼「設教」，因機設教（設，就是設立的設；教，就是佛教的教）。有某一種的機，就設某一種的教，所以這個放光，就表示因機設教。

還有一個意思，什麼呢？「斷惑除疑」一放光啊，令一切的眾生這種疑惑的心沒有了，給破了，破除眾生這種疑惑的心，所以放光。

關於這個白毫相啊，阿彌陀佛啊，也有白毫相。那麼其他的佛呀，也有白毫相。在阿彌陀佛啊，那個讚阿彌陀佛偈講，說，『**阿彌陀佛身金色**呀』阿彌陀佛呀，身是金色的。『**相好光明無等倫**』他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啊，光明啊，沒有可以比的。

『**白毫宛轉五須彌**』阿彌陀佛呀，這個二眉中間這個白毫相啊，宛轉，宛



轉呢，就這麼，哦！轉來轉去的這宛轉。就好像那個龍啊，那一條龍啊，這麼行路似的。啊，又好像，這個宛轉呢，它不是直行，就是啊，委曲宛轉的這麼樣行。這個白毫相啊，有多大呢？有五個須彌山那麼大。

啊，『**紺目澄清四大海**』阿彌陀佛那紺目啊，有四個大海那麼大，你說這個眼睛有多大？啊，『**光中化佛無數億**』阿彌陀佛呀，在他這個佛光裏邊呢，又化出來呀，很多很多的佛，沒有數量那麼多。

『化菩薩眾亦無邊』他不是單單呢，化佛，也化菩薩；化的菩薩，也沒有邊際那麼多。啊，『**阿彌陀佛呀，有四十八願**』他發過四十八願，度眾生，每一願呢，都是歡喜眾生成佛的。

『**九品咸令登彼岸**』這個蓮華呀，分出九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這分出三輩；三輩，就是上、中、下這三輩；三輩裏頭，又分出九品。咸令登彼岸，他令啊，一切眾生啊，都到彼岸，到涅槃的彼岸成佛去。這是阿彌陀佛的白毫相有五個須彌山那麼大。

**釋迦牟尼佛這個白毫相**呢，若往大了說，也有五個須彌山那麼大。若往呢，

小了說，按照這個《觀佛三昧海經》上說的，在佛出世的時候，這個白毫相啊，有五尺。在佛行苦行的時候，這個白毫相啊，有十四尺。在佛成佛的時候，這個白毫相啊，常常就是十五尺這樣子。

白毫相中間呢，是空的，好像一個琉璃筒那個樣子。這就是啊，表示這個佛的「常樂我淨」這四種的德行。

中間空，這是表示中道，這是一個「常」。(是常常的常，樂我淨這個常)。

這個白毫相啊，其中啊，非常清淨，這表示一個「樂」。

白毫相啊，它又柔軟，表示啊，隨意呀，可長、可短，表示是個「我」(常樂我淨這個我)。

為什麼白色呢？白色就是表這個「淨」德。這常德、樂德、我德、淨德，這表示涅槃的四德，常樂我淨。

所以這白毫相啊，在表示中道實相的寶印。這個實相寶印，就由這個白毫相來代表。所以呀，現在釋迦牟尼佛，由這個白毫相放光，在這個白毫相

光裏頭，又見著他方國土的這個諸佛。

這個如來的白毫相光啊，從他一出生，乃至於啊，到涅槃，到涅槃的時候；這一生啊，所行的這種苦行，種種相貌，涅槃之後，種種的功德，涅槃，一切的功德，都在這白毫相裏邊呢，來顯現出來。你現在呀，在白毫相光見到其他佛，諸佛。

及聞諸佛所說經法。

這是啊，聞法瑞。前邊那是諸佛瑞，現在是聞法瑞。

這六趣，和諸佛呀，這叫**凡聖一對**。六趣眾生啊，是凡；這個諸佛呀，是聖；這叫凡聖一對。那麼這是他方國土所現的六種的瑞，那麼分出來三對。

「及聞諸佛所說經法」：所說的這個經典，和一切的佛法，這個聞法瑞。

並見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得道者。

那麼諸佛呀，在每一個國土做什麼呢？說佛法，講說這個經教。講說佛法。

講說佛法，又有什麼用呢？這個佛法就是給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弟子啊，要依法修行的。依法修行。修行啊，就證果，或者證阿羅漢果，啊，或者成菩薩，或者佛，那麼修行證果。

在這個如來白毫相裏邊呢，也就看見諸佛說法，這叫聞法瑞。又見四眾啊，修行證果，啊，這啊，證果瑞。那麼在這個「法」，和這個「人」，這叫人法一對；人，和法，相對的。這個聞法瑞，和呀，證果瑞。

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復見諸菩薩摩訶薩」：見著這個菩薩，和這個大菩薩。「種種因緣」：用啊，種種的這個因緣，來修種種的法門，教化種種的這個眾生。「種種信解」：種種，就是不是一種，很多種。信解，或者由「四諦法」修行，信解修行。或者由「十二因緣法」的法，信解修行。或者由這個「六度萬行」信解修行。

「種種相貌」：這個用種種的相貌，種種相貌啊，不是說這個菩薩種種的相貌，這是啊，他行種種的行門，修種種的法，所以呀，種種相貌。「行

菩薩道」：所行的呢，都是菩薩道。

菩薩道，什麼叫菩薩道呢？菩薩道，就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這個如來的白毫相，由此土，照到啊，其他佛的國土，這也就表示啊，自覺覺他，自利利他這種法門。那麼行菩薩道，就要自覺覺他，自利利他。

這是啊，見諸菩薩行(ㄊ一ㄥˊ)行(ㄉㄥˋ)瑞，這個諸菩薩，行這個種種的行門，這種祥瑞。

「復見諸佛」：那麼又看見呢，在這個如來白毫相裏邊又看見諸佛。「般涅槃」：這個般呀，就是入，入涅槃。入涅，涅槃呢，又叫「圓寂」。又叫啊，圓，就是功無不圓；寂，就是德無不寂。所謂啊，功德圓滿了，這叫圓寂。這個涅槃，涅槃又叫啊，這個「不生滅」。啊，涅者不生，槃者不滅，就把生死了了。

「復見諸佛般涅槃後」：又看見呢，這一切啊，的諸佛，入涅槃之後，「以佛的舍利起七寶塔」：佛的舍利，舍利呢，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就叫「靈骨」。靈啊，靈骨，說這骨啊，很靈的。這個塔，裏邊呢，就是供養舍利。

舍利，在釋迦牟尼佛呀，入涅槃之後啊，這舍利呀，用這火焚的時候，這個舍利呀，啊！流出不知多少？沒有數量那麼多。所以呀，到處都用這個舍利來建造寶塔。

在這個如來的白毫相光裏邊，也看見其他的國土這個諸佛呀，要入涅槃之後，用火焚化，有這個佛的舍利，來造這寶塔。

寶塔，寶，就是寶貝了；塔，塔也是這個印度的一種話，翻譯成中文就叫什麼呢？叫「方墳」。方墳呢，就是四方的一個墳(墳，就是墳墓的墳)。

人死了埋到地裏頭，這叫一個墳呢；那麼這個塔呀，就叫一個方墳。

又有一個意思，叫「高顯」，因為它很高的，很明顯，一般人呢，都可以看得見，所以又叫高顯處，這個塔。這個塔是有什麼用呢？因為我們造這個寶塔供養佛的舍利，這個的佛舍利所在之處，也就是佛的法身所在之處，也就是啊，佛就在這個地方。所以呀，造寶塔來紀念佛。

這是啊，見諸佛般涅槃瑞，見諸佛般涅槃瑞。這個呢，這個見菩薩行行瑞，和這個見諸佛涅槃瑞，這叫啊，始終一對。這個菩薩，為始；佛呀，為終；這叫始終一對。

這以上啊，所講，這是他方的六種祥瑞，他方國土。

我給你們講，講來講去，你們都不注意；這個佛法呀，一定要注意，才能  
啊，領略得到。講了像耳邊風似的，這個耳朵聽了，那個耳朵就跑了，這  
樣子沒有用的。啊，你就聽一百年呢，也等於沒有聽一樣的。為什麼呢？  
你就不留心、不注意。

你們現在聽經學佛法，啊，到其他的場合，有人請你們去講演，你們也會  
講演，啊，講的也滔滔不斷，「口若懸河」，啊，口這個說話，像那河流  
水似的，口若懸河。講的很高興，人說，哦！法師，你不要講，我現在有  
個問題，問問你，這個涅槃呢，有幾種涅槃？你把這個給我講一講！哦！  
哦！哦！哦！忘了？

啊，說你跟誰學的？我跟這個有一個法師，我跟他學了好幾年了，但是我  
也聽過，現在忘了？你說這個倒架子不倒架子，啊？可是啊，啊，深的佛  
法不懂，四種涅槃都不懂，你說這個太丟人了！現在時間沒有多少，我把  
這個名詞給你們，念給你們聽一聽，我相信我一念出來，你們都會想起來  
了。

啊，我若不念出來，你們都想不起來；我念出了，哦！我也沒有忘嘛！哦，還是這四種啊，但是這個沒有用了，這叫「馬後客」。啊，諸葛亮是「馬前客」，沒有來的，他就知道；你等來過之後，你再知道了，那就不發生效力。

什麼呢？第一，是自性清淨涅槃，聽過沒有？講金剛經的時候講過的，啊，自性清淨涅槃。第二，是有餘依涅槃。第三，是無餘依涅槃。第四，是無住處涅槃，這四個名詞。想起來沒有？果現，你大約知道吧！

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無住處涅槃，那個是自性清淨涅槃，這四個名詞。

### Ch01-30-序品第一

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於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誰，誰能答者？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見此希有之相，我今當問。



這一段文呢，是彌勒菩薩生出一種懷疑，懷疑什麼呢？他就不明白佛想要做什麼？佛放光動地，現此土的六種祥瑞；又現呢，他土的六種祥瑞；在這種祥瑞情形，彌勒菩薩他也不知道？所以呀，他就生出一種的疑念，懷疑。那麼彌勒菩薩生出疑念，那麼其餘的大眾啊，四眾等啊，也生這種疑念。

所以呀，說「爾時」：當爾之時；當釋迦牟尼佛現此土六種祥瑞，和他方國土六種祥瑞時候。在這個時候，「彌勒菩薩」：彌勒，彌勒菩薩，是哪一個菩薩呢？就是很肥的那個菩薩，常常的笑的那位菩薩。梵語叫彌勒，中國翻譯成中文呢，叫「慈氏」(慈，就是慈悲的慈；氏啊，就是姓氏的那個氏)。他又有一個名字叫「阿逸多」這阿逸多呀，也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呢，就叫「無能勝」(無，就是有無的無；能，就是能不能啊，那個能；勝，勝利的勝)。講了很多次這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他最慈悲，無論你是啊，善人、惡人，遇到他，他都啊，歡喜。

他以這個慈眼呢，平等啊，來看一切眾生，對於眾生啊，不分別。

那麼這彌勒菩薩，在這個時候啊，他就生出一種的疑念。菩薩，菩薩就是

啊，覺有情囉！「作是念」：他就啊，作這麼一種的疑念，生出這種疑念。生出什麼疑念呢？他說啊，「今者世尊」：說現在呀，這個世尊！「現神變相」：現出啊，這種神通變化這種境界。

什麼神通呢？就是啊，那個從白毫相放光，啊，又有六種震動啊，這都是啊，釋迦牟尼佛的一種神通。可是啊，在過去呀，彌勒菩薩也沒有見過這種的神變，所以他就不知道這是怎麼樣一個意思？

那麼彌勒菩薩呀，是補處的菩薩，是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他等啊，這個釋迦牟尼佛退位的時候，他啊，在這娑婆世界成佛，叫當來下生彌勒尊佛。這個彌勒菩薩他本來是智慧很大的，但是他也不知道釋迦牟尼佛想要做什麼？為什麼呢，他不知道？因為在佛教裏頭，初地就不知二地，初地菩薩，就不知道二地菩薩的境界？十地菩薩，他就不知道等覺菩薩的境界？

所謂：「**庸人不知智者**」，那個庸愚的人，他就不會知道啊，那個有智慧的人的這種境界。為什麼呢？他庸愚，他啊，思想很遲鈍，不是一個不及，就是一個太過，所以庸人不知智者。

「**散人呢，不知定者**」，那個發散的人，啊，好像有這一個人，很發散的；

怎麼叫發散呢？就是，啊，這個人東張西望的，看看南邊，又看看北邊，啊，看完，東張西望的；人家那個人在那入定呢，他不知道？這叫啊，散人不知定者。

啊，「**凡夫呢，就不知聖者**」，這個凡夫，就是我們一般的沒有證果的人這都叫凡夫。凡夫的人呢，就不會知道這個聖賢的境界。

「**那麼小乘呢，就不知道身子**」，身子是誰呢？就舍利弗，舍利弗他別名又叫身子。因為什麼小乘不知道舍利弗呢？因為小乘啊，他的智慧不夠。舍利弗啊，是個大智慧的，在羅漢裡邊他是個大智慧，有大智舍利弗。所以一般的小果的聖人呢，就不知道舍利弗這種的境界？可是舍利弗又不知道菩薩？菩薩的境界，又高過舍利弗了。啊，所以舍利弗只是在羅漢裡邊的大智慧人；在菩薩裡邊，他又變成小智慧了。

那麼菩薩，一般的菩薩，就不知道補處的菩薩的境界？「補處」，就這個彌勒尊佛呀，就是當來補處，補釋迦牟尼佛啊，這個佛位，叫啊，補處。補處的菩薩呢？又不知道這個尊極的佛果菩薩這種境界；啊，**尊極**，就是佛了(尊，就世尊這個尊；極，就是極樂世界那個極)。尊貴到極點了，這就是佛的境界。在這個補處菩薩的境界，他就不知道這佛的境界？

那麼現在這個彌勒菩薩呀，他是補處的菩薩，將來他成佛。可是啊，釋迦牟尼佛現這種的神變的境界，他也不知道了？於是乎他就打起妄想來了，啊，這個彌勒菩薩也一樣打妄想的。啊，打什麼妄想了？啊，他一想，喔！

「世尊現神變相」：釋迦牟尼佛現在啊，現這個神通變化這種相。

「以何因緣而有此瑞」：是有一種什麼因緣呢，釋迦牟尼佛才現這種的祥瑞的，現前邊六種祥瑞啊，為什麼呢？這是啊，他自己生了一種疑念(懷疑的疑)，生了一種疑念。懷疑什麼呢？就懷疑呀，這將要有什麼事情呢？是釋迦牟尼佛現這種神變，嗯！這個就想，他就打起妄想來了。哈，這個菩薩本來沒有妄想，但是見到佛了，他的妄想也生出來，啊，而有此瑞？

「今佛世尊入於三昧」：這一段文呢，他對這個，他現在生了三種的懷疑。第一，就是懷疑呀，佛的神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這第一。這個呢，這就是又生出啊，今佛世尊，說現在這個世尊呢，入於三昧，他入了定了，

「是不可思議」：啊！這種境界，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的，誰也不知道？

啊！這怎麼辦呢？「現希有事啊」：他現這種啊，希有，從來就沒有的事

情。「當以問誰」：啊，這是啊，生了一種啊，懷疑的念呢，啊！我應該問哪一個人呢？問哪一個菩薩呢？啊，生這種的疑念。「誰能答者」：哪一個菩薩能答覆我這個問題呢？啊，能回答我這個問題呢？啊，「復作此念」：這又作了一種念頭。

作一種什麼念頭呢？「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啊，他這樣一想，我應該問誰呢？問哪一個呢？喔！文殊師利菩薩他啊，可以答覆我。啊，為什麼呢？這個文殊師利，你們都記得嗎？這就叫妙吉，又叫妙德。啊，說是啊，他想起來，喔！這個上座，首座這個菩薩，文殊師利是法王之子啊，他是個法王的真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他呀，已經啊，曾經啊，親近，啊，親近呢，諸佛，又供養諸佛。

啊，這些諸佛是哪時候的呢？是過去無量諸佛。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那麼過去諸佛，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既然親近供養過，當然也會看見過這種的祥瑞的情形，所以呀，他一定會知道。

那麼現在呀，他生出這種的念呢，把這個第二念呢，也沒有了。第二念，他是想找一個人問一問；現在已經找著了，所以第二懷疑念呢，就沒有了。

啊，「必應見此啊」：他呀，文殊師利法王子啊，一定會見過這種的祥瑞的情形。啊，「見此希有之相」：這個很希有啊，從來就沒有的這種的祥瑞之相。「我今當問呢」：我現在呀，啊，我就應當問一問這個文殊師利法王子囉！

爾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

這是這個大眾，生出一種懷疑的之念。

不單彌勒菩薩生出一種懷疑，就是在這個法會的四眾，通通啊，都生出一種懷疑來，懷疑呀，釋迦牟尼佛，啊，想要做什麼呢？那麼所以說啊，「爾時」：這個彌勒菩薩生懷疑這個時候。這一般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弟子。「及諸天龍鬼神」：這時候啊，這個天上的龍，和一切的鬼神也都不知道？

「咸作此念」：咸呢，當一個「全」字講。就是啊，完全呢，都有這麼一個念頭。什麼念頭呢？「是佛光明神通之相」：這現在釋迦牟尼佛，由這個白毫中，放出這個光明又神通之相，「今當問誰」：現在應該問誰呢？

那麼這一段文，是大眾生出懷疑。

彌勒菩薩，是不是真不知道呢？是不是真生懷疑呢？我相信不是的。為什麼呢？彌勒菩薩，也啊，過去供養無量諸佛，也應該呀，有這種經驗。恍恍乎乎，恍恍啊，他知道；但是他故意呀，現出這一個不知道的相，所以呀，來給大家請法，為大眾啊，來請法，問文殊師利菩薩。那麼這個大眾生的懷疑呢？這可是真正的懷疑。所以呀，這一段文就是大眾生出的懷疑。

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又觀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眾會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於東方萬八千土，悉見彼土國界莊嚴。於是彌勒菩薩欲重宣此義，以偈問曰：

這個大眾都生出這種懷疑，彌勒菩薩一看見大眾都生出這種懷疑了，所以呀，「當爾之時」：這彌勒菩薩。「欲自決疑」：他自己呀，也想把他自己這個疑念呢，決定了它，啊，好沒有疑念。「又觀四眾」：他又啊，觀查這個四眾。四眾啊，就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和天上的天人，和這一切的龍，和這個「鬼神等」：龍，鬼。

我們講了很多的鬼，什麼叫鬼呀？啊，說是我知道啊，這有餓鬼，有飽鬼。什麼樣是餓鬼？什麼樣是飽鬼？啊，這個「鬼」呀，有一個字的意思，就是皈也(就是皈依三寶那個皈)。啊，這個皈怎麼樣意思呢？說這個人死為鬼，人死了，就像皈回去了。那麼皈回去，我們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從佛那來的。那麼現在皈依這個到什麼地方呢？皈到地獄裡去，皈到啊，餓鬼道裡去。

為什麼皈到那個地方去了？就因為走錯路了。走錯路了，不是自己那個本來的地方，他以為是自己本來的地方，這叫啊，走錯路了。可是啊，他也叫歸(就是啊，歸回來那個歸)，就是鬼。

那麼以後講到這「鬼」字上啊，你們應該要知道這鬼，什麼叫「鬼」？就是走錯路了。他還應該回來，回到什麼地方來？啊，回到佛的果位上來，這是鬼的意思。

這個「神」呢，神，叫「天心」，啊，天，就是一個「自然」的意思，言其呀，他有神通，就有自然的這種感應，這是神。

「等」：這個不單就是這幾個，而且又有很多很多的天龍八部都在一起。



「眾會之心」：大家在一起這個眾會之心。

啊，那麼於是乎彌勒菩薩，就代表大眾啊，向這個文殊師利菩薩來請問了，

「而問文殊師利菩薩言」：言，說了。言，他說的什麼呢？他說啊，大菩薩法王子，啊，請你慈悲告訴我，「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以什麼因緣呢，什麼道理，現在釋迦牟尼佛放光啊，放這麼大的光，照東方萬八千國土啊？「神通之相」：這種神通之相，真是希奇少有，從來我就沒見過呀？

「放大光明啊」：釋迦牟尼佛放這個大光明啊，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大的光明？啊，「照於東方」：這個光明啊，照到東方去了；照東方啊，也不是照近的地方，照的，啊，「萬八千土啊」：照到啊，一萬八千這麼多的國土。

啊，所以你看，現在我們想要到月球去，以為是不得了了，以為啊，這在世界上是第一了，哈！你看釋迦牟尼佛，照到東方萬八千國土。萬八千國土啊，那不只一個月球，星球啊，那一萬八千個星球，月球啊，都過去了。

見彼佛國呀，看「希見彼國界莊嚴呢」：啊，不是啊，說是看的少少，那個國家呀，有多大，都在這個白毫相裏邊現出來。啊，國界莊嚴，他那國

有多大，怎麼樣的莊嚴妙好啊，那種的國家，那種啊，美麗的樣子，都現出來了。

「於是彌勒菩薩」：於是，在這個時候，彌勒菩薩。「欲重宣此義」：想要啊，把這個道理再說多一次。啊，為什麼要說多一次呢，這麼麻煩？啊，就因為怕你我現在的眾生不明白，你還不知道感恩，還說麻煩！嗯！不要有這種的念頭啊！「以偈問曰」：彌勒菩薩就作這個四個字的偈頌，來呀，請問這個文殊師利菩薩。

這個鬼呀，在中文叫皈；英文呢，也可以說是叫Going。Going，Going，叫Going。Going什麼地方？Going到地獄去，到地獄去，Going到地獄裡去。所以呀，這鬼字，英文叫Going，也可以說Going。這個現在，我雖然不會英文，我作一個英文的解釋。

### Ch01-31-序品第一

文殊師利 導師何故 眉間白毫 大光普照

雨曼陀羅 曼殊沙華 栴檀香風 悅可眾心

以是因緣 地皆嚴淨 而此世界 六種震動

「文殊師利」：妙吉祥菩薩！「導師何故」：這個導師是誰呢？導，是引導；引導，就是啊，從這個黑暗路把你帶到光明路上，這叫引導，這個導師。誰導師是呢？釋迦牟尼，這叫大導師，接引導師，接我們的眾生啊，回家去，不是到地獄去，現在呀，我們這真正啊，的家呀，要回到啊，**釋迦牟尼佛所住的那個常寂光淨土**，那是我們真正家。

導師何故，這個世尊呢！為什麼緣故？「眉間白毫」：在這個兩眉的中間，這個白毫相光，這個「大光普照」：這種大光啊，普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前邊呢，那個正文說是啊，照東方萬八千土；這個現在說普照，所以我以前說啊，不單照東方，南方、北方、西方、四維上下，有多少方，照多少方，所以現在這個偈子，這個偈頌，不說普照，普照，就不是照一邊。

「雨曼陀羅」：雨呀，是天上好像下雨似的。這個下雨下的什麼呢？不是啊，下的那個雨水，下著曼陀羅華。曼陀羅華呀，啊，就是白色的曼陀羅華，這華，啊，曼陀羅啊，叫適意，適意呀，就是你想它再沒有那麼好了，這個你看見這華呀，你心裏呀，就特別的高興，喔！這個華真美麗，啊，從來我也沒見過，啊，它令你心裏呀，歡喜到極點了，這叫適意，適意華。

「曼殊沙華」：這種華不單呢，美麗，又柔軟；雖然柔軟，而且它還不破壞；啊，你歡喜大朵的就大朵，歡喜小朵就有小朵，所以這華非常美麗的。

「栴檀香風啊」：有這華，一定要有香。啊，這個栴檀香，就好像啊，我們爐裏這個現在燒這個香，這叫檀香。栴檀香風，栴檀香啊，可以香到四十里，啊，這種的香啊，是特別香。這種華呢，啊，雖然不是栴檀，但是也有這個栴檀香的這個香味。

啊，「悅可眾心」：所以呀，一看見這華呀，這個心裏就都高興了；悅，喜悅了；可，啊！滿足了，這可，就是滿足了。啊！我再沒有那麼歡喜了，啊，歡喜到極點了，不是一個人歡喜，是大眾啊，見著這個都歡喜了，所以呀，悅可眾心。

「以是因緣」：以這種的因緣。「地皆嚴淨」：因為有華，啊！把這個地呀，都清淨莊嚴了，都嚴，就是莊嚴；淨，就是清淨。這個地呀，也不用這個掃把掃啊，喝！這個地都乾淨了，嚴淨。「而此世界」：而這個世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六種震動」：有六種震動。

這個六種震動啊，前邊呢，已經講過了，這表示啊，六根的，六根，就是

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根門頭啊，在你用功的人呢，不用功的人是不知道的？用功的人呢，有的時候，哈！眼睛它自己也睜開、閉上，睜開、閉上，非常的快，喔！像閃電似的，這個眼睛那麼睜開、閉上，睜開、閉上，啊！你自己若不懂得功夫的人，哦！這是怎麼啦？是不是有鬼來了？啊，怎麼弄得我眼睛，我不想睜開，它就睜開；不想閉上，它又閉上了，不是的，這是你用功用的。

啊，有的耳朵啊，也有了動靜了，啊！又聽見雀叫，又聽見牛馬的聲；這個你也不要怕，因為啊，這都是六種震動的表現。

在這個六種震動，是震、吼、擊、動、湧、起，那個動、湧、起呀，今天我看見這個小沙彌，他呀，把這個佛學辭典上頭的也都寫下來了。那個「起」字啊，本來有的時候可以講「爆」（爆，就是爆炸的那個爆）。有的時候又可以說是「覺」（覺，就是覺悟的那個覺）。

這個「動」，怎麼叫動呢？這一個地方動，這叫動了，這個地方不穩了，這叫動。「徧動」，這個徧動呢，就是啊，這個四大部洲都動了，這叫徧動。那麼四大部洲啊，你不要以為這就是大了，那麼還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要通通都動了，這叫「等徧動」（等，就是平等那個等）等遍

動。

這個一個「動」字啊，有這三種，動、徧動、等徧動這三種。這就是一個眼睛，眼根，眼識，啊，這個又有眼識，啊，又有這個眼塵，色塵，這是。因為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再加上六識，這六根，六塵，加上六識，啊，這叫十八界。

那麼這個六種震動呢，每一動，也有這三種。所以呀，這分開也合十八界。

那麼這個照東方啊，萬八千國土，也是表示這十八界。所以在這個六種震動啊，它每一動，每一種震動，又分開有這個三種。

好像，啊，「震」，震，這一個世界震，這叫震。那麼四大部洲都震了，這叫「徧震」。等三千大千世界都震了，這叫「等徧震」。每一動啊，每一種裏頭都有三種，所以這合十八界。

時四部眾 咸皆歡喜 身意快然 得未曾有

在這個大地六徧震動的時候，這四眾弟子，「四部眾」：就是啊，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這四眾弟子，叫四部眾。這四部眾啊，在這個

時候，「咸皆歡喜」：那麼非常歡喜，歡喜呀，這是眾歡喜瑞。「身意快然」：身，和這個意，快然；快然呢，也就是啊，非常歡喜的樣子，非常的暢快，非常得愉快。「得未曾有」：這種的歡喜呀，在過去並沒有得到過這種歡喜，得到這種的快樂，所以呀，叫得未曾有。

眉間光明 照於東方 萬八千土 皆如金色  
從阿鼻獄 上至有頂 諸世界中 六道眾生  
生死所趣 善惡業緣 受報好醜 於此悉見

眉間光明，照於東方：釋迦牟尼佛呀，那麼世尊呢，在這個兩眉中間的白毫相光，大放啊，光明照於東方。這個光明啊，向東方去照，有「萬八千土」：有啊，一萬八千這麼多的世界，國土。「皆如金色」：這一些個諸佛國土啊，皆如金色，都變成了黃金的顏色，變成金的顏色。

「從阿鼻獄啊」：從這個最下邊的阿鼻地獄，就是無間地獄。「上至有頂」：上啊，到這個三有之頂。什麼是「三有」呢？就是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這叫啊，三有。

這頂，那麼三有的頂啊，就是非非想處天了。本來非想非非想處天呢，這

是無色界，無色界呀，沒有啊，一個顏色可表現的；但是啊，沒有顏色可以表現的，現在釋迦牟尼佛啊，也啊，放著光，照到這個無色的天上。

「諸世界中啊」：所有一切的世界，就是此方世界，和他方世界，無量諸佛國土的世界。「六道眾生」：六道眾生啊，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個在前邊都已經講過。「生死所趣」：在這個六道眾生裏邊呢，他的生了死、死了生，生生死、死死生，死生、生死，在這個六道輪迴裏轉來轉去。

啊，我們人呢，現在在這個世界上，你不要以為呀，永遠都是人；你做善事，就可以保持你的人身；你若做惡事，就保持不住你這個人身了。那做什麼？啊，前邊沒有講嗎，啊，可以墮地獄，做惡鬼，做畜生。

「善惡業緣」：這個或者你做善，或者做惡；善，就有善的業的因緣；你做惡，就有惡業的因緣。這善惡業呀，的因緣，是由你自己去造去；所謂啊，「善惡兩條道，修的修，就造的造」，修啊，就是修道；造呢，就是造罪業。這個比喻一條善道，一條惡道，看你向哪邊去跑？你向善路那邊跑，啊，你就有善業；你向惡業那邊跑，就有惡業。



「受報好醜」：這個善惡呀，就是在因地說的；你種善因，就得善果；種惡因，就得惡果。你造種善因，就啊，得這個好的這個果報；你種惡因，就得到醜的果報。好的果報，那麼一切一切都是啊，順你的心性，這順意的；醜的果報，就是啊，違你的心意的，對你心意呀，不順的。這個好醜啊，這就是果。你種善因，就得到好的果；種惡因，就得到醜的果。

啊，「於此悉見呢」：那麼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邊，這互相啊，受報；互相啊，這個造業；在這個如來的白毫相裏邊呢，都看的見了。

又睹諸佛 聖主師子 演說經典 微妙第一

「又睹諸佛」：又看見呢，一切的諸佛。「聖主師子」：這個聖主，諸佛為聖中之主，所以叫聖主師子，好像獅子那麼樣子。「演說經典」：演說這個大乘經典。「微妙第一」：這種法呀，啊，既微且妙，啊，真是第一希有的妙法。

其聲清淨 出柔軟音 教諸菩薩 無數億萬

梵音深妙 令人樂聞 各於世界 講說正法

「其聲清淨」：這佛的音聲啊，非常的清朗；說出來的言詞啊，非常的流利，非常的那麼圓滿。「出柔軟音」：佛的音聲，既然響亮，而又柔軟，啊，有這一種柔軟悅耳的美音。悅可眾心，每一個人歡喜聽什麼聲音，佛的聲音，就變成什麼樣的聲音。

啊，「教諸菩薩」：這個佛呀，在這個一切諸佛呀，也教化一切的菩薩。

「無數億萬」：這個數量啊，不知道多少，有無數億萬那麼多。「梵音深妙」：這種的清淨之音呢，哦，非常的深妙。「令人樂聞呢」：使令一切的人呢，越聽越歡喜聽，啊，越歡喜聽這個佛法。

「各於世界，講說正法」：所有的這個諸佛呀，都在他啊，自己那個世界，講說正法，講說這個真正的佛法。

## Ch01-32-序品第一

種種因緣 以無量喻 照明佛法 開悟眾生

若人遭苦 厭老病死 為說涅槃 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 曾供養佛 志求勝法 為說緣覺

若有佛子 修種種行 求無上慧 為說淨道

文殊師利 我住於此 見聞若斯 及千億事  
如是眾多 今當略說 我見彼土 恆沙菩薩  
種種因緣 而求佛道 或有行施 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 磲磔瑪瑙 金剛諸珍 奴婢車乘  
寶飾輦輿 歡喜布施 回向佛道 願得是乘  
三界第一 諸佛所歎

「種種因緣」：這個人是不一樣，有種種的人，有種種的根性；所以呀，在佛說法，也用種種的因緣，來教化種種的眾生，對治眾生種種的習氣毛病。

「以無量喻」：無量，就是沒有數量；喻，就是比喻。用這個沒有數量那麼多的比喻，來給眾生說法。那麼這些個比喻，無非想要使令眾生都明白真正的佛法，以便依法修行。

所以說「照明佛法」：照明，就是用什麼照呢？這個照，就是用智慧來照明佛法，用智慧的光明，來明白一切的佛法。

「開悟眾生」：令一切眾生啊，那個智慧，菩提，啊都增長。開，就好像

開礦似的，那礦裏頭本來有金，你若不開發這個礦啊，那個金就不能顯現出來。眾生自性裏邊，本來具足佛性；如果你不給他解釋明白，他啊，自己不明白自己的本有佛性，他也就不會去修行去。

「若人遭苦」：假設，若，假設這個人呢，遭受這苦。這個遭受苦啊，一般的凡夫，雖然遭受的苦了，他越苦越要苦，越苦他越造苦。啊，本來呀，「煩惱」是受苦的根本，但是他總不願意捨棄這個煩惱，總想這個，和這個煩惱啊，來打交道，做朋友，啊，就離不開這個煩惱，離不開這種的苦

的因緣。

所以越苦，越苦，苦到極點就墮地獄去；墮地獄，那是永遠受苦，永遠也得不著快樂，所以呀，這是凡夫。跟這個外道呢，他遭苦啊，他想了苦；可是啊，他雖然了苦，找不著啊，了苦這種的道路。所以呀，他啊，修持這個外道法，也不能了這苦，也是啊，啊，造這苦造的，不過沒有地獄那麼深，或者啊，就跑到餓鬼裏邊去了，那麼這是啊，外道不能了苦。

那麼還有一些個世智辯聰的人，還有一點小智慧，通達世間法，世間法呀，他啊，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不明白出世法？所以他啊，遇著這苦的因緣，他也沒有法子了！那麼想要了苦，更造多一點苦。

啊，他以為怎麼樣呢？他以為受苦啊，啊，或者我去搶人，有了錢了，就不會受苦；結果去搶去啊，他因為有一點智慧，他啊，就會欺騙人；會欺騙人呢，於是乎他就等機會，人呢，沒有防備的時候，他就去啊，或者偷、或者搶。啊，可是啊，你有智慧，旁人也會有智慧的；你雖然覺得人家不設防，但是啊，有的時候，那麼去偷人東西去，警鈴大鳴了，這個警鐘就響；警鐘一響了，警察就來了，警察來了就捉去，到那地方就做這個牢，監牢去。坐監牢，輕者，啊，時間短一點；重者，時間長一點。

這是在人世受這果報，那麼若是啊，將來在這個因果上啊，怎麼樣子因果上？這一類的人，苦也不能了；到什麼地方去呢？將來就去做畜生。所以呀，墮地獄，也是種種因緣會墮地獄；轉餓鬼，也是由種種的因緣會轉餓鬼；做畜生，也是有種種的因緣，不是啊，一種因緣。所以呀，這不過提一提他這種因緣而已；那麼不是單單這一種，種種的因緣都可以呀，墮落三塗，受這個苦，所以呀，若人遭苦。

啊，「厭老病死」：這個苦啊，本來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三苦：這總起來講，就是苦苦，苦中之苦，壞苦，啊，本來沒有苦了，本來有樂的，這個樂壞了，樂不久住，所以呀，啊，變成了壞苦，快樂壞了，就變成苦

了。行苦，這行苦啊，既沒有貧窮困苦，又沒有富貴的壞苦，可是啊，他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這念念遷流，念念不停；啊，猶如大海中的波浪，前浪滅了，後浪又生，後浪滅了，後浪又生。所以呀，這種的辛苦，任何人也免不了的，這是三苦。

又有八苦，八苦就是啊，啊，第一就是**生苦啊**，說生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那又有什麼苦呢？你不知道？就因為你不知道，所以那是真正的苦，你不記得了，以後因為有這個生苦，就有老苦。怎麼樣生苦呢？人生的時候，小孩子，呱呱墜地，那一哭的時候，他就說了，說什麼呢？他說，苦哇！苦哇！苦哇！啊，就是他那個呱呱哭的時候，就說是苦，說是這個世界真是苦哇！苦哇！苦哇！他就掛著苦了，當時知道是苦，以後就忘了，啊，把這苦忘了。

所以就啊，啊，流連忘返了，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也不錯。最初他是知道苦，啊，過了三歲之後啊，他就把那苦忘了。

那麼怎麼樣苦法呢？因為這個小孩子在母親腹裡的時候，母親吃熱的東西，小孩子啊，好像在這火山上一樣；母親吃冷的東西，這小孩子啊，就好像在寒冰地獄裡一樣，啊，冰的不得了；但是他在裡邊，沒有法子說話，

沒有法子來反對這些個問題。

等一出世了，啊，猶如夾山之苦，就像兩個山呢，往一起一夾，夾的那個他就非常苦。等到他一出生了，啊，一見到這個風啊，這個我們人世間有風啊，小孩在母親肚裡沒有受過風，一出世啊，這一經過風一吹，他覺得這個身體呀，就像用刀割那麼痛，所以他就說苦了，啊這生苦。

生苦之後，把這個生苦忘了；以後，就有了老苦了。人在中年的時候，不覺得怎麼樣困難，等一老了，眼睛也不幫忙了，耳朵也不幫忙了，牙也不幫忙了，眼睛不幫忙，看東西看不清楚，耳朵不幫忙聽東西聽不清楚，啊，這個牙不幫忙啊，牙掉了，吃什麼東西也不覺得香了，也沒有胃口。所以呀，這老的時候也是苦。

那麼就僅僅老啊，也不要緊，啊，老的邁不動步了，走路也沒法子走，又要啊，找幫忙的。找什麼幫忙呢？要找這柺杖，啊，要扎著柺杖才能走路。走路啊，啊，這個腿也不聽話；你想邁步，啊，這個腿它就懶，不動彈，得啊，啊，費了好大力，才能邁了一步，你說這是苦不苦？本來都聽他招呼來的，啊，你發號司令，這六根都聽你的指揮；可是老的時候啊，六根都不聽指揮了。

這還不算苦，你若有一點忍耐的功夫，不覺得苦；可是啊，就怕**病苦**，這個病啊，是最平等的，無論你是啊，皇帝、總統、國王、大臣，你是任何人，一有了病，都覺得不自由了，也要住醫院；住醫院，就要聽醫生來指揮，所以呢，有病更是苦。這個病啊，很多種病，就有很多種苦。

啊！這還都不苦，最苦的，沒有再苦過這個**死苦**了，因為生是苦啊，老是苦啊，病是苦啊，生是最苦，死的時候也是最苦；那死的時候，和生的時候是一樣的。所以呀，過去的法師說，生啊，就像那個生龜脫殼似的，像那一個活的烏龜呀，把那個殼(く一么`)脫去那麼痛苦。啊，死的時候呢，就像活牛扒皮一樣；那個活牛啊，你那麼把牠那個皮給扒下來，你說苦不苦？

所以**我們人為什麼要學佛法**？就因為啊，要了這個生死，脫去這個輪迴，把這個生老病死苦能免去了。

那麼這一部經上啊，現在也說，假設人呢，若遭苦，啊，厭老病死，啊，討厭這個老、病、死；那麼這個生苦，也包括在裏頭了。



不單有老病死苦，而且啊，在生的時候，以前我講過，有愛別離苦，啊，說是我最愛這個人，喔！或者男人愛女人，或者女人愛男人，這麼互相這麼相愛；相愛覺得是很滿意，可是若分離，要離開了，就覺得苦了，這叫愛別離苦。

說是啊，哦，我可以避免這個苦，愛別離，我可以不別離，他就沒有苦了；啊，他走到什麼地方，我跟到什麼地方去，我所愛的這個人，他跑到天邊上去，我就跟到天邊；跑到，啊，月亮裏去，我就跟他到月光裏去；跑到太陽裏去，我就可以跟他到太陽裏去；他跑到什麼地方，我跟到什麼地方去！

啊，你跟到什麼地方去？啊，他死了，那麼你跟他去，不跟他去呢？說，那也跟著去！也跟著去，那還是苦！你若不跟著去，啊，那就又變成愛別離苦了，就別離了；你若跟著他去，那你就有死苦了，所以呀，還是不圓滿的，啊，這個愛別離苦，這是啊，說少少的。

還有一個怨憎會苦，這個人呢，我最討厭他，唉，甚至於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太太啊，覺得自己很不滿意的；但是你走到什麼地方，她就要跟到什麼地方。說是啊，或者朋友，我最討厭這個朋友，啊，可是我想離開他；

但是到另外一個地方，又有這麼一個朋友，又遇到這個朋友，這叫怨憎會苦。

你怨，啊，大家沒有緣，這生出一種怨恨，啊，憎惡；可是你這個命運的安排，你有這種的怨憎會苦，你在這地方離開這個人，到其他地方，遇著一個人，和這個人一樣的，差不多；你看，你怨這個人是半斤，到那個地方啊，遇到那個人也是八兩，啊，沒有多，也沒有少，哈，正是這麼樣子，這叫怨憎會苦。

又有一個苦啊，就是**求不得苦**，哈！求不得苦，自己所要求的，啊，求發財，也不能發財；求當官，也不能當官；啊，求的，啊，想要得一個好太太，也得不到；這個女人想要得一個好丈夫，也求不到。求不到，就念茲在茲啊，一天到晚自己就生出無限的煩惱來；為什麼呢？就因為求不得。這求不得，就是更苦！

求不得苦到什麼程度呢？苦到晚間呢，睡覺也睡不著了，失眠了；失眠了呢，啊，翻過來，也睡不著覺，掉過去，也睡不著覺。從晚間到天光，到明天早晨，啊，一宿沒有睡覺；第二天早起呀，覺得眼睛也不舒服，身上啊，也疲倦，啊，不夠精神，你說這是苦不苦？

那麼說這個我都沒有，我也不貪財，也不貪當官，也不貪有一個好太太，或者好丈夫，我什麼都不貪，這我是沒有苦了；我也不怨人，也不憎人，我也不愛人；啊，那麼這個我是沒有苦了吧！嘿！

那你自己本身的這個色、受、想、行、識啊，這五陰呢，哈，在你身上啊，作怪呀，嗯，打跟斗，在你身上啊，蹦蹦跳跳的，一天到晚呢，把你呀，啊，支配的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所以這色、受、想、行、識，啊，**五陰熾盛苦**，這是最苦的，誰也免不了這五陰熾盛苦。這八苦，這麼多的苦啊！

嗯，你怎麼能可以了的呢？

「為說涅槃」：那麼有這麼多苦，佛呀，就給說這個涅槃法。這什麼叫涅槃法？涅槃者不生，槃者就不滅；叫你呀，不要執著你這個假軀殼，就是這個身體，啊，你不要執著，要求這個無上道，得到涅槃的快樂，也不生，也不死。你既然不生、不死，就把這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什麼苦都了了，得到「常樂我淨啊」這個涅槃四種的快樂這種福德。

「盡諸苦際呀」：你若得到涅槃了，就把這一切苦的邊際都了了，沒有苦了。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假使這個人若修道，修道，他曾經啊，供養過三寶。所以呀，你們這個人呢，**想要沒有苦，就要供養三寶**，就要在三寶的面前來做功德。在三寶的面前做功德呀，你也不要說，哦，我出了這個錢在廟上，廟上做什麼用了？不要問。他做什麼用？你不要管，你種你的福，不要管他做什麼用？那麼你供養三寶，盡你自己的心，來呀，做這個在三寶面前呢，來求福，求慧。

怎麼叫求福呢？你做功德，這就是求福。怎麼叫求慧呢？你呀，學習佛法，聽經，啊，念經，誦經，啊，研究這個佛法，這就是開智慧。那麼這個人有福，他怎麼有的福啊？就是因為他曾經供養過三寶，佛、法、僧。

「志求勝法」：他的志向啊，還想求啊，再往前呢，求這個勝法，勝法，就是特別的，特別的一種的佛法。啊，「為說緣覺」：所以呀，佛啊，就給他說這個十二因緣的法；啊，緣覺，就是十二因緣這個法。

十二因緣，啊，在早已經講過很多次，今天時間不夠了，不講它，十二因緣，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啊，這是啊，十二

因緣。在這個緣覺，二乘的人，就是這個辟支佛。聲聞，緣覺，這叫二乘人，他們修的就是十二因緣法。

「若有佛子，修種種行」：假使呀，又有這個佛子，需要修種種的行門，啊，求無上慧，他想啊，求這個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智慧。「為說淨道」：就給他說啊，這個這種清淨啊，這個道；清淨道啊，就是六度，六度啊，波羅蜜呀，這叫淨道。

「文殊師利」：那麼彌勒菩薩又稱一聲文殊師利菩薩，說啊，妙德菩薩。

「我住於此」：我現在在這個地方，住到這個地方。「見聞若斯」：我呀，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像這樣子似的，若斯，像這個樣子。什麼樣子？以上所說的這種情形。「及千億事」：還有很多很多啊，千億這麼多的事。

「如是眾多，今當略說呀」：那麼像啊，上邊我所見的這麼多的情形啊，今當略說，我現在呀，請這個文殊菩薩來詳細為我講一講，我再呀，說一說，再略略的說一說。「我見彼土啊」：這彌勒菩薩說，說我看見呢，其他的國土。「恆沙菩薩」：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菩薩。

「種種因緣」：他用種種的因緣。「而求佛道」：來呀，修行。所以呀，

我們求佛道啊，一定要做功德，求智慧呀，不是說就這麼很便宜的就得到佛道了。你看這個恆沙菩薩都用種種的因緣，這種種的因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做種種的功德，要啊，修種種的福慧，而啊，學種種的佛法，所以這不是一種因緣的，啊，而求佛道，求這個佛道。

「或有行施」：或者呀，或有行施，或者有一個人呢，他行這個布施法門。他啊，布施給人什麼呢？金子、銀子、珊瑚，這都是啊，七寶之類的，「真珠摩尼」：摩尼呀，就是摩尼珠，摩尼珠啊，又叫如意珠。「磳磳」：磳磳也是一種啊，寶貝，它啊，是白色的；這個寶貝呀，上面有一種一趟，看著好像有一趟溝一趟溝似的，但是沒有，它是平的，你看它那個樣子是有一趟溝一趟溝的，所以叫磳磳，就好像那車啊，壓的那麼一趟溝似的。

「瑪瑙」：又有瑪瑙石，啊，這瑪瑙石啊，那石頭裏頭好像有紅血似的，有那紅血似的，叫瑪瑙。「金剛」：金剛就是鑽石。「諸珍」：這一切的最名貴的珍珠啊，之類的。或者呀，把他的「奴婢」：他的奴才。或著「車乘」：啊，或者送給你一個私家車呀，啊，他的奴婢，工人呢，都布施出來。「寶飾輦(ㄋㄧㄢˇ)輿(ㄩˊ)」：這個用珠寶啊，鑲上這個輦；輦呢，就是古來在中國，皇帝坐那個車就叫輦；輿，輿也是啊，這個車之類的。

「歡喜布施」：他都歡歡喜喜那麼布施。不像我們現在拿出五塊錢來，或者十塊錢，二十塊錢，喔，以為這不得了了，啊！你看人家，這七寶都這麼樣子名貴的東西，都歡喜布施。

「迴向佛道」：用它來呀，迴向佛道。為什麼我要這樣布施這麼名貴的東西呢？喔！我就把我最難捨的這個寶貴的東西捨出來，我啊，來換取啊，這個成佛，求佛道；迴向佛道，就是啊，迴向我成佛的這一條道路。

「願得是乘啊」：那麼我願意得這個佛乘。「三界第一」：在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裏頭啊，成佛；成佛呀，這是第一，三界第一。「諸佛所歎呢」：成佛了之後，這十方諸佛都讚歎呢，啊，都讚歎歡喜的。

### Ch01-33-序品第一

或有菩薩 駟馬寶車 欄楯華蓋 軒飾布施

復見菩薩 身肉手足 及妻子施 求無上道

又見菩薩 頭目身體 欣樂施與 求佛智慧

文殊師利 我見諸王 往詣佛所 問無上道

便捨樂土 宮殿臣妾 剃除鬚髮 而被法服

或見菩薩 而作比丘 獨處閒靜 樂誦經典

又見菩薩 勇猛精進 入於深山 思惟佛道

這個彌勒菩薩，對文殊師利菩薩說啊，說，我呀，在世尊釋迦牟尼佛這個白毫相裏邊，又看見「或有菩薩」：那麼有這一類的菩薩。「駟馬寶車」：他有這個最美麗的這個駟馬寶車，他用四個馬呀，來拉著這個車，這個車上啊，用一切的珠寶來鑲飾著。

「欄楯華蓋」：欄楯，就是這個欄杆；欄楯，在極樂世界不是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這個欄楯；華蓋，用華來做的這個寶蓋。「軒飾布施」：這個莊嚴修飾的都非常美麗這種東西，軒然而裝飾，來做這一種布施，來呀，捨。

「復見菩薩」：我又見呢，有一類的菩薩。「身肉手足，及妻子施」：他不單呢，這種菩薩不單呢，能把一切的財寶布施給人，他呀，乃至身，他的身體，肉，身肉手足，他把身體，和他啊，身上的肉，或者手，或者是腳，或者是他自己的妻子，都可以呀，布施給人；啊，你說，這是不是難行能行的這種啊，布施的行利。



我們捨一點錢，或者布施一點東西，就覺得，哦！自己呀，非常自滿了，非常驕傲了，啊，以為我這功德不知多少了！你看人家這個菩薩，把這個身體和這個血肉手足，啊，若有人呢，需要，他都啊，布施出來。

那麼說身體有什麼用呢？布施給人一個身體，他也不會吃這個身體的肉，為什麼要布施呢？因為這菩薩，他行菩薩道，有一類的人呢，他有一種的毛病；有一種毛病啊，好像現在這個醫生來換心，或者呀，換肝，心、肝、脾、肺、腎要換，那麼那個有病的要把它割去，要換一個好的。

那麼這個菩薩啊，就看有這一類的眾生，需要啊，換一種的好的心臟、或者好的眼睛、或者好的這個肝呢、脾呀、腎呢、膽呢，啊，他自己本有的那個有了病了，須要啊，換一個好的；這個菩薩，他自己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度這一個眾生。啊，為一個眾生而捨了自己的命，這啊，這布施身體。

布施手足呢，或者有的眾生，把這手碰壞了，他的手啊，就殘廢了，這個菩薩看他手殘廢了，看於乎是把自己這個手啊，布施給他，換一隻新手，一隻啊，那麼沒有壞的手。這個腳也是這樣子，足，足啊，有的人會被車撞了，撞壞了，骨頭都碎了，啊，或者腳也不良於行了；嗯，那麼這菩薩

他看這個眾生這麼樣痛苦，於是乎他發心呢，把自己這個腳啊，布施出來送給他，給他換上一隻好腳。啊，這是啊，來教化這個眾生。

「及妻子施」：那麼有的菩薩，他行菩薩道，這個菩薩呢，並不是說啊，已經有神通的菩薩，這一類菩薩就是發菩薩心的，他沒有啊，得到什麼神通，不過啊，他就有這一種的布施心。那麼布施什麼呢，這人最難捨的就是夫婦；這夫婦啊，不要說捨呀，離開呀，都覺得非常痛苦，都覺得非常痛苦。

所以呀，但是這個菩薩，他看見呢，這個眾生啊，需要一個太太，有需要一個太太，於是乎啊，他把自己的太太就送給人了，送給呀，這個需要太太這個人。這也啊，其中有種種的因緣，做這種的行為，做這種的布施。

在我以前講這個〈水鏡回天錄〉裏邊呢，有一段，這個就是我那個廟上的方丈和尚啊，上常下仁老和尚。他在修道的時候啊，就把他太太呀，布施出去；怎麼樣布施的呢？他本來有太太，可是因為他父親、母親呢，死了之後，他去守孝；他在墳上守孝，他的太太呀，在家裡就守寡，哈，守寡，怎麼叫守寡呢？守活寡，因為她的丈夫沒有死，就去啊，守孝去了；守孝，就不回家了，唉，他這個太太呀，這個活寡就守不了，守不了啊，就到到

墳上啊，一定要叫他回家去，啊，一定要叫他回家去。

那麼一次、兩次、三次、五次，他也不回家；他是有誠心，有一種誠心修道。那麼誠心呢，人有誠心，有一種道心呢，那個魔王啊，他就要來磨你！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若高一丈呢，魔就在頭上。所以呀，他有

一種誠心不回家去，他的太太就想出來一個巧妙的方法，什麼巧妙的方法

呢？說你不回家嗎？啊，那我要跟著其他的男人來過日子了，就和他商

量；那麼他說，妳就跟著其他男人去，嫁其他的男人呢，我都不管了，我

現在家裡的事，問題呀，什麼都不管了，啊，一切一切我都放下了，什麼

都放下了，什麼都不管。

你說，這真正是想修道，不是想修道？如果不是真想修道，他太太要嫁其

他的男人，這還容得了！啊，那麼但是他說，可以的，你看哪一個男人呢，

你認為滿意，你認為愛他，你就跟他去。哈，她說，我跟他去，那我就去

找了。於是乎回去就找一個男人來，找一個男人來呀，就到他墳上啊，和

他當面講，說，你現在若不回家，我就跟著這個男人就去結婚去了，啊，

你看怎麼樣啊？

這若是沒有定力，沒有真正道心的，是不是就要回去了，啊，他不回去；

他說，可以，妳跟他去。於是乎呢，他的太太呀，就跟著那一個男人呢，就去過日子去了，他一個錢也沒有要，就把太太送給人。這就是啊，啊，這個菩薩，把太太妻子都布施出去，布施給人。

「求無上道啊」：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呢？就因為他想要求無上道。你求無上道這個菩薩呀，必須要啊，難捨能捨，你越捨不得那個東西呀，你越能捨，那才算呢，真正的看得破，放得下了，才能得到自在。不是說，啊！我捨不得的東西呀，我就自己呀，總保存著，就是你讓我成佛，我也不布施我這個所愛的這種物質，或者呀，是這個人；這樣子呢，你就把佛道啊，沒有看重。你若把佛道看重了，把一切都應該放下，啊，以佛法為重，以求佛法為重，不能啊，被這種的不正當的境界所轉。

「又見菩薩」：啊，又看見有一類的菩薩。「頭目身體」：前邊呢，那個菩薩呀，是捨外財，和內財。外財，就是妻子；內財呀，就身體。但是啊，他還沒有啊，整個啊，這個身體全都布施；他這個身呢，只指身上的肉，或者身上的手足，而啊，這個頭目啊，還沒有算。

這一位菩薩啊，你說，他連頭啊，和眼睛，和整個的身體，「欣樂施與啊」：你若是有任何的眾生需要他的頭，他就布施給你頭；需要他的眼睛，他就

布施這個眼睛布施給你；甚至於整個身體呀，任何一部份，他都可以布施。

這是啊，這前邊呢，有的財施，啊，有的是法施，那個內財，外財呀，那也就等於法施。跟現在這個施呢，這就是啊，也可以說是無畏施，也可以說是啊，生命的施，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啊，都布施給人。啊，有的人呢，哈，就說，這個人呢，真是愚癡到極點，自己的身體，怎麼可以布施給人呢？

喔！你看他是愚癡啊，他還看你是愚癡呢！啊，為什麼呢？他能以布施啊，為的求無上道，才能啊，了生死；你不布施啊，你覺得你是聰明嗎？可是你那生死啊，永遠都不會了的。你若想了生死啊，必須要學這個菩薩，這樣的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身心性命都布施給人，布施給世界。

「欣樂」：就是很快樂的；「施與」：布施給人，很高興的，不是啊，啊，發脾氣來布施，哦！你布施，我和你來鬥一鬥，你布施啊，一萬塊錢，我就布施兩萬塊錢；你布施兩萬，我就布施三萬，和人來鬥氣來布施。他這個不是鬥氣，而是啊，歡喜踴躍做這種布施。幹什麼？「求佛智慧」：他想啊，要得到佛的智慧。

「文殊師利」：妙德菩薩！「我見諸王啊」：我又看見了，看見什麼？看見這個一個國王啊，不單一個國王，很多個國王。「往詣佛所」：這國王幹什麼呢？啊！這國王啊，也到佛的那個地方去了；往詣，詣，就是到，就是啊，到到佛的那個處所去了。

「問無上道啊」：幹什麼呢？就是請問這個無上的佛道，沒有比這個再高上這個佛道。啊！他請問完了之後，這佛一開示他，開示他這個「苦、空、無常、無我」，啊，說啊，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苦的。

「富貴就像五更春夢似的」：富貴就像啊，我那個天將要天亮了，那個作的那一個好夢一樣。「功名一片浮雲呢」：說這個所有的功名啊，都好像空中那個浮雲似的，都是不久住的。

「眼前骨肉已非真呢」：說眼前呢，你眼睛所看見的，啊，父子、夫婦、兄弟，這一切的骨肉，也不是真的。啊，「恩愛反成仇恨呢」：你就啊，啊，互相恩恩愛愛，卿卿我我的，將來時間一久了，也就變成仇恨了。

那麼這國王一聽佛開示他，「便捨樂土啊」：他就把，即刻，這個便呢，就是即刻；啊，不是啊，也沒有加思索，他也沒有啊，想一想，啊，就捨

樂土，把他的國家，這快樂的國土啊，就捨了，啊，送給人了。「宮殿臣妾」：他那種的珠寶造的宮殿，沉香木、檀香木造的這種的樓台殿閣，和他的臣，和他的妻妾，都布施給人了。

布施出去，他幹什麼呢？哦，「剃除鬚髮呀」：把這鬚子也剃了，把頭髮也剃光了，啊！就要作小沙彌。啊，要作小沙彌，「而被法服」：就啊，穿上這個出家人呢，所穿這個衣服，這叫**法服**；啊，穿上了，這個袈裟，這個沙彌所服的這是這個五衣，啊，穿上這個五衣。

「或見菩薩」：或者呀，又見一類的菩薩。前邊呢，這個這國王啊，出家，這是要求這個戒法，這是問這個戒的。前邊這個偈文呢，這個偈頌啊，是講布施的；現在這個國王啊，到了佛的地方去啊，就是啊，求著受戒；求著受戒，這是講戒度，這是六度之中的戒度，持戒。或見菩薩，或者呀，又見到一類的菩薩。幹什麼呢？「而作比丘啊」：他啊，要出家作比丘。

「獨處閒靜，樂誦經典」：這一段文呢，就是說的這個忍辱，這個忍。那麼或者，他又見到一類的菩薩，那麼出家作比丘。獨處閒靜，獨處啊，就是他自己住到那個深山上去，住到山林呢，深山穹谷啊，或者在這個巖穴之中；巖穴，就山上的洞，那個山洞，住到山洞裏。

住到山洞的地方啊，有的時候會有惡人，有的時候又會有惡獸。怎麼說這是忍辱呢？因為惡人來罵他，啊，打罵他，他也要忍著。這個惡獸來要咬他，他也忍著；啊，也不驚怖，不恐懼，所以呀，這是一個忍辱，這四句偈呀，是說的忍辱。

樂誦經典，他呀，歡喜念經，誦這個經典。你看我們現在講《金剛經》啊，那個《金剛經》啊，你若有人呢，誦持《金剛經》那個功德呀，是不可思議的。

在南華寺啊，那時候在這個我在紹關馬霸南華寺，就是六祖法施那個廟上，那個廟上啊，南華寺，就成立一個「金剛法會」。怎麼叫金剛法會呢？就是有六個和尚，每一天呢，都念《金剛經》。那麼念《金剛經》啊，在香港就有一些個護法呀，就參加這個金剛法會；因為他們不能去啊，親自念經，他就給錢；一個月，啊，給三十塊錢，一天一塊錢，那麼這個這樣一參加呀，這個護法居士啊，就參加了有幾萬人。

你看這幾萬人，一個月一個人三十，十個人就三百，一百個人就三千，一千個人就三萬，那麼有一萬多人，那麼一萬多人呢，就有三十多萬，這個



南華寺，這個一個月就三十多萬收入。

所以呀，為什麼呢？在中國人呢，他自己不能念經，啊，就啊，出錢呢，請人幫他念經；那麼在南華寺啊，成立這個金剛法會。這個所有的和尚念經啊，那時候念一天經值多少錢呢？兩毫半錢。那麼剩那七毫半呢，就都歸常住，這是啊，南華寺這規矩。

我們在西方人呢，還很少，沒有開這種風氣，沒有說請人幫著念經的這個這種的風氣。那麼我們這佛教講堂啊，或者會先開這種風氣，你們誰若想念經，想要增加智慧，啊，你自己沒有時間念，可以呀，你出一點錢，請這個常住有人幫著你念。

我們這前天，啊，這幾個沙彌，和這個白果章居士，他們大家念這個《金剛經》，又念《心經》，我聽的念的很熟悉，很流利，啊，所以呀，我有一種感想，喔，南華寺成立金剛法會，佛教講堂啊，若有機會，也成立一個金剛法會；金剛法會呀，一成立呀，人人都變成金剛了；變成金剛，好啊，向前去修持佛法。

這個樂誦經典，樂誦經典呢，就是啊，歡喜來念誦這個經典。

「又見菩薩」：又見著這一類的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  
啊，這四句偈呢，就是讚歎說這個精進波羅蜜，這個精進度。

那麼又見著一類的菩薩，勇猛精進，啊！他這種勇猛法，怎麼樣勇猛呢？  
啊，他呀，飯也不吃，來研究佛法；覺也不睡，來研究佛法。不是像，啊，  
有的人說也不吃飯了，不吃飯怎麼樣啊？啊，他就想睡覺去；啊，說是我  
沒有吃飯，不能修行，睡覺休息休息。

啊，人家不休息呀，他要常休息，這就不是勇猛。勇猛啊，就是為什麼不  
吃飯？忘了！忘了吃飯了，不是他故意不吃，也不是啊，故意想要表現修  
行，說不吃飯；他忘了，把吃飯也忘了，睡覺也忘了，什麼都忘了，那麼  
想著什麼呢？只想著修行，研究佛法，啊，向前邁進。入於深山呢，他到  
那個深山穹谷裏邊去。思惟佛道，啊，思惟呀，也就是修行，啊，修行這  
個佛法，照佛法來修行。

又見離欲 常處空閒 深修禪定 得五神通

又見菩薩 安禪合掌 以千萬偈 讚諸法王

彌勒菩薩又說啊，說，我又看見，看見呢，這個離欲阿羅漢，和菩薩。「離欲」：就是離去這種的貪欲；離去貪欲啊，才能修道。修道的人呢，就不要再有貪心；啊，不要貪財、不要貪色、不要貪物質，把一切的貪心都沒有了，這才就是離欲。

「常處空閒」：他啊，願意住到這個空閒的地方。空閒的地方就什麼地方啊？就是啊，在那個人很少到的地方，在這個郊外。「深修禪定」：他呀，一天到晚都是坐禪的。你**若想開智慧，一定要修定**；你若沒有定，就沒有慧。

所以呀，這一段呢，偈頌，就是講的禪定，要深修禪定。

這深修禪定啊，不是今天修，明天不修了；啊，不是三天，今天，啊，修行；明天，哎，就休息；啊，休息一天，修行一天；啊，或者休息一天、修行半天；啊，或者修行一天，休息十天。這修行，和休息，總不能啊，一樣的。本來應該天天修行，不應該休息的；啊，他想天天休息，而不修行，所以就得不到深禪定了。

你想得到深禪定啊，真正得到這個「**禪悅為食**」這個禪裏邊的滋味，啊，

你一定要啊，天天用功修行。**到那個坐禪的時候**，一定要坐禪，怎麼樣忙，也要坐禪，在這個百忙之中，也要忙裏偷閒來坐禪，不間斷的，這才呀，能得到那個禪定的境界，功夫。

啊，「得五神通」：得什麼深禪定？他得到五種的神通。五種神通都是什麼呢？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得不到啊，這個漏盡通。因為這個漏盡通啊，只有等覺，妙覺，才能得到這個漏盡通，證到這個無漏阿羅漢上。那麼現在這個因為這個是修行啊，初發心的菩薩，所以他就得到五種神通。

**這五種的神通，由什麼地方得的？**就由你禪定得到的，也是由你呀，誦經得到的，也是由你持咒得到的。啊，你或者坐禪，你若是能專一了，天天坐禪，也能得到這五種神通。你或者是你念經，好像這個智者大師一，天到晚都念這個《法華經》，就念我們現在講這一部妙法蓮華經。

他念經啊，念的開悟了；啊，念到那〈藥王菩薩本事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他念到這個地方，他就入了**法華三昧**，入那個法華定，入法華定啊，就得到這個這種的最高的境界。他見靈山一會呀，還儼然未散，見到釋迦牟尼佛還在那說法。

所以呀，這個你念經也一樣的可以開悟的；但是你要誠心念，不要一邊念經，一邊打妄想，一邊念經，一邊攀緣；嗯！啊，誰？某某人有很多錢，啊，我一定想法子啊，向他化一點錢，給我來用。啊，這個你念經啊，就不會開悟了，因為你不是念經呢，你是念錢的。啊！所以呀，你或者持咒，持咒也要專一其心；心裏若專一，啊，也就能開悟。

「又見菩薩」：又見到有一類的菩薩。「安禪合掌」：他在那坐著，坐禪，合起掌來。「以千萬偈」：他啊，左一首偈，右一首偈，以千萬首偈那麼多。啊，「讚諸法王」：讚歎呢，這個佛，讚歎呢，十方諸佛，這個讚歎佛呀，不是讚歎釋迦牟尼佛，讚歎十方諸佛。

因為他是在啊，釋迦牟尼佛那個白毫相裏邊見著的；所以這是讚歎十方諸佛，也就是讚歎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呢？釋迦牟尼佛也是十方諸佛之一嘛！

## Ch01-34-序品第一

復見菩薩 智深志固 能問諸佛 聞悉受持

又見佛子 定慧具足 以無量喻 為眾講法

欣樂說法 化諸菩薩 破魔兵眾 而擊法鼓

又見菩薩 寂然宴默 天龍恭敬 不以為喜

又見菩薩 處林放光 濟地獄苦 令入佛道

又見佛子 未嘗睡眠 經行林中 勤求佛道

又見具戒 威儀無缺 淨如寶珠 以求佛道

彌勒菩薩，對文殊師利菩薩說，說啊，「復見菩薩」：我啊，又看見呢，有一類的菩薩。「智深志固」：他的這個智慧也非常的深，他的這種志願也非常的堅固。「能問諸佛，聞悉受持」：他呀，有什麼懷疑的問題呀，他啊，善於請問諸佛，善於問法。聞悉受持，他呀，啊，聽過之後，他就可以呀，依照法去實行；受持，依法修行。

「又見佛子，定慧具足」：又見著啊，有這個法王的之子啊，定，他定力也具足，慧力也具足。「以無量喻，為眾講法，啊，欣樂說法，化諸菩薩，破魔兵眾，而擊法鼓」：啊，他以這個沒有數量這麼多的比喻、這麼多的道理，來為眾講法，為這個一切的眾生啊，來講說這個佛法，他愈說是愈歡喜說。

所謂：「辯才無礙」，他啊，所說的法，是甚深微妙。化諸菩薩，是教化啊，這一切的菩薩。破魔兵眾，他呀，破壞呀，這魔的，魔王的兵眾。而擊法鼓，這個敲起來這個大法鼓，說法呀，猶如啊，擊大法鼓一樣。

「又見菩薩，啊，寂然宴默，天龍恭敬，不以為喜」：那麼在前邊呢，有這個復見菩薩，智深志固，能問諸佛，聞悉受持，又見佛子，定慧具足，以無量喻，為眾講法，欣樂說法，化諸菩薩，破魔兵眾，而擊法鼓，這是啊，說的這個般若度，這個般若呀，波羅蜜，這一段偈頌是說的。

又見菩薩：啊，又看見呢，有一類的菩薩。寂然宴默：他啊，在那寂然，不講話；宴默，宴默啊，也就是啊，在那啊，結跏趺坐，在那啊，打坐。在這個打坐的時候因為他定力有禪定的功夫啊。天龍恭敬：天上的龍啊，都來向他叩頭頂禮，來恭敬他。不以為喜：就是啊，龍來向他恭敬叩頭啊，他也不當一回事似的；啊，為什麼他不當一回事呢？因為他禪定的功夫深了，他呀，不動念了。

這無念，修道啊，最要緊這個無念，不要有這個念。無什麼念呢？無這個妄念。這妄念，你若沒有妄念，也就是不生；你若沒有妄念，也就是不滅；你若沒有妄念，也就是不垢；你若沒有妄念，也就是不淨；你若沒有妄念，

也就是不增；沒有妄念，也就是不減；你若沒有妄念，也就沒有一個「是」；若沒有妄念呢，沒有這個念了，也就沒有一個「非」；啊，你若沒有念了，也就沒有一個「善」；你沒有念了，也就沒有一個「惡」。

因為什麼？你念都沒有了，這才是啊，就是清淨，就是自性清淨的那個**真如的妙性**。可是你無念，不能說呀，你再說，哦，「我沒有念了」！你有一個你沒有念，那你還是有念。所以呀，那念，無念，不自啊，他自己呀，不會說他自己沒有念。你只要能無念，那就是降伏其心。你只要能以無念那就是破魔兵眾。啊，所以這個無念呢，若是說起來，是最妙的！0857

為什麼天龍恭敬，不以為喜呢？也就因為他無念了，也就因為啊，他有這個忍辱了，有生忍。這個生忍呢，就包括，啊，人家恭敬你，供養你，你也不生驕慢心；說，哦，我真有了修行了，你看，這麼多人來供養我。啊，這是啊，恭敬，供養，不以為喜。

你若是無念，就人打你，罵你呀，或者是譏諷你，破壞你，你也能忍，啊，這也是無念。所以這無念呢，我們各位呀，**學佛法的人呢，要學這個無念**。啊，你若沒有念了，一切煩惱也都沒有了；一切煩惱都沒有了，就是菩提嘛！那個菩提也就是煩惱，煩惱就是菩提；但是，你會用，就是菩提；不



會用，就是煩惱。

在達摩祖師啊，沒有到中國以前，他啊，就派他兩個徒弟到中國來。他這兩個徒弟呀，一個叫「佛馱」，一個叫「耶舍」，這兩個徒弟。那麼徒弟都是印度人了，到了中國呀，他啊，講這個禪宗的道理，不立文字，啊，見性成佛的這個法門。

那時候，中國也有一個印度和尚，叫什麼名字？叫菩提流支。菩提流支，這個和尚啊，一看，喔，又來了兩個和尚啊，是講禪宗的；這個菩提流支啊，他是講三藏的。三藏呢，是小乘法。這個禪宗呢，是大乘的佛法。

這時候，菩提流支啊，就聯合起來中國的法師，就把達摩呀，祖師這兩個徒弟就給趕走了。由西京啊，長安那個地方，就硬給趕跑了。趕到什麼地方呢？把這兩個和尚就給趕到廬山去。

趕到廬山，廬山那時候有這個遠公大師，遠公啊，一見這兩個印度的和尚，就問，你為什麼被他們給趕出來了？究竟你傳的是什麼法門呢？是什麼佛法呀？啊，這佛馱、耶舍這兩個和尚，啊，說是啊，我們講的是禪宗的道理。

這些個中國法師，和這個菩提流支法師啊，他們一方面是妒忌呀，一方面呢，他們也不明白佛法？所以呀，因為我們倆個人少啊，就被他們給攆走了。

那麼我們所說的法門呢，現在我給你呀，舉出一個比喻；什麼比喻呢？就是啊，他把手伸出來；把手伸出來，把手又拳回來；拳回，又伸開；伸開、又拳回來；他問遠公大師啊，說，你看這個是快不快啊？很迅速嗎？遠公說，是很迅速。

那麼這個佛馱、耶舍這兩個印度的法師就說，說，這個菩提，和煩惱啊，也就這麼快；那麼你可以一轉變，煩惱也就是菩提；你再一轉變，菩提也就是煩惱；也就和這個你伸手就是掌，合手就是拳，一個樣子這麼迅速；  
這個拳和掌，**都是在你這一個手上頭變化出來的，並沒有分別。**

所以這個禪宗講，「**即心即佛，明心見性**」，並不是離開煩惱而有菩提，也不是離開菩提另有煩惱；煩惱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煩惱，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

你若是無念，就是涅槃；你若有念，就是生死，所以這個無念的法門，是最為第一，最妙了！啊，你若是能「一念不生，就全體現」，你一念都沒有了，一念都沒有了，就無念了，無念了，那你本有的佛性就現前了。

你若是沒有到這個無念的這個程度上，你生死就沒有了。你到這個無念的這種的境界上，那鬼神他也沒有法子來擾亂你了；所以這個天龍恭敬，不以為喜，為什麼他不以為喜呢？就因為呀，入深禪定，到那無念的境界上了。

到那種無念的境界，他啊，一切都返本還原，恢復他本有的這個面目，就是本來面目，本地的風光，啊，一切一切都是他自己本有的。所以就是天龍恭敬，也是本有的這種境界，不以為奇。所以呀，這個菩薩，他啊，用這種禪定的功夫，這是啊，讚歎這個禪波羅蜜。

「又見菩薩，處林放光」：又見著啊，這個菩薩，他自己修啊，既然自利，而又要利他。他呀，在這個樹林子裏邊呢，用功修道，在那參禪打坐，然後啊，打坐，他放大光明；放大光明做什麼呢？「濟地獄苦啊」：他呀，用他這個光明，去照地獄的幽暗，令地獄的餓鬼呀，都離苦得樂，啊，都啊，啊，由這個苦的這種境界上啊，啊，得到樂的境界，這是啊，自利利

他。

這個菩薩，自修，他自己在那打坐，是自利；又放光，啊，濟地獄的苦，這是利他。「令入佛道啊」：令這個地獄的餓鬼也有機會呀，啊，去求這個佛的道。「又見佛子」：啊，又見著啊，有這一類的佛子。「未嘗睡眠呢」：他總也不睡覺，啊，總也不睡覺；就是睡覺啊，也就是啊，坐著那個地方就睡，睡了，或者幾秒鐘的時間，就不睡了。

那麼這個未嘗睡眠這種的菩薩，這修這幹什麼呢？他這啊，修**般舟三昧**。

什麼叫般舟三昧？這個般舟啊，是梵語，此云呢，叫「**佛立**」，叫佛立的三昧，就是佛立的定。這種的功夫怎麼樣呢？這種的功夫啊，這是要一個人呢，在一個房間裡頭，常行，不坐，不臥；多少日子呢？九十天。

九十天呢，就是在這個在這一間房子裡呀，這麼走，走九十天，不睡覺；吃東西呀，是吃；大小便呢，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睡覺，這專門呢，對治啊，睡魔的。在這九十天呢，常行，這叫啊，**般舟七**，又叫般舟三昧。

啊，在這個三個月的期間，是這樣去修行。所以呀，說未嘗睡眠，他不睡覺。

啊，「經行林中」：在這個樹林子裡邊，或者呀，在這個一個房子裡邊，這麼經行。經行啊，就是這麼走路，這走路啊，轉來轉去的，總這麼走，這就叫經行。為什麼呢？「勤求佛道」：他呀，就想啊，求這個成佛的道路。

「又見具戒呀，威儀無缺，淨如寶珠，以求佛道」：又看見呢，這個守持戒律的這個菩薩。啊，守持戒律啊，像啊，守那個寶珠那麼貴重。這個具戒呀，在這個《大論》上啊，有十種的具戒。

這【十種的具戒】呀，第一種，就叫「不缺戒」。不缺戒，這個不缺(缺，就是缺少的缺)，缺少的缺，就是缺壞它。那麼怎麼叫不缺戒呢？這個守不缺戒的這個菩薩，他啊，對這個十惡、五逆呀，最重這個罪業，他不犯；如果若犯這種的重罪的時候，他好像什麼呢？就好像那麼一個浮囊，浮囊啊，就是用這個，或者用布啊，或者用皮呀，做的那麼一個大的袋呀，放到水裡它不沉底，可以呀，坐著這個浮囊啊，就過海，就像小船似的，這叫浮囊，是用或者皮造的，或著布，油布造的這種東西。

這個如果犯了這個罪呀，就好像這個浮囊啊，丟了似的，沒有了，丟了，丟失了，缺失了一樣。所以你沒有浮囊，就不能過海了，也就表示啊，你

沒有戒了，也就不能成佛了，也就不能由這個生死的此岸，經過煩惱的中流，到涅槃彼岸。所以呀，第一要持這個缺戒，就不犯你這個重罪。

第二呢，叫「**不破戒**」。不破(破，就是破壞那個破)，這個破壞呀，就是不犯這個中等的十惡五逆的罪，啊，中品的十惡五逆罪。如果犯了這個中品的十惡五逆罪呀，就等於這個浮囊啊，也是方才講這個浮囊啊，啊，吹破了一樣，就好像那個浮囊殘破了，壞了，壞了也不能用了。言其你若不守戒，你若破戒了，你這身體呀，也就有罪了，就不能啊，成佛了。

這第三呢，叫「**不穿戒**」。怎麼叫穿呢？(就穿衣服的那個穿)。這個穿呢，就是，也就是這個穿出來一個小孔。啊，小孔啊，好像那個浮囊啊，這個浮囊是很大的，以前的是破了；現在沒有全破，只啊，有好像針那麼大的一個小孔啊，破了，漏，有那麼一個漏洞；有那麼一個小孔啊，它既然有小孔，那裏頭就透氣了，透氣，在水裡頭也不能浮了，也不能用了。就好像這個浮囊啊，出一個小孔穴那個樣子，所以呀，這是叫這個不穿戒。

不穿戒呢，這是犯下品的十惡五逆，就是輕一點的，小的。小的好像，所以叫穿，穿就是穿出一個小孔，小小洞。所以這個浮囊既然有了洞了，它就不會在水上浮了。也就是啊，你持戒不清淨，也就不會成佛了，所以呀，

這叫，第三叫不穿戒。

第四，叫**不雜戒**。不雜，怎麼樣不雜呢？(雜，就是雜亂無章那個雜)。怎麼樣雜亂無章呢？就是他啊，不生這個惡覺。這個覺悟這個覺啊，有善覺，有惡覺，這叫**惡覺觀**。惡覺觀呢，就是生出這種惡念；這種惡念呢，雖然身口清淨，但是啊，意呀，已經有了煩惱了，所以這叫，修道要修這種不雜的戒。

第五呢，就是這個「**道共戒**」。道共戒呢，就是證了初果的羅漢，他啊，或者耕地呀，或者走路啊，啊，這個蟲啊，就自己呀，離開他這個腳四寸遠，他自然而然的就不犯戒，這叫啊，道共戒。

那麼第六呢，就是羅漢呢，修這種的定，「**定共戒**」。這種的戒呢，是羅漢呢，他和這個三界六塵的境界，他不貪著。又叫「**無著戒**」，叫無著(就不執著那個著)，第六。

第七呢，這叫啊，「**智所讚戒**」。怎麼叫智所讚戒呢？因為這個持戒的人，他善能啊，從假捨俗，在雖然他不是啊，行的中道，從這個俗諦呀，假諦呀，他在這個裏邊呢，在這個俗諦；俗諦，(就是世俗的俗)。假諦，假諦

這個本來是一種權變之法，就是他沒有用中道；可是啊，他雖然沒有修這個中道的道理，可是他善能啊，用這個俗諦，和假諦，來呀，利益眾生，對眾生有利益。所以呀，他能這樣的用這個權法去利益眾生啊，那麼所以就被會這個有智慧的人呢，就會讚歎他，這叫智所讚戒。

第八呢，叫什麼呢？第八叫「自在戒」。持這個自在戒，怎麼自在戒呢？自在，就是觀自在，(觀世音菩薩，就觀自在那個自在)。他呀，能以呀，神通遊戲，用這個神通遊戲人間。遊戲人間呢，「逆順示現」：或者示一個逆的境界。逆呀，就是違心的這種境界；順呢，就是啊，順心的這種境界示現。

啊，可是啊，雖然這個這種示現呢，他啊，於這個性戒上，和遮戒，怎麼叫性戒呢？性戒，是在這個戒的性，戒性啊，你，甚至於你就生這麼一念，也犯戒了。遮戒，遮戒呀，就是已經啊，在這個相上啊，有這種形相了，這叫遮戒。性戒，遮戒，性戒是無形的，遮戒是有形的，他都不犯。

他啊，雖然做的，好像做一種惡事，他也不犯戒。甚至於啊，他殺生，那你說他犯戒不犯戒？在這個講《楞嚴經》的時候，那個護法，把這個魔啊，的頭給打的粉碎；有人問我，犯戒不犯戒？那時候我答不犯戒；那就是啊，



逆境，逆的境界，不犯戒。

還有，我現在呀，講一個例子。在這個梁武帝的時候啊，也就是達摩祖師到中國那個時候啊，有寶誌禪師。這個寶誌禪師啊，他是個吃葷的，不吃齋的。他一天呢，要吃什麼呢？每一天要吃兩隻鴿子，這鴿子啊，就是外邊看見那鴿子，這麼大好像，鴿子，要吃兩個，每一天要吃兩個，不是每一天，每一頓，要吃兩個鴿子。這個作廚子啊，每一天做這兩隻鴿子給他送去啊，他吃的連骨頭都不剩，哈，連骨頭吃。

這個廚子啊，就說，喔，大概這個鴿子是好吃。這一天做好了，他就啊，偷著嚐了，把這個鴿子的翅膀啊，偷著給吃了；他以為這已經都剁碎了，拿去給這個誌公禪師來吃，啊，他自己先吃了一個翅膀，大約也不要緊吧！誌公禪師也不會知道？

啊，拿去，誌公禪師一看，說，哦，你為什麼偷著吃我的鴿子啊？啊，廚子說，我沒有吃啊！他說，你沒有吃？啊！你沒有吃？我吃給你看看！誌公禪師都吃了；吃完了，一張口，這兩隻鴿子從口裏就吐出來，又出來了！出來了，有一隻鴿子就飛了，那隻鴿子就沒有一隻膀子，說，你看牠那個膀子哪去了？啊，如果你若沒有偷著吃，牠那個膀子怎麼會沒有？這個廚

子一看，喔！真是奇怪呀？我都把牠剁碎了，炒熟了，怎麼他吃了，又會，又變成鴿子呢？那麼由這一點呢，他知道誌公禪師不是普通的人，是啊，這真是大菩薩境界。這

就叫「逆」，逆境，逆來示現，啊，本來他這個吃肉啊，是不對的，但是他一口吃了這個鴿子，又可以吐出一個鴿子來。所以前一次，有那個老人，說，吃肉能不能開悟？我就說，他若能吃個牛，一口吃個牛，再吐出一個牛來，那可以的，像誌公祖師似的。如果不能這個樣子呢？那就一定墮地獄的，啊，一定要還報的；你吃牠的肉，將來牠要吃你的肉，一點客氣都沒有的。

所以呢，這個第八呀，叫自在戒，要持這個自在戒。自在戒，就是自己願意怎麼樣做，都自在了，都對了。啊，說，我也試一試！你若有神通才可以，沒有神通，那可辦不到的。

第九呢，叫這個「**隨定戒**」。隨定，他啊，就是做什麼，也都好像在定中一樣了，他一切時，一切處，都好像在定中似的。

第十呢？就叫「**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怎麼樣具足呢？他對這個戒波羅

蜜呀，無論怎麼樣子，他都圓滿的，他都是持戒的，啊，怎麼樣做，他都持戒。你看他犯戒了，但是他持戒的；這是這個菩薩的境界，所以我們一般人不能來比的，這是持戒波羅蜜。

這個持這種的具戒，「威儀無缺」：啊，一點也不缺少。啊，「淨如寶珠啊」：那個清淨啊，好像寶珠那麼高貴。「以求佛道」：嗯，以求佛道。

### Ch01-35-序品第一

又見佛子 住忍辱力 增上慢人 惡罵捶打  
皆悉能忍 以求佛道 又見菩薩 離諸戲笑  
及癡眷屬 親近智者 一心除亂 攝念山林  
億千萬歲 以求佛道 或見菩薩 饒膳飲食  
百種湯藥 施佛及僧 名衣上服 價值千萬  
或無價衣 施佛及僧 千萬億種 栴檀寶舍  
眾妙臥具 施佛及僧 清淨園林 華果茂盛  
流泉浴池 施佛及僧 如是等施 種種微妙  
歡喜無厭 求無上道

「又見佛子，住忍辱力，增上慢人，惡罵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  
這是啊，就是忍辱波羅蜜，修這個忍辱波羅蜜。

這個佛子，「又見呢，佛子」：彌勒菩薩對文殊師利菩薩說啊，我又看見  
呢，有一類的佛子，真正的佛子。「住忍辱力」：他啊，修這個忍辱的行  
門，忍辱波羅蜜。這個忍辱啊，昨天我沒講，也要能無念，你**若能以到這  
個無念的程度上啊，啊，也就是生忍，也就是法忍，也就是啊，無生法忍。**

這個菩薩，佛子，他呀，專門修這個忍辱的行門。「增上慢人」：這個忍  
辱啊，就對治什麼呢？對治瞋恚的。無論遇到什麼境界，你也不發火，你  
就能忍。

這個修行是要自己修行，不是要叫人家修行。在今年暑假的時候，這個果  
尊呢，說是啊，這個人修忍辱，我可以不可以試驗試驗他，看看他夠不夠  
忍辱？不要這樣子。你不要試驗人家，就要試驗自己，自己試驗試驗自己。  
一切的境界來了，我是不是能忍？我是不是啊，能不動心，不動念？無論  
順境界，或者逆的境界來了，你是不是能以處之泰然呢？怎麼叫處之泰然  
呢？就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很自然的，泰然，心境泰然，心裏呀，一  
點都不發火。所以呀，你切記呀，不要試驗其他的人。

修道的人呢，自己要試驗自己，不要去試驗其他的人；你若試驗其他的人，哈，那你就跑了遠了很多路。怎麼樣跑遠很多路呢？譬如你到紐約去，你從這直接到紐約啊，也一天、兩天、三天，你自己或者坐巴士、或者坐火車，或者是啊，自己用自己的自由車去，三天可以到。你這回呀，不去直接到紐約，你又到啊，南方，又到北方，啊，跑了很多路，然後才到紐約，所以就耽誤很多時間。

這個意思啊，就是你若不試驗人呢，你修行，你可以直接就成佛很快了；你這一試驗人家怎麼樣啊？啊！你自己的功夫啊，就耽誤了。就要啊，譬如說，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你這一試驗人呢，或者就要經過九大阿僧祇劫；你看，因為你自己呀，把你自己的功夫忘了，你去試驗人家去了。

你可以試驗人，到什麼程度呢？你到你有了神通了，你啊，真能以呀，在空中現了十八變，身上邊出水，身下面出火，身下面出水，身上出火，這水火濟濟，水火呀，都各不相妨礙；你真有這種境界的時候，你再去試驗人；如果你沒有這種的神通啊，請你還先不要試驗人。

所以呀，這個增上慢人，怎麼叫增上慢人呢？增上慢人呢，就是這一種驕傲的人。啊，他見到什麼人，他也看不起人，覺得自己，啊，我是最第一，

我聰明也第一，智慧也第一，學問也第一，什麼都是第一的，他沒有說自己是愚癡第一，沒有覺得自己愚癡第一。其實怎麼樣啊，這個增上慢呢，就是驕傲，這個驕傲，就是愚癡才驕傲；若不是愚癡的人呢，就不會有驕傲，不會看不起人的。

為什麼呢？你看這個釋迦牟尼佛，他是個有智慧的人，是個愚癡的人呢？啊，釋迦牟尼佛，是個有智慧的人，是個大覺者，大覺悟的人。他呀，看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啊，他看一切眾生啊，都是過去生的父母，未來諸佛，所以呀，他不敢輕慢眾生的。

那麼釋迦牟尼佛既然是大智慧的大覺者，他都沒有驕傲；我們一個小小的凡夫，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又有什麼值得你自滿的呢？所以呀，驕傲增上慢人呢，這正是愚癡第一，他是愚癡第一；增上慢人，啊，對一切的人呢，他都傲慢。

「惡罵搥打」：這個忍辱啊，有人就罵你，你也要忍著；有人打你，你也要忍著，為什麼要這樣子呢？「皆悉能忍」：這個是惡罵，和搥打，都悉能忍；因為呀，要來求佛道。你要求佛道，就要啊，沒有脾氣，不要發火，要修忍辱。

「又見菩薩，離諸戲笑」：啊，又看見一類的菩薩，離諸戲笑，諸，以前講過好多次，這個諸，可以當個「多」字講；啊，就一切的戲笑，也可以當一個「一」字講，就是每一種的這個戲笑。戲，就是遊戲；笑，就是哈哈大笑。所以這修道的菩薩，不能常常的笑，也不能常常的遊戲；除非不做事，做事啊，就做正事。這個笑啊，也不能說不笑，但是應該笑的，才可以笑；不應該笑的，就不要笑。

這一種啊，離諸戲笑，這啊，是離五蓋之一，五蓋呀，(這蓋呀，就是遮蓋的那個蓋，蓋上，這一杯茶，有個蓋子，把它蓋上，它就不凍，保持它熱的時間久一點，就是那個蓋)。這種蓋呀，蓋什麼呢？蓋覆自性。這個離諸戲笑，這個離什麼蓋呢？就離一種啊，掉悔的蓋。

怎麼叫掉悔呢？掉悔，啊，這個人呢，做事就反反覆覆的，沒有一定；啊，想要這麼做，又不這麼做；不這麼做呢，又想要這麼做，自己也沒有主意，沒有主宰；做了又悔，悔了又要做，這叫掉悔，掉悔蓋，這是離諸戲笑。

所以呀，你們修道的人，小沙彌聽見沒有？不能隨便亂笑的；應該笑的，才笑，不應該笑的，不能笑的，不能說一天到晚喀喀喀(ㄎㄚˊ)的。

「及癡眷屬」：癡，就是愚癡，愚癡的眷屬。什麼是最愚癡啊？最愚癡，就是不學佛法，這個人是最愚癡的。因為他不學佛法，一天比一天愚癡，一天比一天就愚癡，愚癡到了極點，就跑到畜生裏頭去了，所以要離開這個愚癡的眷屬。

這一句呢，這一句偈頌，就是啊，要離這個瞋蓋；瞋蓋(不是那個受戒的戒，就是遮蓋的蓋，蓋上了；那個好像做飯那有鍋蓋呀，這個蓋)。這離開這個瞋蓋，這個瞋呢，就瞋恨；你一瞋恨呢，哈，也把你自性就遮蓋住了。前邊那個掉悔的蓋呀，你沒有真正的智慧了，所以你沒有真正的智慧了，所以你就掉悔的蓋。這一句呢，這叫離開呀，你這個瞋蓋。

離癡眷屬，就離這個瞋蓋。為什麼呢？你這個人發脾氣，為什麼發脾氣？你這個脾氣從什麼地方來的？啊，從無明那來的。無明是什麼？無明就是愚癡。你不明白了嗎？不明白，不是愚癡是什麼？所以呀，這離癡眷屬，就是啊，離開這個瞋的蓋。

為什麼你有瞋恨？為什麼你有脾氣？就因為你根本愚癡，本來你就愚癡。你記得啊！無論哪一個人呢，他再聰明，一發脾氣，就把聰明就沒有了，



啊，聰明啊，就遮蓋住了，發起脾氣什麼都不顧了，什麼都不顧了，這個離癡眷屬，所以就叫啊，離這個瞋的蓋，離瞋恨這個蓋。

「親近智者」：親近智者，離開這個愚癡的眷屬，就親近那個有智慧的人；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親近有智慧的人呢，這就離這個癡蓋(就愚癡的這個癡)。因為你接近這有智慧的人了，久而久之，你就沒有愚癡了。為什麼呢？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這個紅色的東西在一起，久而久之啊，你也變成紅色的，這叫近朱者赤；朱，就是紅色；赤，也是紅色。你跟著紅色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會變成紅色。近墨者黑，你若接近那個寫字的那個墨呀，接近長了，啊，就會黑色的，變成黑色的。所以呀，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啊，也就是啊，你有智慧的人，就願意接近有智慧的人；甚至於你沒有智慧的人，你若能接近有智慧的人，你也就會有智慧了，所以呀，這叫要親近智者，親近呢，有學問的人，親近這有道德的人，親近有智慧的人；你接近有智慧的人，你就不會做愚癡的事情了。

你看那一個有智慧的人，一天到晚他也不發脾氣；你接近他呀，你就想要發脾氣，也沒有地方去發了。剛想要一發脾氣，咦，這個人他都沒有脾氣，

啊，我也不要發脾氣了。所以呀，所以有這麼一句俗話，說，「善呢，一夥；惡呀，就一群」，什麼人呢，就找什麼人。

我們現在，在這個講堂裏邊的人，都想要研究佛法，這就叫親近智者。在這個美國這，這個講佛法，很少很少真正講佛法的，你就是你各處去找一找，啊，哪一個佛教團體呀，它也沒有天天呢，來講說佛法的。就是啊，我們這個佛教講堂，天天來講佛法。天天講佛法，這就是啊，親近智者。所以呀，到佛教講堂來的人呢，都不是啊，任何人都可以來的。

有的人到這個地方啊，他坐啊，很少的時間就跑了，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穩；甚至於啊，他一到這個佛教講堂裏來呀，他那個心驚膽顫的，心驚膽顫；心驚膽顫為什麼？他一到這來就緊張。哈，為什麼呢？因為他業障啊，太重，所以到這來呀，心驚膽顫的。啊，這是啊，親近智者，就是離開這個癡蓋。

「一心除亂」：這一心除亂，也是除蓋；除的哪一種蓋呢？除的貪蓋，除的貪蓋。為什麼呢？你若是不貪了，心裏就不會亂的；你一有貪心了，這心裏就亂，心裏就不清楚了；心裏不清楚，就做一些個糊塗事。

貪，貪什麼？第一是貪財。講到這個地方啊，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呀，要迴光返照一下。怎麼叫迴光返照呢？問問自己，每一個人都問問自己，我有沒有這個貪心呢？我有沒有這個貪蓋呢？我是不是貪人家錢呢？我是不是啊，因為貪錢，我就要打妄語呢？因為貪錢，我就要殺生呢？因為貪錢，我就要偷盜呢？因為貪這個錢，我就要啊，去做種種的壞事呢？啊，我明明不應該做的，哦！就因為有這個貪心，所以呀，就想去做去。

甚至於作夢啊，都貪錢。啊，某一個人，他很有錢的，我怎麼樣能想法子，把他的這個錢騙到我的手裏來呢？於是乎就念茲在茲啊，比那個念佛呀，都誠心，貪這個錢呢，那個貪心，比念佛那個心，要誠的多。

念佛呀，啊，早起起來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十句，八句的，就忘了？就沒有忘，以為呀，就夠了，啊，你看，其他人沒有人懂得念佛，我念這麼多佛了，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比旁人好的多了，啊，就停止了。你說若想去貪財去怎麼樣啊？總也不會忘，總也不會忘的，無論如何，想法子把這個人的錢呢，騙到我的手裏來。所以就不擇手段呢，用盡呢，自己的這種小聰明啊，來去騙錢去。

所以這一騙錢呢，心裏就亂了，心裏就胡思亂想啊，怎麼樣，用什麼方法

呢？啊，這個方法，或者可以騙得到？不行；啊，那一個方法，用那個方法，我得呀，怎麼樣計劃，叫他不知道？所以這一想種種的計劃，種種的方法，心裏就亂了。現在啊，要這個除這個亂，除這個亂呢，這叫除這個貪蓋。

你有這個貪呢，也把你自己本有的智慧呀，自性的光明就遮住囉！你若把這個貪心呢，除了，這個貪蓋除了，啊，一心除亂，這個貪蓋除了，你自性的光明就現出來。

「攝念山林」：這個攝念山林，攝，就是收攝；念，就是我們這個現前的一念；這一念呢，我們人這個念的神通最大，這一念呢，就可以跑到十萬八千里那麼遠，就這一念，啊，十萬八千里。釋迦牟尼佛，用這個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國土；我們這個一念呢，也能想萬八千國土。

啊，你看，因為我們能享這一念，這一念能想萬八千國土，和釋迦牟尼佛那個光來比較啊，那就相差的很遠。釋迦牟尼佛是光，我們這一念呢，沒有光了，只能啊，想到那個地方，但是啊，沒有光明；但是啊，這個力量，可有這麼大力量，這一念。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一念人間，都是在這一念；啊，天堂、地獄一念造成的；甚至於你成佛，也是這一念；你做菩薩，也是這一念；你做羅漢，也是這一念。你這一念，若是成熟了，啊，就可以成就，就可以成就你這種的神通變化。

所以現在攝念，不叫他放出去，收攝回來。收攝回來到什麼地方呢？收攝到我們這個本有的自性上。攝念山林，就是這個攝念呢，就好像用這個吸鐵石啊，在這啊，看著這個念頭不叫它跑，看著這個念頭不叫它跑。那麼這還是一個以毒攻毒的辦法，好像這個人，吃了毒藥，你呀，想要救這個毒藥啊，還得要用這個毒藥，才能啊，把這個毒藥給解了，以毒攻毒。

你這個「攝」，也是個毒；最好就是昨天我講那個「無念」；你若沒有念，也就沒有生了，也沒有念，就沒有滅了，這個「無念」是最妙的。你能無念了，無念，在這山林裏頭啊，若是無念，那本有的大覺佛性，就自然圓滿了，自然現前了。可是啊，現在這沒能無念，所以就攝念；這個攝念也是除一種蓋的，除什麼蓋呢？這個攝念，就除睡蓋的。

啊，這個「離諸戲笑」，就是除掉悔蓋。

「離癡眷屬」，就是離這個瞋蓋。

「親近智者」，就是離這個癡蓋。

啊，「令這個心不亂」，就是除貪蓋。

現在「攝念山林」，就是除這個睡魔蓋。

睡魔，修行啊，這個睡魔很厲害；尤其這個有一種懶惰性，這個睡魔啊，最歡喜就幫著你懶惰。你有一種懶惰，這個睡魔來了，說，可以去休息休息，睡睡覺，就給你呀，來叫你去睡覺去。你這時候一定，喔，睡覺是不錯，睡覺就可以呀，啊，很好的，最好就是睡著，啊，最自在，睡著了什麼也不知道了？啊，也不打妄想的。

可是啊，這一睡覺啊，有的時候就作個夢；作個夢啊，這是最普通的這種夢，啊，就令你不修道。什麼夢呢？哈，很奇怪，男人睡著了，譬如修道的男人，就很多的時候就會發夢，夢到過女人。這女人修道的呢，很多的時候，就會作夢夢見男人。

為什麼呢？就因為呀，你說持戒，我持戒修行修行，不要犯這個戒；但是你不要犯戒，這魔王啊，就歡喜你犯戒，所以你一睡覺了，魔王就來呀，啊，變化種種的形象，來擾亂你這個定力。你在明白的時候，有定力；可是你在這個睡覺的時候，那定力就不充足了，於是乎就被這個境界所搖動。

那時候，戒力也沒有了，定力也跑了，慧力呀，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啊，都找不著了！這戒、定、慧這三種的力量沒有了，你這個靠山就倒了，於是乎啊，就被這種的魔境界就轉了。這是啊，這個睡蓋。所以呀，睡眠呢，也能遮蓋住自己的這個自性，字性的光明，所以這叫五種的蓋，這五種的蓋呀，要修行一點一點的把它都去了。所以呢，叫攝念山林。

「億千萬歲呀」：在這個山林裏邊修行啊，啊，生生世世啊，都歡喜在這個山林裏修行啊。今生我修行沒有開悟，我發願來生我還要住這個山，還要在這修行，這億千萬歲。「以求佛道」：為什麼我要住山呢？要歡喜清淨，就因為要求佛道。

「或見菩薩，餽膳飲食」：或者呀，又見到有一類的菩薩，他用這個吃的飲食；餽膳，就是菜蔬之類的。「百種湯藥」：很多種的這個湯藥。「施佛及僧」：我布施佛，布施給僧。

「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這個餽膳飲食呢，百種湯藥，這叫飲食湯藥，這兩種啊，供養三寶。你供養三寶，啊，或者呀，啊，用這個飲食來供養三寶，或者用這個湯藥來供養三寶，湯藥，啊，預

備一點呢，很好的藥品，來預備出家人有病了，好給他醫治這個病，這都叫啊，這四種供養。**四事供養**，四事，就是飲食、衣服、臥具、湯藥。

那麼後邊這幾句偈呢，就是「名衣上服」：這是衣服。「價值千萬」：不是啊，普通那種衣服啊，是很值錢的衣服，啊，很名貴的衣服。「或無價衣」：啊，這個衣服啊，根本就不知多少錢？「施佛及僧」：布施給呀，佛，布施給僧人。

「千萬億種啊」：不是一種，有百千萬億那麼多種。「栴檀寶舍」：用這個栴檀香造這個房子。啊，「眾妙臥具」：這是啊，這是臥具；臥具呀，就是一些個被之類的。「施佛及僧」：也供養佛呀、供養法、供養僧。

「清淨園林」：最清淨的這種園林。「華果茂盛」：有種種的花，有種種的果。「流泉浴池」：流泉，就是這個水泉了；浴池，有這個池。施佛及僧：也是啊，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

「如是等施啊」：像以上所說這個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啊，這種種的布施啊，「種種微妙」：就都是最好的。啊，「歡喜無厭，求無上道」：那麼歡喜布施，來呀，為著來求無上道；無上道，就是佛道，也就是成佛。



## Ch01-36-序品第一

或有菩薩 說寂滅法 種種教詔 無數眾生

或見菩薩 觀諸法性 無有二相 猶如虛空

又見佛子 心無所著 以此妙慧 求無上道

「或有菩薩」：這個彌勒菩薩，對文殊師利菩薩又講，說，或者呀，我看見有一類的菩薩。「說寂滅法」：他所說的這個法呀，是寂滅法。什麼是寂滅法呢？寂滅法，就是諸法空相。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這個寂滅法的，說不出來，它也沒有一個相貌，也沒有一個顏色；不是青黃赤白黑，也不是長短方圓，這寂滅法。

「種種教詔，無數眾生」：他用種種的方法，種種的教化，啊，來令眾生啊，背塵合覺，令眾生啊，都明白，醒悟，醒悟這一切的塵勞都是苦惱的。

「或見菩薩」：或者呀，看見呢，有這個菩薩。這菩薩呀，做什麼呢？「觀諸法性啊」：看這一切的法性啊，「無有二相」：不單無有二相，連一個相也沒有；不是說沒有二相，就有一相了，一相也沒有，無有一相。

那麼沒有一相，究竟是怎麼樣呢？「猶如虛空」：就好像虛空似的。你看到虛空裏邊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啊，沒有一切的形象；可是一切形象，並沒離開虛空，一切的形象都在這個虛空裏邊所包著。

你說這個地不是虛空？你把地刨開一尺，就有一尺的虛空；你刨開一丈，就有一丈的虛空了。那麼沒有刨開之前，是不是沒有虛空了呢？不是的，還是一樣有虛空在裏邊。

啊，所以呀，雖然有形象在這個虛空裏頭，而不能包著這個虛空，而為虛空所包。虛空，你就有形象的地方，那個虛空還是存在的；沒有形象那個地方，這個虛空也是存在的。那麼「存在」，你把它拿來看看？咦，沒有什麼，看不見。你說是啊，啊，這虛空什麼滋味？又沒有滋味，沒有味道。你說這虛空是個什麼顏色？啊，虛空也沒有顏色。

這個諸法的實相，也就是這個樣子，也就和這虛空一樣的。所以呀，你若說是啊，明白這個虛空這個道理了，就明白自性的道理了。

所以才說，「自性如虛空啊」，自己這個性啊，就和虛空一樣。「真妄在

其中」，這裏頭也有真空，也有妙有，真空，也就是妙有，妙有，又是真空；並不是離開真空，而有妙有，也不是啊，離開妙有，另外有一個真空；就是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所以呀，這個自性如虛空，真妄在其中。

你「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譴不空空」啊，真也沒有，什麼是個真的？根本你講「真」，都是騙人的，哪有個真的？那麼有個假的嗎？假的也沒有。你講「假的」，那也是騙人的。啊，只不過眾生的心裏頭有一個「真假」，有個「真妄」存在而已，這一個凡夫的境界上。啊，你到那個自性裏邊呢，和那虛空是一樣的。

虛空它也不會說，啊，我是虛空了，它沒有一個自體，虛空沒有自體；它若說，我是虛空，那又不是虛空了，那又變成一個「有」了，它還有一個虛空存在呢，這虛空根本就沒有自體的。所以呀，啊，我們這個自己這個自性，也就這樣子。

說是，那什麼也沒有了？這可，這回可糟糕了，啊，變成什麼都沒有了！你不要怕！你什麼都沒有，那是你真有了，那才是真有！所有盡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喔，三千大千世界，沒有一樣不是你的，都是你的。

但是你要真正的什麼也沒有了，你若有一點呢，有頭髮那麼多的罣礙，這些個也都不算你的。啊！你看，啊，因為你還有一點點的罣礙，所以這些個東西，你都不能承受，還有所執著，有所罣礙。你若沒有執著，沒有罣礙囉，那你真是一個富貴人，富貴到極點，盡虛空徧法界，都在你自性裏頭包著呢！

所以呀，「悟徹本來體」呀，你若明白你本來那個自性的體呀，「一通一切通」，你一樣明白了，樣樣都明白了，啊，無所不通，無所不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不要到外邊找去，都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呢！

所以你聽到這個地方，應該就不開大悟，也應該開個小悟了，你不要啊，自己把自己的時間都耽誤囉！

這啊，我講了半天，也是沒有講；啊，你若不聽，那是更是妙！哈，我也沒有講，你也沒有聽，那是真正般若的妙慧。

「又見佛子」：啊，彌勒菩薩他又說，我看見有這個法王之子啊。「心無所著」：他的心呢，沒有執著。心裏沒有種執著是怎樣啊？啊，就是怎麼

樣都可以，啊，Everything is OK！

這個無所執著，可不是容易辦得到的；你若真明白這個道了，得到自性，啊，的光明了，得到智慧了，才能無執著。那麼得到智慧，這個智慧怎麼樣得的？就是你無執著，就是這個智慧；你若有一點執著，就沒有這個智慧了。什麼智慧呢？下面這不說嗎！

「以此妙慧，求無上道」：這個妙慧，就是你沒有著住了，就有這種妙慧；你若是有所著住，就不會有這種微妙的智慧；這種微妙的智慧，也就是由你「不著」而生出來的。啊，所以你著了，你著就愚癡；你不著，就有智慧，無著了，無所執著。啊，不要這個也放不下，那個也捨不了，你若是啊，放不下，捨不了，你也就沒有這個妙智慧；你能放得下了，捨得了了，妙智妙慧現前了。

我呀，啊，聽見呢，沙彌果寧，對我講了好幾次，說是，啊，說，現在沒有人供養三寶，啊，這麼多人，就一個人來供養三寶，那一些個人，都不供養三寶。啊，我聽見這個話呀，我就要哭起來！為什麼要哭起來了呢？啊！這三個徒弟恐怕要餓死，要餓死，把三個徒弟要餓死，你說那怎麼辦呢？所以呀，就要哭起來！

那麼這一哭起來，我一想，這是，又是執著了；所以於是乎又不哭了，我又笑起來了，笑什麼呢？我，那最好了！沒有人供養，那才顯出你要修道啊，才見出你的功夫。你若有了神通，有了真正定力，你就打坐呀，修行啊，你這一坐，坐十天，啊，沒有供養人？那時候恐怕雷根省長都要來供養你，為什麼呢？喔，這西方出了聖人囉！在這西方人裏邊呢，能坐得十天，啊，如如不動，你還怕沒有人供養三寶嗎？不要怕的。

再又有一個說法，你就餓死，那是真正的偉大，啊，為佛教，我出家，我不攀緣，沒有攀緣心，我坐這個地方，沒有人供養，我也不去攀緣；啊，餓死，那時候一定開悟的，一定和那個沒有飲水那個比丘是一樣的，釋迦牟尼佛雖然入了涅槃，你一樣可以見到釋迦牟尼佛給你說法的，啊，所以呀，不要擔心。

你們，所以今天我發表，這個出家的沙彌，手也不要存錢，那麼說是或者有臨時洗洗衣服啊，買一個肥皂啊，買一個剃鬚刀，這都要錢的，那麼少了，三塊，五塊的，這可以的，不要手裏帶錢多了，多了就是麻煩。你不管錢呢，就不會修行了，啊，又要寫帳。不寫帳，啊，人家這個施主啊，就覺得，啊，我出這個錢沒有寫到帳上，這個，啊，你幹什麼了？就生了

不信心了。

所以呢，出家，我出家這麼多年，我告訴你，我沒有啊，因為吃飯，叫人呢，供養我。我對你們講，你拜我這個師父，就是個沒有能力的師父。沒有能力什麼？沒有能力呀，來和人要錢的。我和人講一講，他出就出，不出算了，啊，不勉強人的。

啊，尤其你要啊，自己知道，我頭先沒有寫在那個黑板上，「**施主一粒米呀，重如須彌山**」，這個施主這一粒米呀，有須彌山那麼重了。啊，「**吃了不修道啊，披毛帶角還**」：你吃這個施主的供養的這個飲食啊，啊，你若不修道，一天到晚和人沖閻殼子，哩嗦哩嗦哩嗦，都不知幹什麼呢？

啊，這麼樣子盡講話，啊，沒有一個時候把那口收攝得住的時候，你這怎麼樣能修行呢？所以我告訴你們，**少講話，多啊，用功**，啊，這是啊，修道的人的本色。

一般人，在家人一看，說，哦！他們三個沙彌呀，和我們都是一個樣，我們現在吃飯，他們也吃飯；我們說話，他也說話；我們睡覺，他也睡覺；和我們沒有什麼分別嘛！啊，這個我們為什麼要供養他呢？連我都是這樣

子。所以你看我和你們講話，沒有講一些個用不著的話；用得著！噢，並且我也不會英文，也不會講太多，所以呢，我也不多講，和你們沒有事情少講話。

重如須彌山呢，這一粒米有那麼重，啊，吃了不修道，要披毛帶角還呢！你受施主的供養啊，你如果不修道啊，將來呀，那個不得了的。啊，為什麼人家去做工，然後就要來供養你呢？就是要你修道的；你若不修道、不用功、不坐禪，不應該受人的供養，我是很怕的。

我再給你們講一段我過去的經驗，這在這個打禪七的時候，我已經講過，不過有的人呢，還沒聽過，有的人聽過，我在講多一遍，你聽的記得熟習一點。什麼呢？我在香港啊，第一年到香港的時候，手裏沒有錢，我也不會啊，向人去化緣去。

以後呢，就有一個郭寬普居士啊，介紹我到芙蓉山那去住觀音洞。這觀音洞啊，那裏邊潮濕，這個濕氣呀，非常重；啊，我在那，住這個洞啊，不要說茶杯，什麼都沒有，桌子也沒有，凳子也沒有，是什麼什麼都沒有，啊，一切皆空，一切都是空的。



那麼我坐著，在什麼地方坐著呢？就在那個牆上啊，石頭，石頭牆有這麼一個平的地方，在那個牆上坐著。坐到牆上啊，坐了幾天，你說這個腿怎麼樣啊？就不幫忙了，腿不會動彈了，坐的腿不會動彈了，啊，這個腿麻木的，簡直的就沒有知覺了。

這時候，自己打妄想，說是，不要在這住了，出去，但是，一想人家介紹我到這地方來修行，我住了三天就不住了，這怎麼能對得住人呢？啊，怎麼樣交待呀？啊，這個話沒有法子講，講不通，唉，自己想，死到這個洞裏我也不出去囉！我就在這坐著。那麼坐過半個月，咦，這個腿又恢復，又活動了，可以又幫忙了；它又和我合作了，以前就和，這個腿和我不合作，那麼又和我合作了。

合作啊，每一天要下山去乞食去，乞食啊，就拿著，自己拿一個鉢啊，到那個竹林禪院去托鉢，取飯回來吃。啊！你說，我這個魔障也多，過了有一年，因為那洞裏頭濕啊，我就在洞外邊造一個小小茅蓬；這小小的茅蓬一造起來，這個魔障就來了，我旁邊有一個鄰單呢，這個法師啊，他就生了一種嫉妒心，就告訴啊，這個竹林禪院，說，不要供養他了，他自己有錢呢，啊，有錢造茅蓬，怎麼沒有錢吃飯呢？不要供養他了。

那麼這個竹林禪院這個當家師叫茂雪(茂啊，就是茂盛的茂；雪呀，就是下雪的雪)，哦！就聽他的話，就不給我飯吃。那時候真沒有人供養囉！真沒有人供養。沒有人供養，我自己呀，就一想，自己有一點少少東西，把它吃了了，就在那打坐。我也不告訴任何人，說我沒有飯吃；我也不出去，誰也不見，餓死我這就算了。我就像方才教這個果寧這個法子，我餓死更好啊，餓死更偉大，為佛教而犧牲，那是再妙沒有了，再偉大也沒有，再光榮也沒有。

一坐，坐了幾天，這時候啊，就有一個姓勞的叫勞寬勝居士。這個居士呢，很矮的，大約比這個果近呢，還矮，可是他有五、六十歲了。他有一次啊，就被這個狗給把腳咬了，咬了，兩三個月也沒有好，沒有好啊，他看中醫，西醫，都沒有看好。

以後呢，有一天，他就作了一個夢，作什麼夢呢？他就看見韋陀菩薩現身，告訴他，說是，你想要你這個腳好啊，你去供養供養啊，在這個芙蓉山後邊觀音洞啊，那有一個叫安慈法師的，你去供養他，你這個腳，狗咬的這個腳就會好了，就沒有事了。

那麼一連，他作了好幾個這個夢；並且這個韋陀菩薩還告訴他，啊，說是

這個安慈法師啊，是什麼樣子，即刻他就看見呢，這個樣子。那麼於是乎啊，他就信這個夢囉！啊，信這個夢了，他就自己呀，拿出七十多塊錢香港錢，又另外呀，買了三十斤米，三十斤米呀，他自己揹著，放到肩膀上就去送到，往觀音洞送。

送到觀音洞，偏偏這個，我這個鄰單，這個法師啊，就出去一看，這齋主來了，護法來了，就趕快出去歡迎啊，啊，看著拿著東西，出去一迎接，他就問他，說，你這有個安慈法師，他在不在這住啊？這個我這個鄰單，這個和尚就說，說，我呀，是這個地方的當家師，你無論送什麼東西，交給我可以了，你不要找哪一個安慈師，不安慈師了，你不要找了。

啊，這個居士說，我在夢中夢見一個法師，不是你這個樣子的，韋陀菩薩告訴我，他是叫安慈法師，不是你這樣子，我要送給他，這個和尚就發起火來了，什麼叫不是我這個樣子的，你胡說八道，我這是這個地方的當家，根本他不是當家，你送所有的供養，都應該交給我，就和這個居士吵起來。

一吵，我在洞裏頭聽，什麼安慈法師，有我的名字，啊，我出去看一看！啊，出去一看，這個居士說，哦！就是這個法師，我就是來供養他的，這個和尚火氣更大了！完了，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事啊？他就講，說是啊，

韋陀菩薩給他托夢，叫他送點供養來。這麼樣子，我說，那好了，你送供養，你供養我，供養旁人是一個樣的。

現在你既然供養我，現在又有這一位法師，我和這位這個法師是在一起的，我們不過自己吃自己的，現在分開，米也分開兩份，錢也分開兩份，這個法師怒氣沖沖的，啊，也就想要講道理，但是也沒有可講的了，沒有其他的道理可講的了；於是乎啊，就分開了。分開，他又吩咐這個居士，說，以後你送什麼東西來，都要交給我的，就由這樣子呢，沒有餓死。

沒有餓死，你說這個勞寬勝啊，他們一般人給他起名叫本地法師，因為他也歡喜講佛法，一般人呢，給他起名就叫本地法師，本地，就是當地的，不是外來的，不是派來的，不是由外邊來，是當地的法師；根本不是法師，是一個在家人，他們一般人呢，就這麼連笑他，再給他起這麼一個綽號。

那麼就各處去講，說，喔，很奇怪的，啊，在觀音洞那有個安慈法師，我作夢夢見他，韋陀菩薩叫我供養他，我腳就好了；果然我送供養回來，我腳也沒有醫，沒有再找醫生，它自己就好了，就認為很奇怪的。

所以有這麼個奇怪事情不要緊呢，結果就沒有餓死，在那地方雖然沒有人

供養我，但是啊，在香港的居士就源源而來，這個聽說，哦，也送供養去，那個聽說，也送供養去；無論誰送供養，我都分給這個鄰單，分給他一半。本來是供養我的，但是我都分給他一半；但是他還不滿足，哦，以後用種種的方法來破壞我。啊，結果我搬走了，不在那住了；不在那住，就是修的西樂園寺了。

我在那住的時候，前邊有兩個水池，啊，那個水呀，天天在那個山上就有水來，夠十個，二十個人都夠用的；我一搬走了，你說怎麼樣啊？這個山上的水不來了，沒有水來了。我修成西樂園，本來沒有水的，啊，西樂園那有水來了。所以他們一般的和尚，就都說，我把水給帶到西樂園去了，給帶跑了，在芙蓉山住的和尚。啊，由這一點呢，我在那雖然想要餓死，也沒有餓死。

你們三個沙彌如果不怕餓死，你不要擔心，一定有供養的。你現在就因為怕餓死，所以沒有人供養你；你若不怕餓死，那就不要緊，你只要沒有恐懼心，自然你道業增長，所以不要擔心有沒有供養。並且，你真到沒有供養的時候，那自然就有了，要**你有修行，有感應。**

我方才沒講嗎，啊，都像那個小沙彌似的，現在今天幾天沒吃飯了？三天

沒吃飯了啊？是兩天了，到明天說要吃飯。常常不吃飯呢，那是一個好辦法，啊，又省錢，又不需要人供養。

那麼，出家人呢，應該要憂慮你自己的道業成就、沒成就，不要憂慮有沒有供養。你就有供養，你若不開悟，沒有成道業，那你也是個凡夫；你若是道業成就了，就是沒有供養，那你也是個聖人。所以呀，你們現在三個人出家，是不是天天覺得自己道業沒有成啊？這是啊，是一個問題。或者呀，自己修的佛法呀，誦的經，沒有啊，熟悉，沒有記清楚，作為你自己的憂慮。

你們現在，在西方來講，是一個開始，可以說是一個都要做開山的祖師，都要做祖師，那麼你憑著什麼要做祖師？你有什麼功德？你有什麼成就？啊，你對經典上，對哪一部經是真正明白了？你真可以講了？對你修行功夫上，你一坐，是不是可以坐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四個鐘頭，乃至於一天、兩天，或者一個月、兩個月，這麼腿也不要來動轉它，來移動它？

你若有這種定力了，那你愁什麼沒有供養呢？你沒有定力，你找供養啊，越找越遠。為什麼呢？一般人一看，哦，這是個攀緣的和尚，盡各處去，

喔，攀緣，不修行，就來攀緣，叫人供養，這是啊，一種大錯而特錯的。

所以呀，現在你們要迴光返照，不要去問人家供養不供養，你們就問你自己修不修道？有沒有修道？你若有修道了，為什麼你怎麼還知道沒有人供養呢？啊，你若真正修道了，有人供養，沒有人供養，不知道？為什麼呢？心裏不在這個飲食之間。所謂啊，「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求這個道，不求食的。

所以呀，我，有人供養，我也這樣子；沒有人供養，我也這樣子。我寧可修道而死，我為著修道就死了，我也有價值。我不可以呀，苟且偷安呢，就叫人來可憐我，我活著。要有頂天立地那個志氣，我這個頭，把天都給頂破了，啊，頂到三十三天，最高那個非非想處天，都給它，天都給頂破了，啊，要有這種志願。

不是說，哦，一天沒有飯吃，兩天沒有飯吃，就受不了了，不要這樣子，這樣子太沒有出息了，我不希望收這個沒有出息的徒弟，所以你們都要立下志氣來。以後，一般世間的人都歡喜錢，歡喜錢；你們不要錢，啊，不管錢，拿出一個真心來修道，這才可以的。你沒有真心修道啊，那個馬馬虎虎的造罪業，罪業更厲害。

所以呀，今天我在這個講經的期間呢，給你們講一點真正的這個道理。以後，誰？我若有道德，他送給我錢，我都不要的，要他跪著叩頭啊，頂禮，恭恭敬敬的，才可以；他若不恭敬我，供養我，我也不接受的，我不接受這供養。

你這個有在家人，就應該護法這出家人，如果你等著出家人餓死了，那你再想做功德，也沒有地方做去。為什麼呢？把這個三寶都餓死了，你再想做功德，也沒有地方去做去。所以，你們出家人也應該知道你應該做的事情，在家人也應該知道你應該做的事情；啊，你不要等著把這個三寶都餓死了，然後再來供養，那又沒有了，啊，你想供養啊，也沒有三寶了。

所以這要啊，各行其事，各盡個人的責任。出家人就是修道，以修道為責任；在家人就是以供養為責任。你出家人不修道，在家人就不供養；你在家人不供養，出家人也不修道。那麼你出家人也要修道，在家人也要供養，這是啊，**合則雙美，兩得益彰。**

Ch01-37-序品第一



文殊師利 又有菩薩 佛滅度後 供養舍利  
又見佛子 造諸塔廟 無數恆沙 嚴飾國界  
寶塔高妙 五千由旬 縱廣正等 二千由旬  
一一塔廟 各千幢旛 珠交露幔 寶鈴和鳴  
諸天龍神 人及非人 香華伎樂 常以供養

這一段文，還是彌勒菩薩，請問文殊師利菩薩，這個佛現種種的境界，在這個白毫相光裏邊，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啊，現六種的祥瑞，彌勒菩薩他不知道是什麼因緣？其實彌勒菩薩並不是不知道，他是故意為眾生來請法，所謂「**大權示現**」。

「文殊師利」：彌勒菩薩叫一聲文殊師利。說啊，我又看見有菩薩，「佛滅度後」：在這個諸佛圓寂之後，入涅槃以後。「供養舍利」：這個菩薩，他就供養佛的舍利。舍利，前邊已經講過，叫「靈骨」，又叫「硬骨」。

這個**舍利呢，就是代表佛的真身**，因為是從佛身上燒出來的。所以呀，一般的人供養這個舍利，也就等於供佛一樣。那麼供養舍利，等於供佛一樣；供養這個法寶，也是等於供佛一樣；供養僧寶，也是等於供佛一樣。

只要你發心，啊，真到極點了，一點這個染污心也沒有。什麼叫染污心呢？染污心，就是啊，你**供養的時候，有所希求**。什麼叫希求呢？希，就是希望；求，就是要求；你有一種希望，和要求，來供養三寶，這個呢，**就不是清淨心來供養三寶**。供養三寶，認為這個供養的責任，就是我自己的責任。

為什麼呢？我天天有飯吃。那麼佛啊，對於眾生的恩，是無量無邊；法對於眾生的恩，也是無量無邊；僧人對於眾生的恩，也是無量無邊。因為若沒有三寶住世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會毀壞了，就會沒有了。

怎麼樣沒有的呢？就因為三寶沒有了，這個魔王就出世了；魔王一出世，他就把這個世界呀，毀壞了。所以呀，啊，我們供養三寶，要這樣想，怎麼想呢？啊，我天天要吃飯，那麼三寶如果沒有人供養，我這個飯怎麼會吃得下去呢？啊，我是一個佛的弟子，我應該護持三寶，應該令三寶啊，沒有一切的困難。所以呀，這供養舍利，也就是供養三寶之一。

「又見佛子」：又看見呢，有一類的佛子。「造諸塔廟」：他呀，做什麼呢？不單造塔，而且還造廟。啊，怎麼叫塔呢？這個**塔呀，就是供養佛的舍利**；**廟呢，是供養佛像**，供養佛像啊，在這個廟裏邊。

好像我們這個天后廟裏邊供養很多神，所以叫廟；現在我們又供養這很多佛，所以呀，這叫廟。這個塔，又叫「方墳」，又叫呢，「高顯處」，四方的一個墳，啊，很高的一個地方，這塔，造諸塔廟。

「無數恆沙」：這個造塔廟啊，不是造一個塔廟就算了，造的很多塔廟，有無量無數恆河沙那麼多。「嚴飾國界」：用這個塔廟啊，就來莊嚴這國家，使令啊，這國家呀，這國土啊，非常美觀的。

「寶塔高妙啊」：這個寶塔呀，非常之高呢，又非常之妙。有多高呢？「五千由旬」：啊，高啊，啊，有五千由旬那麼高。五千由旬有多高呢？啊，一由旬呢，小由旬四十里，中由旬就六十里，大由旬八十里；那麼這五千由旬，你算一算有多高？

講到這啊，過去在佛的時候，有一個公案，現在把它提出來講一講。什麼公案呢？在佛住世的時候啊，有一個怪人，這個怪人，怎麼樣呢？橫著，就比高度啊，寬，橫的他有五呎寬，這個身體呀，五呎那麼寬；高呢，只有啊，兩呎半，不到三呎那麼高，你看這個，這是個一個，這個人是好不好看呢？有五呎多這麼粗，但是高只有不夠三呎那麼高，大約二呎九吋九

的樣子。

啊，你想，高度矮，是橫著寬，這個人你說像個，像個什麼？像個磨盤似的，就像磨豆腐那個磨盤，那麼扁扁的。但他聲音呢，非常洪亮，非常清脆，啊，他這個聲音呢，就和那個鐘聲是一樣的，和那個磬聲是一樣的，他一唱出來的東西，唱出的歌，就和那個磬那麼樣響亮。

有的人就不明白呀，他的因果？就請問於佛，說，這個人他怎麼橫著寬，高度這麼矮，他唱出來的聲音呢，那麼樣響亮，猶如銅鐘一樣，這是一種什麼因緣呢？釋迦牟尼佛啊，就笑一笑，說啊，在過去呀，無量劫以前呢，他也就是一個佛教徒，但是啊，在那時候有一個人呢，就發心造一個寶塔；這個寶塔呀，造的非常之高，很高很高這個寶塔。

那麼他在那啊，就說了，唉，他說，你造寶塔，何必造這麼高呢？令人呢，看都看不著頂，啊，看不見頂，你造這麼高，有什麼用啊？你造個寶塔，就造一個塔就得了嘛，啊，你造這麼高啊，這，我看的太沒有用！於是乎啊，好了，我布施一點點的東西，我布施多了，我也布施不起。你這個寶塔上邊呢，有這個寶鈴，有這個鈴鐺啊，這個鈴鐺啊，就是響的，就是這個鈴鐺，(噹，上人敲一聲)，那麼我送出這一個鈴鐺來，你掛到這個寶塔

上頭可以了。

因為他說這麼一句話，說是啊，寶塔何必造這麼高呢？你造一個塔不要那麼高嘛，所以他的生生世世啊，就變成一個駝子，就啊，只有不足三呎這麼高，但是橫的呢，哈，有五呎那麼寬；因為他說啊，你何必造這麼高的寶塔呢？所以他自己的身量就永遠都三呎來高，不足三呎那麼高。

但是因為他布施出來一個鈴鐺，這個鈴，英文叫什麼？Bell。所以呀，他這個喉嚨啊，這個聲音呢，就非常響亮，啊，講起話來，就像那個銅鐘似的，嗡嗡的那個聲。所以呀，因為他布施一個鈴鐺，所以就有這麼好的聲音。

那麼可見我們人呢，講話呀，不可以隨便講話的，啊，有一個人想造個大廟，你到那說，何必造那麼大，小一點也是個廟啊，可以了，那你恐怕將來呀，那個身體也會很小的。所以呀，你**身體小的人呢，就應該發大的心**，哦，我造了大的廟，我將來呀，哈，我得到一個大的身。

這是啊，有這麼一個公案，我提出來給大家作一個參考。不要隨便亂講話的，人家那做造廟，或者造寶塔，你切記不要到那批評高矮呀，或者大小。

寶塔高妙，五千由旬呢，啊，有這麼高。

「縱廣正等」：縱，就是橫的；廣，有「二千由旬」。「一一塔廟」：在每一個塔廟啊，的裏邊，「各千幢幡」：怎麼叫幢呢？幢，是那個網羅幢，是圓筒形的，好像那一個圓筒形啊，上頭繡著一些個華呀，或者是啊，那個孔啊；幡，幡呢，就是幢幡，我們這現在這沒有這幢幡，就是用布做的，那種的在佛前莊嚴的東西，這叫幡。幡，也就好像一個旗似的，這叫幡。

「珠交露幔呢」：在這個幢幡上邊呢，都鑲上一些個珠寶；啊，露幔，那個繡的非常美麗呀，那種的幔帳。「寶鈴和鳴」：啊，又有很多人呢，布施出很多的寶鈴；那個寶鈴啊，風一吹呀，它就唧唧唧，好像那個燈底下那個都叫鈴，這都那個風一吹它就響起來，這就是寶鈴和鳴。

「諸天龍神呢」：所有一切的諸天龍神呢，「人及非人」：人和這一切的非人，啊，人和一切的非人。「香華伎樂」：香，就是種種的香了；華，就是用種種的花；伎，伎呀，就是有一種技術，音樂之類的；樂，也就是音樂；伎樂，也就是音樂。啊，「常以供養」：常常啊，用這種種的幢、幡、珠，和這個寶鈴，種種微妙的這個珍貴的東西，來供養啊，三寶。

文殊師利 諸佛子等 為供舍利 嚴飾塔廟  
國界自然 殊特妙好 如天樹王 其華開敷  
佛放一光 我及眾會 見此國界 種種殊妙  
諸佛神力 智慧希有 放一淨光 照無量國  
我等見此 得未曾有 佛子文殊 願決眾疑  
四眾欣仰 瞻仁及我 世尊何故 放斯光明  
佛子時答 決疑令喜 何所饒益 演斯光明  
佛坐道場 所得妙法 為欲說此 為當授記  
示諸佛土 眾寶嚴淨 及見諸佛 此非小緣  
文殊當知 四眾龍神 瞻察仁者 為說何等

文殊師利菩薩，「諸佛子等」：這一切的佛的子，法王之子。「為供舍利」：他因為啊，供這個舍利。「嚴飾塔廟」：所以呀，就莊嚴這個塔，和莊嚴這個廟，那麼令這國界呀，也非常莊嚴。「殊特妙好」：特別的殊勝，妙好，微妙。「如天樹王啊」：好像啊，這個天樹王啊，那麼樣子美妙。「其華開敷」：它那個天樹王啊，那華開的，啊，非常美妙。

「佛放一光」：佛呀，放一個白毫相光。「我及眾會呀」：我和大眾啊，

在這個會上。「見此國界」：看見呢，這種的國界，這樣子啊，的微妙。

「種種殊妙」：說不盡那麼多，很多很多的種。「諸佛神力」：這是啊，諸佛神力，「智慧希有」：諸佛的神力，神通智慧的力希有，世間上啊，沒有。「放一淨光，照無量國」：照到這個無量無量的國土去。

「我等見此」：我呀，和在會這個大眾啊，看見這種的微妙祥瑞這種的境界，「得未曾有」：我們通通從來就都沒有見過。啊，「佛子文殊」：法王之子啊，文殊菩薩，「願決眾疑」：我願意呀，你給這個大家啊，來解決這個疑問，啊，令大家沒有疑問。

「四眾欣仰」：這時候啊，這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啊，通通都歡呀，喜而仰望，希望你給解釋啊！「瞻仁及我」：啊，看看呢，仁者你，又看看我；他們的意思就是啊，想要你、我給他答覆他的問題呀，答覆四眾，四眾啊，這種疑問。

「世尊何故啊」：啊，本師釋迦牟尼佛，這個世尊呢，什麼緣故，「放斯光明」：他放這樣的光明呢？「佛子時答」：文殊師利菩薩，這個法王之子，就啊，請你答覆我們大家的疑問了。「決疑令喜呀」：令大家呀，把這個疑惑心去了，就都歡喜了。為什麼疑惑？就因為這種境界大家都不明



白，不認識？所以呀，你若令大家明白，認識了，大家一定會歡喜的。

「何所饒益」：這釋迦牟尼佛想要做一件什麼事情饒益眾生呢？「演斯光明啊」：啊，表演這種的光明，照東方萬八千國土，這樣子的神通妙用呢？

「佛坐道場，啊，所得妙法」：這是佛呀，他啊，坐道場，所得的妙法。

「為欲說此」：想說這個妙法，想說佛所證得這種的妙法，給大家講一講。

「為當授記」：或者是啊，預備給大家來授記呢？這兩種的問題，大約其中一定有一樣是佛想要說的。「示諸佛土啊」：釋迦牟尼佛呀，把這所有一切的佛土，都顯現出來。「眾寶嚴淨啊」：在每一個佛土啊，都眾寶嚴淨，很多種的寶貝莊嚴著。「及見諸佛」：那麼又見其他很多諸佛。

「此非小緣呢」：這個因緣呢，我相信不是一個小的因緣呢，一定是有大因緣呢，可是我不明白？「文殊當知啊」：文殊菩薩，你應該知道啊，「四眾龍神」：這個四眾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和這個天龍八部，一切的鬼神等眾啊，「瞻察仁者呀」：都來呀，注目凝神呢，來看仁者你呢。「為說何等」：釋迦牟尼佛呀，是說的什麼法呢？說的哪一種呢？請文殊菩薩你慈悲來指示我們大家。

## Ch01-38-序品第一

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放斯光已，即說大法。

「爾時」：當爾之時啊，這個文殊師利菩薩聽見彌勒菩薩這樣的來請求他解答這個疑問，於是乎啊，就對彌勒菩薩這個大菩薩就說了，不單對彌勒菩薩說，還有在這個法會上的「諸大士」：大士，就是一切的大菩薩。「善男子」：又有啊，這些個修行的善男子，等；啊，他說了。

說什麼呢？「如我惟忖呢」：就好像如果呀，以我的思想來忖度(勿×忖)，世尊是什麼因緣呢？「今佛世尊」：現在呀，這個釋迦牟尼世尊呢，「欲說大法呀」：他想要啊，說這個大法，一種啊，從來沒有說過的這種大法。

「雨大法雨」：就好像啊，從天上下這個雨，普潤一切的眾生。

「吹大法螺」：他吹起這個大法螺，號召這一切的眾生。「擊大法鼓」：又打起來呀，這個大法鼓，啊，使令一切的眾生在夢裏邊都醒過來。「演大法義」：那麼演說這個最大的這個法義。

「為諸善男子」：你們這一切的善男子啊，「我於過去」：我呀，在過去。

「諸佛，曾見此瑞」：在過去的佛的時候啊，我曾經啊，看見這種祥瑞。

「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放這種的光完了之後啊，隨著就要說大法了。

在前邊呢，講這個供養舍利，供養三寶，還呀，這個意思沒有講完，現在呀，再把它補充一下，因為還有很少的時間。

**為什麼一般人要供養三寶**呢？怎麼三寶不供養我呢？啊，為什麼三寶不供養你，因為你不是三寶，所以就不能受供養。為什麼你要供養三寶？就因為**三寶啊，可以給你種福**！你若想有福啊，就要在三寶的這個面前做功德。如果你若不供養三寶，將來你成佛的時候，也沒有人供養你；啊，不要說成佛，你現在不供養三寶，就是你出家做和尚也沒有人供養你，為什麼呢？因為你在家，沒出家的時候，不供養三寶。

我常常這樣想，為什麼沒有人供養我？哦，因為我沒出家的時候，沒有供養三寶；所以現在我出家了，很少人供養我。我自己呀，常常生出一種慚愧心，啊，非常慚愧！所以我現在呀，要把這種道理呀，講給你們大家聽，免得呀，像我啊，這個沒有人供養的三寶事。

這供養三寶，是修福，修慧；那麼修慧必須要啊，印造經典，宣揚佛法，或者你做弘法的工作。我以前不講過，啊，好像我們現在要出一個雜誌，這都是啊，修慧的一部份；你若想修慧，就要啊，擁護這個弘揚佛法的工作。

你若想修福，就應該呀，供養三寶；你若不供養三寶，將來你做三寶的時候，也沒有人供養你，還是這個方才那一句話。所以呀，現在你沒有做三寶的時候，就應該呀，擁護三寶，供養三寶，來解決這個三寶的種種的困難。所以呢，就要修福，又要修慧。

「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什麼道理呢？你若單單的注重修慧而不修福，將來你證果成阿羅漢果了，你修道修成功了，證了阿羅漢果，也沒有人供養你。說，你昨天晚間說，坐十天就有人供養了，那怎麼證了阿羅漢果，都沒有人供養，那有什麼意思呢？我很可怕的，這個佛法呀，太危險了，我啊，莫如我不學佛法了。

那你不學佛法，你就不會成佛的，哈，你願意往下降，那也隨便你。你若想成佛，說是啊，我對佛法呀，認清楚了，我一定要向上啊，掙扎，向上

啊，勤修佛法；那你就應該呀，來打破種種的困難，啊，向前去修行去。

你修行啊，又要修福，又要修慧。所以，你不修福，就沒有人供養你；你不修慧，就愚癡。佛呀，就是福足、慧足，福也滿足了，慧也滿足了，所以這叫「兩足尊」。我們現在修行啊，也要修福修慧，處處啊，都要修福，處處都要修慧，不要學那個羅漢應供薄；那個修慧不修福，就是羅漢應供薄；薄呀，就是沒有人供養了。

修福不修慧呢，你單修福，不修慧，不修智慧，象身掛瓔珞，就像那個大笨象，那個身上掛上一串瓔珞，雖然美觀，雖然是好看，但是牠很愚癡，這叫象身掛瓔珞。

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呢，既然應該修慧，又應該修福，這個要實實在在去做去，不是啊，單單講的；「講的是個法，行的才是道」。那麼這一點呢，我們每個人也應該要知道的。

## Ch01-39-序品第一

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故現斯瑞。諸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是故」：是，是因為；故，就是緣故；這個故，又可以說是「所以」；因為這個所以，因為哪個呢？因為啊，就前邊文殊師利菩薩他說啊，過去啊，曾經見有無量那個佛啊，有這種的祥瑞，所以呀，那麼現在你也應該知道。

「今佛」：今佛呀，就是釋迦牟尼佛。你應該知道釋迦牟尼佛現在現這個白毫相光，「亦復如是啊」：也就是啊，像過去那個諸佛呀，想要說這個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這是一樣的道理。

啊，「欲令眾生，咸得聞知」：釋迦牟尼佛呀，他啊，想要令所有一切的眾生啊，咸得聞知，都啊，聽見這個法，知道這個法。「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呀」：啊！這種法呀，是難信之法，一切眾生啊，不容易信的。

佛為什麼預先不說《法華經》，而說三藏的教理，演說一切小乘的經典？就因為這個大乘的法門，是難信之法，不容易信的，所以一講《法華經》，

在後邊的文裏邊你就知道了，就有五千比丘啊，都退席，五千個比丘都走了，啊，的確世間難信之法！

為什麼它難信呢？因為它太妙了！所以呀，不容易信。為什麼難信呢？因為它太深了，啊，所以呀，這難信。因為太深了，人的智慧也不容易明白；因為太妙了，人的這個思想也不容易呀，知道，啊，想也不明白，思也不明白，所以，啊，才不說這種的深妙的法。

故現斯瑞：所以呀，啊，現出這種祥瑞的這種境界來。「諸善男子」：你們這一些個善男子啊！啊，「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在這個過去啊，好像過去啊，我記得有無量，不可數量，無邊，也沒有邊際，不可思議，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阿僧祇劫」：這個阿僧祇呀，是梵語，翻譯呀，過來呀，就是叫無量數。這個不可思議這麼多的無量數，無量數這麼多的劫。

啊，在那個時候啊，「爾時有佛」：在那時候啊，有一位佛出世。這個佛的名字啊，這一位佛的名字啊，「號日月燈明」：他的名字啊，叫日月燈明。怎麼叫日呢？為什麼叫這麼個名字呢？這個名字有三種的意思。

這個「日」啊，就是表示佛的智慧，好像太陽似的。太陽可以照破一切的黑暗，而得到光明，所以這個日，就表示佛的智慧。

「月」，月就是表示佛的這個定力。佛的定力呀，就好像那個月，在那個空裏邊，這是表示啊，一個定力。

「燈」呢，就是表示佛的一個戒律。這個每一位佛呀，他這個戒、定、慧，都是具足圓滿的，所以這一位佛的名子，就叫日月燈明，這是啊，這一位佛的這個名字的意思。

那麼如來，這如來呀，是佛的十號之一。每一位佛呀，都有他的名號，可是啊，這有通名，又有別名，也就像啊，經一樣。日月燈，這就佛的一個別名；別名啊，就是他自己特別的名字。通名呢，就是一切佛都有這個名稱。這日月燈明啊，就是這一位佛自己的，單獨的名號。在以後這十個名號啊，就是所有佛啊，都有這十個名號，這是一個通號。

本來這個佛的名號啊，最初的，佛的名號，有一百億那麼多，一個佛的名字就有一百億個名字。這一百個名字啊，為什麼要那麼多名字？啊，一個佛的名字有那麼多幹什麼？因為呀，這一百億的名字啊，都是表他這種萬



德莊嚴，啊，表示他的德行。

那麼以後啊，因為眾生記不清楚這麼多的名字，每一位佛都有這麼多的名字，那麼以後又減少，減到十萬；百萬減到十萬上；每一位佛都有十萬個名字。那麼十萬名字也是很多呀，於是乎啊，又減到一萬上，由十萬減到一萬上，往下減。減到一萬這個名字還是很多，你看，這一位佛就有一萬個名字；若有一萬佛，就有一百萬個名字，所以呀，佛又把它減，啊，減成一千個名字，啊，每一位佛啊，都有一千個名字。

一千個名字又是太多了，又減成一百個。一百個也是多，啊，盡單單念這個佛的名字，就要很長時間，所以以後啊，就把這個佛的通號，都減到十個，就這十個名字，作為所有的佛啊，一個通號，就通通啊，所有的佛都叫這個十個名字，所以這叫通號。

啊，有的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啊，好像中國人就，說「如來佛」；其實如來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如來，你叫一個如來佛，這就是啊，他以為呀，就單單這個佛呀，叫「如來佛」，其他的佛嘛，就不叫如來佛；佛，他以為呀，就是單一個佛的是這個名字，實際上，這如來佛，每一位佛都叫「如來」，都叫「佛」。所以呀，不明白佛法的人呢，是講起來話呀，聽的很

奇怪的。

「如來」：怎麼叫如來呢？如來者，在《金剛經》上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他也不來，也不去，所以叫如來。又有一個解法，說是啊，如者，是乘如實之道；乘，就是啊，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這是如來一個解法。

又者，這個如者，是不變；來者，是隨緣；如，是一個定；來，就是個動；動靜一如，動，也就是靜；靜，也就是動；動不礙靜，靜不礙動，所以這也叫如來。講起這個如來呀，意思啊，很寬廣的。

那麼再講這個「應供」：這如來是佛的一個名號。應供，是應該受人天的供養，這叫應供。人間的人也應該供佛，天上的人也應該供佛，應該受人天的供養，這叫應供。

「正徧知」：這個正徧知，正知，徧知。你明白呀，這個心，生萬法，一切法不離我們現前一念心。所以呀，你知道這個現前一念心能生萬法，這是個正知。你又知道萬法唯心，一切的法，都不出現前一念心，這是個徧知。

正徧知，就是所有的，**豎窮三際**，怎麼叫豎窮？豎，就是立起來，豎窮三際，三際呀，就是過去、未來、現在，這叫三際，三種的邊際。**橫遍十方**，橫，打橫著；打橫著，可以徧十方，這叫一個正徧知。

「**明行足**」：這個明啊，就是智慧；行呢，就是個福德；他這個福德、智慧呀，都充足了，福慧兩足，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善逝啊，善，就當一個「好」字講；逝呢，當個「往」字講。啊，就是到一個好的地方去，啊，到一個最好的地方去。

世間解，就是啊，世間、出世間一切的道理，佛都明白，所以叫世間解。

「**無上士**」：這個菩薩呀，還有最後一分的生相無明；最少最少的這一分的無明沒有破。因為他沒有破這一分的無明，就還有一分的法身沒有顯現，所以呀，這叫等覺。等覺呢，他叫**有上士**，因為他上邊呢，還有佛。這個佛呢，就叫無上士，他叫妙覺，所以叫無上士。

「**調御丈夫**」：調，就是調和；御，御就是駕御。怎麼調和呢？怎麼樣駕

御呢？調，啊，他用啊，這個慈悲來教化眾生，眾生歡喜什麼法門，佛就用什麼法門去度他去，就用慈悲來教化眾生。

御，御是駕御；駕御，就是用威，啊，用佛的威德，尊嚴，來攝受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啊，見到佛，既恭敬，又畏懼；啊，又恭敬佛這種威德，恭敬佛這種德，畏佛這種的威，所以呀，這調御丈夫。

丈夫呢，就叫大丈夫。怎麼叫大丈夫呢？大丈夫就是男人，男人都叫大丈夫。大丈夫來調御世界一切的眾生，所以叫調御丈夫。

「天人師」：這佛呀，又是天上的人的師父，也是人間的人師父。

「佛」：佛呢，是半梵語，具足啊，這叫「佛陀耶」，翻譯成中文就叫一個覺者。這個覺，有三種，第一，是自覺。第二，是覺他。第三，是覺滿。

怎麼叫自覺呢？自覺，他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這個自覺啊，就是和凡夫不同。這所有一切的凡夫啊，他都不覺，不覺悟，不知道啊，這個「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他不知道啊，這個世間呢，就像啊，一堆火似的，很容易呀，就被火燒化，三界都沒有平安的地方，好像火宅那麼危險，

啊，所以不覺悟，這啊，和凡夫不同。

那麼這個自覺呢，他自己覺悟了，證得羅漢果，這叫自覺。

**覺他**呢，又有什麼不同和這個自覺呢？自覺，是羅漢的境界。覺他呢，就是菩薩的境界。菩薩的發心，既然自己覺悟了，啊，這覺悟是不錯，覺得這個覺悟啊，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快樂。

啊，他得到這種的微妙和快樂，把世間的道理都明白了。他又想啊，令一切的人也都得到這種的妙，和樂，得到這種的好處。啊，所以他又以他自己所經過修行的道路，來去啊，教化一切人，啊，就是講給一切人的聽。

好像我們這個白果彰居士，這現在就要自覺、覺他。怎麼樣呢？明天到大學裏去啊，給這個一般的人去講佛法，這就叫自覺覺他。他雖然沒有說一定證了什麼果，但是啊，他就肯發這個菩薩心，我自己知道這麼多，哎，我也不怕人家說我是講得好不好，我就去給人講去，這就叫發菩薩心，自覺覺他。

並且這果彰居士啊，我很欣賞啊，他所講的道理。怎麼我很欣賞呢？我覺

得他啊，辯才很充足的，把這個中文的道理，和英文的這種講法，彙同到一起，是不可思議，這就叫「覺他」。能常常發這個菩薩心，也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不是說，我到那個地方我講完了，叫人家，大家都知道我，我就出了名了，他不是。也不是說啊，我到那講完了，誰就給我多少多少錢，這也不為名，不為利，這就叫自覺覺他。

你們大家啊，不要把這個事情看的輕了，你們誰都可以去自覺、覺他去；我在這給你們講這個經，啊，講的雖然不十分好，但是你若能以呀，**推而廣之，擴而充之**，推而廣之，就把它推廣起來，擴大起來；擴，擴大了；啊，我講這一個道理，你就得到啊，十個道理了。

好像，喔，這個「如來」，我講啊，這意思很少的，可是你呀，能以去在這個佛經上啊，去研究看，哦，有這麼多個講法，你就啊，因為這個第一、第二、第三這個意思你懂了，你可以以後啊，就觸類旁通，怎麼叫**觸類旁通**呢？就是看見這一樣，哦，知道了，哦，那一樣也是這樣子，這叫觸類旁通。

你們各位呀，我都希望你們去自覺、覺他，無論男男女女，不要怕！不要說，哦，我講，他會不會笑我？笑你怕什麼？**笑你不過只是一個笑嘛！**你

不要管他嘛！他笑由他笑，我講由我講，就這樣子。

所以呀，都要發這種菩薩心，這叫自覺、覺他。自覺、覺他，就是菩薩的發心，那麼但是還沒有覺滿；這佛呀，是覺行圓滿，他自覺也圓了，覺他也圓了；啊，所以自覺、覺他，兩種的工作都圓滿了，所以才叫佛，這個佛。

「**世尊**」：怎麼叫世尊呢？這個尊呢，就是最高的意思，尊顯，尊貴，就是再沒有比他高的了，叫尊。我要尊敬你、我要恭敬你、我要崇拜你，這叫尊。世，就是這個世界。這個佛，是不是僅僅這個世界人尊崇他？不是的。是**世出世之尊**，世間的人也要恭敬佛，出世的人也要恭敬佛，世和出世都恭敬佛，所以叫世尊。

啊，若是往多了講啊，就「世尊」這兩個字啊，那個意思啊，講幾年也講不完；所以我現在呀，就把這個佛的十號這個義理呀，略略的解釋，若往深了研究，還要你們自己去用功的。

Ch01-40-序品第一

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演說正法」：這個演說，怎麼叫演說呢？演說，就是沒有一定的說法。這個演說內中要有一種精神，什麼叫精神呢？就是你演說出來的這個法的主要的地方，就是精神。為什麼說沒有一定的呢？你演說的時候，應該見什麼人，就說什麼法。

見高尚的人，就要談「性理」。什麼是性？性，就是自性。什麼是理？理，就是道理。這個道理，什麼道理？就「自性的道理」。你人人都有自性，可是啊，沒能明白自性；談自性，這有知識的人，應該談性理。

中等人，應該給他談「倫理」。這個世間呢，一切的法，都可以說是倫理。乃至於科學，哲學，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有一種輪迴的，這可以說是倫理。

若遇最沒有知識的人呢，就給他講「因果」。因果，因果呀，是一般沒有什麼智慧的人，聽這個因果是對機的。所以呀，這演說正法，演說沒有一定。



那麼在演說的裏邊有一種藝術，有一種演說的方法。什麼方法呢？要你這個演詞啊，要有「開」；啊，本來人不知道有這個道理，你把它開開。「合」；然後再把它合起來，把這個道理又合起來。你光開不合，這有始無終；你光合不開，這有終無始；這叫開合。

光開合還不算，又要有「轉」。轉呢，本來往前這講，講的很，啊，一般人聽的很注目凝神的，啊！你又轉彎了，往旁的地方轉一轉。或者人不注目凝神，講的，你講的乾燥無味，講的好像令人聽的沉沉欲睡，啊！你這個時候，把它變動一下，用一個巧妙的方法，或者講一個什麼公案呢，或者講一個什麼令人聽的很有興趣的。然後「折」，再把它回來，再回來。

這叫講的這個理論，要有「開、合、轉、折」。講的這個聲音，要有「抑、揚、頓、挫」。這本來呀，我在暑假的時候，已經給你們講過了，啊，現在再補充一下。

怎麼叫抑呢？抑，就把這個聲音呢，壓低了它，好像這果地菩薩，講的時候就有這種藝術了，啊，壓低了它，很小的聲音，叫你呀，如果你若不注意，根本就聽不見，啊，根本聽不見，聽不見他說的什麼？所以你就注意，注意了。那麼注意注的時間久了，你這個注意又疲倦了，疲倦了，又這個

精神也不集中了，聽不見他究竟講什麼？

頭一句，注意，挨近，時間一久了，講的這麼小的聲音，變成不注意了；這時候怎麼樣啊？「揚」，這個聲音揚起來了，聲音揚起來，揚，就是大聲一點。聲音揚起來了，有的人聽的，啊，他在吵架了吧，噢，又不願意聽了；「頓」，你就停止，哈，把這個聲音停止了。

他一聽的沒有聲了，他又注意了，啊，又注意了；又注意，你這個時候，再給他來回講幾遍，這叫「挫」，抑、揚、頓、挫，這講聲音。你看，就這一個聲音呢，你若用的對了，就令一切的人他想不聽你的都不可以的。這演說啊，有這麼些個問題。

現在啊，這是諸佛演說正法，因為時間沒有多少了，我就講到這個演說正法，明天再講這個初、中、後善。

「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什麼是初善呢？這初善，是由釋迦牟尼佛最初發菩提心，乃至於出家，這叫初善。出家之後修行，經過種種的苦行，這是中善。由成佛之後，又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乃至於到這個涅槃，這是後善。

這也可以說，出善，是由釋迦牟尼佛在凡夫的地位的時候，就和你我現在一切眾生啊，一樣的時候，發菩提心求成佛道，出家修習佛法，這叫**初善**。由修習佛法之後，就行菩薩道，利益眾生，布施自己身、心、性命、頭、目、腦、髓、國城、妻、子，做布施，而利益一切眾生。在行菩薩道這三大阿僧祇劫的期間，這叫**中善**。乃至於今生，釋迦牟尼佛開悟成佛，這叫**後善**。

又可以說是，第一個阿僧祇劫所修的這個功德，初善。第二個阿僧祇劫所修的功德，這是中善。第三個阿僧祇劫所修的功德，這是後善。那麼這個初、中、後善，你怎麼樣講法都可以的。

「其義深遠」：那麼演說正法呀，那麼在初、中、後善這些個經過，有本，有跡。什麼叫本呢？本，就是最初他發心那時候叫「本門」。什麼叫跡呢？跡，就是他示現的這種種的行門；行門呢，就是他所修的那個法門，就叫「行門」，他修啊，哪一個法門。其義深遠，這期間呢，所經過的，啊，是非常之深，非常之遠。

那麼這個佛呀，在這演說正法，說他的過去、現在、未來，啊，這一切的

經過。「其語巧妙」：佛所說法的時候啊，這個言語非常巧妙。巧，怎麼叫巧呢？巧，就是所說的這個法，正對所化的機，這就叫巧了。妙呢，是有一種微妙不可思議的這個境界，叫妙。

「純一無雜呀」：那麼所說這個法是什麼法呢？純一無雜，純一，就是單單一樣，沒有參其它的法門。這是個什麼法呢？這告訴你，是個頓法，頓，圓頓之法。所以呀，說這個圓頓之法。「具足清白呀」：具足，具足啊，就是無欠無餘；你說多嗎？他也不多一點；你說少嗎？他也不少一點，這具足。清白，清，就是清淨；白，就是一種光明。「梵行之相」：這梵行，梵，也就是一種淨行，清淨之行；梵行之相，就是清淨行這個樣子。

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聲聞，怎麼叫聲聞？啊，你們聽經聽了這麼久，這聲聞明白沒明白呢？這聲聞呢，就是二乘人。啊，一個就是聲聞，一個就是辟支佛，**辟支佛又叫緣覺**。這個聲聞，是修四諦法而開悟的，是聞佛聲音而開悟的，所以叫聲聞，這叫聲聞人，聲聞是小乘。

這小乘啊，就是佛教的一個初機，最初的學佛法的人，這叫小乘。那麼以

後啊，那麼學的時間久了，那麼佛法薰修深了，由三藏教，而經過方等，般若，才迴小向大，進入大乘的法門裏邊來。

這個聲聞他修四諦，「四諦法」：就是苦、集、滅、道四諦。這個苦、集、滅、道，四諦法呀，佛是最先說的，為五比丘啊，說這個四諦法。五比丘啊，一聽見這個法門就開悟了，所以呢，就叫聲聞，聞見佛的聲音而悟道了，這叫聲聞。他修啊，苦、集、滅、道這四諦法，「度生老病死」：他把這個生、老、病、死苦啊，都度脫了，都離開這個生、死，了生脫死了。

「究竟涅槃」：得到啊，這個究竟無餘的涅槃。所謂：「所作已辦」，他所做的事情啊，已經都辦完了。啊，「梵行已立」，梵行啊，就是修的清淨行，已經啊，成就了。「不受後有」；不再啊，受生死了。這是啊，聲聞人。

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

「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這個十二因緣，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是十二因緣。

這個十二因緣呢，「無明」和這個「行啊」，這叫「能引支」(引呢，就是引導的那個引)。

這個「識、名色、六入、觸、受」，這叫「所引支」。

這個十二因緣呢，又叫「十二支」。所以呀，前邊這個無明，和這個行啊，就叫能引支(支，就是這個猜的那個支，就是這個支，干支的支，天干地支的那個支)。這個識，和名色、六入、觸、受，這是啊，所引支。這個無明，和這個行，就是啊，能引起來呀，這個生以下這個緣，那麼以下這個識，和名色、六入、觸、受，這叫所引的這個支。

「愛、取、有」，這三支，這叫啊，「能生的支」。

底下這個「生、老、死」，這又是啊，「所生的支」。

十二因緣，又叫十二支。這個「能引」，和「所引」，這個七支，屬於苦諦。這十二因緣呢，和四諦法來分析，這屬苦諦。

這個「能生」，和「所生」，這就屬於啊，集諦，屬**集諦**。

這個「無明滅」，乃至於到這個「老死滅」，這屬於**滅諦**。

你再觀這個因緣，觀這個十二因緣，就有一種智慧；有一種智慧，這就屬於**道諦**。這是以十二因緣來配合呀，四諦法，有這樣的關係。

那麼十二因緣呢，我們以前講過很多次，所以呀，在本經啊，就暫時提一提它。

「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為這一切的菩薩，就應該說呀，這六種波羅蜜法。這六波羅蜜呀，是菩薩所修的。這個十二因緣呢，是緣覺，和辟支佛修的。這個辟支佛呀，有兩種，啊，有一個叫**緣覺**，有一個叫**獨覺**。

他啊，生在有佛出世的時候，修十二因緣而開悟證果，這叫啊，緣覺。

若在這個無佛出世的人，他修行，也是修十二因緣而證果。他呀，「**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他在這個深山穹谷之中，在這個岩穴的

裏邊呢，春天看見萬物啊，生長。

所謂：「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啊，他呀，春天看這個木，草木，欣欣呢，啊，非常歡喜；向榮，都啊，很美麗的。泉涓涓而始流，那個水泉呢，啊，這麼涓涓，那個聲音呢，涓涓，是那個水聲，流水的聲音，涓涓，那麼一個聲音，啊，向前去流。

這個時候，萬物啊，都得它生長的時候，啊，如我，我這一年過了，就少一歲；一年過了，就少一年；所以呀，如果若不成道，你說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意思，所以在山裏頭他就發奮修行用功。

啊，最初他打坐的時候，我告訴你們，他這個腿也一樣痛的，不過他忍著痛。所謂：忍人之所不能忍的，就在坐著那地方也不動修行，一天到晚都參禪打坐，就研究啊，啊，這個無明是怎麼回事啊？怎麼有的無明啊？

啊，他研究這十二因緣，有了無明，然後就發生一種行業，就造出來這種業；有這種行業了，然後就有了識了；有識，就有了名色了；有名色，就有六入；有六入，就有觸；有觸，就有受；有受，就有愛；有愛，就有取；有取，就有有；有有，就有生；有生，就有死；這麼研究，研究來，研究



去，喔！豁然他開了悟了！

啊，他知道原來他這個鼻子孔啊，還是衝下長著。啊，但是啊，他又不知道這個鼻子孔究竟是衝下、是衝上？長著是衝下，但是這孔是衝下、是衝上？他本來不知道，那麼現在他知道了，啊，他知道這個鼻子孔究竟是衝上、衝下！啊，這個是個疑問。你也可以問一問你自己的鼻子孔究竟衝下、衝上？

那麼他開了悟了，他知道啊，自己這個頭上邊呢，長的有頭髮。啊，也奇怪的，他又知道啊，這個身體，是一個九孔常流不淨的身體，終究啊，是會歸於變滅的。那麼在這個時候，他了悟一切萬法，生生滅滅這種的原理，於是乎啊，他證果，這叫獨覺。啊，因為他自己呀，生在這個無佛出世的時候，所以叫獨覺。

那麼這個菩薩呢，菩薩是行菩薩道的，菩薩是自利利他的，菩薩甚至於啊，捨己為人，捨了自己而為其他人。本來這個地獄是苦的，人人都知道下地獄是不好的，可是這個菩薩呀，他看見地獄這個眾生受苦啊，他也就跑到地獄去啊，陪著眾生來受苦，這叫捨己為人。

那麼陪著眾生受苦，這又有什麼意思呢？有什麼好處呢？對於自己，是沒有好處。那麼他到那啊，給這個受苦的眾生來說法，令這受苦的眾生發菩提心；那麼他一發菩提心，就會離苦得樂。所以呀，菩薩，不怕一切的苦，而去啊，教化眾生。

你不要以為菩薩就是很自在的，「觀自在菩薩」，有很多菩薩都很不自在，哈，一天到晚忙的不得了，到東南西北、四維上下，去救度眾生去。所以呀，為什麼他這樣子呢？他要行這個六度萬行，要立功，立德，菩薩他也要做功德的，他救一個人，就等於救出他自己的自性裏邊的一個眾生；他若沒有度這個人，就自己這個自性的眾生他就沒有度。

所以呀，菩薩要做布施，又要持戒、又要忍辱、又要精進、又要禪定、又要修般若。這個六度啊，你少一度，你這個菩薩也不圓滿，所以要六度啊，並行，又布施，又持戒、又忍辱，啊，他會呀，或者布施給人家的一些個東西，或者對方說，啊，你給我這麼一個東西幹什麼？我不歡喜你，你給我這個東西；甚至於布施人家給一點錢，人家說，哼！你、你錢太多了，你給我，我不歡喜要的，都很多這個情形，菩薩行菩薩道啊，不容易的。

啊，行這個六度波羅蜜，六種啊，到彼岸的方法。「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令這個人呢，得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得成這個佛果。啊，「成一切種智」：成就啊，這個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一切智啊，就是屬於「空」一邊。道種智呢，是屬於「假」的一邊；這還是兩邊。這一切種智呢，這就是中道了義，不落於空，不落於有，啊，這是中道了義，一切種智啊，就是屬於中道。

所以現在這個佛呀，也就成一切種智，成，這個成，就是證果，證得意思，成，也就是個證(信解行證那個證)。他「成了」，也就是「證了」，證果了；成佛了，也是證佛果了。所以，成一切種智啊，就是這個空、假、中這三諦。三智圓融，這種三種的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那麼這個現在現在說的一切種智，也就包括一切智，和這個道種智在內了。

### Ch01-41-序品第一

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頗羅墮。

前邊所說那個「初善、中善、後善」，那麼我啊，用這個釋迦牟尼佛來作比喻；本來這不單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就是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佛，

都是這樣。那麼現在這個經文，是這個日月燈明佛所說啊，這個初善、中善、後善。

現在又「復次」：復次啊，前邊這個日月燈明佛。啊，「有佛」：又有一位佛。「亦名日月燈明」：也啊，名字叫日月燈明。這個日月燈明這個名字，果現，這個日月燈明怎麼樣講來的？講來聽一聽，昨天晚間講的，果前來講一講日月燈明，單講這個日月燈明這四個字，他講有沒有講錯？沒有，啊，ok，past。

「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其後啊，在這第二個日月燈明佛之後，又有一位佛，這個佛呀，他也不另外取名字，也叫日月燈明佛。啊，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這個名字，又光明、又有智慧、又有定力，所以顧名思義，這一位佛呀，是戒、定、慧三學圓滿。這戒、定、慧，這叫三無漏學；這三無漏學，有戒也就不會漏，也就無漏了，有慧也無漏，有定更無漏了；得到無漏，這叫三無漏學圓滿了。

你不要把這個月給變成智慧，日變成啊，定了，你這要依照啊，你所聽的那麼去講，不要別開生面，啊，另創一派，你這個創祖師要慢慢來，不要現在就開始。

那麼這個佛呀，都歡喜這個名字，都以呀，第一個佛叫日月燈明，第二個也叫日月燈明，第三個又叫日月燈明，不單第三個，「如是」：像上邊呢，所說這個佛的名字啊，這樣子。「二萬佛」：二萬佛通通都叫日月燈明，啊，通通都叫日月燈明。你看，這個名字啊，一定是很響亮的，所以二萬尊佛都歡喜這個名字。

「皆同一字」：皆同一字，就是都是這個名字。「號日月燈明」：都他的名號都是日月燈明。「又同一姓」：不單同一個名字，而且還都同一個姓，這個姓，姓什麼呢？「姓頗羅墮」：他的姓呢，就叫頗羅墮。頗羅墮是梵語，此云叫「捷疾」，就是啊，很快就成佛了。你若姓這個姓啊，大約也很快就成佛了；可惜你沒有姓這個姓，所以很慢的。

彌勒當知！初佛後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燈明，十號具足，所可說法，初中後善。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無量意，四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七名響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四天下。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修梵行，皆為法師，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

這個日月燈明佛呀，有兩萬這麼多，這兩萬尊日月燈明佛，都同一個名字，同一名號，又同一個姓，名字就是日月燈明，號也是日月燈明，名字和號在這個時候沒有什麼分別，名也就是號，號也就是名。那麼這個姓就不同了，姓，姓什麼呢？姓，姓頗羅墮，這頗羅墮呀，是梵語，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啊，**捷疾**，就很快呀，可以成佛了。

又有一個翻譯，叫什麼呢？叫「**利根**」(利呀，就是利益那個利；根，就是根基的根，根本的根)。什麼叫利根呢？言其呀，他非常的聰明，非常有智慧。他這個智慧，和聰明，怎麼樣來的呢？是從修行種種的法門而來的，啊，習學經典，讀誦大乘，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利根，翻譯可以翻譯成利根。

又有一個翻譯，叫什麼呢？叫「**滿語**」(滿呢，就是滿足的那個滿；語呀，就是言語的語)。言其呀，他呀，所說出來的言語，都是啊，圓滿道理，那個道理都圓滿，所說出來的，都合佛法，所以這叫滿語。這個頗羅墮有這三個意思。

啊，「彌勒當知啊」：文殊師利菩薩說啊，彌勒菩薩，無能勝菩薩，你應該知道，在以前這個「初佛後佛」：初佛，就是第一個日月燈明佛；後佛，

就是啊，最後那個兩萬尊佛啊，最後那一尊佛，最後的佛。「皆同一字」：都叫一個名字，這個名字就叫日月燈明。

「十號具足」：這十號，日月燈明佛，是這個佛的一個別名；那麼這個十個號啊，是十方諸佛一個通名，十號在前邊已經講過，就是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這是啊，佛的十號。這十個名號，每一尊佛都有這十個名號，所以就叫通號。

「所可說法」：那麼在這個最後這個佛呀，他所可說的這個法，他應該說的法，那麼他就已經說了。「初中後善」：或者初善、中善、後善；啊，他最初發菩提心修的善，中間修行發的善，乃至於成佛這最後的善。

啊，「其最後佛呀」：在這個二萬佛最後那一尊佛，「未出家時啊」：他沒有出家這個時候啊，「有八王子啊」：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兒子，就叫啊，羅睺羅。那麼這個日月燈明佛，最後這個佛呀，也有兒子，有多少呢？有八個兒子；這八個兒子啊，各有其名。

第一個，這個佛的兒子叫什麼呢？就叫「有意」：怎麼叫有意呢？啊，這

個有意呀，就有大道心的這個意，有發大乘道心的這種的思想，所以叫有意。

「二名善意」：第二個兒子啊，他的名字就叫善意。啊，怎麼叫善意呢？啊，善意就是對著惡意而說的，因為他沒有惡意，所以呀，善意，善發菩提心，善發大道心，所以叫善意。

「三名無量意」：第三個兒子啊，他的名字就叫無量意。什麼叫無量意呢？無量意呀，他就發這個無量菩提大道心這個意，所以呀，這叫無量意。

「第四名寶意」：第四啊，這個個兒子的名字就叫寶意（寶啊，這個寶，就是寶貝的寶，就是珠寶的寶）。那麼他這個寶意呀，是啊，能發菩提心，能發自己這個自性啊，最寶貴的這種的意，這種思想。最寶貴思想是什麼？也就是啊，發心求成佛。

「五名增意」：第五個名字呢，第五個佛的兒子，名字就叫增意。增什麼意呢？也就增發菩提心這種意。

「第六名就叫除疑意」：這個修行啊，就怕有疑心，你若有疑心，就會走



錯路。所以才說，「**修道之人心莫疑**」，修行的人呢，不要生一種疑惑的心。「**疑心若起便途迷呀**」，你這個疑惑心一起呀，一生出來啊，這個前途啊，就會迷失正路，迷失正路，就會入這個危險的道路去，所以呢，就要除疑意。

「第七名響意」：第七個這個佛的兒子啊，他的名字就叫響意，怎麼叫響意呢？言其呀，他修行大乘法呀，啊，就**如谷應聲**，像那個山谷，你這麼一叫，啊，你這一說，啊，張先生，啊，那個山裏邊也就張先生；你說李先生，啊，它也說李先生；這叫如谷應聲。你這發這個菩提道心呢，也就如谷應聲一樣，你一發心，那佛那就知道。

「第八名法意」：第八個佛的兒子啊，名叫法意。

「是八王子」：這八個佛的兒子。「威德自在呀」：每一個兒子啊，都很尊嚴，都有威風，有德行，威德自在。啊，「各領四天下」：每一個兒子啊，都領四天下。四天下，就是啊，一個須彌山、四大部洲、一個日、月，這叫四天下。

「是諸王子」：這八個王子啊，「聞父出家」：聽見他父親呢，已經出家

做和尚了，做了比丘了，並且呀，又成佛了，啊，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得無上正等正覺了。

「悉捨王位呀」：這八個兒子啊，一看他爸爸出家了，他們也都要出家了，也都不做皇帝了；啊，把最美貌的這宮娥呀，妃嬪呢，就都不要了，就捨棄國城妻子，把國家也捨了，這個城也捨了，把太太也都捨了，啊，妻子。

「亦隨出家」：也隨著這個最後這個日月燈明佛呀，就出家了。「發大乘意」：發啊，這個求大乘啊，這種的志願。「常修梵行啊」：常常啊，都修這個清淨的梵行，啊，不休息，而常精進來修行。「皆為法師」：這八個王子啊，八個佛的兒子啊，都做法師了，都講經說法，到處去講經說法了。

「已於千萬佛所」：已經啊，在這個千萬佛那個地方。「植諸善本」：種一切的善根，做一切的這個善事，供養三寶，恭敬三寶，啊，這八個王子，都是修供養、行菩薩行、修佛道的，所以呀，發大菩提心。

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

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震動。爾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等，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爾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徧，如今所見是諸佛土。

「是時」：在這個時候，就是啊，這個八個國王也都出家了。這個最後日月燈明佛，他就說啊，大乘的經典。這個大乘經典的名字就叫「無量義」：啊，叫《無量義經》。這無量義經啊，就是教化所有的菩薩的一種法門。

「佛所護念」：是諸佛呀，所護念的。

「說是經已」：這個日月燈明佛說完了這《無量義經》啊，「即於大眾中啊」：他也就在啊，大眾裏邊，就是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啊，和菩薩、羅漢，大眾裏邊，「結跏趺坐」：也就結上啊，這個雙跏趺坐。

「入於無量義處三昧」：他也就入這無量義的三昧的定，入這個定。「身心不動」：這個文呢，在前邊已經都講過了，所以現在呀，就順一順文呢，就可以不詳細講它。身心不動，這時候啊，佛入了無量義處三昧啊，身也

不動，心也不動；身心不動，這就是入這個定的一種表現。

「是時」：這個時候啊，「天雨曼陀羅華」：上天呢，就好像下雨似的；可是啊，不是下的這個雨，是下的什麼呢？下的這個曼陀羅華。這曼陀羅華呀，就是一種小白花。「摩訶曼陀羅華」：就是一種大白花。啊，這小白花，和大白花呀，哦，配合起來，香氣撲鼻，啊，地也都被這華都鋪滿了。

又有「曼殊沙華」：曼殊沙華，就是紅華，小的紅華。「摩訶曼殊沙華」：就是大的紅華。這四種啊，的華，就表示啊，這個四個位子，這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表示啊，這個四個果位。

啊，「而散佛上」：而啊，這個華呀，都散在佛的上邊。「及諸大眾」：和這個在法會一切的大眾。「普佛世界」：這普佛世界呀，就是啊，那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都有啊，六種的震動。這六種震動啊，就是震、吼、擊、動、湧、起。

我現在不考你們哪一個人？你不要看以前的這個筆記，不考試。

「爾時會中」：當時啊，會裡邊，啊，大會裡邊，「比丘、比丘尼」：有比丘僧、比丘尼。啊，又有優婆塞，又有優婆夷，啊，四眾弟子都有。「天龍，夜叉」：夜叉，就是鬼。「乾闥婆」：是玉帝那的這個樂神。「阿修羅」：啊，今天講金剛經的時候，已經講這阿修羅，是無端正，又沒有酒喝。

「迦樓羅」：又有這個迦樓羅，大鵬金翅鳥。「緊那羅」：啊，也是玉帝那個地方一個樂神。「摩睺羅伽」：是大蟒，哎，大蟒，就是啊，那個很粗的那種的蟒蛇。「人和非人，及諸小王」：和這個小國的國王，和「轉輪聖王」：還有轉輪聖王。「等」：啊，這個等啊，就不只這麼多呀，啊，提出來這麼幾個名字，還有很多很多的，不能每一個名字都提出來，所以說是等。

「是諸大眾」：這一切大眾。「得未曾有」：得未曾有啊，就是從來也沒有看見，從來也沒有聽見。啊，所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啊，那麼見所未見，現在已見了；聞所未聞，現在已聞了；因為已見已聞，所以就都「歡喜」了。啊，「合掌」：大家啊，一看見佛，這個日月燈明佛現出這個神通來呀，大家都歡喜合掌。「一心觀佛呀」：啊，只有一個心呢，來看著佛。

「爾時如來呀」：爾時這個日月燈明佛呀，啊，他也是從眉間呢，放這個白毫相光啊，「照東方萬八千佛土啊」：照到啊，從佛的這個世界呀，向東方過去萬八千那麼多的佛土。這個佛土呢，也就表示啊，這個十八界。

前邊那個六種震動啊，那就表示啊，六根震動。那麼六根，又有六塵，又有六識，合起來是十八界。所以佛放光啊，向東照萬八佛土，就是表示這個十八界。「靡不周徧」：所有這個有佛的地方啊，都沒有照不到的點，照到了。

「如今所見」：和現在呀，看見釋迦牟尼佛由眉間白毫相光所放的這個光，這種的瑞，六種的瑞相，是一樣一樣的，如今所見，和現在所見釋迦牟尼佛這種境界是一樣的。「是諸佛土」：啊，見著啊，這麼多的佛的國土。

## Ch01-42-序品第一

彌勒當知！爾時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是諸菩薩見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為因緣。時有菩薩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

佛所護念。

文殊師利菩薩，又叫彌勒菩薩，說是啊，彌勒仁者，你應該知道，「爾時會中」：在日月燈明佛呀，那個法會裏邊，「有二十億菩薩」：有二十億這麼多的菩薩。「樂欲聽法」：都是啊，願意呀，聽佛說法的。「是諸菩薩」：這一些個大菩薩呀，「見此光明」：他們見到日月燈明佛放這光啊，心裏也生出一種疑惑，也不明白了？

「普照佛土」：見到佛呀，放這個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啊，啊，他們也「得未曾有」：從來沒見過的。「欲知此光」：這二十億菩薩也都想要知道這個光的因緣；為什麼佛放這光呢？有什麼因緣呢？哦，「時有菩薩」：當時在法會裏頭有一位菩薩，他的名字呢，就叫啊，「妙光」：他的名字叫妙光。「有八百弟子」：他呀，當時就有八百這麼多的弟子。

「是時日月燈明佛」：在這個時候啊，這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就出定了，從這個定裏呀，無量義處三昧呀，從這個三昧就出定了。「因妙光菩薩」：他呀，因為對著「妙光菩薩說大乘經」：說這個大乘的經典。這個經典的名字啊，就叫《妙法蓮華經》：啊，這個呀，經典是教化菩薩的一種法門，是佛所護念。

六十小劫不起於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頃。是時眾中，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

日月燈明佛啊，講這個《法華經》啊，的時候，經過多長時間呢？經過「六十小劫」：這麼多的時間。這六十小劫呀，說長，也不算太長；說短呢，也不算太短了；這一個劫，就是十三萬九千六百年，這叫一個劫。那麼在這個一個劫集成一千，這叫一個小劫。你想一想，這六十個小劫，這多長時間呢？

可是我們這個「一念萬年，萬年是一念」；也可以說是「一念萬劫，萬劫也就是一念」。在這個天上雖然說是一晝夜，就是我們人間五十年，就是四王天。忉利天的一晝夜，就是我們人間的一百年。可是啊，他那一晝夜，也就是啊，覺得很少的時間。

你這個人呢，坐著，打坐的時候，你若不打妄想啊，坐了一天，覺得像幾秒鐘似的；你若打妄想呢，啊，坐著幾秒鐘啊，已經覺得好像啊，不知多少年了？啊，你坐那，總坐不住了，就要不打坐。所以這一念萬劫，萬劫一念。



在這個日月燈明佛呀，說法的時候，六十小劫，他這「不起於座」：在說這個《法華經》啊，說了六十個小劫。怎麼說這麼長呢？他因為啊，一般人都入這個「樂聽三昧」，所以呀，佛呢，雖然說法，也在三昧中說法，所以呀，在這定中說法，經六十小劫，不起於座，也沒起身。

「時會聽者呀」：在這個法會的一般的聽者，這二十億菩薩，和這個天龍鬼神，一切一切的阿羅漢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呀，等等。

「亦坐一處」：也呀，在這聽法。「六十小劫」：也啊，聽了六十小劫。

那麼好像我們這聽經，你若注意，注目凝神的聽經啊，一心聽經啊，講完了啊，這一坐經，你覺得很少的時間；你若不是注意聽經怎麼樣啊？你這一邊聽經，一邊打妄想，唉，還講不完，啊，還有多少時間呢？看看，啊，就好像那個果修以前說打坐的時候，啊，不是打坐，等著那個杓(勺一幺)，Wating杓，就等著打那個，敲那個引磬，嚙一聲，哦，她這回解放了，哈，解放了。

哈，你盡等著這個，怎麼能用功打坐呢？所以覺得這個一坐，就很長的時間，腿也痛，腰也痠；你若是不想這個呢，都沒有事了，腿也不痛，腰也

不痠了。啊，你問誰痛？誰痠？啊，一問，就沒有了。

所以呀，這六十小劫也坐到一起，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身也沒有晃一晃，搖一搖，心也沒有動。「聽佛所說」：都聽啊，聽這個日月燈明佛呀，來說法。「謂如食頃啊(◁□△´)」：說啊，就好像吃一頓飯這麼大的時間，這六十小劫，就好像吃一頓飯這麼多的時間。

「是時眾中啊」：在這個時候，大眾裡邊呢，「無有一人，若身若心」：啊，在這個法會裡頭，沒有一個人呢，或者身，或者是心，「而生懈倦」：懈，就是懈怠；倦呢，也就是疲倦了，就是懈怠呢，就要休息休息，疲倦呢，就要去睡覺去。這是沒有想要休息的，沒有人想要睡覺的。

好像你聽經，這個聽經啊，你若是真是聽經的人呢，不會覺得坐這個地方好辛苦的；坐這個地方聽經，越聽越高興，越聽越歡喜，啊！這個法真是妙！妙不可思議呀！你若是不是真正聽法呢，啊，坐到那個地方，腿也動彈，手也動彈；啊，這個本來沒有風，他覺得好像一個風把他吹的東擺西擺的，啊，這麼亂搖亂晃；或者站起來走走；或者呀，向東看看，向西看看；啊，這都是沒有真正聽經的這個心，沒有啊，得到這個經中的滋味。

若得到經中的滋味呀，我告訴你，啊，你就是任何重要的事情，我也不能  
啊，不聽經，一定要聽經的，啊，我一天沒聽經，我一天就不吃飯；啊，  
兩天不聽經，兩天我不吃飯；啊，你若這麼樣子和你自己來鬥爭一下，啊，  
他就不敢不聽經了，啊，他不聽，你，他不聽經，他就怕沒有飯吃，所以  
這是個妙法，你們不妨試試看，誰若不願意聽經啊，哎，今天我不給你飯  
吃；你餓他一天，他在，下個禮拜他一想，哦，要聽經去；不聽經，這天  
挨餓了。

我所謂這個不吃飯呢，就是沒有得到這個法食，這個聽經，這就得到法食  
了。

日月燈明佛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阿  
修羅眾中，而宣此言：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時有菩薩名曰德  
藏，日月燈明佛即授其記，告諸比丘：是德藏菩薩，次當作佛，號曰淨身，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佛授記已，便於中夜入無餘涅槃。佛  
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日月燈明佛八  
子，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滿六十小劫，在會的大眾，沒有一個人身心

生出一種疲倦。

那麼日月燈明佛，在這個「六十小劫說是經已」：說這個《法華經》啊，完了之後，「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他即刻呀，在這個梵，梵，就是啊，梵天；魔，就是啊，魔王；沙門，沙門呢，就是出家的比丘叫沙門；這個婆羅門，婆羅門呢，也是印度四種的宗姓之一，它叫啊「淨意」，又叫「梵志」(梵，就是這個梵天的梵；志，志願的志)，這是印度的一種外道啊，他修清淨行的。及天和入、阿修羅這個眾中，「而宣此言」：他就說這個話了，而宣佈啊，一種的消息。

什麼消息呢？他說啊，「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說這個如來呀，就是日月燈明佛啊，於今日，在今天呢，晚間，就是夜裏邊，中夜，因為佛呀，出世的時候，在日間，佛啊，入涅槃，就在中夜。這個日間，屬陽，晚間，就屬陰，這表示啊，佛出世，就好像啊，有太陽，有月光，有燈光，普照啊，世間；那麼佛滅度呢，入涅槃呢，就好像晚間，有黑暗。那麼不單呢，日月燈明佛呀，是這樣子，每一位佛呀，都是這樣子，在日中啊，出世；那麼夜中啊，來入涅槃，入無餘涅槃。

這個涅槃呢，有四種，在這個「唯識」上講有四種涅槃。那麼有的經上啊，

又有三種涅槃。這三種涅槃呢，以前沒有講過，講過這四種涅槃。什麼是三種涅槃呢？

第一，就是「**性淨涅槃**」。(性，就是自性的性；淨，就是清淨的淨)。這個涅槃，就屬於「法身德」。佛呀，有三身，有法身、這個報身、化身。這個性淨涅槃呢，就屬於法身德。屬於法身德，它是啊，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所以屬於法身德。

又有「**圓淨涅槃**」。(圓，就是圓滿的那個圓；淨，還是這個清淨的淨)，圓淨涅槃。這個圓淨涅槃呢，就屬於「般若德」，屬於般若德。(德，就是道德那個德)，這是如來的**三德秘藏**。

第三種啊，就是叫「**方便淨涅槃**」。方便淨，這是啊，屬於「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個方便淨，方便呢，它是「**從空出假，非生示生、非滅示滅**」啊，雖然在這個六道裡邊而不染，出涅槃而常樂，所以呀，這叫方便，他啊，所行所做，都是屬於方便淨的涅槃。這是啊，這個三種涅槃，以前沒有講過。本來這個三種涅槃，也就是啊，和那四種涅槃呢，是一樣，這是慢慢的再來講。

無餘，無餘呀，就是那四種涅槃，第一，就是「自性清淨涅槃」。也就是這個性淨的涅槃。

第二，就是「有餘依涅槃」。怎麼叫有餘依呢？就是啊，這個二乘人，雖然他呀，證果，但是他這個身呢，還有，有這個身的存在呀，所以這叫還有這個「苦所依」。你有這個身體，就有苦；沒有這個身體，就沒有苦了。你為什麼要有貪、瞋、癡？就因為啊，認賊作子，認那個賊呀，做自己的兒子，向外馳求。你呀，因為你有個身體，你要啊，為你這個身體，所以呀，就有貪心、有瞋心、有癡心，都是因為有這個身體。所以有這個身體，就叫有苦，苦所依，這個身體是有苦，苦所依，所以這叫有餘依涅槃。

那麼等到啊，那個灰身泯智，把自己身也空了，法也空了，啊，沒有我執，也沒有法執了，這叫「無餘依涅槃」，那麼這是第三，叫無餘依涅槃。因為他苦已盡了，梵行已立，他所修的這個梵行啊，已經成就了。所作已辦，他呀，所應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啊，做完了。啊，不受後有，他啊，不再到這個三界來受生死了，所以這叫無餘依涅槃。

那麼第四種啊，叫「無住處涅槃」。也就是啊，這個方便涅槃。

那麼這個有餘，和無餘呀，就在那個圓淨涅槃裏邊包括著。

那麼這個日月燈明佛呀，宣佈他入涅槃這種的消息，當時啊，就有一個菩薩，有一位菩薩，這位菩薩他的名就叫「**德藏**」：啊，他的德行啊，非常圓滿。「日月燈明佛即授其記」：日月燈明佛啊，在這個大眾裏邊，就給這個德藏菩薩授記。

怎麼叫**授記**呢？授記，這就又叫「**懸記**」，又叫「**預記**」。啊，懸，懸啊，就是在空中懸著呢，還沒有到那個時候呢，還沒有落地呢，所以呀，叫懸記。就是啊，預先告訴你，所以又叫預記，預先給你授記。預先是在今生給你授來生的記，沒有到來生，就說啊，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什麼什麼名字，這教授記，授一個記別的名號，即授其記。

「告諸比丘」：日月燈明佛呀，就告訴這一切的比丘，說呀，「是德藏菩薩」：說這位啊，德藏菩薩，「次當作佛呀」：等我入涅槃之後，他應該作佛。「號曰淨身」：他的名字呢，就叫啊，「**淨身如來**」，**多陀阿伽度**，就是如來，這梵語，梵語，就叫多陀阿伽度，那麼這個就是如來。

「阿羅訶」：阿羅訶啊，就是應供，也就是阿羅漢，這是應供。「三藐三

佛陀」：這個就是個正徧知。這舉出啊，本來有十個名號，這舉出三個名號來代表十個名號。

啊「佛授記已」：佛呀，給這個德藏菩薩授呀，記完了之後，「便於中夜，入無餘涅槃」：就在這天呢，半夜的時候，正當子時時候，就入無餘涅槃了，佛呀，就圓寂了，啊，就入涅槃了。

「佛滅度後」：佛在這個時候啊，啊，已經滅度了之後，這個「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這妙光菩薩就受持、讀誦、這個《妙法蓮華經》，他宣說這個《妙法蓮華經》。「八十小劫」：經過呀，八十小劫那麼長的時間。

「為人演說」：他啊，給人講解這個《妙法蓮華經》。

啊，「日月燈明佛八子」：他有八個兒子啊，一個叫有意，一個叫善意，一個叫無量意，一個又叫除疑意，又有這個響意，法意，寶意，增意，八個兒子。這八個兒子啊，「皆師妙光」：他們都拜這個妙光菩薩做師父。

「妙光教化」：這妙光菩薩，就教化這八王子啊，「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麼使令這八個王子啊，都對於這個無上正等正覺這個佛果呀，都生出一種堅固不退轉的心，只向前進而不向後退，只有精進而沒有



休息，所以呀，這八個王子都是拜這個妙光菩薩做師父。

妙光菩薩啊，就盡上他這個師父的責任，一天到晚，啊，教這八個王子你不要懶惰，不要苟懶偷安，不要去睡覺去，不要去啊，偷吃東西去，啊，就啊，來督責這八個王子。你看這個做王子的出家都要是勤儉修行的。啊，釋迦牟尼佛出家修行啊，他並不懶惰，他在雪山那天天都打坐的。所以呀，我們出家人呢，一定要啊，你受十方的供養，就應該修道的；如果不修道啊，這是很危險的，所以呀，不要認為出家太容易。

### Ch01-43-序品第一

是諸王子，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眾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彌勒當知！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汝身是也。

「是諸王子」：這個日月燈明佛這八個兒子，他們呢，出家之後，就「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他們修行，修福，修慧；修福，修慧都圓滿了之

後，他們也都成佛道了。怎麼叫修福，修慧？這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這就是修福；誦持百千萬億這佛所說的經典，這就是修慧。他們受持讀誦，供養恭敬，所以修的福足，慧足，然後就都成佛了。

「其最後成佛者」：在這個八王子啊，最後成佛的這個佛的名字。「名曰然燈」：這個佛的名字就叫然燈佛。「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在這個妙光菩薩，這個八百弟子裏邊，有一個弟子，他的名字啊，就叫求名。

你看，這個**妙光菩薩，就是文殊菩薩**。這文殊菩薩給這個八王子啊，做師父，教化八王子都成佛了。那麼八王子啊，最後這個佛就是然燈佛，然燈佛呢，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師父，然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若論起來輩數呢，**文殊菩薩是釋迦牟尼佛的師祖呢**，師祖父，不是師父，是祖師父。

那麼現在，這個文殊菩薩又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本來是作師爺爺的，現在又作徒弟，啊，那麼這又是什麼道理？因為在佛法裏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就好像啊，這個作戲呀，扮角色似的，**世界無論任何事情，都是像作戲似的**。這個作戲呀，給人來看，看完了，就各歸本位了。

文殊菩薩，在娑婆世界，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那麼釋迦牟尼佛的師父，

又是文殊菩薩的弟子；你看，那麼在這個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裏邊，所以呀，釋迦牟尼佛成佛了，文殊菩薩還沒有成佛，現在又做佛的弟子。

啊，在這八百弟子裏頭有一個人呢，名字叫求名，專門歡喜求名，求名求利，你說怎樣啊？他一天到晚也不修行，啊，盡喀喀(ㄎㄚ)笑，笑啊，到外邊去跑，跑到外邊去；跑外邊找誰去呢？去攀緣。啊，到那個有錢的家裡去，到那個作官的家裡去，到那富貴的家庭裡去；去到那地方就是攀緣，啊，也不修行，也不念經；他念經，但是他心不在焉，念了也記不住，念了也記不住，為什麼呢？他就有攀緣心，攀緣心重。

你這個念經記不住的，為什麼呢？你現在知道應該呀，拿這個彌勒菩薩作一個借鏡，他為什麼讀不會經典呢？就因為他有攀緣心，好求名。你為什麼念經念記不住呢？也因為你有攀緣心，有求名的心，求名求利的心；這名利兩個字還沒放下；你若放下這兩個字啊，名利這兩個字，你讀什麼書，一讀就會了，不要怎麼樣注意，他就會了。為什麼呢？你沒有其它的心了，沒有貪心、沒有瞋心、沒有癡心，你不去攀緣，那就啊，你的聰明智慧就會生出。

「貪著利養」：你看，這彌勒菩薩，當初也有這個毛病，貪著利養，他貪

呢，去攀緣，著住啊，到這個利養；利，就是錢，這個利字啊，就是貪。

人家供養一點錢了，哦，好像現在和尚，你封的紅包，封的錢多一點，他打開一看，就歡喜了，這叫貪著利養。封的少了，打開一看，唉，這也是貪著利養的一種表現。你若是為道呢，啊，他供養多少都沒有關係，多也就是少，少也就是多；多少，平等平等。

好像在這個初八那天，是禮拜六，本來我不應該講這個問題的，講這個問題我好像和你們要供養似的，但是我若不講也沒有人知道，那天呢，這個(果珊)看見呢，旁人供養這個法師；那以前呢，看見中國人都供養師父，她轉到裏邊去也封了一封這果儀，當時我也不知道多少？等過了一個時候，我打開一看，是一個pinying，我非常高興。說一個pinying怎麼還高興呢？在這個西方人呢，不懂這個規矩，那麼他能以呀，依照這個法去行持，雖然就一個pinying，這也是啊，代表他有一種誠心，我相信呢，他那天是沒有錢了，所以呀，只封一個pinying。

那麼等到晚間呢，又供養四塊錢，特別向我解釋，說是我白天沒有錢，我說，我知道，你一個pinying呀，就等於，你這個功德已經等於啊，啊，或者一百元，一千元，一萬元那麼樣，因為你誠心，你有一點誠心呢，你就不論多少。所以這個佛法裡邊呢，只要你有誠心，你多少都有功德；你若

沒有誠心，你供養多也是少；你若有誠心，供養少也就是多；啊，只要用你一種真心來行這供養。

我現在也學這彌勒菩薩向你們來要供養，啊！因為彌勒菩薩都有這種毛病，何況我呢！

「雖復讀誦眾經」：這彌勒菩薩當時啊，就是這個求名的，求名啊，這八百弟子中啊，為這個求名，現在還沒說明他是彌勒菩薩，就是後邊才說，不過我預先告訴你們。

讀誦，他呀，讀，就對著本子來念經，這叫讀；誦，不要這個本子，來呀，誦經。好像我們現在，啊，早起這三個出家人，和幾個在家人，念〈楞嚴咒〉一早起呀，五點鐘起來就坐禪；是吧，五點鐘起來坐禪，坐到七點鐘就念〈楞嚴咒〉、念這個《金剛經》、又念《心經》，最好再念念〈大悲咒〉，〈大悲咒〉啊，念二十一遍，求感應；你求什麼，就有什麼。你念〈大悲咒〉，會念的這個講堂裡，都變成有一股異香撲鼻，念大悲咒有這種境界；你就念經啊，念成了，也有一股異香撲鼻。

怎麼會有異香呢？你在念經那時候，就有天女散花，天女散花的時候，就

有一股異香，異香撲鼻；但是也都要有一種誠心，也好像方才我講這個供養三寶啊，這一樣。你若有誠心呢，你念一句經，就驚天動地，天地呀，鬼神都知道了；你若沒有誠心呢，你念一部經啊，你盡打妄想，啊，打什麼妄想呢？啊，打這個妄想，哎，我今天念這個經啊，就會有人送供養給我了，我念這個經啊，就為的求供養。

啊！這樣一打這個妄想啊，那就沒有人供養了，因為你那心裏已經要供養；要供養啊，也就變成沒有了。「有心是妄想」，你一打呀，這個念頭，這就叫妄想。「無心呢，就是感應」，你不求供養，而來了供養，那是感應。

這個他呀，雖然讀誦眾經，眾經，不是一部經啊，不是單單念念《金剛經》，《法華經》，啊，《楞嚴經》，他不是念一部經，念很多的經。「而不通利」：通啊，通利，就是記住，通利，記得清清楚楚的，這是通利了。你記不住，啊，記得前邊，忘了後邊；記得後邊，忘了前邊；記得前後，忘了中間；啊，都念不成；啊，要聽著人家念，啊，自己跟著人家念，那個功德是人家的，不是你自己的，啊，明白了嗎？

所以呀，要自己呀，能念，能通利。通利，通，就是明白；利，啊，就是

順利。順利呀，就怎麼樣子？就念的，從頭一念，就念到，一開始念到最終，也通通都記得，這叫通利。他這個呢，而不通利，記不住。

「多所忘失啊」：這個經，念經是念，念念前邊，忘了後邊，就這麼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所以他的名字，叫求名。這個名字，我相信不是他自己起的，是旁人送給他這麼名；說哦，你儘求名，求利，這個你叫求名菩薩了！所以就給他起個名叫求名。

「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這個人雖然叫求名呢，可是他也呀，做種種的善根，修種種的行門，啊，修福，修慧，有種種的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呀」：他也供養啊，無量百千萬億那麼多的諸佛。啊，他又「供養」：無量百千萬億的諸佛。又「恭敬」：無量百千萬億的諸佛。又「尊重讚歎」：這個無量百千萬億的諸佛。

啊，「彌勒當知啊」：文殊菩薩說，彌勒菩薩你應該知道！「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當時那個妙光菩薩，你知道是誰呢？啊！豈異人乎，不是旁人呢，是誰呢？「我身是也」：就是我文殊菩薩，啊，你記得不記得？

啊，所以(果地)有的時候，說，他想起來，啊，想起，這是問你記得不記

得。

啊，「求名菩薩，汝身是也」：那個求名菩薩是誰呀？就是你彌勒菩薩，你以前呢，就是求名求利的；啊，不過你現在呀，嗯，把這個毛病去的很多了，比以前那麼大有進步。

今見此瑞與本無異，是故惟忖，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今見此瑞」：這個彌勒菩薩，聽見文殊師利菩薩這樣講，把他的根底都給說出來，啊，原來他就是一個求名菩薩！啊，他自己呀，大約，文殊師利菩薩這麼樣講，彌勒菩薩，已經啊，無我相了，所以他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也沒有覺得心裏呀，啊，你盡講我的壞處，真，你真是對我這麼樣不客氣，沒有這個思想。

嗯，所以呢，文殊師利菩薩就又對他說，我現在呀，看見釋迦牟尼佛所放的這個白毫相光，這種的六種祥瑞呀，和以前那個日月燈明佛是一樣的，

「與本無異呀」：本，就是日月燈明佛；今，就是啊，今，就是現在；本呢，就是日月燈明佛那時候；與日月燈明佛所現的祥瑞是一樣的。



「是故惟忖呢」：因為這個，所以我呀，啊，思惟，那麼忖度(勿×ㄉ)一下，我用我的心想一想。其實文殊師利菩薩又何必想呢！他啊，早就知道了嘛！他這個不過也是隨順世俗的法，要這樣講，我已經想過了。「今日如來啊」：現在啊，今天這個釋迦牟尼世尊呢！

「當說大乘經」：它應該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啊，那麼這個名字，啊，說妙法蓮華經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爾時，文殊師利」：當時啊，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於大眾中」：在大眾啊，這個裡邊。「欲重宣此義」：想要再說一說這個意思。「而說偈言」：所以呀，又用這個偈頌啊，來宣說一遍，再重說一遍。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有佛人中尊 號日月燈明  
世尊演說法 度無量眾生 無數億菩薩 令入佛智慧  
佛未出家時 所生八王子 見大聖出家 亦隨修梵行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於諸大眾中 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 即於法座上 跏趺坐三昧 名無量義處  
天雨曼陀華 天鼓自然鳴 諸天龍鬼神 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 即時大震動 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 示一切眾生 生死業報處

有見諸佛土 以眾寶莊嚴 琉璃玻瓈色 斯由佛光照

「我念過去世」：這文殊師利菩薩自己稱我，說我呀，曾經記得，在呀，過去很久以前。「無量無數劫」：有無量，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大劫。「有佛人中尊」：當時啊，有佛出世，這是啊，在天人世間呢，所尊崇的佛。這一位佛的名字啊，就叫「號日月燈明」：他的名字呢，就叫日月燈明佛。

「世尊演說法」：這個世尊，就日月燈明佛呀，這一位佛演說大乘的妙法的時候。「度無量眾生」：他所度脫的這個眾生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數目，也是無量那麼多。「無數億菩薩」：有，也沒有數量那麼多的菩薩。「令入佛智慧」：日月燈明佛呀，都使令這無數的菩薩，得到佛的智慧。

「佛未出家時」：這個日月燈明佛呀，在沒有出家以前，「所生八王子」：他呀，有八個兒子。「見大聖出家」：那麼這八個王子啊，知道他父親呢，這個大聖出家了，「亦隨修梵行」：他們呢，也就把這個國、城、妻、子都捨了，都布施送給人，其他的人，也隨著啊，他這個父親出家修行；梵行，修這個清淨行。

「時佛說大乘啊」：當時啊，這個八王子啊，最後，這個然燈佛，啊，和這個日月燈明佛，都啊，說這個大乘經典，這個經典的名字就叫「無量義經」。「於諸大眾中」：在這個大眾啊，裡邊。「而為廣分別呀」：那麼為這個大眾啊，詳詳細細的解釋這個經典的這種妙義。

「佛說此經已呀」：在佛呀，說《無量義經》完了之後，「即於法座上」：就在，當時在這個講經的法座上面，「跏趺坐三昧」：啊，坐這個跏趺坐。

「入無量義處啊，這個定」：這個定的名字就叫無量義處三昧。

「天雨曼陀華」：這個時候，這個天呢，就下這個曼陀華，下這個，啊，小白花，和大白花；小紅花，和大紅花。「天鼓自然鳴」：這個天上啊，有一種天鼓，也自自然然呢，就都響起來，就都響起來。「諸天龍鬼神呢」：這諸天，和一切的龍，和一切的鬼神。

「供養人中尊」：都啊，供養這個佛、供養法、供養僧、供養佛。啊，「一切諸佛土」：在這個時候啊，所有一切的諸佛土。「即時大震動」：當時啊，就有六種震動。「佛放眉間光」：佛呀，放這個眉間白毫相光。「現諸希有事」：在這個白毫相光裡邊呢，現出很多稀奇的這種事情。

「此光照東方」：這個光啊，向東方啊，照去。照多遠呢？「萬八千佛土」：照這個一萬八千呢，佛土。啊，這一萬八千佛土啊，就是表示這個十八界；這個大地六變震動啊，這是表示這六根。「示一切眾生啊」：那麼這位佛呀，指示一切眾生。啊，「生死業報處」：在這個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啊，啊，這種的業報。

為什麼有業報？就因為我們這個人呢，起惑；起惑呀(就是這個疑惑的惑)起惑，就是生出一種無明。在這個無明啊，一有了，就造出一種行業，就會造出一種業來；造業，然後就受報，受果報了。那麼這一位佛在這光裏邊呢，現出這種種的這個情形。

「又見諸佛土」：有的人就看見呢，其他諸佛國土。「以眾寶莊嚴」：用這個種種的寶貝，寶貴的東西，來莊嚴這個佛土。啊，「琉璃玻瓈色」：有這個用琉璃的，有用玻瓈的，來莊嚴諸佛國土。「斯由佛光照」：這都是啊，由佛光所照而顯現出來的。

#### Ch01-44-序品第一

及見諸天人 龍神夜叉眾 乾闥緊那羅 各供養其佛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眾 敷演深法義  
一一諸佛土 聲聞眾無數 因佛光所照 悉見彼大眾  
或有諸比丘 在於山林中 精進持淨戒 猶如護明珠

「及見諸天人」：這個不僅僅呢，見到這個一切的國土，眾寶莊嚴這種的美妙的莊嚴。及見諸天人，又啊，看見一切的諸天的天人。「龍神夜叉眾」：或者有這個龍，或者有這個神，和這個夜叉鬼等，等等。「乾闥緊那羅」：有乾闥婆，啊，這個樂神；有緊那羅這個樂神，奏音樂的這個神。「各供養其佛」：這個天龍八部啊，鬼神等眾啊，都發一種供養心，供養這個佛。

「又見諸如來」：又看見呢，有其他的國土這個一切的佛。啊，「自然成佛道」：都發菩提心，初善、中善、後善，乃至於成佛，啊，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這個身的顏色和金山一樣，都是紫磨金色的。「端嚴甚微妙」：佛呀，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非常端嚴，非常微妙。「如淨琉璃中」：就好像啊，在這一個淨琉璃筒的裏邊；啊，「內現真金像」：在這個淨琉璃筒裏邊呢，內裏現出一個真金的佛像。

「世尊在大眾啊」：這個其他國土這個無量諸佛在大眾中啊，「敷演深法

義」：就啊，敷布而演說這個甚深法的這個意義。「一一諸佛土」：所有的其它世界這個諸佛土啊，啊，一一諸佛土。「聲聞眾無數」：有這個修聲聞眾生啊，有很多很多的。「因佛光所照」：那麼因為呀，這日月燈明佛的白毫相光啊，所照耀著都現出來。「悉見彼大眾」：雖然在娑婆世界，但是其它世界這個所有的這種境界都看見了。

「或有諸比丘」：或者呀，就有這個出家人，比丘僧、比丘尼。「在於山林中」：他啊，住到這個山，森林密的地方，深山穹谷，在這個山沒有人到這個地方。「精進持淨戒」：他呀，晝夜精進，晝夜也不休息。啊，那麼怎麼樣精進法呢？就也忘了(ㄉㄨㄛˊ)吃飯，又忘了睡覺，甚至於連穿衣服也忘了。那麼他所想的什麼呢？就是修道，精進，啊，晝夜六時恆精進，常常的是精進。

這個晝夜六時，**晝**啊，就是白天；白天，有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這叫啊，晝三時。**夜**，也有三時，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這也是三時。所以呀，有的時候說晝夜六時。晝夜六時啊，都是精進修行。持淨戒，他呀，守持這個清淨的寶戒，清淨光明寶戒。

啊，「猶如護明珠啊」：好像什麼似的呢？他守這個清淨光明金剛寶戒呀，

就好像啊，那個龍啊，護持牠那個龍珠一樣，猶如護明珠啊！

哎，你人，出家人呢，持戒，持一分戒，戒就有一分的光明；你持十分的戒，就有十分的光明；你持百分之百的戒，就有百分的光明。這個**光明**，就是由**戒、定、慧**才生出來的。你若不守戒，就沒有光明；你想要有光明，一定要守戒。那麼修行不僅僅呢，是為的要有光明，有光；那麼乃至於啊，要成佛；你如果不守戒律，就不會成佛的。所以呀，想成佛，一定要守戒律；戒律呀，這是最要緊的。

那戒律，我們現在呀，這個果寧啊，研究這個戒律，現在研究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條戒，這研究這戒律呀，這是最重要的。出家人呢，一定要守戒律。不守戒律，那和在家人是沒有分別。

所以呀，**想要成佛道，必須要從這個戒律上啊，來下手**。你看，所以在這《法華經》上啊，最重要的，注重這戒律。這戒律，不可以隨便亂講話的，不可以隨便亂說是非的，不可以，啊，因為你說話令一切眾生啊，生了煩惱。

那個不說，「**守口攝意身莫犯**」你要守著口，守口怎麼樣呢？就是不亂

講話的，守口如瓶；守著你的口啊，就像那瓶子似的。不要一天到晚呢，有用的也講，沒有用的也講；你若是有用的也講，沒有用的也講，這就是沒有守口。攝意，攝意呀，不但你口不說惡言呢，心裏也不動惡念，心裏也不想任何人的是是非非的，口裏不要挑撥是非，心裏也不要想是非。啊，身莫犯，你身呢，也不可以犯戒的。

「莫惱一切諸有情」你呀，不要妨礙這世間一切的有情眾生。啊，不要說人呢，就乃至於畜生，乃至於一個蟲子，也不要令它生煩惱。「無益苦行當遠離」沒有益處的這種苦行啊，應該遠離它，不要去學這個無益的苦行，對自己也沒有益處，對於世界社會上也沒有益處，這都應該呀，遠離開它。

「如是行者可度世」像這樣子的修行人呢，才可以教化眾生呢！

所以這守持戒律啊，就好像守持，哎，護著我們這個寶珠一樣。你若有一個寶珠，或者夜明珠，啊，或者是啊，避風珠，避水珠，你這有這一個珠子，風就沒有了。啊，有這一粒珠，這個寶珠，水它就不能來。又有避火珠，啊，你若有一個避火珠啊，啊，在你的鄰居呀，都藉你的光，啊，他房子不會著火了。那麼你有這種的寶珠，你是不是要特別注意保護著呢？要時時都保護這個寶珠呢？你這個持戒也就是等於這個寶珠一樣，所以說猶如護明珠。



又見諸菩薩 行施忍辱等 其數如恆沙 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菩薩 深入諸禪定 身心寂不動 以求無上道  
又見諸菩薩 知法寂滅相 各於其國土 說法求佛道  
爾時四部眾 見日月燈佛 現大神通力 其心皆歡喜  
各各自相問 是事何因緣 天人所奉尊 適從三昧起  
讚妙光菩薩 汝為世間眼 一切所歸信 能奉持法藏  
如我所說法 唯汝能證知 世尊既讚歎 令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 滿六十小劫 不起於此座 所說上妙法  
是妙光法師 悉皆能受持

「又見諸菩薩」：在日月燈明佛眉間白毫相光裏邊，又看見這個諸菩薩，很多很多的菩薩。「行施忍辱等」：他們呢，修這個六度。前邊那個是諸比丘，是那個持戒度。現在布施度，忍辱度；等，這個等啊，就等於其它禪定啊、精進、般若，通通都有了，行這個布施。

這個布施啊，各位都知道，有財施，有法施，有無畏施。你有錢的，就要布施錢；你明白佛法的，就要布施佛法給人；你再啊，幫助人，令人不生一種恐懼心，這就叫無畏施。忍辱，忍辱啊，又有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這三種。等啊，等就是等於前邊那個持戒、精進呢，啊，這種種的。

「其數如恆沙」：行這個六度萬行這個菩薩有多少呢？有恆河沙數那麼多。啊，把這個國、城、妻、子都布施出去了，啊，國、城、妻、子都布施給人了。啊，我講這個法華經啊，在前上個禮拜，講啊，說是有人呢，把這個太太都布施給人了。啊，有一位太太就問我，說是這個有人把這個太太布施了，那麼可不可以把丈夫也布施給人呢？

人家要布施太太，啊，她要布施丈夫，可是啊，這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為什麼呢？這個丈夫啊，可以布施太太，太太不可以布施丈夫。為什麼呢？這個太太是屬於丈夫的；丈夫啊，不錯也是屬於太太，但是啊，太太不能做得主。這個丈夫，若不要太太，隨便呢，可以把她布施；那麼太太若不要丈夫，就沒有那麼隨便。所以我告訴這個問我這個人呢，我說你要慢慢來，不要那麼著急。

可是啊，這個問題很不容易解決的，我說，你布施給你，把你丈夫布施給人，你要先找出一個，誰是一個受者啊？有沒有人要啊？啊，你若有人要，你才可以布施，沒有人要，你布施給誰呢？她說現在還沒有人要，我看，你將來找到主才可以布施，找不著的時候，暫時先不要布施。啊，這個大

約是從古到現在還是第一個有人想布施丈夫。那麼究竟這個人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向你們這麼講一講。啊，其數如恆沙那麼多。

「斯由佛光照」：這是由啊，佛光照的，所以才見著這麼多的境界。「又見諸菩薩」：啊，不單前邊這麼多，又見呢，諸菩薩。「深入諸禪定」：深入，深入諸禪定啊，禪定，怎麼叫深入呢？深入，就是念茲在茲啊，晝夜六時都要打坐。啊，你晝夜六時都打坐，這就叫深入。你若不是晝夜六時打坐呢，這就沒有深入。

所以修道的人呢，啊，要拿出你的真心來；你沒有真心，怎麼能得道呢？你若把真心貢獻出來，你不單可以得道，而且可以證果，可以成佛。所以呀，要拿出來你的這種**堅**、**誠**、**恆**這個心。

「**堅**」，就要有堅固心，啊，不是說啊，啊，我今天有了堅固心了，明天又變了；啊，明天一變呢，就不堅固了。

「**誠**」，誠，要誠心，啊，實實在在我去做去。

「**恆**」，又要有長遠心；不是一天，一朝一夕的，要啊，時時刻刻都這樣

子。

我看見呢，有很多的，有好幾個，在去年呢，暑假的時候，很誠心來的，學佛法呀，啊，甚至於啊，睡覺的時候，他都學習佛法；現在呢，有的就都忘了。啊，暑假的時候，那是一個短短的時間，你發心學道，那是一個「一時」的；你若永遠都這樣子去修行，這樣去學佛法，那才是真的。所以呀，深入諸禪定啊，就是啊，常常用功修行。

「身心寂不動」：身心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就是入了定。啊，不是啊，啊，我這個腿痛了，換換腿；啊，或者我的腰痠了，我想往後邊那麼靠一靠它，啊，沒有，身心都不動。「以求無上道」：用這個志願，這種的功夫，來求無上道，說法求佛道。

這個「又見諸菩薩，知法寂滅相」：又看見呢，有很多的菩薩，他知道啊，這個法。寂滅相，寂滅相也就是涅槃相；涅槃，就是寂滅；寂滅，就是涅槃；啊，知道啊，這個涅槃這種的妙處。「各於其國土啊」：每一個菩薩，都在他那個國土啊，「說法求佛道」：說佛法，啊，演說佛法。這演說佛法也就是啊，增福，增慧，來呀，以這種功德呀，來迴向佛道。

「爾時四部眾」：當爾之時啊，這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見日月燈佛」：看見呢，日月燈明佛。「現大神通力呀」：這個顯現出來這種偉大的，神通妙用的這個力量。「其心皆歡喜」：他們心裏呀，都生出一種歡喜，這是歡喜瑞。「各各自相問呢」：每一個都自己和自己呀，這麼生了一種懷疑心，就問，互相問，啊，「是事何因緣」：說，這是怎麼回事啊？啊！啊！是怎麼回事？啊！為什麼這樣子啊？

「天人所奉尊」：這時候這個天人呢，所奉尊，就是佛。「適從三昧起」：就很呢，安泰的，很舒適的，啊，從三昧啊，就出定了。什麼三昧呢？無量義處三昧；出定了，起呀，就是出定了。「讚妙光菩薩」：啊，日月燈明佛呀，就讚歎妙光菩薩。「汝為世間眼呢」：說你呀，就是世間人的一個眼目啊，你是世間的一個明眼的善知識，你也是世間呢，所有的人的眼目，啊，所有的人呢，都以你妙光菩薩作眼目。

為什麼呢？「一切所歸信呢」：你呀，啊，是世間所有的一切的眾生啊，所皈依而信仰你的，都非常的仰慕你。「能奉持法藏」：為什麼他們仰慕你呢？因為你能啊，奉持這個佛法的法藏，能啊，依法修行，依法去啊啊，弘揚佛法；你依照佛所說的這個經典的道理，去教化眾生。「如我所說法」：好像我所說的這個《妙法蓮華經》啊，「唯汝能證知啊」：唯獨你妙光菩

薩呀，才能啊，明白，證得這種的智慧，知道這經中的妙處。

「世尊既讚歎」：世尊呢，這個日月燈明佛既然讚歎妙光菩薩之後。「令妙光歡喜」：令這個妙光菩薩，也生歡喜心。啊，你看，菩薩也歡喜人讚歎，所以你們要啊，**無論對任何人，你切記，不要講他的壞話。**你一定要說，哦，你真好啊，啊，你啊，你的心也好，你的相貌生的也好。

啊，他就再醜陋，你不要說，哦！你真醜陋啊！你這麼講啊，哈，他討厭你，本來他醜陋，但是他不想；你若一說他醜陋，他就不願意了；啊，你若不說，他沒有辦法，啊，因為他生來就這麼一個面目，啊，沒有地方去發脾氣去。你若一說，唉，你很醜陋的，他一定對你發脾氣，哈哈，這會我拿你來出出氣，啊，我這正，我這個一肚子氣沒有地方發洩呢！啊！你說我醜陋，好，我一定和你打一個大跤，一定和你打一場。所以你看，日月燈明佛都讚歎妙光菩薩。

「說是法華經」：說啊，這一部《法華經》。「滿六十小劫」：日月燈明佛說這個《法華經》滿六十小劫。「不起於此座」：他啊，坐到那個法座上啊，講《法華經》講了六十個小劫，沒有起來。「所說上妙法」：所說的這個最上，無上甚深微妙之法呀！啊，「是妙光法師」：這個妙光法師

啊，「悉皆能受持」：所有這個《法華經》這個道理，他都能啊，啊，依這個法修行，依這個法受持，依這個法去給人講說。

### Ch01-45-序品第一

佛說是法華 令眾歡喜已 尋即於是日 告於天人眾  
諸法實相義 已為汝等說 我今於中夜 當入於涅槃  
汝一心精進 當離於放逸 諸佛甚難值 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 聞佛入涅槃 各各懷悲惱 佛滅一何速  
聖主法之王 安慰無量眾 我若滅度時 汝等勿憂怖  
是德藏菩薩 於無漏實相 心已得通達 其次當作佛  
號曰為淨身 亦度無量眾 佛此夜滅度 如薪盡火滅  
分布諸舍利 而起無量塔 比丘比丘尼 其數如恆沙  
倍復加精進 以求無上道

文殊師利菩薩他說啊，日月燈明佛，說這個《法華經》，令在這個法華會上一切大眾，都得到這個法喜充滿，歡喜無量。「尋即於是日」：這個尋字，就是啊，沒有多久的時間，尋；沒有多久的時間，這個日月燈明佛就在這一天；哪一天呢？說完《法華經》那一天。「告於天人眾啊」：他呀，

告訴天上的人，和人間的人，和一切八部鬼神等眾。

「諸法實相義呀」：諸法，就是一切的法，就是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所以謂之諸法。那麼這個諸法，常常講，也可以就當啊，「一種法」，一種法來講；因為太多了，你記也記不清楚，莫如啊，我就講說是一種法。那麼你把這一種法若記住了，一，就是無量；你把這一種法明白了，你可以呀，聞一知十，其餘的八萬四千法門，你都可以呀，明白了。一知一切知，一明一切明。你若把這一個法也沒有明白，那法太多了，你怎麼會知道了呢？

有人問我，說，佛說的法呀，八萬四千法門，哪一個法門是最高的呢？哪一個法門是第一呢？哪一個法門又是最重要的呢？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啊，問題；也可以說是，不是問題。為什麼也可以說是問題呢？啊，你若不明白的，這就是變成了問題了；你若明白的，法，就變成沒有問題了。

那麼這個人來問，我就依照他這個問題來答覆他，我說，八萬四千法門呢，就有八萬四千個最高的，啊，也是八萬四千個第一，也是八萬四千最重要的。為什麼這樣講呢？這個八萬四千法門，無非對治眾生八萬四千種的毛病；只要用這一個法門，把你的毛病能治好，這個法門就是第一，這個法



門就是最高的，這個法門也就是最重要的。為什麼呢？它對你有用。如果對你沒有用呢？你沒有這種毛病，啊，也變成不重要了，也變成不是第一了，也變成啊，不是最高的法門了。

所以呀，現在說這個諸法實相，那麼諸法實相，什麼叫諸法實相呢？諸法實相，就是這個第一的這個法實相，也就是最重要的這個法的實相，也就是最高的這個法的實相。那麼實相又是個什麼呢？「實相者，無相也」，沒有相；啊，你若有一個相，就不是實相；啊，實相者，無相也。

可是，「無所不相也」，無所不相，你這一切一切的相，都是由這個實相產生出來的。可是雖然由實相產生出來的，而它本體並沒有一個相。因為它本體沒有相，所以就會產生一切相；如果它本身若有個相，就談不到實相了，那又是虛妄的了。

《金剛經》上說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麼所以說「實相無相，無所不相」。這個義，只有諸法，就是「這個法」。我拿這個「諸啊」，當個語助詞講，不當一個「多」字講；語助詞呢，就是「單單這一個法」，哪一個法？就是實相義，這個實相的道理。

《法華經》所說的這個法門，就是實相的道理，諸法實相義。

「已為汝等說呀」：這個日月燈明佛說啊，我現在已經啊，給你們說這個諸法實相的道理，已經說完了。「我今於中夜」：我現在呀，這是日月燈明佛自稱我，說我現在呀，於中夜，在啊，今天半夜子時的時候，「當入於涅槃呢」：我呀，所做的事情已經完了，啊，所以我就應該呀，到這個常樂我淨這種的果位上去，所以應該入涅槃了。

1145

為什麼佛要入涅槃呢？佛入涅槃呢，有很多的意思，那麼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免得人生出一種依賴心。因為如果這個佛呀，永遠都不入涅槃是可以的；唯獨這些個弟子啊，啊，天天隨著佛學佛法，有的就會生出一種厭倦心來了。怎麼厭倦呢？生出一種懶惰心，放逸心。以為，啊，現在修行不修行都不要緊，天天呢，和佛在一起，那麼就，於是乎啊，就懶惰了。

好像，啊，現在我給你們講經，天天呢，你們看見呢，啊，這個師父在這呢，師父講的經啊，都有記錄，我們不要看它，等什麼時候有時間呢，我們再看一看；光有筆記，但是也不看，放到一邊，執諸高閣呀；執諸高閣呀，就把它放的高高的，那個板子上，啊，認為，保存的非常的嚴密；可是啊，時間一久，就都忘了，等一個時候，也不記得了。

那麼可是啊，在人世間呢，都有悲歡離合，啊，有一種特別的因緣，我就離開呀，你們各位了！那個時候，想聽經也沒有了；想學佛法，啊，也知道這個佛法很難了；於是乎啊，就會把那個筆記呀，記錄又拿起來，重把它讀熟了，再研究研究啊，這個法師過去所講的這些個經典的道理。如果我不到其他的地方，永遠你們也不會看這個，這個筆記了。

釋迦牟尼佛呀，說法說了四十九年，這個弟子啊，有的也會生出一種懈怠心。這個佛呀，不是，不單釋迦牟尼佛，就每一尊佛都是。啊，他看看這個弟子啊，有的生出一種依賴性，他就要走了，離開，要入涅槃了，免得弟子啊，生出一種依賴性。所以這都是啊，教化眾生的一個方法。

所以才吩咐啊，「汝一心精進呢」：啊，就怕這個人懶惰，所以呀，才吩咐；啊，說你們呢，這些個修道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呀，應該專一其心呢，做什麼呢？精進，不要懈怠、不要懶惰，你們一心修道，啊，不要打妄想，不要兩個心，這叫一心精進。精進，叫晝精進，夜精進，晝夜呀，常常精進，修行用功。啊，用功，就是修行；修行，也就是用功。

所以呀，在這個一心精進，「當離於放逸呀」：所以呀，你看，說是你應

該不要懶惰呀！小沙彌，哎，大沙彌，啊，比丘僧、比丘尼，不要放逸，不要懶惰，不要啊，唉，出家不修行；出家不修行，也就是於法不修行；於法不修行，也就是等於沒有出家。

那麼古人有這麼幾句話，說是，「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其過亦如是。」

「終日數他寶」，怎麼叫數他寶呢？就給旁人呢，數錢。啊，數，好像在銀行，一天到晚都拿著這個錢來數，啊，一千、兩千、一萬、兩萬、三萬、五萬、十萬、二十萬、一百萬、一千萬、一萬萬，哦，數的錢太多了。可是啊，這個錢都不是自己的，盡給人家數。所以說，終日數他寶。

「自無半分錢」，自己呀，一分錢都沒有。「於法不修行」，在這個佛法上啊，你若不修行。「其過亦如是」，也就像數他寶啊，一個樣。

所以你出家，一定要修道；你若不修道，盡懶惰，那就不要出家。所以我們現在，啊，晝夜都精進。早晨也念經，晚間也念經，晚間念經，啊，念這個金剛經，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應該修行，不要懶惰啊，三個沙彌都應該要想一想這個經上的道理，啊，要學這個「汝等一心精進，不要當離

於放逸」，放逸，就是懶惰，就是不修行。

「諸佛甚難值啊」：諸佛呀，也就是每一位佛；啊，甚難值，非常的難值，難值啊，就是難遭難遇，不容易遇著。「億劫時一遇啊」：這個億劫呀，說是億劫，不知道幾百千萬億劫，才能遇著這個佛出世呢！

「世尊諸子等啊」：這日月燈明佛呀，他這八個兒子，「聞佛入涅槃呢」：聽見日月燈明佛要入涅槃了，「各各懷憂惱啊」：啊，這幾個本來他們都很有定力來著，可是啊，「沾親者亂」，他們和這個佛呀，是有父子的關係，又有師徒的關係，所以呀，各各懷憂惱啊，啊，懷悲惱啊，這八個兒子啊，每一個，悲，就是哭起來了；惱，就是煩惱；懷，這個悲，和煩惱，沒有表現出來，是在裏邊，這個心裏邊呢，流眼淚，是在心裏邊；啊，發脾氣，也是在心邊；並沒有啊，把這個悲呀，和惱啊，放到外邊。為什麼呢？由這個「懷」字，就證明出來；這懷呀，是懷念，是在裏邊，而不是在外邊。

所以呀，雖然心裏憂惱，心裏悲傷啊，可沒有露出來，所說的有這個眼淚呀，往裏邊流，沒有流到外邊去，所以外邊的人呢，看不見。不像現在這個，啊，人呢，一哭起來，眼淚也流下來，鼻涕也淌出來了；啊，鼻子，

啊，流鼻涕；眼睛，就流眼淚；可是啊，流出來，一點用都沒有，啊，一點用都沒有。所以這八個兒子啊，在心裏邊悲惱。

啊，心裏想著，啊，「佛滅一何速呢」：這佛怎麼這麼快就入涅槃了呢？  
啊，我們再跟誰去修行呢？我們以為我們這個父親，佛呀，永遠都在世上，  
所以呀，有的時候，就躲懶，又偷安，啊，沒有精進修行，啊，現在可，  
台灣人講話，糟糕了！哈，那麼糟糕也沒有辦法了！於是乎啊，嗯，就自己呀，認為自己呀，過去是不對了。

「聖主法之王啊」：這個佛呀，也叫「聖主」，又叫「法王」。啊，日月燈明佛呀，唉，「又安慰無量眾啊」：日月燈明佛一看自己的兒子，每一個都向心裏流眼淚；啊，那麼其他的人呢？向外邊流的也有，啊，痛哭流涕的也有。於是乎啊，這個慈悲心就不忍了，安慰無量眾，就安慰大家。

說什麼呢？說啊，你們各位呀，啊，不要哭了，不要悲傷了，啊，不要憂惱了，不要覺得很難過似的。啊，怎麼樣呢？我雖然入涅槃呢，可是，「我若滅度時」：我啊，將來滅度之後，「汝等勿憂怖啊」：你們大家呀，不要憂愁、不要擔心，不要恐怖。

為什麼呢？「是德藏菩薩呀」：這個德藏菩薩，「於無漏實相」：在這個無漏實相這個法門呢，「心已得通達呀」：他的心呢，已通達這個無漏了，啊，已明白這實相法門了。

什麼叫無漏啊？無漏，就是不漏了嘛！啊，什麼叫不漏啊？就是沒有毛病了嘛！你把你所有的習氣毛病，貪心、瞋心、癡心、慢心、疑心都去了，你把你的無明破了，無明一破，那就無漏了；你沒有破無明啊，那還有漏。

怎麼破無明啊？怎麼破無明？你學佛法。你把佛法學明白了，你那無明就沒有了。為什麼你有無明？就因為你不懂佛法，你才到時候又發脾氣，又生煩惱，境界一來了，你就受不了了！為什麼你受不了？就因為你不明白佛法。若明白佛法，無明破了，法身現了，啊，那遠離一切諸煩惱；哎，也沒有一個好，也沒有一個壞；也沒有成，也沒有敗。

啊，本地風光，本有的家珍，你若得著，那你就沒有無明了；沒有無明，你就無漏了。啊，你若無漏，就是得到實相了，就得到實相。你沒有無漏啊，你就得不到實相，你也不明白實相。

那麼這個德藏菩薩，他對於這個無漏啊，實相，心已得通達。啊，你不要

自己以為自己呀，怎麼樣了不起，你看看，這個德藏菩薩呀，他對於這個無漏實相啊，啊，他心已得通達。

「其次當作佛」：在我滅度之後啊，我入涅槃之後啊，他就應該作佛。「號曰為淨身」：他的名字呢，他的名號，就叫啊，淨身如來。啊，「亦度無量眾」：他也呀，度脫這無量眾生。

「佛此夜滅度」：這個日月燈明佛呀，在這一天，半夜，就入涅槃了。「如薪盡火滅」：這個薪盡火滅，什麼叫薪呢？什麼叫火呢？薪，在小乘裏頭啊，來講，就是他這個身體，啊，叫薪；他這個火滅，就是得到有餘涅槃。

在大乘來講，什麼叫薪呢？眾生就是薪，眾生這就是柴薪，薪，就是柴；火滅，柴若沒有了，火也就沒有了。那麼眾生是柴，這火就是什麼呢？這個佛呀，「觀機逗教」，看這個機緣呢，來佛法教化眾生，這叫啊，觀機逗教。「因人說法」，觀機，啊，應該用什麼法門去教化這種眾生，佛呀，就說什麼法門。

應該以三藏法門去教化的，佛就說三藏法；應該以方等的法門來得度的，佛就說方等的教；應該以般若法門得度的，佛就說般若教；應該以法華、



涅槃得度的，佛就說法華經，和涅槃經；所以呀，這叫觀機逗教，看這個機緣呢，來說法，因人說法。啊，那麼現在機沒有了，就是所度的眾生啊，已經度完了；火滅，這個方法呀，都不用了。

如薪盡火滅，如，就是一個比喻；所以你不要呀，啊，真正的以為有柴著起來，火又滅了，著完了火就滅了。「分布諸舍利」：在日月燈明佛滅度之後，那麼分佈所有佛的這一切的舍利。「而起無量塔」：就造了無量這麼多的這個高顯的塔，啊，高顯處。塔呀，又叫方墳，又叫高顯處，塔是印度語。

「比丘比丘尼」：這一些個比丘僧，和比丘尼。比丘，有三個意思，就是啊，乞士、怖魔、破惡；比丘尼呢，也有這三個意思。

怎麼叫乞士？就因為啊，比丘要到外邊去托鉢乞食。

啊，怎麼叫怖魔呢？因為比丘登比丘壇的時候，受比丘戒，那時候有「三師七證」，三師七證，合到一起，這叫啊，十個人，十個比丘。十個比丘這代表十方諸佛，來給呀，新受戒的比丘授戒。

授戒啊，當時就問，說，「汝是丈夫否」？啊，受戒的這個新比丘說，是丈夫！

說：「汝已發菩提心否」？喔，我已發菩提心！你這一說已發菩提心，喔，那個天魔呀，六欲天上的天魔，得到這個消息了，得到這個消息他就，喔，駭的抖慄而顫，就戰戰兢兢，這還得了！哦，我們又少了一個魔王眷屬，佛，釋迦牟尼佛又多了一個佛的眷屬，這不得了了！我們將來是怎麼辦呢？所以就恐懼起來，這叫怖魔。

又叫破惡，怎麼叫破惡呢？啊，人人呢，都不知道自己有惡，啊，也不知道自己啊，要破惡。怎麼叫破惡？就沒有煩惱。沒有煩惱，就生出真正的智慧來。

所以，啊，我在這個美國這新收了這三個沙彌，我就給他立了一個，很不公平的一個憲法，啊，專對付這個煩惱，無明的。那麼由這個憲法，這個不公平的法，一立出來，啊，我問了好多次，都說沒有煩惱，沒有煩惱，你為什麼沒有煩惱？他說自己，我也不知道？我覺得這個雖然法不公平，但是可非常的妙，妙也就在這個不公平這個地方，你若公平了，那就不妙了。

啊，這比丘尼也是有這三個意思。

「其數如恆沙呀」：這個數目啊，有恆河沙數那麼多。啊，「倍復加精進呢」：因為這比丘、比丘尼呀，一看佛都滅度了，所以他們也就豁出命來都修行，啊，不要命那麼修行，餓死就餓死了！所以也不睡覺、也不吃飯了，哦，一天到晚都修行，倍復加精進，這個倍，就是加倍了，啊，本來以前佛在世的時候，他們坐十二個鐘頭；啊，這回二十四個鐘頭，啊，加上一倍，這麼精進。

「以求無上道」：他為什麼呢？沒有了依賴了，啊，佛都走了，我們再若不修行，那怎麼可以呀？所以就把懈怠也忘了，懶惰也沒有了，只有一個精進了，以求無上道。

### Ch01-46-序品第一

是妙光法師 奉持佛法藏 八十小劫中 廣宣法華經  
是諸八王子 妙光所開化 堅固無上道 當見無數佛  
供養諸佛已 隨順行大道 相繼得成佛 轉次而授記

最後天中天 號曰然燈佛 諸仙之導師 度脫無量眾  
是妙光法師 時有一弟子 心常懷懈怠 貪著於名利  
求名利無厭 多遊族姓家 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 號之為求名 亦行眾善業 得見無數佛  
供養於諸佛 隨順行大道 具六波羅蜜 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 號名曰彌勒 廣度諸眾生 其數無有量  
彼佛滅度後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 今則我身是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 是諸佛方便 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是妙光法師」：是啊，這一位妙光法師。「奉持佛法藏啊」：他頂戴奉持啊，這佛的法寶。「八十小劫中」：在這個八十個小劫裏邊。「廣宣法華經啊」：他用種種的方法，來宣說這個法華經，法華經，就是《妙法蓮華經》。

「是諸八王子」：等待這個日月燈明佛這八個兒子啊，啊，「妙光所開化」：他們呢，都拜這個妙光法師啊，作師父，這妙光法師啊，來教化這八王子。

「堅固無上道」：他們都發這個堅固心，來求無上道，求這最高的佛道。

「當見無數佛」：他們見到很多很多的佛，沒有數量那麼多的佛。

「供養諸佛已呀」：他見著多少佛，就供養多少佛。啊，「隨順行大道」：他呀，供養這一些個佛，隨著啊，就修行，啊，而求這個佛道。「相繼得成佛」：那麼這八王子啊，都次第，相繼呀，都成佛了。「轉次而授記」：那麼不單成佛，還依照次序啊，給其他的佛授記。就是啊，第一個佛給第二個佛授記，第二個給第三，乃至於到第八個。

「最後天中天」：最後啊，這個這位佛。「號曰然燈佛」：天中天呢，佛為天中之天，聖中之聖，所以說最後天中天。號曰然燈佛，他的名字啊，叫然燈佛。「諸仙之導師啊」：這是一切天人呢，一個大導師。「度脫無量眾」：他們呢，啊，他也度脫不知多少這麼多眾生？

「是妙光法師」：這個妙光法師啊，當時，「時有一弟子」：他有一個徒弟。這個徒弟呀，「心常懷懈怠」：他的心呢，不想著精進，一天到晚呢，就想著懶惰；不是想著睡覺，再不就想去啊，攀緣；攀緣回來，就睡覺；睡完了覺，又跑出去攀緣。啊，一天到晚呢，常遊族姓家。

「貪著於名利」：他既貪著，既然貪名，而且又貪這個利。啊，「求名利無厭」：他啊，一天沒有旁的事情，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啊，我得想個什麼辦法，能令一般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啊，於是乎啊，他就去各處自我宣傳，見著人就說，啊，我是某某，啊，你知道嗎，我最有修行啊，啊，在出家人裏頭啊，啊，我是啊，一天到晚都修道的，最用功。

我念經、拜佛，早起，三點鐘我就起身，晚間十二點鐘，我都不睡覺，啊，幹什麼呢？我就修道，除了參禪，就是念佛，再不就拜佛。總是自我介紹，自我呀，賣廣告，賣招牌，登報紙；說是，哦，我怎麼樣修行，怎麼樣用功，這叫求名。

求利呢，因為這個「名」啊，和「利」，兩個是連著的；有名，就會有利；有利，也就會有名了。他各處自我宣傳，這麼求名，怕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那麼他名字人家一知道了，啊，有的一些個盲眼的人呢，瞎眼的人，就說，啊，那個人呢，那個和尚是有修行，啊，他不對我講了，我們大家去供養他去了，於是乎啊，就大家供養了。一供養，這求名得名，求利也得利。

這「求名利無厭」：他為什麼不無厭呢？就因為啊，他很順利的就得到了，一求就得到了；所以呀，但是啊，得到，他也不知足，得到也不知足，沒

有厭足的時候。啊，這所謂怎麼樣子啊，「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不厭足，不厭足啊，這個利多；不厭足啊，他的名譽高。

「多遊族姓家」：多，啊，就是啊，一天或者去三次、五次；啊，頭一次去化了五百塊錢回來，回來一想，唉，我到那化緣化的少了，再去，噢，我又想做某一種功德，你再出一點吧，這一回，你出一千塊，啊，又加一倍；加一倍，人家這個因為族姓家都是有錢的。怎麼叫族姓呢？就是大戶，這個家裡人也多，所以呀，錢也很多；錢很多，他去一化緣，看那和尚來化緣，就化多少，就給多少。

化五百，他想一千；想一千，回來算一算，啊，我說的都說少了，化他一萬，他也會捨嘛！也會布施嘛！於是乎就，又晚間又去了，說，我這個功德已經做完了，我又有一種啊，功德，你應該做的；這個功德呀，可真是大到極點了，啊，我啊，你只出一萬塊錢，就圓滿功德了，啊，那麼這個有錢的人一聽，「圓滿功德」，又拿了一萬塊錢；啊，所以他就很順利成就他的這種的願望了。那麼這樣子一來怎麼樣啊，就左一次去和人家要錢，右一次和人要錢，啊，他這一生啊，盡掛著化緣了，所以這叫**多遊族姓家**。

「棄捨所習誦」：啊，他因為啊，盡到外邊去攀緣，所以呀，自己問念哪一部經？哪一部經，他也記不住。啊，問他哪一部論你學過？他也記不住。哪一部律，啊，你學過？也不知道？這叫棄捨所習誦；棄呀，就是不要了；捨呀，就捨到一邊去；所習誦，不過他什麼也不學了。

「廢忘不通利」：啊，廢，就是把它放到一邊了；這經典雖然有，啊，他不看它，這叫廢。因為他不看，所以就忘了，就不通利，記不清楚。「以是因緣故啊」：以這個因緣的緣故啊，「號之為求名」：所以呀，他這個名字呢，叫求名菩薩，啊，求名。

「亦行眾善業」：他呀，雖然他是化緣呢，盡去攀緣，但是他也做種種的好事，他化來呀，有的時候，他又不自己呀，留著這個錢；他又啊，去做功德；啊，因為他做功德的關係，所以呀，亦行眾善業，他也做種種善業。

「得見無數佛」：因為他有種種的善的關係呀，他「借花獻佛」，借人家的花，來獻給佛；但是他也有一點功德，有多少功德。「供養於諸佛」：他呀，在諸佛的面前，他都修種種的供養。「隨順行大道」：他呀，也恆順眾生，而求這個無上的大道。



「具六波羅蜜」：因為他做種種的善業，所以呀，六波羅蜜他也具足。六波羅蜜，就是**布施**，他啊，到外邊去化緣，化回來，他自己不留著，他又布施給人。啊，**持戒**，持戒啊，修行戒律，修這個戒律。他也**忍辱**，有人罵他，他也像沒聽見似的。能怎麼樣呢？他膠皮臉！那個臉呢，像膠皮似的，就像那個膠皮的，膠皮懂嗎？膠皮，就是那個車的那個車輪，車輪那個皮，那就叫膠皮，你看那個膠皮多厚啊！

這膠皮臉，他那個臉呢，像膠皮似的，那麼厚。啊，誰罵他，他也不管；誰打他，他也像沒那麼回事似的，啊，能忍辱。他啊，臉像膠皮那麼樣子，無論任何人對於他不客氣，他也像沒有那一回事似的。

那麼他這個身體呀，就像要飯的一個花子那樣子。乞士，啊，各處向人要飯去。這個要飯的花子，為什麼出家人呢，要托鉢乞食，也就要仿照這個要飯的花子，沒有我相，啊，你誰對他怎麼樣不客氣，他也像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

他那個肚子，像那個一個海似，能可以擺船，在他肚裏頭，可以擺船的。他那個心呢，就是佛的心，非常慈悲。所以呀，他有幾句偈頌，在去年呢，暑假的時候已經講過。

他這個偈頌怎麼說呢？他說啊，「老拙穿衲襖」，老拙(出×ㄛˊ)呀，就是我很愚癡的一個老人，穿著破衣服，穿衲襖(ㄉㄨˊ)。「淡飯腹中飽」，我吃的飯呢，也**不要油**，也**不要鹽**，啊，**只把我肚裏吃飽了就算了！**他修忍辱行啊，就這樣子。他也能忍飢、也能忍寒、也能忍熱、也能忍凍，所以呀，他淡飯腹中飽，沒有什麼滋味嘛，啊，他吃的也很香的，腹中飽。

「補破好遮寒」，他的衣服破了，他就補；把它補好了，說，這樣子啊，可以遮這寒冷了。「萬事隨緣了」，什麼事情來了，就了了，來了，隨緣就了，來了就沒有，來了就沒有，隨緣了。

「有人罵老拙呀」，他說有人若罵我的話，「老拙只說好」，啊，你罵的真好，啊，我真還要，我真是要謝謝你；你怎麼這麼會罵人呢！你罵的我，怎麼罵的這麼妙呢！你看，罵的這麼妙，我最歡喜聽你這個罵人的聲了，他能這個樣子，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

「有人打老拙」，他說有人打我，啊，「老拙自睡倒」，有人打我，他打我一下，我就睡到地下；你再打，我睡著了，你打什麼？隨便你打，老拙自睡倒。

「唾在我面上」，你有人用這個口水吐到我臉上啊，「憑他自乾了」，我不用手來擦，叫它自己乾到我面上。「我也省力氣」，我也不要費力氣呀，來擦這個臉，這個力氣。

「你也無煩惱」，你吐在我臉上，我連擦都不擦，當然你也就沒有什麼本領再來對付我了；因為我像一個木頭人似的嘛！「無知無識了」。所以呀，我也省力氣，你也無煩惱。

「這樣波羅蜜」，他說啊，這個忍辱波羅蜜呀，「便是妙中寶」，啊，便是啊，最妙的裏邊的一種寶貝。「若知這消息呀」，你若知道這種的消息呀，「何愁道不了呢」，怎麼還不能了道的呢？

所以彌勒菩薩，你別看他是求名，求利；可是啊，他也真苦幹的，不怕苦，苦行，啊，修行。這苦行怎麼樣呢？就是啊，越困難，越要做；做人家所不能做的；人家所願意做的，他來做。

好像這彌勒菩薩，他在任何的地方，做什麼工作呢？專做收拾廁所的工作。那個廁所最不潔淨，啊，他專去收拾廁所；偷偷的一早起，到那廁所

那個地方啊，把廁所收拾乾乾淨淨的，專做這工作。再有，啊，最辛苦的工作，沒有人做，沒有人歡喜做，他來做；啊，做也不怕辛苦，越做他越歡喜。

啊，所以你看看那個彌勒菩薩那個大肚子，那樣子裂開大嘴總那麼笑，他做工就是不怕辛苦。啊，不是像我們打打字，也覺得手也痠了；啊，或者呀，印印那個紙，也覺得太麻煩了。

啊，最初，覺得，哦，這個做的很有興趣的，做了兩天半，三天還不夠呢，唉！這個太麻煩了，太多工作了，誰教你做來著？啊，當初做不知道麻煩，做做才知道麻煩？這太愚癡！你說不愚癡嗎？啊，嘿，你做工都要辛苦的嘛，不是做一天、兩天的。

人呢，做什麼事情，我沒跟你們講要有「堅、誠、恆」這三個字。要有堅固心；堅固心，做什麼工也是一樣的，要有堅固心。誠，這個誠啊，不是說我今天做了，明天我就討厭了；我做啊，開始我歡喜，到任何的時候，我都歡喜，這才叫一個「誠」。然後又要有個恆心；做兩天半，不夠三天的那工，誰都可以做的，那有什麼困難呢？沒有問題的嘛！

啊，我們這一生啊，幾十年的時光，這不算很長的時候。你像彌勒菩薩，經過多少個大劫，都修這個忍辱行，修這個布施，修這個持戒，啊，修這個精進，修這個禪定；那多少個大劫也就像一天似的。我們這做了兩天半，就覺得，啊，太麻煩了！

你當初你不知道嗎？做工當然是要麻煩的。不麻煩就是怎麼？就是睡覺最好，那不麻煩。啊，再不去化緣去，攀緣去，那也不麻煩；到那個地方，哦！我是個和尚，你應該供養我，我現在需要五千塊錢，拿來，哦，他就給了，哦！一點力量也不費。可是啊，不費力的事情，沒有什麼價值，也就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功德。你是功德叫人家做，不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要這個學彌勒菩薩，這樣忍辱，這樣精進；不是誰說我一句話，我也放不下了，就哭起來；不是誰呀，對我稍微有一點點不好，哦，我就發了脾氣了。聽經啊，你要照著經上去實行啊；你若不實行，聽它有什麼用？

我們每天晚間，用了兩個鐘頭來聽經；聽完了，你當耳邊風似的，從這個耳朵進來，從那個耳朵就跑出去了，這有什麼用啊？那簡直的一點的用都沒有的。所以呀，啊，要實實在在去修行，去做，要有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不要盡做一些個愚癡的事情。

真正的智慧，是由苦中換來的；不是啊，一點也不用功，一點也不修行，又怕苦，又怕難，又怕沒有錢，這怎麼會有智慧？你若不怕這個，修行時間若久，才能有所成就的。

這個彌勒菩薩他修這個六波羅蜜，具六波羅蜜，具，就是具足了，就是這六種波羅蜜，他都有的。

「今見釋師子」：他現在啊，見到釋迦牟尼佛；釋師子，就釋迦牟尼佛！

「其後當作佛」：在這個釋迦牟尼佛以後啊，這彌勒菩薩就是補佛位的一個佛；候補佛位：就等著去來將來作佛的。「號名曰彌勒」：那個佛的名字啊，就叫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啊，「廣度諸眾生啊」：他度一切的眾生，很多很多的。啊，「其數無有量」：沒有數量那麼多。「彼佛滅度後啊」：這個彼佛，你們說是哪一個佛？這就是最後那個燃燈佛，滅度啊，之後。「懈怠者汝是」：這個懶惰的這個比丘啊，這個菩薩，這個懶菩薩就是你呀，就是你這個彌勒菩薩！

「妙光法師者」：這個妙光法師又是誰呢？「今則我身是」：現在啊，就

是我文殊菩薩，就是當初的妙光法師啊！「我見燈明佛呀」：我呀，在過去看見燃燈佛，「本光瑞如此」：他那個本來呀，以前那個光啊，光瑞，好像現在釋迦牟尼佛這個光瑞一樣的。

「以是知今佛」：以這個，因為過去我見過，我知道啊，以這個緣故啊，我才知道啊，現在的釋迦牟尼佛，「欲說法華經」：他想要說法華經啊！

「今相如本瑞」：現在釋迦牟尼佛在這個白毫相光裏頭所現的這種祥瑞呀，嗯，和以前我在燃燈佛那時候見的是一個樣的。「是諸佛方便呢」：這也是諸佛的，用的一個方便法。「今佛放光明」：現在這個佛呀，釋迦牟尼佛在放眉間白毫相光。「助發實相義呀」：他想要說啊，這個《大乘妙法蓮華經》實相這個道理。

「諸人今當知啊」：你們各位啊，今當知，現在你們應該知道。「合掌一心待呀」：你合起掌來，專一其心，等待佛啊，說這個無上的妙法了！「佛當雨法雨啊」：這個釋迦牟尼佛呀，現在他也要下大這個法雨了，啊，要下這個雨大法雨了。「充足求道者」：你**三根普被，利鈍兼收**啊，啊，三根普被啊！**三根**，就是啊，上、中、下；上根、中根、下根，這三根。也就是啊，**聰明的，和平常的人，和不聰明的人。**

充足求道者，你好像那個樹木似的，花草樹木，各得它應得的這個雨量。

現在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門，也是啊，大乘的根性，就得大乘的法。小乘的根性，就明白小乘的法。凡夫啊，就知道凡夫他所知道這個道理，充足求道者。

「諸求三乘人呢」：現在所有的這個菩薩、聲聞、緣覺啊，這三乘的人呢！

「若有疑悔者」：假設你若有什麼疑問的話，「佛當為除斷」：佛現在呀，可以答覆你。「令盡無有餘」：哎，令盡無有餘，令你呀，一點疑悔都沒有了，令你把所有的疑悔呀，都解除了，所以令盡無有餘。

這個人修道，要修，如果不修呢，就沒有道，你修，才能有道。所以在修道方面來講，你不修道，什麼問題沒有；你一修道，那個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問題會來的？因為你在宿世，就是前生，所作所行，有種種差(ㄉ)別的因緣，種種的不同的因緣。在這個種種差(ㄉ)別不同的因緣當中，你就有很多的帳目都不清楚？

因為不清楚的關係，所以今生一修道，這個魔王啊，就都要鬥爭你，清算你，啊，令你呀，不是從這會來了煩惱，就是從那個地方來了煩惱，東西



南北，四維上下，這十方都有煩惱來；哈，你對於人沒有煩惱，對於物有了煩惱了；哈，對於物沒有煩惱，對於畜生有了煩惱；對於畜生沒有煩惱，對了鬼又有了煩惱；你對於鬼沒有煩惱，對於神又有煩惱了；啊，甚至於啊，你對於菩薩也生煩惱，對於佛也發脾氣，啊，甚至於對自己都要發脾氣。

啊，為什麼這樣子？就因為呀，往昔呀，太糊塗了，做的事情太不清楚了，所以呀，才有種種的煩惱都來了。啊，所以有的人修行，說是我呀，發願不生煩惱；啊，你不發這個願呢，真沒有煩惱，一發這個不生煩惱的願，喔，這個煩惱就來了，隨著就來了，哈！

你不發願，說是啊，我吃一餐，我就吃一餐了，這個不覺得怎麼餓；一發了願了，啊，吃完了，沒有好久就餓了，餓的覺得受不了，啊，餓的一點力量也沒有了，站也站不住了，是坐也坐不穩了，很奇怪，很奇怪的！這是啊，什麼道理呢？

這就是啊，你說讀書，到學校裏，讀書，讀一讀，得要受考試的；考試之後，你合格了，啊，可以升學；沒合格，再讀過，再繼續啊，再讀。

所以這個修道也是這樣子，你這修道啊，哼，他要有魔考的；要考驗考驗你，看看你究竟忍得，是忍不得？你受得，受不得？我常常告訴你們，要忍人所不能忍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吃人所不能吃的、是做人所不能做的，要這個樣子，那才是一個修道的本份，啊，才是可以呀，算一個修道的。